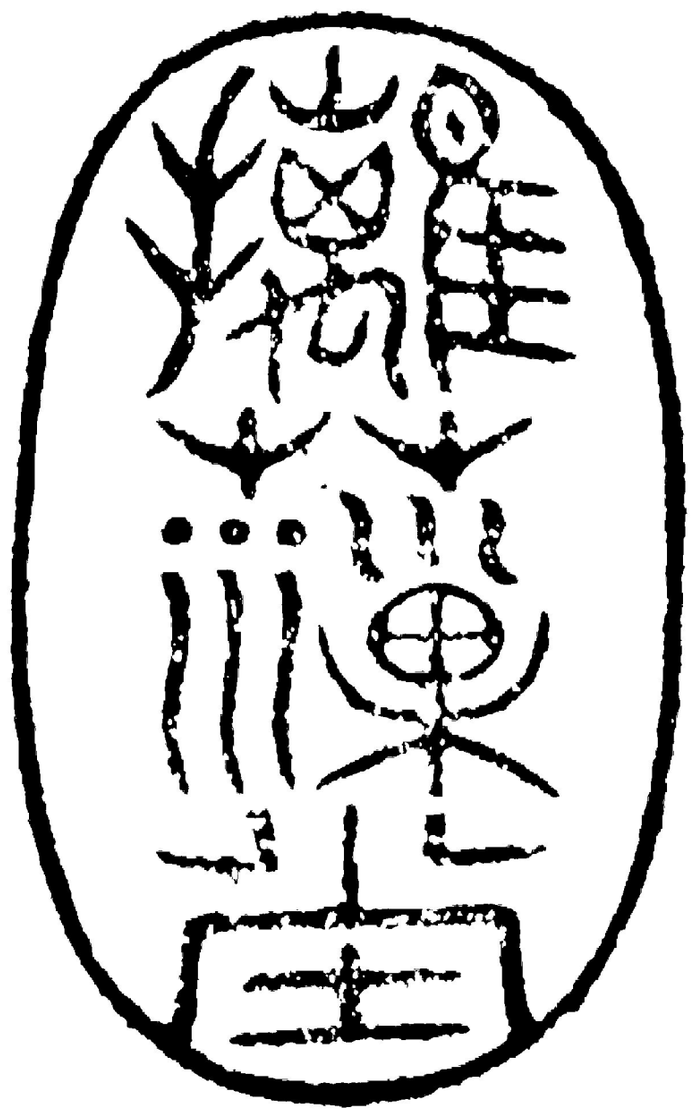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摛藻堂印

四庫全書簒要

史部 第九二冊 編年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目錄一卷附唐桂二王本末　四卷　清乾隆三十二年御纂

卷次

卷一百至卷一百二十

頁次

一七八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

史部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七千五百五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

明

太祖皇帝

帝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先世家沛後大父徙居沛州父又徙鍾離父世珍追諡仁祖高祖伯六追諡德祖曾祖四九追諡懿祖祖初一追諡淳皇帝母陳氏追諡淳皇后生四子帝其季也帝生之夕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趨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年十七為僧興下等事俱已見前二十五起兵滁州初依郭子興後遂渡江克金陵以次平定東南移師北伐凡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焉

戊申洪武元年是年一歲兩閏係說見前卷秋八月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

先是帝幸汴梁將營都而未果及是既克元都遂有是命且下詔將以春秋巡狩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于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尋又命徙北平軍民于北京

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事至是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仍屬中書省各部各設部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庶務　考洪武時設官建置不在一時今據明史百官志舉其要者隨時以書餘不具載

大赦

仍諭有司利害當興革而詔書未載者具奏以聞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初帝壯郡命李善長與基留守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基按之罪當死彬素附善長善長請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殺彬方奏至會祈雨善長曰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之天必雨遂斬彬　由是善長銜基及帝還善長慰基專恣　言基殘人壇壝下不敬　會基有妻喪遂告歸

徵元故官至京師

既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翌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馴至淪亡不在寬而在縱弛明祖此論深中其病至不易為簡尤得為治要領馬翌淳儒對實為廣前陳對實為廣未之見豈知寬嚴自貴適中亦當相濟為用若明允之方過事寧務姑息必弄刻毅亦非欽恤之典皆無當于協中之道如皐陶贊舜御眾以寬而其時亞流放竄未嘗少假所謂刑期無刑

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馴至淪亡不在寬而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

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帝如北京

放元宮人

九月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

安博洽經史帝渡江時首謁軍門陳王道語具前　吳元年徵諸儒議禮命安為總裁官諸禮多所裁定至是卒追封姑孰郡公

冬十月帝還南京

十一月詔使訪求賢才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希大世襲曲阜縣知縣

元時衍聖公秩三品帝謂禮部曰孔子萬世師後嗣秩止三品弗稱其授希學秩二品賜銀印置衍聖公

官屬曰掌書典籍司樂知印奏差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尼山泗水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係後其官屬皆倣聖公選舉

手詔召劉基還

建大本堂

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上時臨幸商搉古今評論經史上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諸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為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挠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陰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庫庫特穆爾走甘肅山西平

達既定元都進取山西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馮勝湯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庫庫特穆爾遣將來禦戰于韓店在潞安府長治縣南楊璟大敗會元帝自開平

注見前命庫庫特穆爾復大都庫庫特穆爾乃引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庫庫特穆爾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時于北平置燕山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興祖濠人雲龍定遠人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欲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太平庫庫特穆爾至保安元州明廢復置今州屬宣化府聞之果還救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若夜襲之可得志達然之會庫庫特穆爾將呼必勒瑪舊作魯改為今來約降請為內應達夜選精騎襲其營庫庫特穆爾方燃燭治兵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騾馬從十八騎遁呼必勒瑪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乘勢收大同分遣馮勝等徇冀氏平陽絳檮其守將檮次平遥介休以次下山西悉平

己酉　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馮國用勝之兄趙德勝濠人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華高舍山人丁德興定遠人俞通海字碧泉濠

明祖論漢七國事極為平允然當時名爵之故雖由晁錯國不臧而諸侯僭侈驕橫在文帝時賈誼已先見及之則七國兵端實由封建所致明祖果有鑒于此即不應裂地以王諸子且所云諸王當知輔王室毋挠公法蓋以諭教授儒臣使諸藩之國守法度耳然能保其始終不渝即若明祖者所謂師古而不知度今務名而以致害實者耳

人徙 巢 張德勝字仁輔 合肥人 吳良定遠人初名 國興後賜名 吳禎良之弟 初名國 寶後 賜名 曹良臣安豐 人 康茂才字壽卿 蘄人 吳復字伯起 合肥人 茅成 定遠人 孫興祖凡二十二人立廟鷄鳴山 注見前 下死者 太廟

免山東北平山西河南及畿內諸郡田租

倭寇山東 此明倭寇之始

德勝桑世傑 無為人 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享

像祀生者虛其位又以廖永安字彥敬永忠之兄 俞通海張

二月詔修元史

大都既克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

李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字子充義

為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字德一 祁門人 胡翰字仲

伸金華人 陶凱字仲立 臨海人 曾魯字得之 新淦人 高啓字季迪 長洲人 趙汸字

常休 等十六人為纂修帝諭善長等曰元初君臣撲

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

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頗危

問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遂至土崩其間

居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

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

戒

閱六月書成而元統以後之史未備乃分遣使者

十二人徃北平山東採遺事明年續修仍以濂禕總

其事 先是元都破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趨所居報

恩寺將入井寺僧大梓力挽之曰國史非公莫

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迎史庫往告鎮撫吳

勉華而出之元實錄得無失及素至京授翰林侍讀

學士年已七十餘一日帝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屏

聲嗽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謂是

文天祥耳御史王著希旨論素以

從詔詢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 危素字太樸金

元丞相伊蘇侵通州平章曹良臣擊走之

大軍徇山西北平守倫單弱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滿

千人伊蘇將萬騎營白河 注見前 良臣曰吾兵少不可

與戰當以計走之乃于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亘十餘

里鉦鼓聲相聞伊蘇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

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耕耤田

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

元將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 即張良弼 注見前 孔興圖普卜

等駐鹿臺即鹿苑原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
案宇記原上有祷雨祠祷雨輒應以衛奉
元徐達兵入關思道遁去郭子興北郭子興一名興濬人將輕
騎直擣奉元守將棄城走御史桑圖錫里即中昂克
舊作阿失不可檢討阿什克布哈舊作阿什今並改三原尹朱春俱
抗節死桑圖錫里力窮不屈與妻子投崖死昂克仰
藥死阿什克布哈自經死謂其妻曰吾當以
死報國妻曰君能盡忠吾豈不能殉節俱投崖死遂改奉元路為西安府時
關中饑詔戶賑米三石民大悦遇春兵至鳳翔思齊
奔臨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八

冬四月命博士孔克仁白容授諸子經
人
功臣子弟俱令入學

馮勝徇臨洮李思齊降

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
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于臨洮請先慶
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控羌
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鬬物產足佐軍儲蹙
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于寧
庫庫持扱爾前此雖不免跋扈及元亡以後則獨力支拄思為恢復之舉始終與明兵相持雖本互有勝負其志不少挫屈明祖七致書而不答因並啟悌至以奇男子目之則疾風勁草實可見其乃心王室矣若李思齊初慫恿張良臣與諸將日尋攻殺罔恤國難逆宗社已矛攘兵重鎮猶不知俟力劾忠與張思道築相犄角以全西北一隅乃聞待以賓師之禮輒不戰而降其肺腸殆不如狗彘且靦顏扣降庫庫特扱爾豈復知人問羞恥乎慚腎而寘誅憑及固快

即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來告改縣今入縣屬肇昌府
肇昌遣馮勝逼臨洮思齊果不戰降初思齊在鳳翔
言若果能審去就當以漢衛實融之禮相報思齊得
書欲降其養子趙琦本狄道人紿思齊奔吐番思齊
信之遂奔臨洮琦私竊寶貨婦女逃匿山谷間思齊
窮蹙遂降琦尋亦來歸思齊至京帝深慰之授江西
行省左丞不之官久之遣往招諭庫庫特穆爾至則
侍以禮尋使騎士送之還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
留一物為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
得公一臂思齊知不能免遂斷與之還未幾卒

五月甲午朔日食

御史中丞張溍卒

溍與劉基並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尚嚴苛
溍獨存大體不以搏擊為能受詔赴閩擇鄉兵行至處
州遭母喪乞終制不許鄉兵既集再乞終制許之哀
毀卒帝痛惜親撰文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閩平元帝奔和林

先是遇春下鳳翔詔還備北平以李文忠副之至是
遇春文忠帥英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州注見前
敗伊蘇于全寧元置全寧路明廢故城在今喀喇沁旗大寧城西北進攻大興

人心然猶不若數其罪而寸磔之更足伸大義於千古也

州即興州金末嘗置沿利民鎮俗呼為小興州故名此為大興州注見前分千騎為八伏守將夜遁盡擒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齊克慎舊作慶生今改平章昌珠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剳北悉平

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郭國公常遇春卒于軍謚忠武詔李文忠領其衆

遇春師還次柳河川在宣化府龍門縣西暴疾卒年僅四十遇春沉鷙果敢善撫士卒推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于大將軍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喪歸帝用宋太宗喪趙普故事臨于龍江閘名今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追封開平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

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

文忠會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盧州人曰圍外之事苟利于國專之可也遂出雁門敗元遊兵于馬邑揃其平章劉特穆爾舊作劉帖木今改門在朔平府北天雨雪已駐營文忠引數騎進至白陽門馬邑縣北

入山察視疑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果乘夜來劫文忠令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揃其將圖魯卜俘數萬餘人窮追至孟克桑哥舊作蒼而還先是元帝北走屯嚕爾布全圖魯卜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及是圖魯卜既被揃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按嚕爾布舊作盖里泊今改

定內侍官制

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毆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一

封王顓為高麗國王

先是顓遣使朝貢且請封遂有是命

徐達克慶陽揃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豫王蠆妝其部落輜重還出蕭關克平涼張思道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奔寧夏為庫庫特穆爾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蕭人受之良臣先出迎尋復叛襲傷顯達督兵圍之良臣之降也挾秦王京帝戒達曰張思道兄弟多詐勿墮其計中良臣果叛達謂諸將曰上明見萬里

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毆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矣 宦寺要令服役以此垂誡貽謀不為不深乃未數傳而閹豎即握權恣橫至末季而流毒益甚隋禍袁邪若全不知有此論者可見子孫不遵祖訓鮮能保其令緒此特其一端耳

外今日之事一如上諭然良臣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良臣求援于庫庫特穆爾遣將攻原州陷涇陽為慶陽聲援達遣馮勝扼驛馬關在慶陽府安化縣西南舊有城敗其將哈扎噶爾舊作韓札見今改等良臣被圍久數出戰不利糧乏絶鎔金牌張張思道譬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良臣驍勇軍中呼小平章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哲客扎噶爾為羽翼姚暉舊八為爪牙故降而復叛以圖大功及破園俏日開門出汲馳騁城下達進營至煮人汁充泥噎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

逼其四門由是不得逞其求援寧夏者又悉被擒將士相繼出降城遂破父子俱死時元賀宗哲攻鳳翔指揮使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為大箕形如半舫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蒙焚之輒瞰起乃置鉤蒙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為地道薄城攻不已會百戶王輅收臨洮降卒還入城共守敵扳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還誘我也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豈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

附乃括城中貲令曰敵退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宗哲遣馮勝率驍騎徙擊宗哲渡河遁勝乃還

修禮書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明年書成名大明集禮

九月置中都

以臨濠為中都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帝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

地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之中汴梁為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昇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為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遂營之

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庚戌　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兵北伐

時元帝尚在近塞帝再致元帝書皆不報而庫庫特穆爾攻蘭州指揮于光都昌力戰死徐達軍還庫庫特穆爾偵知率兵奄至蘭州圍城數人

重于光自肇昌來援與敵遇力戰而敗被執使呼城內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披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庫庫特穆爾尋引去　帝以達為大將軍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元州明改安定縣今縣屬鞏昌府取庫庫特穆爾和注見前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諾爾擒元平章珠占次駱駝山在張家口外鑲黃旗察哈爾東南平章沙布廸音舊作沙不丁今改次開平降平章沙達哈舊作上都等今改

帝曰前代謂儻崖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淳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吏部請謫有罪于儻崖不許

二月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

立廟滁州祀之仍以其三子從祀

夏四月封子九人為王

棣帝第二子　為楚王封西安　梘帝第三子　為晉王封太原

皇后出　皇后出

棣帝第四子即成祖皇后出　為燕王封北平　橚帝第五子　為吳王有司

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昔人已詳論之若宋元之亡本不由於孤立且宋勢積弱即有屏藩之衛

請置護衛于杭州帝以財賦地不可封後改周王封閩封　楨帝第六子　胡充妃出　為楚王封長沙　檀帝第十子　郭寧妃出　為魯王封兗州　從孫守謙帝長兄孫文正之子　為靖江王封桂林

帝第七子　達定妃出　為齊王封青州　梓帝第八子　達定妃出　為潭王封長沙　檀帝第十子　樉帝懿宋元弧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外衛遍陝內資夾輔其制祿親王歲萬石置相傅官屬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籍隸兵部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禮無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徐達大破庫庫特穆爾于沈兒峪在肇昌府安定縣北之車道峴南達進軍薄之隔達至安定庫庫特穆爾退屯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戰庫庫特穆爾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刦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親擊郤之德濟大海子也達械送京師而斬其下趙指揮等數人以狥明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庫庫特穆爾兵擒刻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一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庫庫特穆爾僅挾妻子數人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達自徽州元置今改縣屬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河名在漢中府略陽縣東源出徽縣下流入嘉陵江渡凡一百八處故名至略陽

以下注俱見前克泓州入連雲棧攻興元取之節愈亦自臨洮進克河州軍敕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將軍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廷議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忍加誅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是後也郡督孫興祖戰死五郎中追封燕山侯

元帝姐于應昌注見前

詔諡之曰順帝國人諡曰惠宗子阿裕錫哩達喇嗣

五月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

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密迪哩巴拉舊作買的里八剌今改正送京師

文忠聞元帝姐督兵兼程進圖應昌克之元嗣君阿裕錫哩達喇北走獲其子密迪哩巴拉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并獲宋元王璽金寶王冊鎮圭大圭

王谷等駝馬牛羊無算窮追至北慶州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遼史地理志慶州元寧軍有赤山黑水即此而還道與州注見前擒國公江

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螺山亦作紅羅山一統志今獨石口北

御馬厰西有烏蘭哈朗噶山即紅螺山也明初李文忠敗元兵於此又降楊思祖之衆

萬六千餘人

是月旱六月朔帝親禱于山川壇越五日雨

帝齋于西廡皇后躬執爨為農家食太子諸王饋于齋所帝素服草屨徒步至壇席藁曝日中夜卧于地

凡三日詔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明治道者

越五日大雨

頒平定朔漠詔于天下封密迪哩巴拉為崇禮侯

李文忠揆奏至扈臣慶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與

翌日中書省草詔進帝見有後大之詞諭改之帝貴省臣

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為是也可更草以進

密迪哩巴拉至京師扈臣請

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于省臣對唐太宗嘗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以本服朝見賜冠帶毋妃皆朝中宮賜第龍光山蓋即龍舟

山一統志覆舟山一名龍舟山在江寧府東北太平門內

立開中鹽法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帝從其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備邊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從蘇松嘉湖杭民無業者田臨濠

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車糧資遣之三年不徵稅其後徙北平山後民散處諸府縣又徙汝漠遺民屯田北平又徙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又徙山西民于河北又屢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終洪武之世徙民最多

秋七月中書左丞楊憲字希武陽曲人有罪誅

憲有才辨裁決明敏然意刻深有不足于已者輒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罷去更用已所親信者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為右丞以憲專決依違不與較猶不能得憲意憲竟嗾侍御史劉炳劾罷廣洋且請徙之廣南帝不從已復有所論劾帝覺其誣下炳獄炳吐實遂誅憲

冬十一月大封功臣

先是徐文李文忠師還至龍江帝出勞于江上越二日以武成告于郊廟令大都督府兵部上諸將功績帝自定其次第至是遂班爵行賞進李善長韓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已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越三日大晏翌日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畧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徒為民害張士誠陳有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蘇堅

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
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庫庫特
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
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
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庫庫特穆
爾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
知也

自正月至十二月日中屢有黑子詔求直言

辛亥 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
定遠人 為左丞

善長貌寬和而性忮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
之以疾致仕初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勳
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窖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
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為
之且立仆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亟言不可
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為
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
甚于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然
則無逾先生對曰基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
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日前諸人
誠未見其可及憲惟庸廣洋皆敗如基言

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帥師伐明
昇

先是帝遣平章楊璟招諭明昇令奉國入覲昇弈于
羣議不能決昇幼國事皆決于母彭氏及丞相戴
壽等璟還復以書切諭禍福昇不能從
已而帝遣使假道征雲南昇不奉詔其將吳友仁又
敷勉興元徐達之克興元也令金興望守之及達還
西安友仁以兵三萬來攻決濠塡塹勢甚
張興望嬰城拒守遣使告急于達達遣傅友德救之友仁乃引去 至是乃下詔伐之
命湯和帥副將軍周德興濠州人廖永忠等以舟師由
瞿塘趨重慶傅友德帥副將軍顧時濠州人舉等以步
騎由秦隴趨成都鄧愈督餉給軍

二月元參政劉益以遼陽降

明祖擇賢任相求之甚殷劉基既承顧問則當貢舉所知以副側席之意乃徒于所指之人各為詐隱且又自謝不能而以天下何患無才惟在慮心求之二

益為元遼陽行省參政籍所部來降詔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馬彥翬洪保保納哈由今改後仿此良佐執彥翬殺之保保走依納克楚舊作蓋州衛指揮僉事既念遼陽懸絶納克楚未靖乃詭遼東都指揮使司命葉旺六安人馬雲合肥人往鎮之納克楚者元穆呼哩裔孫為太平萬戶府帝拔太平獲之待之甚厚納克楚常鬱鬱不樂帝召語之曰人臣各為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耶乃縱之北還其後屢為遼患帝數以書諭之皆不答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明昇降

帝之遣和友德也諭之曰蜀人聞我師西伐必悉精鋭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墟腹心必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西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在階州南亦曰南橋造舟為梁跨白龍江上白龍江原出羣昌府岷州經階州文縣與白水江合白水江注見前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在文縣北遂拔文州進破綿州將渡漢江會水漲不得渡友德命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為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其丞相戴壽等聞階文綿已破急分兵援漢州未至友德舟師已逼大破其守將向大亨于城下援師騰落友德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廖永忠兵至瞿塘阻鐵鎖橋先是明昇遣黃仁壽以鐵索橋斷瞿塘峽口鑿兩崖石壁引鐵索為飛橋用木板置砲以拒守師不能進師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桶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鋭出黑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鋭來拒永忠已先破其陸寨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鼓譟而下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上下夾攻大破之入夔州明日和始至乃分道進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昇大懼羣下勸奔成都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耳不如早降昇乃面

縛衙璧輿櫬率官屬降于軍門和等承制撫慰之友德進圍成都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突其衆陣衆反走蹂籍死者甚衆遂降成都分兵徇州邑蜀地悉平戴壽向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沉死吳友仁守保寧城破執至京戮于市丁世傑守文州時友德攻之據險力戰汪興祖死焉文州破遁去已復以兵破文州殺朱顯忠友德擊走之明昇既亡復集餘衆攻秦州兵敗為其下所殺

降為州

秋七月以方克勤字去矜知濟寧府今兗州府濟寧州寧海人明初為濟寧府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

克勤為治以德化為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時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不俟期徵民輒棄田去克勤稅如期區田為九等以等徵發吏不得為奸立社學數百區葬孔子廟堂延名士為師弟子繫籍者二千人盛夏邵將督民築城克勤曰民方耕柰何以畚鍤重困之請之中書省得罷役會天旱遂大澍濟寧人歌曰孰罷我後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

民父母

糧長督輸一鄉稅糧擇謹愿者為之未嘗不可省追呼之擾然此不過鄉里小民足供使令豈宜假以顏色後因而握用其後流弊百出貽患無窮實由不能慎之於始耳

封明昇為歸義侯

昇至京羣臣請帝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免其伏地待罪之儀授爵歸義侯賜居第

九月庚戌朔日食

設糧長

詔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之稅糧以萬石為率設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軍兌運法行而糧長不廢科斂橫溢滋為民害其孱弱者復為埜豪所陵眩延逋負率鬻產以償遂至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

冬十二月逮漢中知府貴震鄱陽人尋釋之

震以賢良徵為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府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盜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至是坐事被逮帝曰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授寶鈔

局提舉（案後以提舉擢戶部尚書出為湖廣布政使卒）

壬子 五年春正月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

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舊作巴匝剌瓦爾密今改）出鎮雲南大都不守順帝北去王崴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蜀地既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進兵而王所遣漠北使者蘇成適為北平守將所獲乃命禕齎詔偕成往招諭王待禕以禮會元主遣托克托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語王不得已出禕見之托克托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燔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為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斂之

從陳理明昇于高麗

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蠱惑將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隙無自生乃從高麗

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征庫庫特穆爾達軍敗績文忠勝敗元兵而還

帝以庫庫特穆爾數擾邊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趣和林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居庸趣應昌勝為征西將軍出金蘭趣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王定遠人敗庫庫特穆爾于圖拉河（源出喀爾喀鄂諾河西北下流與鄂爾坤河合按圖拉河舊作土剌河鄂爾昆河舊作阿魯渾河今並改）五月庫庫特穆爾與賀宗哲合兵拒達于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窺

齊訥路（注見前）次畢道山（方輿紀要山在涼州邊外舊作別駕山今改）元岐王不得已出禕見之托克托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燔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為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斂之

從陳理明昇于高麗

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蠱惑將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隙無自生乃從高麗

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征庫庫特穆爾達軍敗績文忠勝敗元兵而還

帝以庫庫特穆爾數擾邊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趣和林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居庸趣應昌勝為征西將軍出金蘭趣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王定遠人敗庫庫特穆爾于圖拉河（源出喀爾喀鄂諾河西北下流與鄂爾坤河合按圖拉河舊作土剌河鄂爾昆河舊作阿魯渾河今並改）五月庫庫特穆爾與賀宗哲合兵拒達于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窺

齊訥路（注見前）次畢道山（方輿紀要山在涼州邊外舊作別駕山今改）元岐王多爾濟巴勒遁去獲其平章昌嘉努（舊作長加奴今改）等二十七人友德復追至庀沙州斬獲甚衆文忠至鄂爾坤（河源出喀爾喀杭愛山南流數百里圖拉河來入焉）馬中流矢指揮李

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殊死戰遂破敵追奔至青海（注見前）椎牛饗士而還

以鄧愈為征南將軍討湖南廣西蠻

庀澧諸蠻作亂（慈利土司覃垕連構諸洞蠻為寇楊璟討之垕遁入溪峒師還尋復出寇

周德興討之屢復遁去 帝命愈往討以周德興吳良副之愈出澧州討散毛今施南府來鳳縣元時為散毛洞明設土官宣撫司隸施州衛 諸洞蠻德興出南寧本邕州元改南寧路明為府今府屬廣西 討婁鳳宋羈縻州今思恩府元來安路地在今田州西田為上府後降為州今州屬思恩府 諸州蠻良出靖州前注見 討會同宋縣今屬靖州五開貴州黎平府開泰縣初為五開衛 潭溪宋置長官司元明不改今司屬黎平府 古州注見前 諸蠻悉平之

二月安南陳叔明弒其王日燇而自立遣使入貢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叔明篡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部洪武初設六部部各四屬俱亦稱部至二十九年各部增設所屬始俱定稱清吏司主客部禮部屬 已受表主事曾魯取副封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燇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敢譸如是卻其貢叔明復遣使謝罪乃命以前王印視事

置茶馬司

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于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

元自順帝北居沙漠子孫相繼嗣位襲其故號雖統已失而南向出兵猶有與宋之志營之與宋與金元本屬敵國雖稱臣猶桀驁不得以藩書之也明史沿襲舊文于元兵皆以

詔州自碉門注見前 黎雅抵桑甘烏斯藏即今西藏明斯藏二指揮司 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三月免京民夜

時當運輸官物應天府請悉徵夜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賚倍于外郡今兵革漸息正當休養命免其役未幾又賜京民絹戶一匹

高麗國王遣子弟入國子學

夏六月作鐵榜戒功臣

帝以功臣不能檢下作鐵榜臚列其過凡九條以申戒之

冬十一月納克楚侵遼東

十二月詔百官奏事啓皇太子

癸丑 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選朝天宮在上元縣西即吳治城道士供事郊壇天地社稷山川香幣皆令司之

汪廣洋罷為廣東行省參政

時左丞胡惟庸專省中事廣洋無所建白故黜之

二月停科舉諭有司察舉賢才

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禕等為翰林院編修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為之師帝政暇親品隲時賜賚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

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于是罷科舉者十年

先是禮部請增廣國子生帝曰朕觀前代學者皆能出為世用後世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以記誦為能欲其成材也難矣今參酒乏人可訪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聞帝又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定安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備耶

始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

初設六科給事中

先是統設給事中秩正五品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至是改從七品共六部各設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十一人後每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一人亦從七品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命徐達等帥師鎮山西北平

先是帝命徐達李文忠練兵山西北平尋召還至是以元兵窺塞乃命達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等帥師往鎮以備之初元宗室四大王逃匿哥嵐山中結寨自固尋出攻武州指揮程桂等擊敗之四大王遁去時元降臣劉元利張時用等知四大王尚在將攻太原謀為內應桂捕斬之四大王仍侵掠不止已而納克楚侵遼東軍士死者數千人冏公魯爾等侵遼安縣殺知縣餘兵復陷雲內州及崞縣至是達駐臨清遣文忠及顏時傅友德等統騎兵勝和及俞通源朱元祖等統步兵分駐山西北平相機備禦

等追元遺兵斬其左丞相呼圖克搠平章昝喇達又自大同府遣將拿捕武平章等于懷柔縣之三角村

按魯爾舊作噜呼圖克搠舊作昝喇今並改

復以魏觀守杞山知蘇州府

觀字杞山蒲圻人知蘇州府

觀知蘇州府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課績為天下最擢四川行省參政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蘇州府舊治張士誠據以為宮遷于都水行司舡以其地湫隘遷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與水利或謂舡興既滅之基帝怒命御史廉其事以聞遂被誅帝尋悔之命致祭歸葬錦帆涇在蘇州府盤門內相傳吳王錦帆以遊故名

夏六月京師城成

城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秋七月以胡惟庸為右丞相陳寧為左丞相

寧茶陵人

自汪廣洋罷惟庸獨專省事帝以為才罷任之惟庸亦自勵所為多稱旨遂至大用寧性殘刻先為蘇州知府徵賦苛急嘗令左右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以惟庸薦擢居憲臺益務威嚴帝屢責之寧不能改

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

御史按察實能糾劾而民之冤抑已多況上下相蒙未必盡皆舉劾乎文牘雖省而流弊已滋明代吏治不修罔畏功令非此等集說之作法於涼乎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于冊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而公私多廢貴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或州縣受賕省府弄法出入輕重文移駁議動多淹滯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遠枉御史按察使糾劾天下便之

冬十一月潞州貢人參却之

帝曰人參得之甚難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為務何口腹累人

閏月錄已故功臣子孫

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凡二百九人十年又錄丁忠等五百十一人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定大明律

先是帝頒律令恐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字文典江寧人等為之直解又令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準于唐損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

甲寅　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

時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雖有屯田然尚未廣乃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朱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勸課農事西北田野日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益饒

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

倭屢寇瀕海州縣帝遣使往諭其王良懷良懷遣僧祖來奉表稱臣且貢方物帝甚嘉之念其俗事蓋由威令所攝不敢橫行觀其酋長之言謂倭佛可以西方教誘也遣僧祖闡等送使者還賜良懷大統歷及羅緞等物祖闡等至為其國演教人頗崇奉之而良懷傲慢無禮拘之二年始放還繼又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且貢方物帝甚嘉之念其俗倭佛可以西方教誘也遣僧祖闡等送使者還賜良懷大統歷及羅緞等物祖闡等至為其國演教人頗崇奉之而良懷傲慢無禮拘之二年始放還繼又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且貢方物帝甚嘉之念其俗倭佛可以西方教誘也遣僧祖闡等送使者還賜良懷大統歷及羅緞等物祖闡等至為其國演教人頗崇奉之而良懷傲慢無禮拘之二年始放還繼又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且貢方物帝甚嘉之念其俗倭佛可以西方教誘也遣僧祖闡等送使者還賜良懷大統歷及羅緞等物祖闡等至為其國演教人頗崇奉之而良懷傲慢無禮拘之二年始放還

二月丁酉朔日食

修曲阜孔子廟

立孔顏曾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夏四月都督藍王扳與和

時元將扎音特穆爾守興和王大敗其衆于白酒泉在故興和城西南　擒國公特爾默齊舊作帖里密赤今改及官屬五十九人扎音特穆爾棄城走

五月日歷成

自起兵臨濠至六年冬征伐禮樂政刑及羣臣功過四夷朝貢皆載焉既成名曰大明日歷藏之金匱宋濂

請仿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凡四十類名曰皇明寶訓自是凡有政事史官日記録之檢類增入焉

六月汰北方府州縣官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秋七月李文忠拔高州遠置明廢故城在今喀喇沁故大寧城西北

先是文忠奉命同徐達以所統將士分布山西北平屯駐因遣兵出塞獲元平章鄧愈羅特穆爾事在是年三月尋遣裨將至賽音布拉克川名在肇昌府靖遠縣西北黄河外舊作三不剌今改擒陳安禮至順寧斬其將沁珠克璽舊作真珠驢今改至朔州擒太尉巴延布哈等事在是年四月至是文忠復自率兵攻高州拔之斬宗王托克托錫哩舊作朶朶失理今改擒丞旨伯嘉努舊作百家奴今改追奔至瓊帽山在故大寧城北擊斬魯王獲其妃及司徒達哈勒濟舊作答海俊今改等

九月遣崇禮侯密迪哩巴拉北歸

遣老成宦者二人護行并遣元嗣君書

冬十一月定服制

貴妃孫氏陳州人薨勅禮部定服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人論服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乃定制子為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録頒天下責妃無子命吳王楠行慈母服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及諸王皆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責為天子臣奉居適長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嗣宗廟重繼體也不敢奉詔帝大怒羣臣震讋不知所出正字桂彦良言于太子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乃服以拜謝帝怒始解桂彦良名德俾以字行慈谿人

高麗李仁任弒其王顓

顓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禑為嗣于是仁任立禑仁任既弒顓又殺朝廷使者而遣使來告喪陽言朝使實盜所殺今已誅之帝疑其詐拘其使而遣使弔祭已仁任又為故主請謚帝曰是欲假朝命以鎮撫其民且掩其弒逆之事不許釋前使還自是朝貢皆不納

乙卯 八年春正月詔天下立社學

帝以鄙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河決開封

壞大黃寺堤百餘丈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二月帝耕耤田

三月立鈔法

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以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而不便用錢乃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餘以是為差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稅課錢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

賜德慶侯廖永忠死

初永忠覆韓林兒之舟于瓜步事見前帝咎之及大封功臣帝曰永忠戰鄱陽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

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永忠又素與楊憲比憲誅永忠以功大得免至是坐僭侈失人臣禮賜死永忠勇而善謀行師有紀律平廣東四川民懷其惠俱為立祠既死子襚嗣侯

夏四月罷營中都

帝初欲如周漢制建兩京至是以勞費罷其役

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如神暇則敷陳王道帝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胡惟庸深忌之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為鹽盜藪基奏立廵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逃軍為亂吏胥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方掌省事怒使吏訐奏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廹逐居民以致亂基坐奪俸帝初欲相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卒初基在元時得天文書于燕市一夕而誦其言已為高安丞進賢鄧祥甫精象緯學盡以其術授之

愈洞其要及病歸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
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世傳基事多神奇然帝嘗言
基數以孔子之言導予是知陰陽風角之
術基所重固不在此　璉字藻基長子

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自鈔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齎羅綺及巴茶往
河州市之馬稍集中官奉使自此始成尋為西番多
酋濟巴勒所殺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詔百官奔喪毋俟報

京師地震

八月元庫庫特穆爾卒

自元時帝遣使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留
使者不遣前後七致書皆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之
亦不應帝益心敬之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
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
吾不能臣王保保乃奇男子耳竟册其妹為秦王妃
保保庫庫特穆爾小字也劉基亦嘗言于帝以庫庫
特穆爾未可輕及徐達敗後大兵亦稍出塞庫庫特
穆爾從其主徙金山至是卒于哈喇諾海（在和林北舊作哈拉哈
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

九月遣湖廣參政吳雲宜（人）典使雲南為所殺

帝以雲南未下再遣使招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
等使漠北為官軍所護帝釋之命與雲偕行知院等
以已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誘雲改制書詐為元使者
紿梁王雲以死拒知院等殺之

冬十月改都衛為都司

帝初置各部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為都
指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
山東四川福建湖南遼東廣東廣西河南行都司三
西安大同建寧十五年增置貴州雲南二都司

十二月納克楚侵遼東都指揮使馬雲葉旺擊敗之

帝以納克楚兵必至勅雲等預為備未幾果至凡備
禦嚴不敢攻越蓋州徑趨至金州（注俱見前）指揮韋富王
勝等伏弩城下擒其驍將敢大泪沿柞河（亦曰梓河在今奉天

府蓋平縣南西流入海遼旺先引兵扼河緣河壘冰為墻沃以水經宿凝泠如堅城旁設坑穽敵至伏四起納克楚急趨連雲島在今蓋平縣西明設關于此遇冰城旁走悉陷穽中衆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畢嚕河即畢列河在蓋平縣東南下流入海唐伐高麗劉仁愿出畢列道蓋即以此水名今又譌為畢利河斬獲無算納克楚僅以身免

丙辰 九年春正月遣湯和師師鎮延安

元將巴延特穆爾為邊患帝以和為征西將軍防延安是秋巴延特穆爾來侵和使傅友德破擒之降其衆

二月太白晝見

凡五日三日復見

三月免近畿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河南浙江北平湖廣田租

夏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秩從二品置左右參政秩從三品各一員後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復又增置左右參議秩從四品其各省按察使司秩正三品副使秩正四品後又設僉事秩正五品

秋七月癸丑朔日食

閏九月詔求直言

以五星聚奎先是六月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止天倉越數日益有光遂入紫微垣掃文昌尋入于張凡四十餘日乃滅

日月相刑故有是詔

冬十一月平遙訓導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應詔言事下獄死伯巨上書言三事一曰分封太侈都不過三國之一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城數十異時尾大不掉必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兵衛限彊理以封諸王子孫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莫先于此二曰用刑太繁畧言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議者曰宋元之末專事姑息以致滅亡主上痛懲其弊故用刑多載自聖衷治獄之吏趨承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刪定舊律減宥有差然有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俱在上不在下也古之為士者以登進為榮今之為士者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搒

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招撫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貌遣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宰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懼而不敢犯也然竊見數年來誅殺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小過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今陛下切切于民俗澆漓人不知懼乃至今下而尋改已赦而復犯天下臣民莫知適從甚不稱陛下求治之心也臣愚謂求治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務風憲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重于今之守令不過具文案牘照刷而已風紀之司不過聽訟斷獄而已非所以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古者教士于學俊造遞升論定後官任官後爵故成周得人為盛今天下諸生升太學者未數月遽選入官臣恐其人未諳時務上重國政而下困黎民也聞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臣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此皆求治太速之過

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聞吾骨肉逮下獄瘐死時上書者又有海州學正曾秉政而杖太素臬又拯太素疏中數事行之固命中書定奏對式凡臣下上書言得失者文辭毋得過繁

初伯巨之上書也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其一事難見而患遲其一事易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而封不盡如伯巨所言迨帝末年燕王奉命屢出塞數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先見云

曾秉政南昌人茹太素澤州人

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永寧歸和林

子英元至正中進士察罕特穆爾辟為參軍累遷行省參政元亡從庫庫特穆爾軍敗子英單騎走闕中入南山帝遣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熱火焚其鬚不為動其妻適在洛子英避昧見至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以萬乘之君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病易冠榮賜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高帝布知識淺陋過蒙主爵知薦躋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過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南海畢其餘生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帝覽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夕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于和林

丁巳十年春正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濂年老帝憫之予告歸濂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濂不能飲醉不能成

歩帝歎甚命侍臣賦醉學士歌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濂艱于步趨帝命選良馬以賜復為作良馬歌命詞臣賦贈之及歸後每歲一朝至則恩禮加厚

夏四月遣鄧愈帥師擊吐蕃平之

初鄧愈克臨洮遣員郎郎許允德招諭吐蕃諸族而守臨洮會吐蕃來寇正擊降之吐蕃屯洮河原正準兵往禦時河水未氷不能進忽有氷如巨屋自上流下風隨之河氷遂合正疾渡直擣敵營敵大驚以為神遂投戈降既而允德還元吐蕃宣慰司何索諾穆溫布舊作何瓊南普今改以指揮使帶正字正卿壽州人本姓窄為帝德成養于因冒姓常德成初從帝渡江戰死

詣軍門降鎮西武靖王伯詡哷舊作卜納剌今改亦以諸部來降遂移正使守河州時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衆欲委棄之正不可日夜撫巡勞徠不數年遂為樂土其後吐蕃所部往往邀阻番藏貢使是先許允德招降吐蕃于是烏斯藏攝帝師納木札勒巴勒藏布及國公納木喀瘿尕巴嘉木樣等皆入朝帝眞朵甘烏斯藏二衛其後數遣使朝貢多被吐蕃侵掠　按納木札勒巴勒藏布舊作喃加巴藏卜納木喀瘿尕巴嘉木樣舊作南哥思尕八亦監藏今並改帝命愈為征西將軍偕都督同知沐英討之分兵三道窮追至崑崙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五月詔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議軍國重事

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事悉總之議當然後奏行

六月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

秋七月初置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秩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秩正五品

掌出納諸司文書章奏封駁之事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巡按之設蓋仿漢時繡衣直指遣意偏一行之或可藉以察民隱而糾吏弊乃竟定為員額旋復廢重其事權喜事者既不免于擾切以致政令紛岐而貪黷者更易啟賄賂苞苴之弊又或交通大吏上下相朦其始害于吏治民生者更復不小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民之疾苦吏之賢不肖豈言三一迹按此能廉察撫

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

惟庸居政府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關白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沉守位而已

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謚武順

愈征吐蕃還卒于薾春追封寧河王　愈沉毅簡重事母孝撫幼弟有恩敬禮儒士有士君子之行云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元午 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為王

椿帝第十一子封成都王 穆帝第十二子封郯州桂帝第十三子湘王 郭惠妃出 為蜀王 郭惠妃出 豫王 桓帝第十四子荊州刺史 母部無名號 漢王 植帝第十五子 韓妃出 衛王 其後桂改封代王 封大同 桓改封肅州封甘州 植改封遼寧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課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畢然後退朝覲考黜自此始

三月詔奏事毋先白中書省

夏四月元阿裕錫哩遣拉卒

子特古斯特穆爾舊作脫古思帖木兒今改仍舊作 嗣帝遣使往弔自為文祭之

秋七月蘇松揚台諸府海溢遣使賑恤

冬十月河決蘭陽

十一月總兵官楊仲明討五開叛蠻平之遣內官呂王詣其軍

先是五開蠻吳面兒作亂殺靖州衛指揮過興詔以辰州指揮使楊仲明為總兵官討之既而帝遣內官吳誠往諭仲明且觀兵勢及是仲明討破諸蠻面兒遂遁帝復遣尚履奉御呂王詣軍閱勝是役帝兩使內官至軍云帝嘗讀唐書至魚朝恩觀軍容使謂侍臣曰當時使此輩掌兵致恣肆如此然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小人竊柄人主決意去之亦有何難惟在斷不斷耳又曰漢末宦官雖驕縱尚無兵權唐以兵權授之馴至剖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

遣僧宗泐字季潭寧海人使西域

帝以佛經遺佚遣泐偕其徒往求之三年而還泐還于闐

蘇軍民萬戶府拜哲萬戶府俱遣使隨泐朝貢

額埒蘇舊作俄力思拜哲舊作巴者今並改

己未 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天地于南郊

帝以分祀天地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圜丘壇北合祀天地

遣征西將軍沐英擊洮州番大破之

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琳七站地（在洮州西）

帝命英討之復命李文忠往籌軍事英至洮州舊城（在洮州西南即古洮陽城也後漢書西羌傳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寇遁去追擊大破之擒三副使等築城東籠山（在洮州東番人耕種于此）置洮州衛舊屬臨洮府今屬鞏昌府

帝曰洮州西控蕃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倘邊要地今蕃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為患慮小貴而忘大虞豈良策哉卒置衛守之

平羌將軍丁王初名國珍河中人後賜名

先是四川威茂土司董帖里叛以王為平羌將軍討之王至威州貼里降時指揮胡淵童勝擊降汉川叛酋楊者式等詔置茂州衛仍命淵等從軍征松州及是松州平王遣指揮高顯城之遂併潘州于松州置松潘衛明年帝以松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畧其地言松州為番蜀要害兵軍衛不可罷乃命復置

秋七月以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

八月給致仕官誥勅復其家

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各加一級給誥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與宗族親黨相見序尊卑如家人禮異姓有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

冬十二月賜汪廣洋死

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欺罔貶海南舟次太平賜死

徵元吏部侍郎巴延資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

至飲鴆卒

巴延資中初為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破贛巴延資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為行省員外郎巴延資中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真已降于廖永忠巴延資

2752230

中隨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永忠釋之乃變姓名浪迹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巳延資中竟不出常齎鴆自隨誓不復仕至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言于朝以幣聘巳延資中慨然曰死晚矣為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庚申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

惟庸貪賄弄權無所畏忌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高數尺諫者爭言瑞氣又言其祖父塚上夜有光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平涼侯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啗誘之令在外收輯軍馬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鈺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太師善長弟惟庸堵李佑父也惟庸陰令說善長

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後十餘日

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善長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輿者帝怒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既而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帝大怒命羣臣更訊復自臨問乃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并誅之善長仲宥置不問

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府征調則隸兵部後復勅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事權歸于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毋得置議丞相臣下敢以請者寘重典

始南北更調用人

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隸

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涂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戮且以述黨自之授之于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帝閹悍鬼實情事所必然況從逆須有左証如陝寧同生省中閱兵馬籍附和之狀昭然若節則並無一事載在爰書而僅以其黨兩字坐之又何異于莫須有定獄且陳寧奸狀史傳所載不服磨勘叱玉吐實玉言被即我潔遂併殺事正與此相類益可見當日斷獄者之實非信讞矣

李善長早從明祖參謀畫功成爵列上公自當休戚相關乃閒惟庸進諫並不即時舉發幾致變亂構成則善長之黨庇叛臣知而容隱罪實難逭明祖之

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于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西廣東福建人亦于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于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選用

沐英襲元將扎和齊舊作脫火赤今改後仿此等于額齊訥路擒之元國公扎和齊知院按珠舊作愛足今改屯和林帝命英擊之英至靈州偵知扎和齊等在額齊訥路遂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注見前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分軍為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擒扎和齊按珠盡獲其部曲以歸已而英又襲元柳城王庫克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額琳沁舊作亦憐真今改之復獲平章圖克持穆爾舊作禿堅帖木兒額琳沁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遂還肅州圖

三月戒蘇松嘉湖糧額

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初帝平吳怨蘇

燕王棣之國

先是秦晉二王俱各之國尋復來朝及是燕王始之藩北平其後諸王相繼之藩不具書

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六月雷震奉天門

帝避正殿省愆罷王府工役

秋七月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

九月置四輔官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為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不詳里籍等

召至告于太廟以本及杜佑安邑人冀敳鉛山人為春官杜敳字致道壺關人趙民望藁城人吳源甫田人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俱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勅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既而敳等相繼罷本坐事詵復召安然祥符人李幹絳州人何顯周內黃人等代之然尋卒幹出為知府顯周亦罷此職遂廢

冬十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于茂州道卒

濂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以濂親教授太子諸王乞赦其死帝意解

癸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　五十七

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濂傅太子十餘年一言一動必以禮一起一居必于道至有閫政教及前世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欽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

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使嘗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却不受帝問濂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帝然之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濂安否其卒也朝野莫不惜之

甲午　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侵邊命徐達禦之

先是元平章旺扎勒布哈罔布哈（舊作乃兒不花今改後仿此）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歿千戶王輅擊敗之擒旺扎勒布哈至是命達帥湯和等討罔布哈達率諸將出塞傅友德夜襲灰山（方輿紀要在大寧城東北）克之沭英等獲全寧四部以歸達仍鎮北平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凡鄉一百十戶為里里有里長十戶為甲甲有甲首歲以里長一人董一里之事應役一年一周謂之排年其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在城為坊近城曰廂役亦如里里編一冊冊有丁有田以戶為主冊首為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冊有四一進戶部面用黃紙故謂黃冊其三用青紙布政司府縣各留一焉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其後役法定焉

三月赦

秋八月河決原武

并決祥符中牟明年春復決陝西朝邑其秋又決滎澤陽武

九月命傅友德等征雲南

帝以雲南自恃險遠遣使招諭輒為所害乃以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為左副將軍沐英為右副將軍率步騎三十萬往征之諭曰朕覽征圖識雲南扼塞當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先遣騎將率一軍自永寧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曲靖普定相去數百里忽大霧四塞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頓刃也

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制法司録囚會翰林春坊官給事中集議以聞

十二月命翰林春坊官考驗諸司奏章

傅友德等下曲靖元梁王巴哈爾斡爾密走晉寧唐縣元為州今州屬雲南府明史作普寧考雲南有晉寧州而無普寧忽納岩又在晉寧蓋晉之訛也今依一統志改正

自殺藍玉沐英遂克雲南

友德至湖廣遣都督胡海字海洋定遠人等由永寧趨烏撒平寧侯費聚趨普定友德王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元路明為州今州屬貴州南龍府梁王遣司徒平章達爾瑪舊作達里麻今改仍舊作將兵十餘萬屯普定白雲山下與友德相持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在曲靖府南寧縣東北下流入南盤江矣頃之霧霽達爾瑪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恐為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縱鐵騎擣之生擒達爾瑪俘獲萬計友德自率衆擊烏撒分遣王英趨雲南梁王聞敗度不能支乃走晉寧州之忽納峇在晉寧州西北驅妻子赴滇池死與其左丞托建舊作達的今改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王等整軍入城戒輯軍士秋毫無犯友德擊破烏撒蠻遂

城之又克七星關在貴州大定府畢節縣西七星山上下臨七星河有城當雲貴川三省之交為以通畢節明衛今為縣喉吭之地以通畢節明衛今為縣屬大寧府于是東川烏蒙芒部水西注俱見前諸蠻皆望風降附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閏二月藍玉沐英克大理擒土酋段世段世安路明為府今府屬雲南威楚注見前諸路及是玉英帥師至大理平

先是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分兵下臨安古句町國元臨安

大理城倚點蒼山在大理府太和縣西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蒙氏嘗封為中岳西臨洱河即葉榆水注見前以上下二關為固上關曰龍尾關在太和縣北當洱河之首下關曰龍尾關在太和南當洱河之尾皆南詔皮羅閣所築土酋段世元憲宗取雲南段智興降封為摩和爾綽克管領八方世有大理十傳至段寶世寶之子也摩和爾綽克舊作摩訶羅嵯今改聞大兵且至聚衆扼下關英攻之不克乃命王弼等東趨上關自以兵繞下關為犄角勢別遣

胡海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緣崖而上立旗幟昧爽軍在下關者望見之皆譁譟蠻衆驚亂英身

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胡海之師亦自山而下遂斬關入拔其城世就擒分兵取鶴慶元路麗江元宣撫司明為府今麗江府屬雲南置麗江府今為縣屬大寧府破石門關在麗江府麓遍

安州西下金藍註見前于是諸蠻部皆下雲南平雲南置都指揮使司布政司貴州置都指揮司

夏四月敕大理寧鄉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律僧數建法會于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講論時寄以耳目諸

僧怙寵請為釋氏創立職官于是設左右善世闡教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柰何舍聖學而崇異端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遂乞骸骨置笏帝前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

置錦衣衛錦衣衛始此

初置拱衛司管領校尉已改為親軍都尉府而設儀鸞司至是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指揮使秩正三品鎮撫司隸焉帝時有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三法司其從校五百人祿秩名號無異京衛軍士而獨不隸大都督府稱為親軍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于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為國子學至是改學為監親行釋菜禮命祭酒吳顒等進講遂親說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大旨賜宴還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厚給廩饌歲時賜布帛文綺遇諸令節俱賞節鈔

欽定四庫全書

錢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于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秋八月復行科舉

三年一行為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為御史給事中而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繹皆起家為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皇后馬氏崩

后侯疾群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藥不效陛下能不以妾故而殺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于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遂崩后勤于內治暇則請求古訓以宋多賢后

命女史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言衆過仁孝后曰過仁孝不能于刻薄乎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為緩刑戮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元元都侍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耶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崩帝曰后意以得賢為寶耳后後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斯萬年陵谷徙下泉悠悠蒼天

九月莊孝慈皇后

選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令誦經

有不生釁滋事者顧使之洞悉籓籍其意何居雖後此燕邸稱兵構興家難由時事相激而成然非道衍邪說詭謀乘機蠱惑或不至遂萌逆志明祖開國規模頗為濶大而垂裕之遠圖此特小不經意而已有臺釐千里之差矣

修佛事吳僧道衍即姚廣孝先以宗泐薦名在燕府籍中見燕王棣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

冬十月更定都察院官制

初吳元年置御史臺設御史大夫秩從一品中丞正二品及侍御史從二品等官後罷臺在十三年設都察院在十四年都御史為十二道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北平四川河南湖廣山西陝西秩正九品至是陞都御史正二品御史正七品後又設副都御史秩正三品僉都御史秩正四品等官分監察御史為十二道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北平四川河南湖廣山西陝西秩正九品至是陞都御史正二品御史正七品後又設副都御史秩正三品僉都御史秩正四品等官後罷臺在十三年設都察院在十四年都御史為總憲副都御史為副總憲僉都御史為僉總憲俱正三品其後沐氏遂世鎮雲南

復鳳陽臨淮二縣民世世無所與

秋八月壬申朔日食

甲子十七年春三月曹國公李文忠卒謚武靖

文忠疾帝親臨視及卒御製文祭之追封岐陽王文忠器量沉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其擇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常勸帝以誅戮又諫帝征日本及言寵宦者過甚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積忤旨頗不免詆讓云

頒科舉條式

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中式者赴殿試凡鄉會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試各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及古注疏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各一三場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者

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其罷閑官吏及娼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皆不許入試

秋七月禁內官預外事勅諸司毋通官監文移

時胎人獻天書誅之

八月河決開封杞縣

冬十月河南北平水遣使賑之

閏月詔天下刑獄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奏決

十八年春二月雷電雨雪詔臣民極言得失

欽定四庫全書

太傅魏國公徐達卒謚武寧

先是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時達在北平召還至是病卒帝為輟朝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賜塋鍾山之陰御製神道碑文以紀其功達言簡慮精屢為大將無不感恩效死尤嚴部伍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在帝前恭敬若不能言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為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建陽人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進士入翰林自此始命進士觀政于諸司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亦俱自此始

定翰林官品員

先是翰林官無常員吳元年置翰林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及修撰編修尋又置學士承旨侍讀學士增待制濾奉等員已而承旨直學士待制漸革亦無定秩學士先為正三品改從二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侍讀學士從四品修撰編修正八品至是更定

欽定四庫全書

品員著為永制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並從五品侍讀侍講各二人並正六品始以侍讀先侍講史官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俱無定員其侍書及侍詔則不常設

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禑

先是高麗貢使數至帝皆不納已而帝諭政府令遣官往視嗣王何如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拘囚則可許所請否則必討無赦及是禑又上表請襲爵并乞故王諡乃遣使封之賜故王禑諡曰恭愍

九月古州蠻亂命楚王楨率湯和討平之親王統兵自此始

先是吳面兒既遁帝諭楊仲明不必窮追至是面兒復糾古州乃命楨率和討之和至古州擊平亂蠻擒面兒送京師誅之楨還藩

冬十月頒大誥于天下

帝惠民狃元習徇私臧公乃輯宮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有十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因有能讀大誥者罪臧等其後復命刑官撮大誥條目要畧附

載于律謂之律詰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云

十一月兎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

十二月平緬古百夷地元置麓川平緬二路明初并為麓川平緬宣慰司後改隴川宣撫司今司隸雲南永昌府騰越州東北距布政司六十六程 宣慰使思倫發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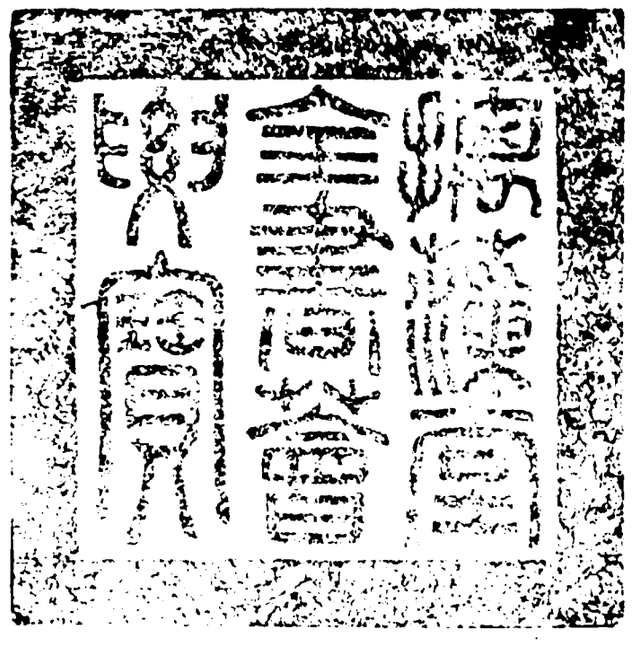
先是大兵下金齒平緬壞地相接思倫發懼請降詔以為宣慰使尋又命兼統麓川之地至是思倫發反率衆十餘萬寇景東南詔裔生府元置開南州明為景東府今府屬雲南 都督馮誠樂之會天大霧官軍失利千戶王昇戰死

丙寅 十九年夏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絮一觔有田産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家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

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倫顧問六十以下于六部布按二司用之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　紋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相距約二千里納克楚方據金山以規取遼東豈復能出兵西略明兵即從擣其巢穴自當從東道退師乃反向慶州阻伺敵踪何異無緣通好且九之路部久已離析瓦分納克楚斷不能仍無有其故地意當時或有別部留屯慶州而諸衍未悉裹外與程遠如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

明

皇帝

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

納克楚

元太尉納克楚擁衆數十餘萬屯金山明史地理志遼東三萬衛西北有金山方輿紀要山東南距衛三百五十里考明三萬衛今為奉天府開原縣金山在縣之西北數

侵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帥帥二十萬征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帥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遼置後改在今巴林西北寧城北人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擣金山出彼不意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之元將劉哨固舊作乃剌吾今改後仿此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既而勝至通州聞敵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郭勒舊作果今改擒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

城方輿紀要曰兩途會時武守處也其相近者曰東河城自東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
永北曰會州城由會州而東曰當蚊城又東北為大寧新城供洪武時築駐兵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遣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在二十六年

邪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既而復申明其禁詔內外仗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

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宣令其鍛鍊

下有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

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

來迫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亘百餘里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浙失道戰地及卽遣都督濮英以兵三千戍後為潰卒所邀襲馬蹄蹶戰士多墮刀刺股死初帝聞捷卽敕諭勝曰兵五萬于間引佩刀刺股死初帝聞捷卽敕諭勝曰兵五萬于

大寧防後患散處降衆猶陽崖頭間與遼東兵參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驕潰歌衆檄不測乃盡得其衆降須處置得宜使之樂業安居永淵反側明祖之訓誠策之善者勝乃俘衆撤兵自取潰卒之於爭由其中情檀怯且與常茂不和欲以重其罪耳宜卽當申宥林以誅之勝貿與所辭咎

駕喇回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勢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平兵盛納克楚乃仰天嘆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洩地頓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迫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亘百餘里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浙失道戰地及卽遣都督濮英以兵三千戍後為潰卒所邀襲馬蹄蹶戰士多墮刀刺股死初帝聞捷卽敕諭勝曰兵五萬于大寧防後患散處降衆猶陽崖頭間與遼東兵參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驕潰歌衆檄不測乃盡得其衆降須處置得宜使之樂業安居永淵反側明祖之訓誠策之善者勝乃俘衆撤兵自取潰卒之於爭由其中情檀怯且與常茂不和欲以重其罪耳宜卽當申宥林以誅之勝貿與所辭咎

度遂妄指受州為納克楚出沒之所至明祖既之全日通州境人境視復饑從處州往就倉山道里遠迴機宜未多不合總隊明人于塞外地理全屬忙然但張皇聞仿佛以為措置不自知其外蹄可笑如此耳

楚錦衣刑具亦一時善政且復聲明其禁似並能處及方來然其末李軒猶踏以肆虐視前加為流毒無窮不能悉除其陋卽一舉而郭清之便知過其山始如撲火不滅後將益熾作法于涼明祖不能豁其發矣

国朝授千
户賜金帛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
茂勝女壻也與在軍以不得任偏
裨恚意已已不樂勝每誚責之茂
慮之恢益怒未有以發也會
有納元梵事故多增飾其狀 械繫至闕會有言勝

多匿良馬使閽者行酒于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

死二日強娶其女降附心茂亦許奏勝諸不法事

且言勝無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勝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四

其大將軍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

安置茂于龍州 宋置元為萬户府明仍為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工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以指揮使司
改為北平行都司

治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 明年

詔商稅無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

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

民不從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尚在終為邊患乃即軍中

拜玉為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 滁人武定侯郭英 與之弟

副之都督耿忠 孫恪 興祖之子 為左右參將 明初授典品級亦無定員

多以勳戚之貴從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 率師十五萬往征之 是各元將托克

托等降于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五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濱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七年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濱海四郡 福漳泉興

化四府 築城練兵以備之 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 在是年四月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 元縣今屬松江府 帝

召和謂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

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

工來則海工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

蠻人驅象列戰特擒以為恐嚇

水具戰艦砦壘指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傳
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
以為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
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戍之始和選丁壯三
萬五千人築城盡發州縣錢及藉罪人貲給役役夫雖
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戍謂和曰民
譸矣余何和曰成速其者不恤迨怨仕大事者不顧
細謹固無傷及于戈鋌井里將墟餘何有焉復有譸
者遊吾劍踰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
倭患和所築城堅做久而不圮民多賴以相保成敕敕思
之詔于朝立廟祀焉

戊辰 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恤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擊蠻寇馬龍他郎甸 今雲南元江府
故新化州舊為馬龍他郎 新平縣西北有
二甸地明幷為州今我之摩沙勒 案名在故新化州
東南其地僅山夫
江險阻如峽 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愚舉其衆復
寇定邊 明縣屬楚雄府今併入
案化府置 地司于此 號三十萬英選騎三
萬馳救置火傚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
槍銳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甯正
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卻者斬因乘風
大呼破弩並發衆皆反走賊殊死鬬左軍少却英登高
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
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
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
思倫發遁去 明年思倫發遣使入貢謝罪麓川平緬遂平

兀騰西北周數十里 獲其子迪保努 舊作地保奴今改從此
玉以大軍出大箐至慶州聞特穆爾于捕魚兒海在今兀什
兒海遂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
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
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乘夜馳至捕
魚兒海黎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
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為先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
等降其衆特古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 舊作天保奴今

改後仿此等數十騎適獲其次子廻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廻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第宅廄牧既有言玉私九主妃事帝恕玉無禮切責玉妃閨而自繼廻保努由是有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踰尼謀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廻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貨遣之時元四大王入庭山中其下逃散略盡四大王窮蹙詣晉王府降帝命梗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以其子察罕為潘陽侯後坐監稟死

高麗李成桂因其王禑而立禑之子昌

禑欲寇遼東使成桂諸兵成桂遣兵屯艾州以撞不

繼而退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因禑逼使

遜位于其子昌既而又以禑本辛旽子禑之子亦不

可為王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疎屬定昌國院君瑤

而暴戾或忽悲而忽歡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

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

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

筵宴之所文澗猶未備館閣之陸太常非伶倫樂可肆

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絶偽優易置寺閽執戟嬖陛皆

用俊良勿興土木之工勿會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

官痛懲法外威刑水旱京城工役婦女非惟蒋不修

坍今遠繫大臣有過忌當誅不宜加辱近戚臺綱不

肅以刑名蚊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勲勞御史糾

彈皆承密旨每聞工有赦有則必過為執持意謂如

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趙媚劾勞之細術陛下何

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過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

蚊重推埋罷悍之夫閽其下愚之輩朝捫刀錐暮擬

寇賓左棄匿落右船舶符雖日立賢無方亦盍忧詢

有德古有善忌御都必記今五知之法雖嚴而訓告

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胜鄰之法若古蓋田呂

古稱井田善政行于亂之後是求治行于治之時是求亂其說誠不可為益自阡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屬在承平人安其

五月甲戌朔日食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寖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開

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

第至是第成和築城池

賜費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為

縉為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

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

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玩刑大繁則民

現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

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罔矣未聞衆一大善實足天

而暴戾或忽悲而忽歡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

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

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

筵宴之所文澗猶未備館閣之陸太常非伶倫樂可肆

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絶偽優易置寺閽執戟嬖陛皆

用俊良勿興土木之工勿會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

官痛懲法外威刑水旱京城工役婦女非惟蒋不修

坍今遠繫大臣有過忌當誅不宜加辱近戚臺綱不

肅以刑名蚊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勲勞御史糾

彈皆承密旨每聞工有赦有則必過為執持意謂如

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趙媚劾勞之細術陛下何

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過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

蚊重推埋罷悍之夫閽其下愚之輩朝捫刀錐暮擬

寇賓左棄匿落右船舶符雖日立賢無方亦盍忧詢

有德古有善忌御都必記今五知之法雖嚴而訓告

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胜鄰之法若古蓋田呂

業而必為均田之策紛紜于脅重擾閭閻其所宮于民生者滋大武當兵黷之餘討柔遍野版蕩然回而徹田定制計口授產一經制而永維斯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策之非可胥吏從事也如解紛均田之請未嘗非因明承亂後起見不知明立國已將二紀民間耕田納賦大勾租定籍可復事紛更況當時雖罹戰爭亦未必比戶俱離皆致失其恒產若徙向富厚者強取以與人是未受均田之益而怨咨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寧輯而反重擾其心又將何以維持邦本

民鄉約令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臣閩地有盛木物有商賈之饒率皆定額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異民之利如此窒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抱荒之苦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反輕疫癘而稅反重此里俗之弊也欲捄困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漸革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有大建坐起于秦法絫戍有過者里胥已逋其乘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于不義則又何耶大節義戒同寅協恭相儆以禮今內外百司撫斌勇官甚于奴隸是使廉恥喪盡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陳弊所蔡略無文序惟陛下垂鑒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十一

秦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 給事校御史時嘗入兵部堂索皂隸語嫂尚書沈潘

以聞帝曰給以兄故白恣邪遂命為御史既而給復代郎中王國用更革疏為李善長申雪又嘗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于是大臣咸忌之會有超近臣父皆得入覲給又聞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遍學校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九月勑天下衛所屯田

戚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本苦麻蠻部族時內屬因置越州明改衛今我改在由靖府南寧縣 苦麻元史作普麼今依明史土司傳

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地諭降龍海奏以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擒之

徒逸東阿資檄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 友德道過平夷以其山險峻治兵千人守之退擊阿資于普安大破之斬首萬餘死者不可勝數阿資遁還越州初曰國家有為軍之舉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舉其刀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抚其險要又分兵勦捕阿資窮促遂請降 平夷明初為衛後改州今州亦屬曲靖府

以卓敬字恒恭瑞安人為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詔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 他日敬與同官帝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退見過八十一人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 禮作也速迭兒今改 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既過將依丞相鞏珠 舊作畊住今改 於和林特古斯特穆爾既至圖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襲衆遂散獨與十六騎俱擁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 舊作闊闊帖木兒與前

奉使兩人會大雪不得發伊遜伐爾兵猝至遂遇害并殺添保努自是不復紀年五傳至琨特穆爾被殺有郭琨特穆爾舊作坤帖木兒郭勒臺舊作鬼力赤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弒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熀熀死弟煒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煒弒之立叔明子曰熙主國事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洪武初設為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

秋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遷周王橚于雲南尋止之

橚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尋止勿徙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北伐

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征擒珠及鄂爾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癸十三衛士

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良哈按元史蘇布特傅稱為兀良哈氏即現今喀喇沁旗之以烏梁海為姓氏是也今畫一改正後文倣此所居在元時為大寧路

逸北境洪武初元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為韃靼所抄乃即其地置三衛曰泰寧今土默特阿噜科爾沁等部為泰寧故地曰朶顏今喀喇沁等部及熱河五廳為朶顏衛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羅斯杜爾伯特札賚特等部為福餘衛故地傅部長各

誅得忠誘九溪即九渡溪在湖南澧州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洞蠻以九渡水亦以九洞蠻為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

捴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九溪故衛在澧州安福縣永定衛在澧縣西今俱廢

夏五月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

卒與歸德民并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 山名旧作遠都今改 元太尉鴉爾布哈等降

棣出古北口偵知鴉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

敵一積先遣招揮和通往和通故善鴉爾布哈至則

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鴉爾布哈及耀珠等驚欲

遁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鴉爾布哈喜

過望遂倚耀珠等來降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脁燕

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強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眷子

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坐胡惟庸黨誅梓

不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 梓燕子國除先兄魯

王檉薨檉善詩歌好飾金石藥毒發而死帝命襚臣議表檉曰父子天性證法公議狀不得以私恩廢公

歲特恤曰荒

閏月詔期服不得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

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繁

數曠官廢事莫此為甚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

之

五月以楊靖 字仲寧山陽人 為刑部尚書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靖以户部尚書改

刑部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啗之不知止設法

防之犯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

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 靖嘗剿一武弁門卒

檢其身得大珠係屢詰驚異靖亦曰偽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授獻息大獄二也不與門卒杜小人侵陵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亦以為偽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慮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

善長年七十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

假銜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遷者

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試等帝怒按試械故給事明

無法紀的而人知警乃當御史連章初秦並未明正典刑時閔事陳錮因占驗賜死以應坐變使一時衆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語口至陸仲亨費聚輩與逆謀當時未釋而不問稽誅十載始正刑章而薄錄多人忠生討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之失乎

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長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敕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永豫章侯胡美榮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原部卿中王國用工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輔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事後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英不易為為此者必有深警急變大不得已或至相扶以求脫禍今善長子祺托陛下骨肉親無職不爲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臣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顧陛下作戒將來耳帝覽之亦不罪也

秋七月崇明海門注俱見前海溢

詔遣官賑之發民二十五萬築堤

八月詔毋以隸卒充選舉

九月庚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罷天下歲織文綺

辛未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日食

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在縣北與陽武接界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隋縣今屬陳州府太和宋泰和縣明改泰為太今縣屬潁州府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在州西與潁上縣之西正陽夫滿相對市名東正陽全入于淮而貫魯河故道遂淤又由曹州鄆城州中牟等十一州縣詔發民丁及衛軍士修築河堤會其冬大寒役遂罷漫東平之安山注見前元會通河故道亦淤明年復決封子十人為王

梅帝第十六子余妃出為慶王封寧夏權帝第十七子楊妃出寧王封寧大橫帝第十八子周妃出岷王封岷州尋徙雲南摠帝第十九子周妃出谷王封宣府松帝第二十子安王封平涼桱帝第二十三子李驍妃出唐王封南陽桂帝第二十一子周妃出韓王封開原模帝第二十二子越妃出瀋王封潞州楹帝第二十四子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子相宅

故有是命

冬十月以馮翊為欽都御史

翊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圖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圍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俾吏民感悟王亦吏以恭慎開未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庶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勞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以數易為哉乃擢堅僉都御史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略建都事

壬中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謚懿文

帝御東角門召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人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及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

于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秦周踏王數有過輒規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帝命裁決庶務寬仁平敏至京為江浙以靖帝力感悟王亦吏以恭慎開

建昌衛今四川寧遠府為建昌衛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

伊嚕特穆爾合德昌元路明為千戶所今曰明改衛今為會理州屬寧遠府等詣番攻建昌轉攻蘇州元置明改衛今為寧遠府玉遣四川指揮翟能合北人討之至雙狼寨一作雙浪寨在西昌縣水名閩西北擒其將臧衆大潰伊嚕特穆爾遁去能督兵追捕進至達崇河又敗之伊嚕特穆爾乃

走相與州州當作府今寧遠府鹽源縣元為相與府明初因之後改鹽井衛王遺百
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於船
靖
英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帝勞之曰使
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
皆為流涕追封黔寧王英沉敦寡言笑好野禮士撫
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毛田百餘萬畝滇池
臨海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民以便安于春
宇景晟字景昂字景高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
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為所立慮禍必將及己與
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時
得國傳數百年
至是遣尋以國入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
所治詔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
朝鮮
改詹事院為府
先是東宮官設詹事院多以大臣領之不置僚屬至
是改院為府設詹事秩正三品及少詹事正四品等官左右春坊
是改院為府設詹事秩正三品及少詹事正四品等官左右春坊
各設大學士庶子及諭德中允贊善司經局洗馬其外又有司直司詹司經清紀錄隨時設之不常置
寧前衛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于遠方
從權恒給由至京明史百官志儿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
並引詩九年通為考語詳其稱職不稱職而黜陟之帝召問民間疾苦從權恒
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
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
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固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
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為爾輩所壞矣遂命竄之遠方且
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
八月給公侯歲祿
初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詔
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勳臣莊佃多倚威干禁帝
每召諸臣戒諭之至是給歲祿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為皇太孫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雄妃呂氏出
允炆既立為太孫帝命裁決

二者不可偏廢必有制然後可行其寬如建文寬則寬矣安能有制哉久之制諸落似乎有制矣而以寬眼行之仍為無制則知其寬亦不過柔懦無能之寬而非有制之寬也紀事者于建文多過譽然亦豈能救其失國之咎哉

庶務寬厚亦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頌德帝常大想有所缺遂退朝想未已太孫從容進曰如得其情衷矜勿喜是或一道帝意解遂者投溢七太孫目之言于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聞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胱似色驍為先此人胖于脉然顧視端祥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詔求精曉歷數之士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敬心上言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陛下但當修德聖祚自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陛下建年北征臣民守以為欲得傳國寶良閒皇名之曰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仅曰仁是知仁仍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不有璽天下治安孝國長久秦始創璽不旋踵而亡陛下乞留旋遣遲且加賞賚有因小過本不至于遠繫但熙以為代閒已留遲遠是熙涉之吏則革有宜出朝北若回部民代閒已留遲遠是熙涉之吏則革有宜出朝北若回部民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已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德興人下吏尋釋之彥誠以徵稅愆期遠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留帝賜晏遣還么等亦頒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遲且加賞賚有因以起擢者

癸酉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玉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私元主妃事見前錦其過于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皇太孫立以玉蔑太子太

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克勤之子為漢中教授

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王據袂大言曰我
固不當為太師邪比奏事多不聽益快快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王謀反逮鞫之
獄詞云王與鴻慶侯張翼臨淮人普定侯陳桓滁人景川
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真之子及史部尚書
詹徽字資善同之子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
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王常遇春妻弟婿文
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以故太子遇王學王初征納元妃
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王
之國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無王事我甚恭
謹王曰殿下宜害之太子曰無王事我甚恭
太子免燕王來朝帝問曰民間迺謂朕若何對曰謂
公候嫌恣無度不恭將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愈疑

太子在東宮即有以落王角不

臣之心為事者觀此則可知定
儲建藩之可行不可行矣然燕
王在洪武時未嘗有不臣之迹
即或陰懷大志其事必甚秘亦
莫益王所能窺測其密告太子
之言惟見于永樂實錄或出當
日史官付會后則王豹為是言
以傾亂宗社不可知然之明祖名

女也以故太子遇王學王初征納元妃
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王
之國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無王事我甚恭
謹王曰殿下宜害之太子曰無王事我甚恭
太子免燕王來朝帝問曰民間迺謂朕若何對曰謂
公侯嫌恣無度不恭將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愈疑
忌功臣王即不
數月而王禍作

三月命晉王棡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
友德並受節制

夏四月詔有司賑饑毋俟報

秋七月甲辰朔日食

九月以鄭濟浙江人宋鄭綺七世孫為左庶子王慤浦江人濟之孫為右
庶子

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為行之士尚書嚴震
直字子敬以程人以浦江鄭氏對義門鄭氏見前帝曰朕素知鄭史
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初浦江王澄義門鄭氏家法命其子效之澄
辛子三人能承文志同居無間言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詣
閱濟慤遂並拜官鄭氏自其七世祖綺至濟凡十世同居義三百年胡惟庸之獄有
告鄭氏交通南濟兄濟從學入獄帝聞特召見立祠
湜福建參議令舉所知湜舉王澄孫應以對亦授參
議應慤從兄也及是濟慤又並授東宮
官天下榮之王氏之名遂與鄭氏埒云

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
五千八百十二

三月命工部藏兵甲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帝以四方底定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之示弗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帝諭工部湖塘可蓄洩以備旱潦有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九月命禮部議旌表例

日照縣金置今縣屬山東沂州府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母病愈當殺子祀神已而母病果

愈禱伐臧祠誓以身代

愈竟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以聞帝恕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建伯兒扶之百遺

戍海南因下禮官議旌表例議曰昔冰到股前古未聞啓由愚昧之徒務為詭異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臣冰割股聽人子所為不在旌表之例割曰可

冬十一月賜潁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高百尺倜儻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

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

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友德與藍玉先後同統兵俱有功及玉誅友德內懼王弼謂曰夕且盡我輩奈何帝聞之故友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越州蠻復叛兩平侯沐春討平之

阿資叛降復叛春與都督何福副之福陽人率師營越州城

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

阿資亡山谷中春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不意擣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與傅友德自山西召還至是亦賜死勝嘗築稻場瘞航兵下以碌碡之取有雅聲又為其旁以為樂色有與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于勝勝不予與父遂告勝家居不法瘞下恐瘞元名勝賜之酒曰朕不問也勝是夕暴卒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

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為知州

許世襲貼堅死無子從子宗壽當嗣會常茂以罪戍
州貼堅妻黃以愛女子茂為小妾擅州事無何茂病
死黃與宗壽相告訐帝以遠人釋不問宗壽卒得嗣
已或搆蠻語言茂匿龍州實不死宗壽知狀帝怒命
宗壽捕茂并諭都督府檄宗壽詣闕宗壽懼遷延不
敢出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奉議州宋貫明改衛今仍為州屬廣西鎮安府）皆挾化乃以文為征南將軍指揮使（宋晟字景陽定遠人）為副發江西湖廣諸衛兵討之復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文等師未至鐸還奏茂實前死宗壽亦伏罪請朝乃罷征龍州令文等移師討奉議諸蠻平之

信國公湯和卒謚襄武

和晚年益為恭慎人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當時公侯諸宿將凡二千五百人悉召入朝大賚之復命各晉秩一級終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

九月頒皇明祖訓

初帝命儒臣編祖訓錄其目十有三（曰成祖時守厥常祭祀謹出入嗣君政禮儀法作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倣用既成帝自為之序事在洪武六年）至是定名曰皇明祖訓頒示內外諭司且諭曰後世

丙子　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

先是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得北寇縱跡恐有邊警帝乃命燕王棣揀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敵所在掩擊之既而棣至察察爾山（舊作哈敏卜山今改）遇敵大敗之擒其將布琳特穆爾（舊作宇林帖木兒）又追敗哈拉

丁丑　三十年春二月曰虹亘天貫日

夏五月壬子朔日食

命楚王楨湘王柏帥師討古州叛蠻

先是古州蠻林寬作亂陷龍里（元置長官司今屬貴州黔平府）守

將吳得并孚戰死事聞詔贈帝以齊讓為平羌將軍討之既而寇犯新化（明初置府後廢今為黔平府東）勢益熾乃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副之由黔陽（注前見）抵漢陽（隋縣今蜀湖南抵州府）進勦二王不臨軍而請餉三十萬帝屢詰責之以讓迨遲不進命都督楊文充總兵官往代文未至讓俘寇以獻帝卒誅讓命文討寇餘黨悉平之（時貴州水西土酋居宗必登等亦叛帝命鎮成會何福等討之成擊斬數千人必登逸遁成以計擒其黨魁並琢之水西平　水獺注見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　三十一

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是春會試北士多默落既廷試諸生上言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皆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閱下第卷得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嘱信等故以陋卷呈帝益怒親試策問權武城人韓克忠為第一餘皆北士信蹈及信等論死三吾以老成遵先是會試榜發和宋琮為第一琮善易學既登第官檢討恢然語人曰翰林當有厄吾其罷乎既而考官禍作琮亦遣戍

秋八月汚縣吏高福興作亂命征西將軍胜炳文討誅之（明初置府後廢今為福興及縣民田九成等謀為亂教諭王樸知之言于衛衛發兵捕之次陽平關賊大集迓戰官軍敗賊遂入略陽赦知縣吕昌焚薇州（今蜀湖府）進勦二王不臨軍而民皆響應炳文時練兵陝西帝命移軍討之炳文駐文縣遣將分道追勦未幾福興就擒并獲其黨悉誅之

九月平緬蠻刀幹孟逐其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平緬部長刀幹孟叛（平緬故不好佛會有僧自雲南至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伝諸部長上刀幹孟怒故叛）攻騰衝思倫發走雲南沐春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與何福等討幹孟遣思倫發還諭春先以兵送之金齒擒幹孟來迎不應乃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亦曰高黎崙又名崑崙在永昌府騰越州東蒙氏時僭封西洱河（今屬永昌府）大破之斬其偽刀名孟曰軍擊景罕寨（在永昌府）且盡福音急春帥五

百騎救之乘夜渡潞江 亦曰怒江以波濤洶湧故名
昌諸府界下流至緬甸海衆八僧封四滇之一 入南
許 既而春卒斡孟克不降何福帥兵討之旣
斡孟思倫發始歸平緬 事在明年
戊寅三十一年夏五月帝不豫
臨朝決事如平時
命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邊開
平俱聽燕王節制 考明太祖實錄是年五月命燕王棣
遼王植備邊開平戍祖實錄則云是
年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召王已至淮救令歸為二書
一言令王北行一言召王南來俱在是年五月矛有缺
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明北盧氏通鑑輯覽 十三

實錄之妄皆類此

閏月帝崩
遺詔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
王臨國中毋至京師
太孫允炆即位
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詔行三年喪

世人多以卑敬或封之疏北之曲突徙薪而以走大不敬為憾然不久而有顧黃子澄東角門之語緣自相矛盾然敬此論者

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大計願陛下察之帝曰卿休矣事遂寢

名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帝在東宮時素聞孝孺賢及即位自漢中馳驛召還數問書有疑即使講解臨朝奏事臣下有人言孝孺就後前批答之

日侍左右備顧問讀書有疑即使講解臨朝奏事臣下有人言孝孺就後前批答之

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後前批答之

以齊泰（溧水人初名德太祖賜名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名遜以字行分宜人）為太常寺卿參預國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五

泰習邊事初為兵部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太奇之子澄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伴讀時帝方立為太孫一日坐東角門謂諸王尊屬擁重兵率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敢無遠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太奇之子澄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伴讀時帝方立為太孫一日坐東角門謂諸王尊屬擁重兵率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亡順逆之理異也至是遂命泰與子澄同參國政時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繼罪廢人心益惴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六

言乎對曰不敢忘

秋七月長星西隕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通逋

周王橚有罪廢為庶人

橚子有燉告橚謀不軌幷連燕齊湘三王帝問齊泰

言之乃廢橚為庶人寘蒙化詰子皆別徙

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謀定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七

命曹國公李景隆（文忠子小字九江）以備邊為名將至開封

圍王宮執之以歸帝尋欲釋之泰子澄不可未決出

相語曰上婦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

言時政

八月詔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民

冬十月褒惑守心

前都督府斷事（百官志五軍都督府設斷事官秩從五品）高巍（遼州人）上書

而稍黜奪以聞重傷親誼致諸藩人自危耶燕王又嘗興謀叛畏逼益深遂以促其禍亂謀之不臧益不止毫髮千里之謀矣且齊黃既知建文之為婦人之仁而已又實無挾奪之能害人家國自貽伊戚雖一死豈足以謝天下哉

分封本非良法實誤衆建之謀

主父偃推恩之策亦不過書生紙上談兵即承兩網緣尚恐不足收制馭親藩之效況惠帝時積釁已成禍患近在眉睫高皇此識燕王豈能降心相從即從之而好亂樂禍如高煦若亦安能保其不相助為逆耶藉推這箇筆墨大言不能實無益于國

巍在洪武時以孝行旌試都督府斷事尋謫戍貴州及帝即位赦還遼州知州王欽辟魏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削諸藩巍獨上書請加恩畧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實誤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盍師其意勿施過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餽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制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頗嘉之然不能用後燕師起巍請使燕

未終事興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不大遠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慕奪嫡純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不報遂自投南歸

頒示御史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諫疏于天下

帝有疾晏朝昌隆疏諫畧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惟不敢稍怠陛下嗣膺大業宜追繼祖武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恐自此上下懈弛曠職廢業非社稷福也

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咸知朕過

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

以工部侍郎張昺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入掌北平都司事

自帝為太孫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覬及即位削藩議起僧道衍勸棣為逆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安問人心乃進相士袁珙鄭人善相術棣召見珙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餘過嗣即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跡校

辛守許以公侯將帥標名元妃宮由此益自喜遂謀逆久

事一切與道衍謀標名元妃宮道衍綠兵後花穴地作里屋周綠字旭宅發視視亮在

莫子澄子澄曰先發者制人請討之泰曰今方有遇赦但當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閒平設衍精銳悉剖出塞羽翼既除雖欲為變不能矣帝然之乃更置守臣並受密命伺察燕事尋命都督宋忠即兵北閒平以燕之護衛卒綠之又調北平二

衛于勳德諸處

忠皇帝

巳卯建文元年春正月修太祖實錄

故官原以董事宜係名目且當時事更有大於此者頗乃汲汲史定殊資增雖口實不亦大可笑乎且孝孺既稱估用刑猶大事何乃無一言而但以復古誠禮為己任耶蓋紀事名多右孝

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字安常思縣人等為總裁

官侍講方孝孺副之徵布衣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等充

編纂官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妣常氏為孝康皇后

尊母呂氏壽州人太常卿禾之女為皇后子文奎皇后出為皇太子

封弟三人為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允熞吳王允熙徐王倶不之藩

更定官制

用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倣周禮吏定改閣大學士並去大字升六部尚書為正一品改左右侍中位侍郎上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都御史大夫為從一品改通政使司為寺大理寺為司詹事府增置詹德院翰林院侵改承旨改侍講侍讀學士為文學博士改文轍文史二館文翰以居侍講侍讀文史以居修撰編修檢討餘內外大小諸司悉有所更定

又撰禮制頒行天下然無濟實事徒為燕王棣藉口

命刑部侍郎暴昭滁州人戶部侍郎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徙興人徙湘陰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使凡二十四人敕獎康平黜貪墨使宜行事昭至北平得燕王棣詭不法狀密奏之請預為備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癸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柏膂力過人握刀劈弓矢馳馬若飛至是有告其反者帝遣使即訊柏焚其宮室彎弓躍馬投火中死柏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歷蹇上以武功自喜時與燕通為府中人所告會代邸亦上變乃廢二王為庶人錮榑京師幽桂大同

侍郎郭任以朝廷不先圖燕而徒削奪諸藩乃上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順日持久既疑既弱始息隨之所謂強幹之末勢不能穿魯編徒坐

同固具帝不能授

郭任好使人

遣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

太祖前時燕王棣遣三子入臨京師高煦勇悍無賴其舅徐輝祖遣之子燕王妃徐氏遣女也切戒之不聽至是棣病

乞三子歸齊泰欲遂收之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因遣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高煦忠貴馬則漫不留慎取之如拾芥耳

入稱祖廟益善馬往去稱祖追之已渡江矣遂中軟殺吏民至滁州又殺醒巫于是朝臣衆以責燕燕謀益急

六月帝王梗有罪廢為庶人

西平侯沐晟奏梗不法廢為庶人徙漳州

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

棣以僧道衍為謀主薦故元參政張昺字世昇祥符人朱能保遠人為爪牙選將校勾軍卒部署已定問道衍師期對曰未也棣始稱病既稱病篤成祥狂趁市奪飲食或卧土壍中大暑圍火爐猫搖首顫曰寒甚會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讓棣遣中官逮王府僚屬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軍士列九門防守都指揮張信叛附于棣以情輸之信與貴同受密敕捕棣信毋和之以為不可信乃三遣信人與入拜床下棣佯為病風不言信曰王果有忌那今朝廷執王宜早為計棣聞信言覺其誠呼為恩張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棣乃用道衍計令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及朝使至棣偽縛官校置庭中結責昺入執殺之張玉等率勇士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皆與責昺謀誅棣至是並遇害吏其族伴讀余逢辰宇彦章宣城人泣諫殺之參政郭資武安人副使墨麟僉事呂震宇元聲臨澧人並降棣棣乃上書于朝指癰泰黃子澄為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屬稱其兵曰靖難尋陷薊州奪居庸關破懷來都督宋忠戰敗死之于是通州遵化永平密雲諸守將皆以城叛衆至

數萬

谷王穗自宣府奔京師

宣府地近北平燕兵既破懷來宣府震恐穗棄其國走還京師

詔削棣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

棣及書聞帝告太廟削棣屬籍廢為庶人詔示天下以炳文太祖時宿將拜征虜大將軍時聞國勢良多尚在朝廷倚重然乙卯物故獨炳文

駙馬都尉李堅都尉寧忠副之帥

燕王自建文改元即詐稱祝髮為僧名曰道衍潛蓄異志益堅其稱疾本

難於消遏建文心存疑畏必欲去此隱憂又不能制其死命勢既孤弱不振勿特以為重謀定策者又不過一二近侍黃子澄先發制人之謀後然言大而多其實意無郤看森森藉防還而詞氏並密為何盛史直守正方以用防為得計而其所何以謀

師討燕、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良之于　都督耿炳文
獻炳文于　都指揮盛庸史無里系等分道並進設平燕、布政
于真定以暴昭掌之　昭名其為賊敢乃可免名正言順又
何耿焉自是命將興師皆二人主之
八月耿炳文及棣戰于滹沱河北敗績
炳文次真定使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值中秋不設備
燕、將張玉夜半疾驅襲陷之又陷鄚州炳文部將張
保叛降于棣時大兵號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
滹沱河南北棣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
揚言燕、王率兵且至誘炳文移軍盡北渡河棣率張
玉譚淵清流人等偽河跳擊炳文軍不得成列大敗喪
師三萬副將李堅窘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
真定棣圍之三日以炳文老將未可克乃引去
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炳文敗帝商代者黃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景隆靖書通典故與方孝孺友善有名公卿間故子澄薦之
齊泰極言不可帝不聽賜景隆

通天犀帶親為推輪餞之江滸景隆至德州收集炳
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當是時帝傾國
兵以畀景隆謂燕、可旦夕破棣聞之顧大喜曰昔漢
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
其衆也吾破之必矣會吳高耿瓛楊文方圍永平棣
語諸將曰景隆知我在此必不敢至不若往援永平以
致其師兵高怯不敢戰聞我至必走是我一舉解永
平圍而破景隆也遂帥師援永平吳高盡棄輜重走
退保山海關景隆知燕、兵出衆直薄北平城下築壘
九門燕、世子高熾堅守夜遣勇士縋城出斫營中驚
擾驟退都督瞿能攻張掖門即今西直門見方輿紀要垂克景隆
忌能功令止之燕、人夜汲水沃城明日水凝不得工
御史韓郁上言詔王親則太祖遺體責則孝康皇帝
子友尊則陛下叔父勢則賢儁見病箸封太重疑慮
太深于是用王既見廢湘王又自焚森代相繼被推
為計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愈今無舉兵兩月矣計前後
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効力
使使中原赤子困于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恐陛
下之憂方深也陛下少垂察察與滅繼絕釋代

親親之說固所以中萬宗盟若所為近己形使為
權臣竊社即其勢忧請罪尚不宜復顧忌親親況
燕王故嘗稱兵內向史非此區區問
推恩所可貰其釋怨而弭患又其時王師屢敗
燕、每日狀辭即

王之因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
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明詔
天下篤原親親
宗社幸甚不聽

冬十月棣誘執寧王權奪其衆及眾顏三衛歸北平

權國大寧大寧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巨鎮所屬眾
顏三衛騎兵皆驍燕兵起朝廷慮權與燕合
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植泛海還權不至坐削護衛
棣聞之喜為書遺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蹙
求救執權手大慟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吏上結三
衛部長及諸戍卒及醫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
行三衛彊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
力戰死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
其衆分隸各軍大寧城為空

十一月李景隆及棣戰于鄭村壩（在順天府大興縣東）敗績奔德州

諸軍方圍北平燕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
外夾攻諸軍皆潰亡士卒十餘萬明年春棣兵陷蔚

州（注見前）攻大同使景隆疲于奔命景隆自紫荊關（在易州西即太行滿陰陘也地記太行滿陰宋時謂之金陂關金元以來始名紫荊）赴援燕兵已旋居庸官軍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

庚辰 二年春正月均江浙田賦

初太祖時屢蠲蘇松嘉湖極重田賦事具前至是帝復下詔減免畝不得過一斗（後永樂中盡革帝改浙西賦復重）

夏四月李景隆敗棣于白溝河再戰景隆敗績奔德州

景隆大誓師于德州會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合軍六十萬進次白溝河列陳數十里棣先營蘇家橋（在霸州東文安縣北）已由西北循河而進都督平安（降入）預伏兵河側棣至伏發安挺矛直前瞿能父子亦奮擊所向披靡戰至暝棣以三騎遁走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是日也棣幾殆安失馬百

百餘匹而已明日再戰能及安搆燕將房寬陣敗之景隆揮騎繞出棣後大戰良久景隆軍飛矢如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阻于隄幾為麾能所獲力走登隄佯引鞭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救至棣乃得免叱曰脯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殺賊指揮俞通淵通海之弟勝聚俱以兵赴之會旋風起折景隆大將旗陳動棣以勁騎繞其後乘風縱火烟焰漲天能父子及通淵聚皆死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奔聲如雷郭英濟而西景隆濟而南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

燕兵乘勢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兵入城得糧儲百餘萬石勢益張參政鐵鉉鄧州人趙濟南時高巍自滁遷與都督盛庸等誓師遇臨邑值五日智酒同盟遂偕入城臨邑漢縣今屬濟南府燕兵遂攻濟南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尚十餘萬棣乘其未陳馳擊之景隆大敗南走以死守景隆往依之燕兵在城

帝用齊泰黃子澄計遣使議和以緩之棣不聽帝命尚寶司丞李得成如棣軍尚寶司洪武初置掌符璽卿秋正五品少卿從五品丞正六品射書城中諭降不下棣堰水灌之鉉乃佯令守陴者皆哭撤守具出居民于城外伏地請降預懸鐵板城門工伏壯士閘堵中候棣入下板擊之別設伏斷城外橋棣聞濟南降大喜以其地當要會得之斷南北道則江淮可圖也遂下令受降翌日乘馬張蓋鼓吹徐行至城門軍士失約棣未入板驟下傷棣馬首急易從馬奔及橋伏兵起橋倉卒不可斷遂得逸棣憤甚築長圍晝夜攻之鐵板詐降之說出明考古攘雜錄國史考異以為文皇善用兵不應忘信輕率若此明舊史例載深以為然考暨在天順朝去革除時未遠功臣尚有在者見聞必非無據考異之說為成祖諱耳何足采信今仍依遜國記諸書採輯

秋八月承天門災

方孝孺建議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午門為端門前門為路門從之

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擊敗棣兵于濟南復德州

時平安營單家橋在河間府獻縣南為南北通道滹沱河之分流黑龍港河經其下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水卒五千人渡河攻德州鈔與庸乘夜出兵擒擊燕衆大敗解圍去鉉等乘勝復德州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封威庸歷城侯拜平燕將軍于是庸進駐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屯滄州相掎角以固北平九月詔録洪武功臣罪廢者復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

御史大夫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宗人府經歷宋儀御史葉希賢松陽人並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黃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皆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十二月威庸大敗棣于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先是棣襲滄州執徐凱斬萬餘級降三千人諱淵一夜盡殺之棣自長蘆渡河至德州遣人至城下招威庸庸堅壁不出燕兵掠臨清大名越汶上至濟寧庸東昌之捷大挫其鋒燕軍退爾却避是庸之精于用兵實非諸將所及當燕王通營野宿且在圍中庸益得記言不知使狀計勳擬為如唾手乃次日聽其鳴角穿營而去且引卻員敗狀父名之詔為削不削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子

與鐵鉉屯兵東昌以遮之棣率兵薄營庸閉陣縱棣入圍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朱能率番騎來救殊死鬥棣潰圍出以百騎出館陶引還北平庸軍勢大振自燕人犯順轉鬬兩年鋒鋭甚至是失大將燕軍奪氣其後定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辛巳三年春正月復蔡黃子澄官

以東昌捷告太廟命泰子澄任職如故

三月威庸敗棣于夾河在冀州武邑縣南滹水分流也又東入滹沱斬其將

譚淵復戰敗績

棣恥東昌之敗意殆欲稍休道衍力趣之增棣曰臣前言即行必克但費兩日兩日者棣遂復率衆南出保定威庸營夾河棣將輕騎來覘掠陣過庸遣千騎追之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而朱能張武人淵陽等殊死鬥棣自以鐵騎貫陣與能合官軍稍却日暮各收兵棣以十餘騎通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誅負敕

追永樂蓋立庸
爲位如常則其
隱慄二心亦難
免春秋之責矣

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棣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勝負畧相當忽大風東北起飛埃蔽天庸軍面迎砂礫咫尺不辨物棣兵縱左右翼橫擊斬首數萬庸大敗走德州時異傑平安自眞定引軍來會聞庸敗引還棣以計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滹沱河南棣卒驍騎循河繞出陣後安發強弩射燕兵矢集棣旗如蝟毛死者甚衆亦遇大風拔樹聲如雷安遂敗仍走入眞定庸之斬譚淵也其處下駭將皂旗張楚智亦時降之不屈死

陷沒皂旗張者名派能力援千斤每戰揮皂旗先登皂旗為之名戰死時猶執皂旗不仆

貶齊泰黃子澄諭棣罷兵棣不奉詔

帝聞庸軍敗大懼詔貶泰子澄于外密令爲募兵計棣聞二人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問方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度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

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疏之不難矣帝以爲然乃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閻人往報詔赦燕罪令罷兵歸藩棣不奉詔未幾盛庸吳傑平安分道斷燕餉道棣患之復遣其指揮使武勝上書仲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

夏六月棣將李遠棣遠人寇沛縣焚糧艘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爲官軍袍鎧由濟寧至沛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鼈皆浮死盛庸遣都督袁宇帥三萬騎追之爲遠伏兵所敗

秋七月都督僉事平安攻北平不克燕兵掠彰德陷林縣安在眞定庸戰不利引還時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棣引兵圍之都指揮花英等往援大敗棣馳兵還北攻之棣方軍大名遣將馳救安戰不利引還時大同

若太祖誠見及此則立棣與就棣植已所欲為耳何至有篡奪之禍哉且宋詔史臣何由知之疑信各半固紀事之常耳

平

冬十二月詔駙馬都尉梅殷字伯殷更名入沐南侯思祖從子鎮淮安

殷尚寧國公主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嘗受密詔輔

皇太孫至是命充總兵官鎮淮安

棣大舉南犯

棣稱兵三年親戰陣胃矢口屢瀕于危所陷城邑兵

去旋復為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無何有以中官

奉使侵暴為言者詔所在有司繫治于是中官密遣

人赴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

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明年

春連陷東平濟陽諸州縣斷徐州餉道破蕭沖及宿

州時州將官以城陷先後死難者狀縣知縣向朴集民兵樂壽將戰敗走宿遂入泗後宿州以上已成平陸其兵所執詞氣悚慨衆令之跪坐明倫堂伐鼓集詰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義何如同大義所在雖婦人孺子以頭觸柱死東平州史曰鄆華由行人司貶官燕兵至長史皆棄城走華獨固守城破與其妻萬氏皆死史沛縣知縣顧仲瑛守沛指揮王顯開門降伯瑛甥帶升堂自刎死顯子有為伯瑛先遣歸侍父不忍去亦自刎伯瑛令之降皆曰願從地下俱死之蕭縣知縣鄧如地不

若太祖誠見及此則立棣與就棣植已所欲為耳何至有篡奪之禍哉且宋詔史臣何由知之疑信各半固紀事之常耳

敗則偽黨計沮勝則召還大將舉動治如兒戲安得不速致喪亡追其後燕已陳師江上尚冀到地罷兵尤為非策

以城破不屈死籍其家二女俱死禹向撲其棺人王省予賊吉水人鄆華臨海人顧伯璋名琮以子行盧陵人居魯公與鄆後鄆想仙居人

壬午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于山東

召故周王橚還京師

夏四月官軍連敗棣兵于淮北尋召輝祖還

棣軍小河 即古睢水舊自河南永城縣流逕宿州虹至宿遂入泗後宿州以上已成平陸其在睢寧宿遂者謂之小河 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掖棣去適輝祖來會戰于齊眉山 在鳳陽府西南臺望縣西南山岡入宇如列眉然 斬其將李旋師覘衆棣不從 棣集諸將下令曰敢渡河者左諸將皆從左棣拊曰任汝事所之乃不敢渡 而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福軍遂孤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

先是帝命楊文帥遼東兵十萬赴濟南與鐵鉉合以斷

棣兵渡淮陷揚州

棣後及是至直沽軍潰無一人至濟南者

何福移營靈壁欲持久老燕師而糧運為燕所阻平安分兵往迎棣帥精銳橫擊斷其軍為二福開壁徃援俱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鼓即走翼日燕兵猝薄壘亦發鼓三福軍以為己鼓也爭趨門出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墜壕塹俱福單騎走安及都督陳暉侍郎陳性善名後初以字行山陰人等三十七人皆被執棣尋釋性善歸令統朝臣性善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之盛庸獨軍而南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岸棣兵不得渡遣使至淮安假道于駙馬都尉梅殷殷劇其使棣先以名殷答曰迎香皇考有禁不逾有為不孝棣復書言令與兵誅君側忠天命有歸非人力所能沮殷乃剖其使目與緘之歸曰留汝口遂為王言君臣大義棣氣沮厥陽守徐安亦拆浮橋絕舟楫以遏燕棣乃令邱福盛人朱能等帥驍勇數百人潛自上流以漁舟濟猝薄庸軍鳴礮庸軍驚突擊之庸敗走盡獲其戰艦遂度淮下泗州出天長進陷揚州部指揮使榮剛參按御史王彬擬城固守指揮王禮江都知縣張本縛剛彬開門以降剛彬見棣皆不屈死王彬字文質東平人

徵天下兵勤王

帝遣御史大夫練子寧侍郎黃觀尚質貴池人修撰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等分道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安陸人首以兵入衛請台還森泰黃子澄帝從之時寧波知府王璉戴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各帥兵入援彥方曰彥方皆被誅遺戍璉獨得免又有松江同知楊慕勤王義勇市燕兵乘恩博遇後傑于市王璉字孟之日照人陳彥人眾彥方龍泉人周繕字伯紳武昌彥回字士湖莆田松江同知武回周繕玲然史無可攷

下罪己詔遣慶成郡主詣燕軍

時棣兵往來江上江南北郡縣俱密已輸款詔下京師內外臣民慟哭而已方孝孺進曰事急矣可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漸集然後決戰江上乃遣慶成郡主往燕軍請割地罷兵郡主棣從姊也見棣述太后及帝意棣曰吾此來欲得奸臣不在土地郡主默然遂辭歸帝命諸集毋師江上為守禦計兵將救之以徐棣救即將具部侍郎陳植監戰植慷慨誓師部指揮王禮江都知縣張本縛剛植檢視植盧江人

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穗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

帝不知所終

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于浦子口（在江寧府江浦縣東為南北津要有城人據守備駐此）會高煦引番騎來援殊死鬬庸軍退駐高資港（在鎮江府丹徒縣西北通大江接儀徵）都督僉事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以丹師叛附于棣棣率兵自瓜州渡江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率衆降棣進軍龍潭帝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衢山人）都督王佐詣燕師講和棣曰吾無罪而削為庶人今被死何以地為景隆等不能發一語遽還帝復命谷王穗安王楹往棣辛不奉詔左右或勸帝他幸以圖興復方孝孺請堅守京城待四方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棣尋進兵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手劍斬之穗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御史連楹（棗莊人）叩馬欲刺棣被殺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屍于火詭云帝屍越八日用學士王景（字景彰松陽人）言備禮葬之然葬地所在後無聞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逊國之說傳聞互異當時宮中火起事出倉皇出亡既無實跡可憑又何以知自焚之必由詭秘其地雖無所指証而為僧跡

帝為僧時往來跡世遂以帝為遜國云（遜國之說明舊史例諱之故云）

輝祖妄且言建文閨宮自焚易殉社稷死之正也我人心忍成祖誅庶忠烈之條而不忍建文之遜殞故託遁荒實足為動搖羣心之漸成祖何不將自焚情形宣示築止頒一仕無根之語輾轉流傳揆厥所由殆因成祖自知慚德欽曲諱其篡戕忌名故反隱揭欽定文人不察從而綠飾其間遂成千古疑案向來論史者斷斷爭判必為之指實而辨証均不免失之愚耳

棣自立為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棣入京編修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迎謁馬首曰陛下先謁陵畢羣臣備法駕迎謁奉天殿即皇帝位（茹瑺入賀迎謁曰臣等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請罪曰陛下應天順人何罰何辜乃大悅）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守父祠于是下吏命引罪不屈削爵幽私第（永樂五年輝祖卒帝乃命輝祖長子欽嗣封神宗時錄建文忠臣以輝祖為首追贈太師

楊榮相業燦然為三楊稱首然身為侍從國破君焚迎謁不敢臣節已虧且其告明諸陵陰謀勸進尤為巧于求速蹤其後

誼忠
貞

殺兵部尚書蔡太常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坐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為嘱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絶矣帝頷之

久陷京師即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鎮撫伍雲縛孝孺至帝以道衍言顧左右收之曰勿令遽死及是召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以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援筆于地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大怒命磔於市並誅其門人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生瘞其鼻耳以指畫地書之益至數百人族誅十族紀事本末採其說以為右曰此亦尚書烏也通鑑輯覽採之

門人廖鏞永忠之孫廖銘鏞之弟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尋被逮與胡子昭刑部侍常榮縣人郎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太常少卿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御史林嘉猷名昇以字行寧海人陝西僉事鄭居貞閩人河南參政俱坐死族人無少長皆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誅者廖鏞等而外復數百人遞回名臣傳云考孺大書數字投筆于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帝大怒曰汝獨不顧九族乎考孺曰使十族奈

我何乃收其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生瘞於市舊史例議以鏞嘉猷連坐在考孺死後十族紀事本末採其說以為非實今亦不採附注于此

敕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表其族

子寧縛至語不遜磔死表其族姻戚僚友遣收先走議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史欲臣我邪僧道行故與敬有隙遂曰敬言誠見用上知其由奸臣得計分裂國用猶忠臣殁猶分血炙交流以此徇君分抑又何求嗚呼哀哉成庶不成尤其

死節乃人臣本分原無俱誅訛
紛紜吳傳決王
民之必克捐軀
胡虜之不能死
節所幷啓錮錄
不與但溥與良
俱衆名仕版即
當效其取義舍
生見既明于責
人何獨宽于責
己乃陰忍圖全
竟至字列汝節
是真器械矣而
不見用殺創于
一錡不食者冷
語掌誅何異桃
人土偶之相詬
耶

寧有今日乃斬之耳三族時殉難者太常少卿廖昇
裹陽人 最先死燕師渡江朝廷遣使請割地不許昇聞
而慟哭自縊死殉難諸臣昇死最先後
追贈詔下亦首及昇 未幾修撰王艮字敦止吉水人飲酖死城陷前一
日艮與胡
廣解縉俱集司業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
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數曰胡叔
能死節大佳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吉未舉聞廣呼
家人謹視納溥曰一納尚不舍能舍生乎須臾艮合
哭飲酖死矣 胡廣字光大吉
水人吳溥字宗仁人與弼字子傳 都給事中龔泰義烏
人
投城下死宮中大起泰馳赴燕軍被縛以
非敎遣釋不殺自投城下死 葉福侯官
人
守門死福守金川門
燕兵入死之 衛府紀善周是修名德以字
行泰和人 江
西副使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
大程子之後 自經死是修為衛府
藩留京師城陷具衣冠為誓衆衣帶間入廬天府學
拜先師畢自經于尊經閣木立由敎都御史改官未
行燕兵入亦自經死 大理寺丞鄒瑾永豐
人 御史魏冕瑾之
婿 向信
燕兵至金川門往
諭卻史毆之幾死忠
貞道崇德人
道寄排侮愈庶有迎侯意冕叱
帝含星罵朝冕與瑾大呼請
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敎瑾亦死之同
已部校投泰府良史聞瑾化憤恨不食卒
未即位前嗣是相繼死者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通宣
城人詩運
軍儲閘變趨京師帝已即位召迪責問迪抗辭不屈
與子六人同縛于市戶部主事徐子權新淦人聞練子寧死
痛哭賦詩自經死 刑部尚書暴昭
原名安遷金川門
侯泰
平京人 死敎
尚出之板執不屈榮死 侯泰

使者名之良將斬
私第積薪自焚即

蘇州知府姚善 善黃

公可去善守土與
去善為麾下綿以
茂名人帝即位詔
應宗林狂卿居默
哭臨有司執送京師

先後死不一時既而給事中黃鉞

字叔揚
常熟人

赴水死 建文中鉞丁艾憂閩愛杜門不出明
年以戶科台鉞自投于水其家以前
死聞故
得不坐

御史曾鳳韶 廬陵

赴又以侍郎召鳳韶剌血
書衣襟為絕命辭自裁

王度 李子中
歸善人

謫戍死 度素與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六至

孝猶善以逆黨戍
廣西坐語不遜族

谷府長史劉璟 誠意伯基次子

下獄死

燕師起璟隨谷王
歸京師尋參李景隆軍事景隆敗
歸青田帝即位召之以疾辭遣至京猶稱敕下且云
敕下百世後逃不得
一篡字下徵自經死

皆在後他若御史葉希賢以

姦黨被戮并景先走死蕭寺或又以二人為不死 希賢

或曰從帝為僧出亡名鷹瞵或又曰後為雪菴
和尚景先或曰帝出亡後往來帝所號東湖樵夫

並附

錄存疑 方燕師入金

通相傳有程濟及河西僧補鴈臣之屬稱朝已
人建文末官編修
出亡潛從之莫知
所終河西僧為偏莊浪魯氏冬月常被
為衣久之有京朝官至臧佛欲與語走避之後竟死
莊浪補鍋匠往來
川中業補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

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其人同渴箭能為詩後題為
二子或馬公或寇馬先生二人者後皆不知所終又

有會稽雲門寺僧若耶溪樵及金華玉山樵者或皆
謂建文遺臣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也他若梁清
臨海二樵大閘惠帝前投水死儲福為燕山衛卒北
平兵起逃去後匀入籍中不食死龔翊為金川門軍
門閉慟哭遂隱而死雖正史未為詳載而逃國諸書
所錄節烈凜然有稗名教今並註于此以備猶考

遷孝康皇帝主于園陵

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徙居園陵吳

衍徐三王俱降封尋廢允熥允熞允爌為庶人錮鳳陽允熙奉太子祀未幾暴卒

召陳瑛（添）人為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僉事暢遞謫廣西至是召為副都御史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白于朝遷謫廣西至是召為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効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輩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孺之獄所籍數百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等猥詞逐簿觀叔英等家屬徹天下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若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為無名于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八月以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同入直預機務

縉在建文中以董倫薦（縉先入臨太祖為有司所劾謫河州衛吏上書于倫故倫薦之）

官翰林待詔（秩九品不常設）帝即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自此始參預機務亦自此始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

初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師亦潰（高巍閩京城陷經死驛舍）至是執鉉至反背坐廷中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于市以鉉非朝臣故不族其父母兄弟皆八十餘安置海南

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倜儻尚大節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委蛇班行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清奮起曰欲為故主報讐耳遂磔于市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夸王鏊守溪筆記載景清事云文皇至金川門百官迎拜工文清獨直立罵不已乃命左右扶其齒且扶且罵公欲直唾上衣乃命醢之累及九族父之上書寢婁清入賊退之上曰清倜儻為偽邪乃籍其鄉姓名謂之瓜蔓抄其說尚可問乎）

與遊因記表忠錄諸書不同然以清死難在成祖未即位之時較之雜衣行刺似為近理今附註于此

九月論邱福等三十人功封爵有差

邱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封成陽侯等侯者十四人陳珪

泰州人封泰寧侯鄭亨合肥人封武安侯孟善海豐人封同安侯顧成宇景詔江都人封鎮遠侯王忠孝虞人封靖安侯王聰新水人永康侯張信臨淮人封隆平侯李遠封安平侯鄭亮合肥人封成安侯房寬陳州人封思恩侯王寧封永春侯徐祥大人封興安伯等伯者十四人徐理西平人封武康伯李濬和州人封襄城伯張輗字文弼王長子封信安伯唐雲封新昌伯韓忠湖子封新寧伯孫巖鳳陽人封鹿城伯房勝景陵人封富昌伯趙榮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孟宇子才霍邱人封廣恩伯茹瑞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蒙國公韓淵榮安侯徐增壽武陽侯陳亨涇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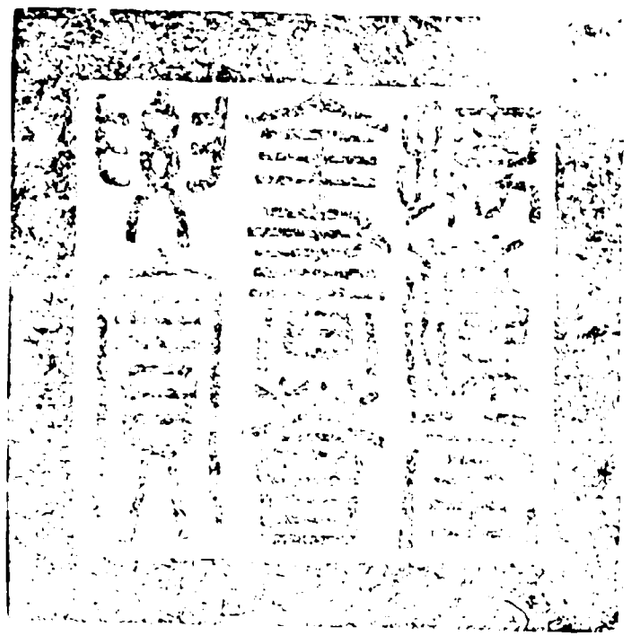
建文中所修是非失實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瑞

修前纂修官知府葉惠仲臨海人先以知縣充修實錄書成選南昌知府

以直書帝起兵事族誅

十一月立妃徐氏為皇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麒

謄錄監生臣楊正邦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侯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五百五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

明

太祖皇帝

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

帝即位初四王俱已復爵及是並還故封各令之國

谷王穗以開門功實賜優渥尋徙封長沙遠王植自請改封荊州從之

二月以北平為北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所屬六曹各設郎中等官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遂為定制 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徙封寧王權于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破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 詹史載王屏從兵與先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

病臥城樓乞即封南昌帝不得已許之即布政司為卧疏規制皆無所更說未養清秘史考寧王素有智略既被戍祖誡執復不許封內地當必圖免禍自全豈有不從朝命而徑往南昌之理野史無稽今不取已而有告權巫盡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始以大寧地畀烏梁海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畀烏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自北平兵起帝既誘執寧王權乃選烏梁海三千人為奇兵從戰數有功及天下既定遣割大寧地畀之以償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逐盡為烏梁海所有

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靜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即古松江自太湖分流經吳江縣東南下流至嘉定縣入海

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亘幾五百里頃因浦港堙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至淤壅惟嘉定劉家港即劉河口見前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今白茆浦在太倉州東北東當置若于此徑入大江皆廣川急流今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安亭在崑山縣東南今有鎮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公松江大黃浦首受三茆諸水東流迴薄至上海縣東北會吳淞江入海相傳戰國楚春申君所鑿故亦名春申浦三茆即今泖湖在婁縣西有上中下三名以北為上泖亦曰圌泖中曰大泖南曰下泖亦曰長潮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宜浚令深闊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舊作哈立麻今改後仿此善幻化欲致一

見因通迤西諸番命賜賚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
行未幾又遣馬彬使厄哇（注見前）蘇門答剌（左古城西南海中為西洋要會）諸國李興使暹羅（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斛二國元時羅斛并有暹地遂稱暹羅）尹慶使滿加剌（在古城南海中或言即古頓遊唐哥羅富沙在西海中或云即古盤盤國）諸國于是中官衔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秋八月從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歷城侯盛庸爵尋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歷于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月封胡奎為安南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頠及弟炎復弒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蒿曰胡奎尋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奎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奎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為衆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賫勅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偽奎遂遣使還奏遂詔封奎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烓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事在明年）帝始悔封奎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奎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遂遣都督僉事黃中吕毅（項城人）以兵納天平于安南（事在三年）至芹站（在安南國諒山府雞陵關西）山徑險惡奎伏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橋斷不得前遂還（事在四年）事聞帝大怒決意興師討之

始命內臣出鎮（考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遣馬靖始今明史據華除備遺録以為始于是年特書于本紀因遣之備遺録及明史兵志宦官傳序輯目并於宮門永樂實始設鎮守内臣嚴燕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虚實帝深以為忠于已及即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

漸則禁諭使為
遠謀至戊祝毛
出使水旱頻仍
諸道監京營制
來厥儿後世解
政無不以爭先
之原其始皆由
深德建文時之
宦寺進附洩言
因而重加委任
遂貽宸濠之謀
未幾貴濕疫危
儲氣焉馬騏致亂
安南禍敗皆當
時正見矣時後
嗣為誡教

功不已帝患之會鎮遠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
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乃命宦官中有謀
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
肅宣府永平寧波亦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
使監軍在八年復建東廠在十八年使刺外事大權悉以委
寄遂為一代厲階

甲申 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事見前及是春廷試進士
賜曾棨字子啟永豐人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于第二甲擇
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
為翰林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又命
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
撰棨庶吉士周忱字恂如吉水人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
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時
人謂之挨宿以其在二十八宿之外也貝後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優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亦無定額其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

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
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謂之散館
最後教習以吏禮
二部侍郎為之

夏四月立子高熾與二王俱皇后出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
初封雲南後改樂安高燧為趙王封彰德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已高煦亦
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
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乃解縉問之縉稱皇太
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頻首曰好聖孫謂皇
太呼曰建文時嘗上疏讓位陛下奏牘可覆帝取奏
閱之數曰火燒眉若早從所言豈有此事亦無此勞苦也乃
免呂隆死使往北京輔導太子

對與縉同帝意乃決

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

初帝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及是錄功以為第
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
語呼為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嘗命蓄

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六月汰冗官

封哈密思克特穆爾（諸作安克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忠順王

哈密漢伊吾盧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諸作納忽里今改後仿此）

仿此鎮之卒弟思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詔諭逐入貢詔封忠順王（明年卒命其子托克托襲封）

秋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慙帝以為祭酒逆迎降不足貴矣

不預機務

周王橚來朝獻駱虞

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駱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修省不許周王宴賜加厚

冬十月河決開封

蒲城河津黃河清（十二月同州幹城黃河亦清）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字秀嘉建寧人）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

炳文為惠帝舅親而先薄師北代成祖既立首尚能以元老先帝同此一死元于前下失為書

罷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

家炳文遂自殺（炳文子瑭尚懿文太子長女淑文初平不臣遂欵帝即位瑭稱疾不出坐謀死炳文鉏太祖功臣然終以忠帝肺腑咸故賜等希旨劾之遂及

十一月京師地震（濟南開封亦震）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即受賕事迕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

削勳號絕朝請至是李至剛（名綱以字行華亭人）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內屬

初北平兵起會郭勳齊稱汗帝遣使賀之遂與通和其國公趙圖嚕根（諸作脫列干今改後仿此）等率衆助戰並厚加犒賜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勳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院阿嚕台（諸作阿魯台今改）等至是阿嚕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魯噶（諸作察罕達魯花赤今改後仿此）等先後來歸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 注見前

時命武城侯王聰 薊人水 覘虜兵別遣山壽帥奇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倘者典兵自此始

遣中官鄭和 雲南人世謂之三保太監 使西洋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蹤跡之多賫金幣率兵三萬七千餘人造大船 凡六十有二 由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遍賚諸邦由是來朝者益衆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 初使擒舊港酋陳祖義錫蘭國王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弟侯蘇門答剌王子蘇幹剌謀弒其王并欲殺和和率兵討擒之也 為古來窪官所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云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為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既而陳瑛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揣帝不悅殷遂擠深曦斬之官其二子 有鄧和者降人也事殷久以深曦殺殷請于帝斷二人手足剖其腸參殷遂自縊死 按鄧和蕃名原作瓦剌灰今改 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帝歸罪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帝歸罪 婦因明初內附故降之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 未八百媳婦國也 八百者乃八百大甸二宣慰

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

令羣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三月帝詔國子監行釋奠禮

置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六月己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字文弼）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一出廣西一出雲南）詔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泰寧侯陳珪（泰州人）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工（至十八年冬部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

榑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榑入朝廷臣劾榑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劾建文時即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長子也）及是名其子至並廢為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于軍詔以張輔代之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降旨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郵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明置縣後改州今為土州屬廣西太平府）進破隘留雞陵二關（隘留關在安南國舊諒山府北雞陵關注見上）抵芹站沐晟亦由蒙自（元縣今屬雲南臨安府）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江名在安南國諒化府）

北安南有東西二郡交人以交州府為東都即古龍編城以交州府為西都即古九真城依宣洮沱富良四江洮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流經安南國臨洮府謂之洮江其南曰宣江其南曰沱江合流處曰三江口至交州界為富良江為固賊緣江兩岸樹柵築城千多邦隘在安南國諳廣威州西連亘九百餘里輔軍次富良江遺都督朱榮字仲華沂人破賊于嘉林江在安南國舊北江府西南富良江支流也以經嘉林州故名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冀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循富良進攻東都遣別將李彬字質文定遠人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倉庫遁入海明年春輔定該江諸府賊以舟師入犯大破之于木丸江斬首三萬餘級

丁亥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參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遽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

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為高帝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現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

五月張輔擒黎季釐及其子蒼送京師

官軍自諒江還至鹹子關在安南國舊北江府西北白東南海道入者此為要會之處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懷遠人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釐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水涸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在安南國舊北江府東南獲季釐及其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領之

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阯設府十七曰交州

領州五縣十三 北江 領州三縣七 諒江 領州二縣十 諒山 領州七縣五 新安
領州四縣十三 建昌 領州一縣六 奉化 領縣四 建平 領州一縣六 鎮蠻 領縣四
三江 領州三縣三 宣化 領縣九 太原 領縣十一 清化 領州四縣十 乂
安 領州四縣十三 新平 領州二縣三 順化 領州一縣十 升華 領州二縣十一 真
隸布政司州五曰廣威 領縣二 宣化 領縣三 歸化 領縣四 嘉
興 領縣三 演州 領縣三 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
司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呂毅掌都司
黃中副之

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

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鈺訐其鄉人誹謗得罪者
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
不宜以新間舊又言帝克施仁自親九族始帝輒嘉
納及崩帝大悲慟為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
羣臣致祭光祿為具物 初后第增壽為忠帝所誅帝即位欲贈爵后力言不可帝不聽即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晟與

聽竟封之侯其子襲以告后后曰非妾意也終弗謝

冬十一月彗星見

戊子 六年春正月岷王楨有罪罷其官屬

楨在藩與沐晟交惡 晟于惠帝時勸楨事見前 帝以書諭楨而召
戒晟楨益沉湎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寶冊尋念楨
建文中久囚繫復之削其官屬護衛 洪熙時徙楨武岡寄居州治久

之始建王宮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

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爵賞有差 自唐之亡交阯淪于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始錄版圖輔還帝賦平安南歌以寵之

秋八月交阯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
復逸去說羣盜鄧悉等下之遂僭號稱大越出沒化
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
諸州縣皆警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晟與

簡定戰于生厥江（在交州府西）敗績參贊尚書劉儁（字士江陵人）被執罵賊死呂毅及參政劉昱（武城人）皆死明年春

復命張輔王友（荊州人）帥師與晟協剿簡定自稱上皇

立陳季擴為帝賊勢益張（季擴本蠻人說言陳氏後交人不忍陳氏之亡於是相率歸季擴）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升遇倭于靈山（在登州府萊陽縣海中）敗之瑄追至白山島（在萊州府膠州東南海中）百戶唐錠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擒奏勅還師

己丑　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洪武中以茶易馬（事見前）上命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通增其數至是碉門茶馬司又特遣御史巡督至用茶八萬餘觔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戴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時御史秦綱單珪索附陳瑛陷妄部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冤立白之以帝方寵瑛故將宥瑛而下綱珪于獄又御史方悅匿父喪太子令械送行在于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忠誠伯茹瑺下獄死

瑺以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逮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瑺下錦衣衛獄瑺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軍已而兵敗被執（事見前）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奏皆五覆奏

五月封衛拉特亦蒙古部落在鞏昌西按衛拉特倍作瓦剌今改後仿此瑪哈木特舊作馬哈木今改後仿此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禿孛羅今改後仿此為安樂王衛拉特始見此初元臣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據西陲衛拉特強甚帝自起兵北平即與之通和已而孟克特穆爾死衆分為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帝即位後屢遣使諭賜至是遣諾衮達什舊作烧答失今改後仿此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紫金光録大夫加王號

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邢驥使韃靼為所殺

韃靼知院呵嚕台殺郭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失里今改後仿此于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立為汗帝以書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兼等四人為序班鴻臚寺官秩從九品

詔自今勿復用吏黜洪秉等四人為序班

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沒

帝以福為大將軍王聰火真蒙古人封靖安侯李遠懷遠人封安平侯為左右參將將精騎十萬北討時布尼雅錫哩已為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徙居膢朐河福帥千騎先馳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開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福不從帥衆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殺全軍盡沒初福將出師帝慮其敢戰輕敵陛辭日戒之曰兵事宜慎重勿易敵為所紿及福過敵進戰不已李遠詠曰敵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即王忠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拿福封爵徙其家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為國公念諸將無可任者遂決意親征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阯破之獲簡定

輔進師臨子關賊以舟敝其江為營官軍衝擊乘風

縱火俘斬無算迨至天平海口在賊子閩南賊黨鄧景興
迎戰短兵接擊斬八百餘餘衆皆潰于是季擴自言
陳氏後請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
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遣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
師繼之自黃江在安南國諸清化府東元和志謂之小黃江下流入海至神投
海亦曰神符海口在安南國諸建平府南會師清化獲簡定于美良山
中美良支吐舊縣在故廣威州東南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
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詔輔還
廣寅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
以北征詔天下命户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
留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合肥人
督左右哨陳懋壽州人劉才字子才宿州人督左右掖劉榮宿
人督前哨衆五十萬出塞帝次楊林戍勒銘于山至
臚朐河更其名曰飲馬
夏五月大敗韃靼于鄂諾河注詳見前布尼雅錫哩遁逐征
阿嚕台
楊林戍在今撫尼特西北為漠處
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
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為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
東奔帝追及布尼雅錫哩于鄂諾河麾兵奮擊大敗
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
阿嚕台
六月擊阿嚕台敗之
帝次青楊戍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漢辟站自庫倫梅于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蒼松峽
飛雲堅靜南鎮廣漠戍諸處紀要庫倫海于在漢北飲馬河東方輿
度飛雲壑阿嚕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陳以待已而果悉衆來
犯阿嚕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
雨阿嚕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戍擒攝
後者殲之遂班師是年冬阿嚕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秋七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膳
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檇燕師于淮北戰敗奔還
事見前 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
其良者別為舉焉大抵自此始 福在甘肅請以布帛馬還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
福懼自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辛卯 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阯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于靈長海口在安南國人安府東大敗之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為交阯布政司不受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二 壹
剿掠如故乃以輔為征虜將軍會晟討之交人若中間拘來又數為支卒擾往往起附賊作服作叛將帥益玩寇輔至申嚴令都督黃中違節度語之不避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
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
命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 浚會通河注見前
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自宋程昉白英築遏汶自南旺分流為運道利稱商賈數百年記者固其經營疏塞具有智力道趨其北于神山之陰不盡然蓋五汶所匯實據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乃天地自然之形勢特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導白英稱深斯其精微故舉之易易耳如大禹平成奏績事若神奇然疏論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然之勢而別為用何傷于矣而建之向閘視漕河初見其理曾詠詩以示太凡旅復引申成旨如右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
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
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
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濼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
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
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詞訟謂之老人事重者始白于官餘皆老人理之白英策築壩束平之戴村在州東平
入洸注見前北無歸海匯諸泉之水汶河泉派凡百四十有五盡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二 壹
南旺湖名在兖州府汝上縣西南有東西二湖漕渠貫其中其南為蜀山湖北為馬踏湖中分
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
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
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清疏東平汶河汶水支派逶迤而
西出經東平州境謂之汶河合馬常泊即馬場湖在濟寧州西北與蜀山湖接
以益汶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則啟常泊之流亦入焉其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
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東平東境汶河亦
汶水支流通于泊比年淤塞宜尋求故道疏濬置閘
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諸處立水櫃陡門水櫃有四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蜀山陡門以蓄水洩

門建于各閘左右平時則常閉水盛則啓以洩漲　湖北爾縣縣南爨沛縣　運道以成　安山湖注見前昭陽有大小二

三月沒祥符縣黃河故道　謂賈魯河故道

自洪武時河決原武　事見前　賈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決開封　在洪武三十年開封城三面受水城遶圮至永樂二年始修築　又決溫縣　在永樂二年濟深二水交溢壞堤四千丈　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張信　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于北平兵起時首先納款已見前一即此　往視信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濼　注見前　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　字德修泗州人　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北復由故道　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窒塌場會于汶由徐呂二洪入淮　塌場口在魚窒縣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餉永樂後為運道所經至嘉靖中河決遂堙廢　河南水患稍息夏六月下交阯右參議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阯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

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編修朱紘檢討蕭引高等俱繫獄得暘貫紘引高遂瘐死　縉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理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遠衛　紀綱臨邑人秋七月張輔大破交阯賊于月常江　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樁設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樁以進而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功賊大敗　是冬復敗之于生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忠順王扎克扎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初哈密忠順王扎克扎　舊作兎力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為忠義王而扎克扎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敕成諭未至扎克扎暴卒乃封其從弟扎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脩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錄

立皇太孫為儲貳已屬古所未有若既建太子又立太孫名號冗設更無謂矣前此莊唐高宗之立重照皆一行之然彼時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援為典要況建文帝克終安其位覆轍匪遥成祖既甚愛其孫尤不宜循襲除故事以相期望若逆料高煦他日之必為不靖除正名分以消杜之則已既蔑成命而萌異志又安能禁其子之不效尤乎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詳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舊隄圮隄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圮

之為捍潮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

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於清浦築土山立

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濶遠見千里

帝親為文記之事在明年

壬辰 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莫不言者罪之言

有不當勿問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荊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護衛于廣寧防邊然帝終嫌其起兵時貳于巳建文壬申植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畧甘肅

涼州首婁達袞舊作老的罕今改叛守將擊敗之婁達袞走亦斤蒙古衛明置今為玉門縣屬安西州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

旗校詗事至遠歷州郡倚勢作威其為民害寖甚周新立加捕治風力足稱然當時若即臨陳其受賄逗究之跡飛章上聞蓋法處治以成祖之英察或未必為羣小所勝乃新不即糾劾反使紀綱蘚僕先發制人乘間誣蔑宜其辛無以自明也但以朝命逮繫之人而旗校復敢藉報私仇沿途擄掠成祖不惟不加察究且怒其抗直誅戮旋加從此兇焰日張禍流朝野鎮撫為明室一代弊政始作俑者非成祖而誰

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勅詰責赤斤蒙古遂縛妻達衮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字志新南海人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入在道擄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屢雪冤獄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冤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罷朝賀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思州唐思州地元分置思州唐思州元思南宣慰司明永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宣撫田仁智思州元思南宣慰司以鬻縻之太祖初平陳友諒兵

遠侯顧成帥兵擒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鎮寧銅仁烏羅四府以思州地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四川鎮遠安順永寧普安此貴州地且建制不在一時明史土司傳益因類書之設貴州布政使司治貴州宣慰司後成化中分置程番府至隆慶末始改程番曰貴陽府為布政司治而宣慰司如故府所治在城非宣慰所治在城南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為內地自此始初洪武中設貴州都指揮使司至是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焉後二年復設按察使司于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則附于雲南

令民牧焉

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二州令民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一馬一免其身役課駒一如三衛軍至是行之北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

先是衛拉特瑪哈木特穆累請賞賚留敕使不遣帝遣中官賫敕責之既而瑪哈木特弒其主布尼雅錫哩立塔爾巴舊作答里巴今改從此為汗阿魯台遣使來告請發兵討賊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十二月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恣衆南犯楊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咸寧人譚青淵之子領左右掖劉江即劉榮初冒父名江後始更名故江與榮互書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駐興和

三月張輔追襲陳孛攄于老撾蠻名撾家明置宣慰司距雲南布政司六十八程今為南掌國

先是輔與晟會順州永樂中置順化府敗賊于愛子江在順州東

北破其衆陣俘斬千餘人擒偽將軍潘侄阮徐等事在十年冬至是進師羅蒙江（在交阯廣田和縣界）道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景異阮鎔等皆磔以徇又遣別將追斬阮帥于南靈州（永樂中置屬新平州）季擴走老櫑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闕（方輿紀要在老撾東南與交阯接界處）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交阯復平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為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哀（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按和拉和錫哀舊作忽蘭忽失溫今改）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木特遁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剛哈拉海（漠北地名舊作哈里哈咳今改）擒斬數十人帝命諸軍並進至和拉和錫哀瑪哈木特等三部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火器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遁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嚕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字公素吳人）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廢晉王濟熿（恭王棡子）為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濟熿弟）為晉王濟熿少狠戾失愛于父濟熿既嗣位濟熿追憾其父并憾濟熿嗾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曰譖濟熿于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熿爵及世子美圭並為庶人而立濟熿為晉王（濟熿既立驕恣暴橫一府咸被其害）

至進毒糕嫡母謝氏遍
烝恭王侍兒人莫敢言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 大全書全據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所折衷後儒少之

乙未 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空乏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開黃河與之合流入淮 俱見前 漕道大通遂罷海運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阯

輔班師甫還 在三月 論功賞賚旅遣出鎮 輔至交阯討平之

兵部尚書黃福卒 謚忠襄

忠少隨兄戍通州以善卜聞燕兵既起僧道衍薦為謀臣 事見前 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黃儉事忠徵東宮官屬下詔慰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勳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溥黃淮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食

開清江浦 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清口為水陸孔途令河道總督官駐此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 舊有南北二湖今淤為田 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 宋轉運使喬維岳開此道復濬之導湖水入淮宣洩又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於河漕運稱便

秋七月北京地震

丙申 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嚕台敗衛拉特來獻捷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時禮部郎中周詢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旱疾疫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爾等所請異于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二 三十一

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僻詭黠善鉤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甽帝以為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譬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于市天下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遍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交人追思之

丁酉 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橞有罪廢為庶人

橞自徙封長沙恃前開門功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椿子悅燇得罪逃橞所橞因詭衆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為申太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召橞入朝示以蜀王章橞伏地請罪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為當死帝曰吾寧生橞乃廢橞及其二子並為庶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二 三十九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阯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本唐棣州改名樂安後改武定今府屬山東

高煦初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萬里不肯行高煦請衛為謀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已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

往私選各衛建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
部縱使刦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爪
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還京師盡
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褫衣冠繫西華門將
廢為庶人皇太子泣涕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
數人徙封安樂州趣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十六年春正月交阯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
情擾動榮瞎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李彬
遣將討定之至是俄樂交阯舊縣屬清化府巡檢黎利及父安
知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鄭氏為金吾將軍
歸命後授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參政
侯保皆皇人馮貴武陵人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
陳智壽州人為左參將助彬討之在十八年其後羣寇悉破
滅惟利竄匿老撾彬其酋發所部兵捕之不獲

三月姚廣孝死

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
孝決策之功為多論者謂帝躬冒不韙以爭天下惠
帝不終諸臣被戮追原禍首皆廣孝始之既拜太子少師至長沙侯同產姊姊不納訪其
友王賓號光奄長洲人賓亦不見但遥語曰和尚誤矣和尚
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憫然至是死追封榮國
公王賓不見廣孝舊史例議引錢謙益列朝詩集以
為廣孝出賑蘇湖至長洲徒步訪賓誰若平生賓
作賑災記銷陳其功德考震澤記聞稱賓吳中高士
豈肯漫作諛語須要人功德且其記安在後人未聞
有見之者謙益說不足據今明史仍
采建文遺時語載在廣孝本傳道之

夏五月胡廣卒謚文穆

廣于建文時對策指謫親藩遂擢第一及帝即位首
偕解縉迎附以醇謹見幸時人以方漢胡廣始終恩
寵弗衰及卒特賜謚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字用之泰和人司諫周冕繁昌人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遂陰謀奪嫡譖
冕輔導有闕下獄死

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譖冕輔導有闕下獄死

己亥 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江後以破倭功封伯改名榮

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于望海堝在寧天府寧海縣東南其地高可屯兵瞭望為瀕海要地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在寧海縣東南海中江急引兵赴堝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復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庚子 十八年春二月蒲臺隋縣今屬山東武定府妖婦唐賽兒作亂自稱佛母知成敗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鬬據益都卸石柵在益都縣西南為亂攻下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衆莒即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僉事衛青字明德華亭人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盪山明衛在即墨縣東今裁指揮王真亦殲賊于沐

不獲升忌青功摧辱之為刑部尚中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所劾罷歸

勅詔擢青都指揮使徵升下獄已得釋帶以賽兒未獲山東三司官悉坐縱恣誅擢刑中郎中段民為左參政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及天下段民為大擾民力為矜宥人情始安段民字時舉武進士尼媪先後幾萬人所在

秋八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白皇太孫從皇太子至北京

時將遷都故有是命

辛丑 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改京師為南師以北京為京師徙都之詔頒天下大

祀天地于南郊赦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

詔羣臣條奏闕失直言無隱

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于獄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應詔上言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芻民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

動科十百小民轉購他所其抵倍誕及至進納多不
中程徙復輾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
成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拆與突糈完又復
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
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内外朝廷每遣一人處
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剥下媚上有
同交易小民所猶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
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樹皮掘草根為食而京師
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而養無用也朝
廷歲賚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
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倍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
裨漢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蔇
穀歲供帳厚賚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
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有躬責己改革政化
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南京俾
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將災沴不作而太平可致
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
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
切帝于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時勉條上十五事極言
諸人不宜使羣居蔇穀大佛帝意已觀其他説多中
時病擲地復取者再率多施行會大臣希旨訐言者
謗訕遂下獄事在十一月出給事柯暹字啓睿池
州建德人御史鄭維桓慈谿
人等于外事在五月而緝竟得無罪
命賚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

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下户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錢塘人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
以為兵不當出帝詔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
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
九災青迭作内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
立命原吉出視間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
怒下原吉及中于獄賓懼自縊死遂命侍郎張本等
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山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
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罷朝會
帝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嚕台初為衛特拉所敗窮蹙南徙帝納而封之數
年生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將兵出沒塞下至

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靈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狐原在興和北阿嚕台懼北遁遂移師征烏梁海

大軍至開平諜報阿嚕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攻萬全者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嚕台大懼毋妻皆詈之于是盡棄輜重于庫倫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壯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哈恃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移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啓拉爾河方輿紀要在朶顏境內舊作屈裂兒河今改遇其部衆帝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之皆散走其地背河而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望之見其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突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其衆棄輜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狥河西斬獲甚衆

八月詔班師

諸將分道捕擊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蕭詹事蹇義于獄尋釋之

太子屢遭讒搆帝以士奇輔導有關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呂震坿張鶴朝察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正命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賑天下倉儲

閏月乾清宮災

二十一年夏五月趙王高燧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賢與宦官蕭儼衛士高以正等相結造偽詔謀進毒于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顧高燧曰汝為之邪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

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釋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八月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帥衆南犯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蹇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在宣化府萬全縣之北今改仿此蒙古額森托干舊作也先土干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即西洋河在宣化府懷安縣西北自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與東洋河合入桑乾河聞阿嚕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命陳懋為前鋒至宿嵬山方輿紀要在興和北亦曰宿嵬口虎溪處也遇王子額森托干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賞賚甚厚遂班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甲辰　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為前鋒自劾帝初不許魯開平王春秋已高諭皇太子詔告天下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在故開平城西北崩

帝還至清水源在漠北八年春北征過此甘泉溢出名曰神應命楊榮金幼孜刻崖石為銘遺吕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

時帝已不豫次蒼崖戍疾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受
我至榆林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
皇帝遺制遂崩楊榮金幼孜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
發喪鎔錫為椁以斂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
儀榮及御馬少監海壽馳訃太子遣太孫奉迎次鵭
鵝谷在宣化府龍門縣東有堡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
智殿加殮納梓宮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是為仁宗
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黃淮等于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問皆久擊獄中遺
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
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悉從之
既即位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為之三孤無兼領者皆
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
之
加楊榮金幼孜楊攽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
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以榮士奇等皆
東宮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戶部侍郎兼文
淵閣大學士如故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
大學士改榮為之未幾榮士奇皆選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召黃福于交阯以兵部尚書陳洽字叔達武進人代之
福在交阯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
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榎一切鎮之以靜上
下帖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
不忍別福既還交阯賊遂劇訖不能靖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侍郎楊士奇不可

尚書褒義燕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忍言士奇執是也明日帝素冠麻衣絰而視朝時胖臣皆已吉服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帝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詔自今官用物悉于所產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緊徵郡縣科派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于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始置南京守備

鎮守交阯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竄老撾已為所逐朝廷詰責故逐

以襄城伯李隆字彥平和州人濬之子為之燕領中軍都督府事勳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後景泰中復罷

秦中復置協同守備一人

利乃率衆求撫而匿俄樂不出尋寇茶龍交阯舊州屬入安府

敗鎮守黎將方政全椒人兵殺指揮伍雲定遠人會帝踐阼詔四方奏敕兩澤諸事悉聽裁決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事見前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召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司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是

為所紿壽叩頭言如利不來臣當萬死帝頷之遣壽齎敕往諭敕甫降利已犯清化指揮同知陳忠陷淮人戰沒明年春利得敕亦無降意楊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時禁昌伯陳智素無將畧又與方政協同鎮守智暗懦一意主撫專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能制

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進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品

務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聞既而進戶部尚書夏原吉少保賜原吉銀章論勉如義士奇等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事見前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召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司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是

但視為具文并此請開上閘者何異仁宗憂民過切仍令奏至即賜深得敬天愛民之義

洪武間大詔討王據雲郎檀重兵未收雖城之記石猶俺已生

燕事奏明征也追永樂以後其觀觀非分前如齊如谷尚各懷僥倖之心利契所在較然可覩則借警倘能仁宗崇重念示及此乃即位之始即梨地以封諸子實為周仍誤其後果朝遂沿為故事藩封幾遍中原陸梁者雖迭即削除而藩制者又不無過刻速禍日累供億不及仰屋以籌乾無善策爾明祖貽謀不臧而仁宗目擊其病不能

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永成人兵馬副指揮驥之女

立子瞻基為皇太子

并封子瞻埈帝第二子為鄭王居鳳翔後徙懷慶瞻墉帝第三子越王居雲南未之藩卒瞻垍帝第九子梁王居安陸瞻埏帝第十子衛王居於潛未之藩卒

居建昌後徙漸州瞻輿帝第七子淮王居韶州後徙饒州瞻墡帝第八子滕王居衡州未之藩卒瞻壎帝第五子襄王居長沙後徙襄陽瞻垌帝第六子荊王居常德後徙饒州瞻堈帝第四子趙王居風翔後徙懷慶瞻墉帝第三子越王居衡州未之藩卒瞻埏帝第二子為鄭王居開封後徙懷慶

詔舉賢才

今于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宽枉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詔羣臣極言得失

葬長陵

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後嘉靖中更廟號曰成祖

明史贊曰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天下即位以後知人善任雅武之畧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荒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曷可掩哉

仁宗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字嗣初吳縣人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帝親授禁閣印曰用御筆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如有建白封識以進

二月帝耕耤田

南京地震

凡十有六震四月又三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字仲常徐州人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

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弋謙代州人言事過激帝怒停謙朝參未幾帝以言者益少遂詔羣臣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諸臣勿以前事為戒于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

隆平唐昭慶縣宋改隆平今縣屬趙州

饑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也吏或深文傅會有司請以官麥償之帝曰饑即賑之何必曰償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鞫因背及加人宮刑有自

法令之當否詳審至于再三期已可矣即虞廷克允亦惟殺之三宥之三而止必令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復滋煩冗宋之五代何異于三奏且人主詳求庶獄及覆輕重自無遺情知不于滋暖疑似之閒或慢易以得

民言以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撫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詔北京都司復稱行在

將遷都南京故有是命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災拯溺不可遲也趣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所司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為監察御史尋下獄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脇折死而復蘇時侍講羅汝敬亦言事並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帝崩

先是帝不豫遺中官海壽馳驛召皇太子及是崩遺詔皇太子即位　是為宣宗大赦

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即位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太子即曰就道時南京顧傳

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

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

之驛道馳遽至良鄉太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呂震捧

遺詔至宣訖太子盡哀哭入宮發喪十日即位大赦

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胡氏　濟寧人錦衣百戶榮之女　為皇后

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羅弘文閣召溥入內閣典機務　溥與楊士奇同治內閣王進等以原職錄

翰林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致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為難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然帝即位遂詔行之　其後復分南北中為三以百人為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字元節豐城人本姓熊隨母適胡元淑昌其姓　參政葉春海鹽人　巡撫南畿浙江巡撫自此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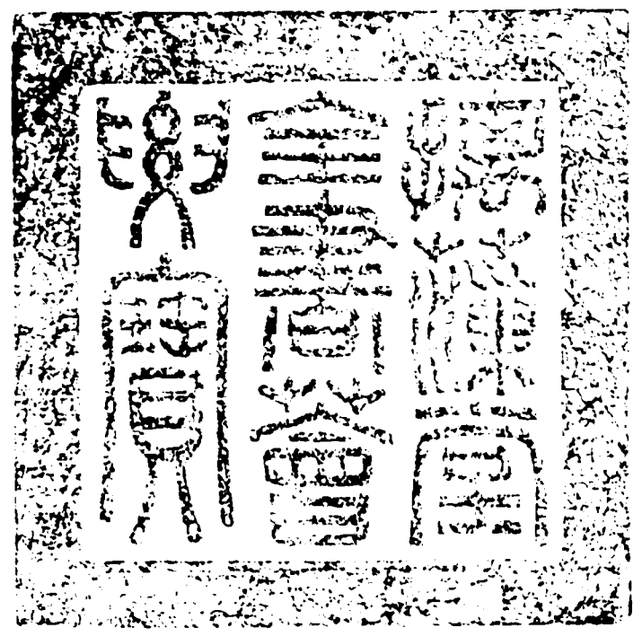
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

詔內外臣舉堪任守令者

九月葬獻陵　在昌平州長陵西北

謚曰昭皇帝廟號仁宗

明史贊曰仁宗在東宮優遊媒孽而終以誠敬獲全踐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誠使天假之年漢文景比隆哉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戴元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明

宣宗皇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 一名庠字厚夫豐城人 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 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行賄得免 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 邢臺人 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 沙縣人 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而已帝亦弗重也 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先是利陶茶籠去年十月陳智方政討之敗績是年三月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威太原賊黃巷芙蓉賊俱蚊附利名皆屬交阯布政司令為安南國地　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將帥師討利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失律奪職戴罪從征者稱為事官　聽通節制　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榮侍帝曰交阯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業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阯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邪帝頷之乃下詔大赦交阯罪人黎利潘條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氷剔股者不在旌表之例事見前至是總旗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　衛整女母病篤剔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剔肝豈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為之又設尚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僕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聰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於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於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閱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

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解其何所取義至正統初即有司禮來學之事始定送不可勝言立非立法之不善耶

高煦不過一凶暴無識之人又習見成祖以篡得國遂謂地志其憤事實與燕兵有殊而宣宗亦非惠帝柔懦可比高煦第奏其新立逞心不軌不意宣宗之竟能決意親征故一聞六師壓境如震迅雷手足已無所措則其事半功倍固時勢使然若使命將出師恐或敗尚未可定且所遣之將部謂命色變甚至向延臣垂泣其恇怯無能視建文時之李景隆相去有幾帝而宣宗決斷具楊榮等之力實賴征亦非齊黃所能及其功故不可同日語也

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 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 益怨望帝即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馮立五軍 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高煦自將中軍 四哨 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之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恒及長史錢宥尚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濂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遣親信投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立縶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是太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

亦不以實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賫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武侯薛祿 勝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貴更名祿往討之後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己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 帝在道馬上顧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冀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至亦不暇攻

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計之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必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僥倖成事今朕來已臨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以薛祿將騎喜曰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遣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誰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縛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踔樂安城北詰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勑諭高煦又以勑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令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踔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所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勑章示之令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為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勑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偕入以死諍二人入閣者不納帝召褒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及遣駙馬都尉廣平侯來容壽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頃

息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山山尋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寀學昧大體帝曰然趙王事或為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史書張瑛亦出為南京禮部尚書

廢高煦為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數後年寧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仲足匄帝什於他帝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煦頂負之趨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八

冬十月釋李時勉於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為前校尉縛至帝遥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於應平交阯舊縣屬交州府敗績衆

贊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阯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却之衆將馬瑛破賊清威與下石室東閉俱交阯舊縣屬交州府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臨沙河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陳隆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為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即氣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虫攻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欠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詐將請乘勝急

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剄而死復攻邕州温邕温去廣西憲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 事具前 東人

邕州温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救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蒞交阯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丁未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搆陷濟熿 事具前 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媪走訴成祖盡得其搆陷狀乃命釋濟熿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靳不與仁宗屢詔諭之不聽帝即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寧化王濟熤亦奏其弒母 事亦見前 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 合肥人 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阯將士憚行千户錢宏與衆謀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 注見前 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懷與

指揮蔣貴字大富江都人合兵討之而梟宏於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番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雖笞杖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以下皆復用不能

史無
里系
皆死 黃福奔還為守闕者所獲欲自殺守闕者
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
至此利閒饋白金雜糧以肩輿送
出境福至龍州以賊所遺歸之官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教利立陳暠為陳氏
後 說言暠實先陳王昞三世孫
今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為後 輒立壇集軍民官吏
與利盟誓退師因宴利遣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
為馳上表即引兵還 沐晟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
舊縣屬歸化州接雲南界 退賊乘之晟大敗 水尾交阯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阯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
陳暠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
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
兵討之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
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於是遣
前 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於是遣
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阯赦除其罪并諭

利興滅繼絕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赦召王通
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
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
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賊
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 交阯內屬二十餘年屢叛
興鉅萬而中國兵威亦稍詘 屢討及棄地罷兵歲省軍
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 妃鄒平人
幼育宮中

有美色帝即位立為貴妃 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帝以長子生大

戊申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 即英宗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
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
后子耶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 曰君德本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
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

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
郵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　帝自為之序復題其後

以詒子孫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

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為不可翼日帝獨召士奇至

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

居別宮則進退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

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為皇后胡后既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六

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宮至正統八年乃殂葬金山天順

問追諡恭讓皇后　金山在宛平縣西北

宴大臣於西苑在今西華門西明時賜遊西苑記西

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為圓臺臺上為圓殿其北

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其北

即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

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

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當是時帝方厲精求

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

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

唱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

聞

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

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

帝即遣官撫恤發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阯罪下獄論

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七

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為最重然帝皆

不誅長繫待決而已　顧興祖先被逮亦下獄沐晟為

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阯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字禮卿太康人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雄縣人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

有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

勉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

肅然佐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於外立雙膝戶側百

朝官自有常祿即或新增恩賞所費幾多又豈可取給隸人致啓獨清節乃當時求治成俗雖以輔佐之廉公有素亦不可為據況大臣潔清自天之義宣宗見知其失又明揚士奇之言而檢其由來即當別定章程以杜除積弊庶懲貪之治歡始息因乃明知而不為之禁則偽濫眾下之弊伊於胡底尚望

何以儆予

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

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云 都察院吏訴佐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當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數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誣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事見前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悉稱行在 事見前復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 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於寬河 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類河入盛京寧遠州界

帝次石門驛 在遵化州西有鎮 遵化縣今為州 閒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於遵化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 注見前 遇敵於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拜請

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

亨卒敬始縱恣

己酉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贓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翱 字九皐 鹽山人 言官吏害民蠹政贓犯為甚今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黷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為治之道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

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

文職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等亦言之乃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是置鄭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南京）�case（在杭州）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

懷

庚戌　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謚忠靖）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決皇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決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

過禁門有欲無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下詔寬卹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當寬恤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採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橐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清河注見前）下馬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稺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於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

豪強不鋤則不足以安良扶弱興利除害惟真能吏能為之至於慈祈惻悌僅可謂其宅心而冥夫明明必當滿以莅事能吏循吏雖有兩術究歸一轍也安以嚴為愛錄豈知治體者哉

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勑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知蘇州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福人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羅以禮桂陽人知西安員外郎陳本深字有源鄞人知吉安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皆失其里系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知温州陳暘新興人知建昌等皆賜勑偕馳驛

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一時烝烝稱極盛焉蘇松鄰郡況鍾在蘇州其為政遺餘力民有況太守民父母之歌趙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於獨石即今東北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移開平衛於此今設副將同知駐防

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於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注俱見前之險邊備益虛

遣使捕畿內蝗

諭户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趾非伐沙漠資用未嘗缺乏北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十萬人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帝善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尚書張本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
往釐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
宜行事 忱浮沉郎署幾二十年稍遷越府
長史及是以揚榮薦遂被擢用 忱至即召
父老訪悉逋稅故設法以次理之時蘇州逋賦最多
積至八百萬石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
十餘萬石而官田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
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
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 先是胡縣為巡撫用
法嚴忱一切治以簡

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卿忱笑曰胡
卿勅吉在驅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
正不同耳在江南既久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
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鉤婦相對從容問疾苦為
之商畧處置其取下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
吏有能者則推誠與咨盡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
相視水利督濬嘉定諸浦時以匹馬往來江上
見者不知為巡撫也始與忱同命者北畿山東曹弘
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趙倫由郎中河
南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任
最久政績亦最著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 注見前
閱武而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 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阯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說言陳
暠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
帝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
使齎勅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還
官吏軍民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

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乃遣禮
部侍郎章敞字尚文會稽人齎勅命利權署安南國事 利雖受朝
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為東都清華
府為西都分十三道各設承政寮察及總兵使司其
制度多僭擬中國云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
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
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

乃就駐日如宣府大同運糧不反皆宣宗貽謀之不可有以啟之耳

將酒之法明李東陽之議良策益附將難關閉之職而飛輓則宜學之在官若令里老承值富戶充當即使令無奇羨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難改為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瑄等議行兌運似乎斟酌變通然不以此納貢之有司支兌即之次而令軍民私相授受且兌運與支運參行法不歸於畫一民間益無所適從弊端百出非惟民之蒸此也

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寬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三千餘艘分遣官軍就近輓運交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既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董理漕事福請復支運法在四年令江西湖廣浙江江南北諸郡民轉粟於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失悞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謂之兌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耗米以地遠近為差民有運至淮安兌運者耗減十之四如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至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運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閘謂徐呂二洪及會通河諸閘盤撥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遠運為艱由是兌運多而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中官表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使假採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逐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謚文靖

幼孜病革家人囑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聽及卒贈少保

壬子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洪文阯人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恤

帝召楊士奇諭曰邨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

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潦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三十五篇

秋七月揭曼碩風圖於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於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宥誹謗者罪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寧可罪邪其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蠲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祲忱奉詔令諸州縣以官鈔平糴）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網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數還官忱與況鍾定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農久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　八年春三月賜曹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字萬鎮吾人）

鼐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注見前）典史

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
禮官請表賀不許
甲寅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鞮靼阿噜台於穆納山在今烏喇特旗西舊作毋納山今改
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噜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噜台子諤博爾濟延

舊作阿卜只俺今改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
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明史土司傳松潘衛領占藏先結等十八族長官司及空郎龍溪諸寨方輿紀要松潘衛南踰化關左右有龍溪諸番寨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
寇如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冠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是為英宗
遣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攜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
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謚忠定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原吉善處條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容上前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鎮守中官襲唐
世監軍弊政山
壽等激亂文阯
已事可徵即誡
撤除於初政誠
為有益但收糧
巡鹽諸務均係
民生國計亦非
可委任中涓至
南京守備諸邊
鎮守更儼然參
與軍謀其視各
布政司權寄尤
重正當首行議
罷而時三楊輔
政不思永靖根
株乃復膠柱舊
尾使尚留詔檄
不又而瑣患復
滋深不可除蒂
滿株豈得謝其
咎哉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如故

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時裹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以參贊當坐隆側慙隆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二十二

不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聽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侯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凡彭城伯昶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 宣宗次子賢妃吳氏出 為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二十三

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卹大盤山 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十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 賊曾子良等為亂衆至三萬屢撫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二十四

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衆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 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

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贊曰宣宗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閭閻樂業益明與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

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猾帥起戚即削平掃蕩邊塵狡慝震攝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紹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此四川龍州今龍安府是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字永錫吳人主事郭循字循初盧陵人於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學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三十五

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裹以氈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以王振蔚州人掌司禮監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印綬掌印秉筆隨堂各太監為內官最要職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於東宮宣德初寢用事帝為太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太后當遣振王

內閣問事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竊改可否士奇慍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杓榮以實對太后怒振振仍令至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問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書郡名曰南郡因目為南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魯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為托克托布哈舊作托郡不花今改正所窘竄額齊納外為納欵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敗之追至蕪武山在涼

州府鎮番縣東南山右有藏武廟因名立為汗衆不可乃立托克托哈而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也

英宗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於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三月始御經筵

欽定四庫全書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 字行儉太和人 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殿 宣德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十二日為講期 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為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 從高宗南渡居衢州事具前 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祠墓傾圮者修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既建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至是副都御史周銓請於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為言帝問尚書胡濙 字源潔武進人 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為便 洪武中天下稅糧許民以銀鈔代輸于是謂米麥為本色諸折鈔者謂之折色 乃倣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麥亦如之南京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南京盡解

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
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折銀一兩
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
之積漸少矣
九月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
既絕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勅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　字尚德　東鹿人　於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
振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邪遂執驥及
右侍郎廖堅　字孟賢　宜章人　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
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
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摭大
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
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謫戍邊衛

試考太后既封諸大臣數責王振見此乃加振頌不得謂無必殺之心使五臣能因勢而贊成之則去大慈易如反掌乃五臣不但不顯言其惡且為之長跪致請轉若重為申救者良由諸臣阿順幼主為身後計故爾隱忍保全致貽奸惡之禍而不得誅之試考太后之優禮家眷且如太后於兄最昇皆榮其不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而三楊則於此等請加安任私意拘學皆此又其有於王振乎

丁巳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於便殿
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
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
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
屢形愁嘆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
悲愴　始仁宗為太子時被讒官僚多下獄溥及黃淮
一繫十年屢瀕於死仁宗每於宮中言及東宮
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言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
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

后頓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
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為振請五臣皆
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悞人國家我聽
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政也振故心憚
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邊將失利帝
命驥往許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　在今

涼州府鎮番縣東北即白亭海古休屠澤也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水草遂引軍還迤迤撫甘肅都御史曹翼奏之帝命驥責貴狀并戮敬驥秘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貴曰汝大將亦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帥都督戊午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四十一

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旱錄囚

秋陝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問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即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

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詔雍出穀賑荒者為義民復其家

遁尋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皆遠

邊外故居延城北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與下多喇溝黑泉俱在額齊納地按胡桐本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桐蟲食其葉而沫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即此舊說作梧桐林非是又及之多喇溝舊作刀力溝今改窮追至黑泉而

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
萬人逮至者皆梏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梏梏
巳未四年春三月遼王貴烩簡王植長子有罪廢為庶人
貴烩杖殺長史笞荆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閔
其內亂召訊具伏廢為庶人已封其弟貴烩為遼王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
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
六月彗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庚申京師地震八月又震
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
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
卒也贈諡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贈太保諡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字性和臨朐人侍講曹鼐入內
閣預機務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
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
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
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
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
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
鼐及侍講學士苗衷字秉定遠人侍講高穀字世用楊州興化人名
以進四人皆帝初御經筵士奇等所薦愉鼐先被擢用
夏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陝西大雨雹
深尺餘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
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
冠緇服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於此
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謚文敏

榮乞歸省墓北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譽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秦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秦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秦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銜恕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季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 并之子 械至京會官鞫之 紀事本末云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恩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 楊行祥事見正統實錄記載家或附會傳訛或牽合失據舊史例議辨之甚悉今故於諸說皆不取

辛酉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 思倫發本平緬酋既內屬太祖令羞統麓川之地為麓川平緬宣慰司事見前 為其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 事亦見前 太祖仍命為宣尉回居麓川已分其地設府三曰孟養 蠻名香柏城元雲遠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為孟長土司地 木邦 蠻名孟祐後陞雲南布政使司今屬騰越州 大孟邦 元木邦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為木邦土司在孟定界外 孟定 蠻名景麻甸元孟定路明為鎮夷府今仍為土府屬永昌府 隸雲南長官司四曰路江 蠻名悉江甸後陞宣撫司今屬於永昌府 于崖 蠻名干賴睒後陞陞雲州今州屬順寧府 甸寧 蠻名細睒後陞陞鄧夷州今仍為土州屬永昌府 隸金齒 明設金齒衛于永昌今省 久之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襲職

叅黠喜兵會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思任發乘機侵據之遂欲盡復其父故所失地稱兵擾南甸（注見前）哭干崖進陷騰衝（注亦見前）屢詔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勦帝命都督方政會晟及其弟昂共討之事在四年政與晟不協（思任發佯言遣使朝貢冀緩師晟遽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欲造舟濟師又不許政不勝憤）獨引兵至上江（即龍川江源出騰越州徼外流經麓川為麓川江在麓川者為上江近騰越者為下江）全軍皆殁（政敗賊高黎共山下乘勝深入援師不至賊出象陳衝擊政死一軍殲焉）事聞朝廷切責晟晟懼罪暴卒勅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昂長賊不敢出驅遇賊敗遽引還已而賊據者章寨昂進克之賊遁去尋貶如故）事俱在五年思任發由是愈橫既乃遣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罪帝用楊士奇言降勅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尚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絀廷議以貴為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為副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字廷振安福人）上疏諫不聽（球言思任發僻居南徼素本羈縻墨書原其罪彎使得自新甚盛德也乃詔旨甫下忽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陛下特降大舉興師令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且衛拉特世為邊患近雖稍抑部曲尚強今乃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幸然有警何以為禦臣望陛下急罷麓川之師專備西北章下兵部以南征已有成命寢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於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字原之慈谿人）孫良貞（名瑀以字行德興人）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南者二十餘萬謙請以河南懷慶二府積粟賑之又奏令布政司撫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就食河南流民以安）

遣使錄囚

秋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永樂中宮闕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是宮殿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為王先生謂王振也帝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恕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耶使復命帝慶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門外振始悅

冬十月進蕪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鍾本深治行為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予正三品仍視府事鍾先以丁憂當去部民詣闕請二萬餘人鍾雖起刀筆吏然重學校禮文儒及卒士民聚哭立祠祀之本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民

恥爭訟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知廨前民嫁女本深笑曰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邪遂請老去郡人肖像以祠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驥與蔣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自下江夾象石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合攻上江賊重地立寨堅守攻之不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長驅抵木籠山在永昌府北市土司南連破七寨追搗賊巢即麓川城城在山上山陡峻深壑環之其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賊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政之子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又誘敗其象陳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戛渡在北市司南路通木邦而分遣諸將四面環攻西風大作復縱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擔二子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

壬戌 七年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五月立皇后錢氏海州人

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為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蕪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

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儒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王振自太后有疾數年間已縱恣及太后崩遂益無忌憚）

十一月襖拉特遣使入貢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户部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三十三　侍郎劉中敷大興人等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甲於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於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衆立隴川宣慰司（在隴川城北地名酅把）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雲南思任發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雷震奉天殿

癸亥　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爾倉猝垂詢諸臣如某忠於為國當思此事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把即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其萬一得行猶可有補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優號弛禁即未及陵於平時亦無妨俟之異日有何迫不及待而於呼吸難留之頃舉此以塞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前二條之撫於義當

大畧相同士奇等為相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之尤不遑浮沉自全而已史家褒稱三楊相業果盡可為定評耶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略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庶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願守二聖之規復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拄格笞楚之未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職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過者法司所上多不能執奏或先觀望以為輕重民以多冤至逋磔納米尤非古法且使貧者幸免廉者蒙辜宜皆停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繕多宂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費貲不可勝計今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喪並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僨事各廠服役私家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疏入下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囑馬順殺球順深夜搒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瘐獄戶下大理寺少卿薛瑄（字德温河津人）于獄既而釋之下大理寺少卿薛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為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有學行人稱為薛夫子初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字千之東鹿人）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入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鑿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秋七月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字先世慈裕人）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

勉不加禮振銜之庶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奡倫堂樹旁枝遂坐以擅伐官樹枷署門監生石大用豐潤人李貴鳳陽人等三千餘人上疏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能子之等分兵四路擊烏梁海

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為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淇縣人出劉家口在永平府薊遷安縣東北有關舊為出大寧要路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關城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勦已而諸將皆奏捷勇奏敗敵于寬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虎頭山在故大寧城北黑山方輿紀要在朶顏東境寬峪土河注誤見前然俱無大功稍有斬獲而已諸將遂並加封賞進勇太保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增亨威

諸將四道出師一時俱以敗敵奏聞情節咻鄙難信即其稍有斬獲諒不過以捕生充數非遣有推鋒陷陣之舉也益虛增浮誑妄報冒功本軍中相沿陋習況爾時閫政不修諸將焉能同

祿諸衛帶俸官陞者二十九人其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拉特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子有加時勉為祭酒六年訓勵諸生崇廉恥抑奔競督令誦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嘗奏請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伯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歡暮散去一時稱為盛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謚文貞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師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帝即位初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老甚其子稷居多不法士奇不得聞于是言官交章劾稷逮下獄士奇方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未幾遂卒後數月稷竟瘐死獄中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字德遵泰和人入內閣預機務初閣務皆三楊主之及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曹鼐馬愉遂皆參決

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帝初即位詔封坑治福建叅政宋新交趾人紀事本末作宋彭今從明史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輗字惟行鹿邑人力持不可乃止至是礦盜青田葉宗留麗水陳鑑湖等聚衆至數千福建參議笠澗奉化人捕之為盜所殺于是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五十六

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八月敕諸將嚴邊備

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母蘇州人隨夫戍邊為托歡所擄遂生額森按額森舊作也先今改後仿此自稱太師淮王克狡桀驁北部皆服屬惟烏梁海未附額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注見前諸衛刼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鎰字有成吳縣人以聞帝敕諸將嚴為備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乙丑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於振姪王山家為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三 五十七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知縣楊瓚蠡縣人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生增廣者謂之增生俱有定員以歲科兩試高等充補補其初入學

者謂之附學生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於獄戍之

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為設方略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并坐需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為民邊務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衷穀與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事具前及是四人並在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曹吉祥櫟州人等弟姪俱世襲副千戶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為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諶招撫浙江僉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命村衆皆置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封掠如故已而鄧茂七反指揮使不能討歸咎于華謂茂七等俱以甲夫為亂時華已為山東副使聞之遂自殺鄧茂

七事詳後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頒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海豐人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權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謚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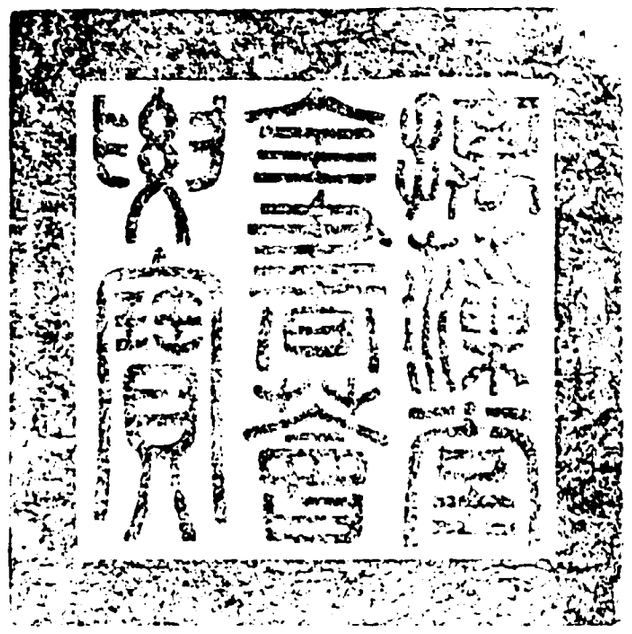
振之壞作底福自三楊同在內閣時已然所云榮沒而加驕縱溥孤立而益恣橫乃當時附會謚許之詞不得據為眾賢之論也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贈太師溥直清廉靜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恣橫及溥卒中外大權一歸于振矣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祿寺卿奈亨諂事王振亨詐稱詔旨日支御膳供振振悅之擢戶部侍郎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諂振擢本部侍郎祐無鬚兒子安敢有一時傳以為笑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搆之詞連鬚振問之對曰爺無鬚兒子安敢有一時傳以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義新俱徒帝宥直義奪新亨俸視職如故

先是駙馬都尉石璟罟其家閹振惡其賤已同類下璟獄已而大理寺丞羅綺參贊寧夏軍務當詣中官為老奴總兵官奏之法司坐綺罪徒錦衣衛改戍遼于是刑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陳鎰等為馬順所劾並下獄帝以濂等已輸服遂釋之行人尚褧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遂下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囚繫面條友而統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奏上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褧尋授南京御史石璟昌黎人尚宣宗女順德公主金濂字宗瀚山陰人行人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職專奉使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戴元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明

英宗皇帝

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訥格 永樂二年沙州酋長琨濟孛樓邁珠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處之尋以琨濟孛樓掌衛事進秩都督同知訥格乃琨濟孛樓之長子襲父職為都督 按訥格舊作喃哥琨濟孛樓舊作困即來今並改後仿此 等兄弟乖爭部衆多攜貳甘肅總兵官

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請入居甘肅禮遣使偕訥格撫諭其部衆而親帥兵隨其後比至訥格之意中變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 凡一千二百餘人 帝命徙之山東 居其頭目於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為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 自是沙州遂空已為罕東明衛後廢地在今安西府燉煌縣東南 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 在肅州西嘉峪山西蘆明洪武初置有城 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

多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詘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

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

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淚下 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之門下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素與敬宗舊令致意敬宗不可忱謂振曰陳公强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一致耳振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遷至是南還士論益高之

夏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 本降番 侵輔田宅輔不從寧第勝帥閹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勝而戍閹奴於邊

已而寧族青縣 本宋清州明改青縣今縣屬天津府 知縣奏輔占民田

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

時王振視勳戚如奴隸諸勳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致敬於輔及是輔既哀老又數為喜寧所侮亦屈節以避禍矣

秋八月甲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宋新為福建左布政使

新為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具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新抵任後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以楊洪為總兵官鎮宣府

洪威望素著衛拉特使至托克托布哈額森皆致書於洪并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

戊辰 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敕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 字文輝 晟之子 即卒代鎮 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犂其巢穴意乃慊於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為早璽將軍統兵十

陳敬宗當喪官迄稱之時能以禮自處裔然不縞其所守甚正周忱以封疆大吏入覲聞是何

五與中涓相比附在已既以苟合取容且復為權璫畫策陷其友於不義豈光明正大者之所為平說者謂忱撫江南頗多善政庶旌陰行掩厥所短不得不相終納以冀免厥旋不知大臣果公正自天本無虧以疑其相未若託病不以容身則生已

五萬討之

夏四月雨雹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後至天順中始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 隋縣今屬河南衛輝府 漫曹濮抵東昌潰壽張沙灣初分黃河合大清河入海一自滎澤 在壽張縣東南永樂初分黃河支流由此至臨清入衛河後在城北及城南 又由陳留歷睢 宋單元改縣今屬江南鳳陽府 界入淮淹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

鄧茂七以無賴佃人倡亂竟敢攻封兩縣進圍郡城罪在必誅實有可勦而無可懲張海以御史按部一聞警報即應諭已屬屬怯無能及其詭辭乘撫徵代為緩頰乞恩致賊益熾招任負固剿平連須兵力是誠難之機海實有以釀成之事定以後江登宗文顯等皆以縱寇

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 自黃河全入於淮不復由大清河入海及是復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呂於是二洪遂膠淺而臨清以南運道亦益艱阻

京師飛蝗蔽天

罷保舉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晨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傳瑨 上虞人 給事中余忭 奉化人 御史涂謙 豐城人 屢以為言遂罷之由是進退人才大權一歸王振矣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為佃人素無賴其俗佃人輸粟主家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令無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躡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幾盡巡檢及縣官皆遇害茂七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 二縣俱唐置今屬延平府 進圍延平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貰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帝命御史丁瑄 史傳無考 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 字式之慈谿人 以大軍繼後時福建兵衛久弛及茂七倡亂村氓開風聲是死又皆苦布政使宋新貪虐於是相率從茂七為盜衆至數萬茂七

被誅獨未問有
職及洵之罪者
失刑亦已甚矣

據陳山寨（在沙縣西南陳山之麓）自稱劇平王設官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懋為平夷將軍保定伯梁珤（銘之子）平江伯陳豫（瑄之孫）副之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江浙兵會討

冬十一月幸大興隆寺

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時建王振重修之役軍民萬餘人糜好幣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改賜新

額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童焉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大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於延平

瑄始至先令人齎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沙縣圖之（賊渠林宗玫等攻坪瑄與都指揮雍埜邀擊斬首數百級擒其黨陳阿巖送京師伏誅及是）

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

瑄因沙縣民羅汝先誘賊復政延平瑄督兵分道衝

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在陳山之後通寧化）攻劫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欲盡殲賊眾懋不可下令扣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餘眾潰散懋遣兵分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是劉聚張楷至建寧頓兵不進日飲酒賦詩為樂及聞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劉福心不平訴陳懋奏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然功亦竟不錄是當

時浙閩盜所在蜂起皆以誅王振為名諸將帥率冠而文吏督民兵拒戰往往多斬獲閩則建寧知府張瑛殺賊於建寧城外斬首五百餘級進擢參政後以逐賊被執死之汀州推官王得仁擊擒賊渠陳景改等餘賊驚潰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璟斬賊蘇牙於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劇賊擒斬千餘人帝數降勅詰讓諸將諸將無以自解乃飾辭委咎文吏王振方欲殺朝士威眾於是柳華已死猶坐前奉詔摘盜措置失當致賊益熾逆籍其家男戍邊婦女入浣衣局御史汪澄坐前帥師會討受賊詐賂不進兵御史柴文顯坐前按福建賊起匿不奏俱被極刑而宋新以貪虐致變反得長繫尋遇赦謫驛丞天下咸惡振

之橫而咎當時之失刑云　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汪澄仁和人柴文顯浙江建德人蘭谿唐縣今屬金華府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逐班師

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出騰諸司界龍川江流入焉又南經孟養東始謂之金沙江下流至緬甸入海越州徼州經隴川芒市北至四川合大江一自西南至緬甸入南海二江異流而同名賊柵西岸官軍造浮梁濟師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方輿紀要一名鬼塞山在孟養西南巔驥達破其十餘柵墜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養至孟郎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蠻皆震詔曰自古漢人無過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宣天威邪驥慮大軍遠涉餽餉不繼謀引還而諸蠻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發蠻稱其長之號時思機發據孟養驥知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尚在故思陸不稱發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遂班師驥凡三討麓川卒不能得思機發議者皆咎驥老師糜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注見前訓導詹英貴州人抗疏劾驥掩敗為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待不問思機發至景泰五年為緬人所執送京師誅之

夏四月礦盜葉宗留為其黨陳鑑湖所殺巡撫浙江大理寺少卿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招鑑湖降之

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諸境參議耿定和州人僉事王晟鄆城人敗歿於麗水隋括蒼縣唐改麗水今為處州府治都指揮英剛傑之建陽晉縣今屬建寧府都督陳榮與戰玉山唐縣今屬廣信府皆死監軍都御史張楷檄永豐宋縣今屬吉安府知縣鄧顯樂昌人擊之被執不屈死賊勢日熾遠近皆震及茂七誅二人擁眾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鑑湖遂殺宗留稱大王建偽號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湖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湖遂降鑑湖至京帝宥其死繫錦衣獄尋釋充衛卒土木之變來問七卿倣獲伏誅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

築壇大理寺英張黃益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九卿抑於內官之下遂為永制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字士謙江寧人入內閣預機務

英宗寵任宦官致令參與應曰大典其失已甚至九卿乃列坐稟賊共于閹寺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所關豈容陵替乃以

益博學強記三楊雅重之及是入直文淵閣

六月旱

熒惑入南斗

南京謹身等殿災

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基生荊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按元自順帝北去阿裕錫哩達喇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孫承緒國號尚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興復為辭其名甚正至郭勒齊布尼雅錫哩等以遠族相繼篡立改號鞭鞑後衛拉特漸強詰部相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洽額森及小王子等皆弒逐吞併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

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先是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理是程遣其妻子南歸妻重遲有期色理恕曰汝欲為衛拉特婦邪妻遂行　徐理字元玉吳人後改名有貞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廓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越三日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使列坐亦竟無一人敢與抗爭駭龍聽而喪班職更不可問近末世而內官監視各部者無不僭主部臣之工作威作福習為固然皆英宗作俑之過有以致之

梁海寇遼東阿拉舊作阿喇今改後仿此知院寇宣府并圍赤城注見前又遣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在大同府陽高縣北有堡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之子武進伯朱冕榮之子與瑛同練兵大同與額森戰於陽和明衛今陽高縣是為監軍大監郭敬所制遂敗歿敬伏草中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廓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越三日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怫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

以靖邊陲英宗軍旅未嫻豈宜冒昧親征致貽大辱總由王振欲擅邊功以固封賞而自揣擅權已久又不肯獨出駐軍遠離中禁貽他人捕發之機故必欲扶偽親行止圖自逸其私而不顧置其君于危險英宗不知覺悟墮其術中終至禍延宗社宜監貽客之烈殆比漢唐而更甚矣

皆膝行聽命尚書王佐廓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入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 舊驛有堡在宣化府懷來縣西 額森以帝北去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荊關道出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廓埜再上章請疾馳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詰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 本蒙古人其父巴圖特穆爾永樂中降賜姓名吳允誠拙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今改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畧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綏本蒙古人其祖薛台洪武中降賜姓師師四萬往援次鷄兒嶺 在宣化縣東 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饑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帝召曹鼐草勅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衆裸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 珪曾孫 駙馬都尉井源 尚宣宗女嘉興公主 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廓埜直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 字文質江陵人新昌人 來侍額森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寧伯劉安 榮之子 都督郭登 字元昇登英之孫 出謁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敗報聞 帝入敵營之次日遣千戶梁貴以表彬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

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賞金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請還車駕羣臣聚哭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理言驗之天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尚書胡濴首言不可侍郎于謙曰欲還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厲聲曰若去陵廟將誰與守金英因叱理出之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額森使不得報太后命郕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啟王始行

運通州糧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收則立盡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為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糧至京者官以腳值給之都御史陳鎰總其事

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英宗長子即憲宗為皇太子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男繕兵甲脩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輗武臣如石亨渭南人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王深納焉

郕王攝朝羣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事中王竑字公度河州人捽順髮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邪與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允其請衆乃定尋執王山至令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

徐理果稍干古侯當承輝慕即應恒初密陳以討忠發乃惟意意遂苟順理止知保其身家而不復圖心國是以幸臣分及敗報既聞人情洶洶理輒私安言天命以去偪謙勸遷使從理言則無京必如宋汴都之難文而英宗我成靖康帝之不返慎固之策更不容誅若非于謙意合外兵誓以死守則根本一搖恢復且不可必又安望他日之復辟乎英宗得復辟李賢所未能行之于宋時者謙獨能行之豈宗望英宗之得歸故國誠實不為

十株他珍玩無算己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
下獄錮之方于謙之止王諭衆也既定謙徐步出掖
門吏部尚書王直最篤老執謙手曰國家
正賴公耳今日雖百
何益于是朝廷益何重謙

封楊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

竇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帝為書
遺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偽也自今有書
悉拒毋受于是洪一意堅守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 十三

初通自交阯還通拒守清化事見前改戶部員外郎尋以事謫
廣東河泊所官掌收魚稅未入流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
外郎守備居庸通上言閒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
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
者二十九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
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
關外從之通尋遷郎中又
擢副都御史

月晝見

名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以翰林院脩撰商輅字宏載淳安人彭時字統道安福人入內閣預機
務

以陳循高穀舉也輅鄉會試及廷試皆第一士子
點稱三元明代惟輅一人而已

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安以竇森欲與帝結姻啟王王切責之尋自大同馳
至京師言帝已進己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
侯爵宜正典刑王令禁錮之尋得釋雲南鹽課提舉
司吏目胡仲綸

坐事入都奏言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
堵子冤敵此不可屈者一也敵假議和使我無備二
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宗戚金帛使我坐困四
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手詔誘取邊城
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
矣今宜急命大同宣府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
敵不敢輕進乘其送駕還京密勅楊洪遼其歸路石
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
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

皇太后命郕王即位是為
景帝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
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太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
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辭歸邸羣臣復固

請會都指揮岳謙使衛拉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為景泰元年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 宇用明 晉江人 請罷內官監軍不從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官官則亂況今額森詭詐多端往來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喜納不能從

也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 湖廣監利人 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陳狀綸服罪乃已 時臨兆府同知田暘聽選知縣單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詔以為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丁華敏上書言宜官十害畧曰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即下朘民膏害一也怙勢受征徭阡陌駢亘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廛占引數轉售他人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恃強賒買經歲不還行商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之人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害八也置買物件以一科十廚官損民害九也監工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

減浙江福建銀場課

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

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脩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傳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

以楊信民 名誠以字行 浙江新昌人 為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黃蕭養 南海人

蕭養以行劫被獲繫都司獄禁不嚴蕭養潛使人納斧飯中至夜與囚百七十人皆破械出刦軍器局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眾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

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園三月不解鄉
民避賊至城者皆不納歸則盡為賊殺從賊者益衆
帝以信民為僉都御史往討信民先為廣東參議有
惠政士民間其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獎勸
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賊勢漸衰蕭養尅期請降
會信民暴卒賊聞之曰楊公死吾屬何望遂復大掠
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帝命興充副總兵督軍
討蕭養興至廣州賊列千餘艘勢甚張興縱兵奮擊殺死者無數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荊闗
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詣上皇所告帝
即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并致書
額森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衆議欲大舉入寇
帝必南遷大都可有也叛閹喜寧從止上北狩叛附額森為間諜復
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至邊脅諸將開
闗名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為
然乃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

郭登在大同不納其宗而不能禁顓森之陷白羊口紫荊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仍屬虛設而拒君實無可逃罪論者每引杜稷為重者言以曲為之說所見甚謬孟子民貴君輕之語特因戰國殘民以逞故為此論以針砭時君非為臣子而發也後

由陽和進陷白羊口一作白揚在大同府天鎮縣北少西守備通政使
謝澤死之澤督兵扼山口會大風揚沙兵潰被殺抵紫荊闗喜寧與額
森弟大同王夾攻闗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
青戰死敵遂入闗長驅而東
詔諸王遣兵入衛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
狥然後奏聞
京師戒嚴
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第堅壁以老之于謙
曰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
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
范廣遼東人等陳德勝門當額森衆悉閉諸城門絶士卒
還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
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却之

額森自紫荊關今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進茶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

次盧溝橋圍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

諭文武羣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

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投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

口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在德勝門西北亦曰土城關即古薊門遺址亦

謂之薊丘喜寧嗾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

復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後家閿縣為太常

少卿出城朝見喜寧又嗾額森以二人官小邀于謙

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計復榮不得見上

皇而還廷臣欲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

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額森遣騎窺德勝門謙亨

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出范

廣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博囉及平章茂諾海舊作卯孩今

改中駁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斬其

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會石亨分

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

擊敵罵聲動地王竑毛福壽亦來援敵遶見旗幟不

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邀請既不應

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為羅通所敗敵五萬攻

居庸會天大寒通汲水灌城水堅不得近

七日敵遁走追擊之三戰三捷斬獲無算額森氣大

沮喪又聞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

所過州縣擁上皇出紫荊關去帝以謙亨功大進封

亨武清侯加謙少保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焚毀長

陵獻景三陵寢殿而

餘寇之未出關者分走畿內四出剽掠諸降人亦乘

間並起帝以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孫鏜范廣討

捕之遣官

復脩陵寢

詔止勤王兵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拉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

雖為汗兵較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其

合衆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

哈遣使入貢帝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問之

景帝任于謙排羣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於宗社獨是英宗還國僻處南宮事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貪心焉天道好還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而川實所自取耳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凡布之誠哉至於于謙社稷為重之言豈出於吕銘媿喪君有君及公孫申為將改立晉必歸君之意後世迂儒無不以是為題天君猶親也親為人執為子者不救髮櫻鬼而往救之以示不忘其可乎則意欲之嫌亦有猶來或猶以為非英宗意是真不識事体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從和議乎曰不北之警安得與和善甲示兵以從其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天下其誰非之

十一月脩沿邊關隘

上皇至衛拉特

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哈銘蒙古人幼隨杉
上皇寢天寒以脅温其父為通事從
上皇足銘日侍左右初上皇入敵營之夕額森有異
志會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寢幄復有異彩乃止
及是上皇所居毛毡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統其上若龍
蟠額森見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却之愈
敬服自是五七日必進宴置酒為壽稽首行君臣禮
以左都督朱謙妻邑人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先是楊洪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
史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衆始定至是學士陳循
以洪善戰請帥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參
洪軍務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
之門戶今洪既留京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鎮守乃以
朱謙鎮宣府紀廣楊俊洪之子副之王竑及夏忠魯
瑄守居庸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驥自麓川還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
明衛後置軍民府今為縣今府屬貴州清平明衛今為縣屬都勻府
驥至民遮道訴驥曰吾受命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
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亡數萬比至武昌詔
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羣臣勸王振兼及驥朝議以
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至是苗益熾命驥佩
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討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丹徒人為皇太后立妃汪氏順天人為皇
后

彗星見

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寧夏

喜寧勸額森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
京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

饑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
皇力解乃止額森遂自寇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
留數千人於河套 明史地理志大河自寧夏衛東北流過榆林衛北至慶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河套也一統志今為鄂爾多斯地 時入寧夏為寇
景皇帝
庚午 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衛拉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四 二十六
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並移昌平縣治于內 今順天府昌平州治即永安城也 明正德元年陞縣為州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於
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止給冠帶 其輸納者或米或粟或豆或草或錢鈔馬或牛驢或銀始於宣府大同其後兩錢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而米之輸尤多已而監生郭佑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
以空乏啓寇心也
章下廷議終不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四 二十七
閏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栲桄山 在朔平府東北 舊縣西北
寇入大同至沙窩 在朔平府東北即沙楞河口
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桄山盡奪所掠而還自土木敗
後邊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
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帝耕藉田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 字文敬 洪從子 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四 二十八
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
好忝將許貴 字用和 江都人 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
揮季鐸岳謙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
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
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
不從則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悒怯如此
何以敵愾移檄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五季北漢砦元改為關明置偏關所今為縣屬寧武府野狐嶺注見前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寧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衆

叛閹喜寧伏誅

寧數誘額森入邊寇掠郭登諜知之聞于朝會上皇以寧欲殺袤彬額森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使徒費往返爾寧聞怒曰欲急歸者彬也乃欲殺彬患之言于額森使寧還京索禮物而令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參將楊俊預伏兵城下具酒勞寧酒半伏發遂擒之送京師寧還等而驥亦俘獲劃平王苗富虫皆以兵會鎮遠道亦通已而璡復檄方瑛攻賞改苗寨名諸寨擒偽王王阿同及阿趙亦破湖廣苗會璡卒以王來代之明年春來與方瑛分兵連破二百餘寨苗衆縛其酋以降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

衛拉特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參軍紀廣等力戰却之封謙撫寧伯額森擾宣府大同意二城可旦夕下而謙與郭登數以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

衛拉特遣使請和

喜寧既誅額森失間諜所部兵多死傷而托克托布

哈王阿拉知院又皆携貳于是額森決意欲和又恥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恭政旺札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今改後倣此）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賫使令還而以敕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賫文書以講和為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仍欲謀奪上皇（登朝服立月城內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閘板）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書奏帝厚賚使令與旺札勒托歡偕還廷臣皆言宜遣使往報太監與安出呼韋臣曰公等欲報使孰為富弼文天祥者祠色交厲尚書王直面折之安始語塞乃以給事中李實（字孟誠台州人）為禮部尚書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齎璽書往諭衛拉特君臣未幾托克托布哈額森所遣使至勒瑪尼（舊作皮兒馬今改後仿此）哈瑪爾（舊作黑麻今改後仿此）等復至言于館伴曰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尚書胡濙奏其言廷議請簡四人往帝命俟李實還議之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字思敬大興人）等使衛拉特先是阿拉知院使來吏部尚書王直與廷臣復交章言之帝及衛拉特君臣使相繼至直與廷臣復交章言之帝不懌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馬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意始釋會丕勤瑪尼等將還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指揮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戶湯允勳（字公謙東陽王和之曾孫）副之賫金銀書幣往衛拉特而李實適以額森使至述額森語曰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時賫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捐已貲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飲帳中善與語相得因以所齎遺之館伴喜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

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為之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豈太師意邪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于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見額森辭色和因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寧無損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曰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已延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即起周旋其間額森額左右曰有禮已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帝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帥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詔議迎上皇禮

禮部尚書胡濙具儀以上（禮衣具法）爲迎居庸關百官迎上皇自安定門入迎東安門于東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居南城大內（龍虎臺注見前）傳旨以一輿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定門具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從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復言會千戶龔遂榮（淮安人）爲書投高穀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國初之入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字與中崑山人）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其言蕭宗迎上皇禮正可倣行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字道中寧陽人）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上索逐榮書所從得甚急逐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遠久之）

正統既為頗森所乳知不足為奇貨乃送之還朝頗森之意大矣又有何長哩而築臺疏拜乎吐羞史臣論笑之斟不足為屑耳

英宗為君為兄景泰為臣為弟天澤久定而倫叙攸明豈容戕奪況監國之命言猶在耳君臣返國則聖者自宜退就藩封誠使分定全何致有叔武之戮乃深蓄積疑南宮遠眞意果何居從兄弟至相持貌為推遜又豈真能捨人耳司而詔解尚謂隆禮厚倫自返能無怛忧乎

得
辭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敕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

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

朝見禮畢敕天下訟詞有曰禮惟有隆而無替義則以

厚倫之願先使虞李實使上皇言于上皇曰南歸後當

引咎自責上皇滋不悦及至宣府僅命許彬草敕諭

羣臣而已復辟

後實竟斥為民

以刑部侍郎江淵字世用江津人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時苗衷罷以淵代之初淵與徐珵同官侍講珵倡議

左掖門淵適至與珵迎問之珵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

是淵入具陳固守之策遂見知起擢刑部侍郎及是

參與機務

九月御經筵

御史許士達欽縣入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三日如遇

寒暑又輒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願陛下于

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驗之于古會之於心

以應無方之變帝優詔褒荅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字仲房蕭山人致仕

初驥為吏部侍郎慎端勁直王振方陵虐公卿獨嚴

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

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閒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

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

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如

一已事祇為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家居二十

不殖生産事兄教諭騏雖老益恭教子弟力田以理

學最後進時載笠行田間過錢塘主簿隸呵之對曰

魏驥後吐之曰蕭山魏驥簿倉皇謝驥慰而遣之後

至成化中驥年九十有八朝廷以御史梁昉言遣行

人存問賜羊酒命未至而驥已卒賜祭葬如禮謚文

靖具子寬以驥遺言詣闕辭營葬乞以其金賑飢民

詔曰驥終遺命猶恐勞其

氏可謂純臣矣其如所請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亦不

許自是歲以為請詔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言

之葉盛謂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怡然安靜

若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聰乃

止御史盛昱曰已不為而又阻人為之邪盛曰

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盛昱吳江人也

辛未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字宗元益都人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就者悉如凱言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戍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二月吏部郎中李賢字原德鄒州人上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納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獨石馬營雲州鵾鷄赤城龍門李家莊長安嶺凡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五月遣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有獻帝意欲絕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為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絕之恐啓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時豈無使邪因敕額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賚賫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還所掠擄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遠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復以楊洪鎮守宣府

洪奏言臣一門父子俱握重兵（洪子俊為右都督管同知信都都佥事僎充參將）盛滿難居乞賜休致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卒（謚武襄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為一時邊將冠）

秋七月京師地震

南京亦震

八月復午朝

自永樂初舉午朝（事見前）後漸罷不行至是復之（舊制凡朝內閣五府六部及諸司以次奏事及是定午朝議帝用學士陳循言命翰林院奏事在五府六部之前）

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煤（王名楨第三子）陽宗王徽焟（楨第五子）謀逆廢為庶人

徽煤惑家人貶友洪致仕都事千利賓等言（謂徽煤當王天下）作偽勅分遣友洪及衆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為亂（封苗酋楊文伯等為侯令發兵來攻武岡文伯不敢受）陽宗王徽焟亦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煤（楨第二子）所執有司以聞帝廢徽煤徽焟為庶人幽徽煤京師而錮徽焟于鳳陽衆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開事敗叛入廣

西稱蒙王糾生苗為亂（久之始能誅事詳後）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成祖北征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無馬步隊專教陣法已又置三千營掌車輦旗纛扈從出入隊皆騎後征交阯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以勳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其五府都督府亦自名五軍掌營事）及是于謙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為調法既而謙又請益兵五萬並前五營為十團營（都指揮三十把總一百五十管隊官一千五百）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成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由是京軍之制一變

己而謙繪陣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為論甚悉帝然之命依法訓練號令明審目視指麾口奏悉

合機宜石亨雖大將受命而已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台州仙居人祭酒蒲鎡字孟勤泰和人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鎡先代李時敏為祭酒帝即位初以老疾辭國子生三千人叩閽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閣

額森弒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其通中國將害已遂相攻托克托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據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壬申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綵絹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遵奉景泰得位踰同竊取而自英宗還國以後于尊奉敬恭之道一切蕩然久已忘心滅棄其君而見深之立旨由太后至于廢立之際則不從請令東朝是并蔑視其母矣若黃竑不過墾陋夷目安知中國情事而其疏中揣摩迎合之言又豈蒐服休倚者所能辨此必陳循輩預受分金

但減米麥其銀布綵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綵絹銀布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資言官交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月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三月詔錦衣衛官訪事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帝即位後久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會廣西土目黃竑以私怨戕其兄思明土知府猡并滅其家竑先以功屢擢都指揮使猡其庶兄也猡老子均襲官非竑意陰令其子幸悍幸夜馳破府城滅猡家支解猡父子痤之後圖即孔還明日竑佯不知走思明驚哭發喪而猡僕福童于竑子殺猡時已見之并識其從人脫走訴憲司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竑父子入獄竑急使其黨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子　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徒年上皇輕身深寇篤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及霞靡常萬一羽翼長養稚智轉移安受子

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寇讎肘腋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晚矣已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絶覬覦之望疏入帝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下廷臣議且令釋玹罪明日禮部尚書胡濙集羣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以為不可尚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于是濙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黄玹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越九日更封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于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先是帝有易儲意恐文武大臣不從乃賜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以鍍而撰危難其罪與亂臣等景泰當時即應執寘重典庶乎理得其口及太子立又加賜黄金各五十兩并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而夷宮公孤官皆心安乃一開好人妄言即詔獄而此則無可說矣又不肯祇沽一已之名而于事仍歸無濟故不復犯顏強諍耳不然謙素為景泰所倚任苟非有深拂其隱之嫌何以天順復辟時聞鐘聲而遽有疑是于謙之問鄂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立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帝不從之餌布旨遂榮借玹以發其端耳至于謙不諫易儲一事論者紛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者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心無是理觀賜金之獨不及謙則安知非謙已有造膝之陳景泰詮其意不可奪故不復相屬耳且前諫奉迎賴論辭以成事

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馬

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見清上皇第二子嘉靖中封嵩宸妃出榮王天順復辟後改封德王居德州復改濟南見淳上皇第四子王明年薨妃出許王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尅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大字經榮清人諫河東鹽運判官楊浩濟南人除官未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笞于衍者同寅安邑人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

等從言解釋忠亦下獄然僅坐以他事外謫立功何以懲凶惡且仍栽瑤錮滾其猶疑終不能釋甚矣景泰之戀位失德也

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錮浪于獄而瑤竟殊死

初侍讀學士倪謙字克讓錢塘人遭喪淵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寵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及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

遣諸將分鎮大同宣府孫鏜石彪亨從于協守大同衛賴楊能協守宣府從于謙請也謙又議上禦寇安邊十一事詔悉行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直陳無隱由是人多怠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不實且言韓信起自行伍擾首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首者與議軍事若令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輩謙疏辨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首其人者廷臣共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設團營與石亨同事謙議論斷制亨不能贊一辭銜之亨貪縱自恣謙每事裁抑亨不得逞益恨謙疏辭總兵官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遇因邊事孔棘命臣薦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未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累奏辭職以臣為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駑鈍使亨不得行其志乞辭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亦不允通與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齟

斃之而言者復据撫不已諸御史屢以深文彈劾賴帝力持之謙畧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德勝之捷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内愧疏薦謙子晃詣赴京師謙辭不允晃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不得顧私恩且亨為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為臣子于公議亦不協臣于軍功立杜徼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後大恚帝嘗賜謙第謙辭每日留宿直廬器具蕭然素病痰疾作帝遣興安舒良往視還奏謙服用過薄詔尚方製賜至醯菜皆備帝又覩幸萬壽山伐竹取瀝賜之或言寵謙太

十二月窩赤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窩赤自弒托克托布哈後屢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尚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遣使議乃罷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虜遣使宜敕羣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為請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為言各襲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璧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璧議為是使卒不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

癸酉　四年春二月以黃珏為前軍都督府同知勅珏馳驛至京召見便殿以珏有機謀勇畧命治前府事賜第居京師後太子卒珏即仰藥死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竑賑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不待報輒開倉賑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發以賑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侍郎邝幹齎帑金馳赴聽竑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而以銀錢絹布參之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

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初玹奏淮揚饑帝憂甚及得玹自勃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于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玹功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饑帝命南京戶部尚書沈翼賫帑三萬往賑散給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玹勃奏奉使無狀請以銀易米備賑從之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

先是元年六月命生員納糧倒馬闕者給冠帶至是命輸粟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循資出身尋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迫薦舉既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開封教授黃鑾首言其不可戶部請俟倉庫稍實停之于是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遇遷謫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以兵力迫脅諸部東踰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等遂自立為汗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特克紳汗舊作田盛可汗解云田盛猶言天聖也蓋當時未通音譯以其與天聖相近遂以為解今改正并訂之

末日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或以為但勅諭來使不必賜書給事中林聰或以為宜仍稱太師安達侯柳溥或以為可稱衛拉特主即中章綸而府部大臣不得遷因詔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諭德尋復荐為國子監祭酒帝曰是議南遷者邪為人傾邪將壞諸生心術他大臣亦屢荐珵輒不用循具以告珵曰若第更名無為內家習知也珵從之遂改名有貞時河決沙灣己七年矣隨築隨決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僉都御史治之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謚愼獻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有貞即徐珵以倡議南遷為太監興安金安所叱久

甲戌五年春正月命平江侯陳豫以平賊功進封侯學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以為言故有是命竑言頃冬春之交淮河氷抵海鬻妻子強者肆刼掠民困若此陛下端居九重大臣身處廊廟何由見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太息流涕者也陛下即位以來非不敬天畏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用而未收其效邪佞去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作停而匠役未息法制頒而尚有更張賦稅免而或仍牽制生是干和遂召災變臣願陛下修厥德以圖厥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四　辛

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廣仁發釋猶疑修德必致其誠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稅節財用戒聚斂卻貢獻罷工役圖治必盡其實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因勅內外臣工同加修省陳弭災之道

二月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鎧言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字子部高宿人智之子以江南北積雪沍寒死亡載道奏請賑恤帝得奏即馳勅江淵王竑賑淮北而命文賑揚州及蘇常諸府先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自兌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即金花銀事具前民以為便後戶部仍徵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夏四月壬午朔日食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字世京永豐人于錦衣衛獄

先是懷獻太子既卒綸與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諜言窺森使偵京師將以秋初大掠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因及復儲事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具儀復還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疏入帝不懌然猶下廷臣集議雖銜

同甚未發也越三日綸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言
惇孝弟云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
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
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
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
下之至尊也願陛下於朔望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
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又請復汪后于
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

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
執綸繫詔獄未幾并及同逼引主使拷掠備至會大
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虐使三衛逼徙其部落于黃河穆納地穆納山名注見
前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舊作乞克巒格根特穆爾舊作格
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
舊于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廢城于謙以為不可乃止

不可考博汗生子曰烏林台巴丹師遂統部落是為準噶爾之始　按博汗舊作孛汗烏林台巴丹舊作作烏林台巴勒今並改正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臣所疾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劾聰下廷訊坐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輿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寧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悸也安入告高穀亦力言之聰遂得釋貶國子監學正

乙亥六年春正月改工部尚書石璞字仲玉臨漳人為兵部以學士江淵為工部尚書

淵在內閣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尚書協理部事衆佯推淵淵欣然不辭屬商輅草奏陳循王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淵大失望

二月雨木氷

彌旬不解

錄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法司審錄之由是得減免者甚衆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韃靼遣使入貢

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

慰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兩畿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尋復以宋儒程頤後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

世襲博士

秋七月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鎮名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運河所經與書張陽較二縣接界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翟云漢武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疏汴河踰年著績古言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今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于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支河翟云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入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治渠起張秋金堤注見前之首引而西南百里經濮陽濼傅陵陂至壽張之沙河及東西影塘白嶺灣李隼凡五十里由李隼而上至竹口蓮花池抵大潴洋又五十里踰汜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堤以為固外恃梁山泊以為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

十有六尺厚什之栅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建閘于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而穿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蓋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而決口始塞阿鄄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云有貞初築決口下木石則皆若無有貞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下之不移時而決口塞有貞事竣還帝厚勞之尋復命巡視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堤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堤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患悉平還朝帝名見奬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字汝敬無錫人）以災異頻仍請罷齋僧輟遊宴止興作疏入帝不懌未幾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論令去之遂黜敬為典史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字安止吉水人）于闕下謫為驛丞復杖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同死綸仍錮獄先一年莊在南京疏言臣曩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節慶必命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榷治道嚴時令節命羣臣皆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儲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及是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巨艇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綸死而復甦繫如故

是年刑科給事中徐正請問言沂王嘗位偪副天下臣民仰戴不宜居于南宮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悟大怒立叱出之命詡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遂詡戍鐵嶺衛又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常倚樹憩息及樹代得其故大懼至天順復辟後正平皆伏誅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徽燀既廢其家人蒙能竄入苗中為亂（事具前）

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注見前）新化（明守禦所今為長官司屬）銅鼓（明衛今為錦屏縣屬黎平府）諸城官軍屢勦不能克至是帝命瑛為平蠻將軍尚書石璞總督軍務率京軍討之時諸苗酋多與能相應合衆攻平溪衛（明置今為玉屏縣屬思州府）都指揮鄭泰以火創擊能能被創走泰追斬之（事在明年四月）餘賊流劫武岡分陷藕塘諸寨勢尚熾已而瑛進駐沅州分三道一自清浪（明衛今為清溪縣屬思州府）一自平溪一自鎮遠會于賊境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在明年十二月）蒙能餘黨以次平

丙子 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謚肅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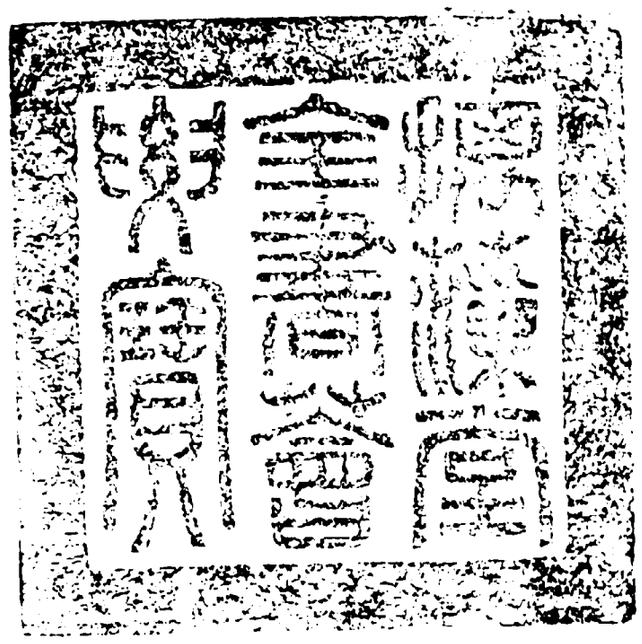
三月天鼓鳴

夏四月彗星見

前後以誅其心
始無後情耳

彗東北見于胃其光芒或長數尺或長丈餘自是月
至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又復見于畢宿
五月勅內外羣臣修省
以星變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河決開封
秋七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水
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高地丈餘
以工匠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
郎祥卒贈工部尚書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
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是秋文子倫循子
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
覆閱貢生卷有優于倫瑛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
免循二人意命其
子一體會試而心薄之
冬十一月蠲天下景泰以前逋賦
十二月帝有疾
罷明年元會

大臣子弟果文學優裕固不妨以科目迎身而既與浸增傳失惟當明聽考其才本不妨錄取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戴元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十五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英宗北狩榮慶本為奸瑞所誤迓固而不問迓政景泰之意君貪位實非人情天理所安則羣臣思戴英宗固為合于大義第景泰病已危篤神器豈能慰而無所歸舍英宗又將誰屬使能靜俟少時廷臣共迎復辟寧得謂非名正言順乃徐有貞石亨肇遷為奪門之計行險邀功不顧其主之命冒危禍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居況有貞前倡南遷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舉止圖一已勳封並非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内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

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十三日戊寅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軏玉次子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盡圖之徐元玉有貞字翼日亨軏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亨軏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貞所軏曰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啟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入明舊史云有貞令軏等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内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閉云以過外兵考明制皇城門鑰内監掌之石亨乃總兵官不應掌門鑰且是日早朝百官咸集若門啟復閉何由得入得入而漏闥下邪說本祝允明蘇材小纂不足據今依天順實錄羅通奏辑

改元大赦

繫懷君國且籍私忘屠戮忠良有負方寸世功臣子千古罪人耳

景泰襄據大位自為干秋公論所不容英宗固已復辟固不妨包荒以示大度況據事宣布曲直自明何必罣口肆譏語傷忠厚乎總由有貞欲自暴其功故于此詔及廢郕王制皆貶之不遺餘力小人務遂其私而罔顧朝廷大體即此可覘奸邪心術矣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 詔辭曰衛拉特之變秉輿被遮文武羣臣已立皇太子于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又曰旋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知夫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瘳徐有貞所撰也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 武弁也 從兄後享入言之尋封武功伯 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遷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邪帝不應後數日言官爭劾安黨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禮監而已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為民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 時王竑巡撫江北改浙江參政

石亨等追論其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後帝于官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為恩義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滿朕也命還河州勅有司善視之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直濙皆以年老乞休（直年七十有八濙年八十有一）並賜金幣給傳歸（初直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凡十四年乃告歸時從諸佃僕耕畤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嘆曰襄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今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役六年卒年八十有四謚文端濙歷事六帝立朝幾六十年既歸三弟年皆七十餘顰眉皓白燕樂一堂遂名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謚忠安）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制曰庶次子郕王祁鈺性本泉雄遘據天位神人共怨既絕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彌留朝政遂廢吾雖母子之至情于大義而難宥其廢祁鈺仍為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辭亦徐有貞所撰也）送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祷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雨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團營

從石亨言也（都督范廣素驍勇為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軏尤不相能乃誣廣與謙同謀為逆殺之軏又證殺前昌平侯楊俊不開闕迎納也後軏入朝于路得暴疾輿歸痛悲不堪而死時皆以范廣為崇云）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內閣議迎儁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幣給驛舟以歸（穀歸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居四年卒穀位至台司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成化朝賜謚文義）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尚書

郕王薨（謚曰戾）

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妃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等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以為不可乃止（妃出居舊府時沂王已復儲位以妃前不欲廢立請于帝令妃得盡攜宮中所有而出一日帝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鰲魚今安在桓言當在妃所帝命索之妃投諸井而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片玉邪後有言妃出所攜鉅萬帝命檢取之立盡）

明史贊曰景帝當儉德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強寇深入而宗社又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乃汲汲易儲南內幽閉朝謁不許思誼慙然終于輿疾齋宮小人乘間竊發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視彬猶骨肉也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叙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封子四人為王

見濟即見清改名德王景泰中封榮王至是改封後之藩德州又徙濟南見澍帝第五子與下二王俱在南宮時所生

見清即見濟改名秀王後之藩汝寧見浚帝第七子吉王後之藩長沙無子即就藩汝寧見澤帝第六子崇王後秀王薨

韃靼保喇寇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泰不祥物獻否由爾第毋留我使以速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死犯寧夏參將种興戰歿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保喇勢益熾邊警侯吳儁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輒敗而飾小捷以聞吳瑾克勤之子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

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墡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瞻墡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郕王監國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內瞻墡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墡尋于宮中得瞻墡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閤中乃賜書召瞻墡比二

書于金縢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
帝親送至午門外瞻望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
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
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字廷玉陽曲人賑北畿僉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
恐瑄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黃仕儁四川富順人繼
往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
是因噎而廢食也帝卒從賢議時方遣使通西域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
濟徒為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
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鬻妻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即成市儻望陛下用和蕃之費遣
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五月彗星見
是月始見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字騰霄涞水人楊瑄字廷獻崞城人等于獄并逮繫都御
史耿九疇字子範盧氏人羅綺

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
以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徐有貞李賢
曰真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
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
延綏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等將
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
先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
黨排陷欲為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
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
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
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
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
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榜掠備至
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誅并逮繫
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為曹石（石亨曹吉祥攬權時謂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數有貞于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吉且曰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及楊瑄張鵬獄起亨吉祥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擅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

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勳舊遂並下獄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門東吻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甚（大木盡拔雹深尺餘）欽天監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

賢綺為參政（有貞廣東賢福建綺廣西）九疇布政使（江西）御史周斌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戍邊賢未行以尚書王翱薦留為吏部侍郎（楊瑄張鵬初戍遼東尋遇赦還可乃復戍南丹）

以通政司參議蕪侍讀呂原（字進源秀水人）入內閣預機務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諫言媚色徇人

禮部侍郎蕪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字季方鄄縣人）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翱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召對文華殿稱旨（正長身美鬚聲帝還見色喜既登陛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強仕幾縣人又吾所取士正可輔朕）遂命入內閣以

官小欲擢為吏部侍郎蕪學士會石亨進見帝語之亨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即以原官入

閻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己勅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内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

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虚日時帝亦厭亨吉

祥驕横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改許彬為南京禮部侍郎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及參大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而出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為帝親拔益感激思自効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正與吕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

惟持微詞相搆徒為奸佞所輕耳

岳正以曹石恣橫極權欲防其漸立意未嘗不善但被陳前牖二人之叛尤當定計誅鉏以杜後患何轉欲保全終始曲示主恩用意亦太左矣正因此遂為奸黨所誣陷誅之不減適成其為迂儒之無用耳

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

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

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

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

請以計間之帝曰即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見吉祥

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

辭兵柄又詣亨諭令自戢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

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請死帝內媿慰諭之而

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

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

正草罪己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

謂正責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

日耳既行道漸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

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方正

澄闕衛人所劾汝言亨黨正嘗言其不宜為尚書逮繫者正曰上顧我厚懼被黜時或有讒正以未信而諫者無以報稱子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

岳正創好只是大脫正聞自為像贊述帝前語而末云臣當聞古人之吉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疎欲以縱橫之術離間摧俾反為所嗤人皆迂而惜之

大赦

以承天門災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為追執之德州下詔獄榜治無驗會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為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言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景泰初時入閣事具前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事消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帝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為帝親擢者時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羅綺赴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為王振建祠賜葬事綺嘆曰朝政如此吾輩自應阨黜怨家聞而告之帝大怒立捕綺下獄籍其家戍化初始釋為民

王振初因英宗幼冲寵任擅切威權擯逐朝右已不容誅及逞私意以致悠恣北征以數十萬之師委棄道路重傷軍儲事危陷主尚賴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以旌忠為號是非顛倒甚矣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其無罪久繫釋之帝先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即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

戊寅 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既而

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煣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誰敢提兵入禁令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毋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曾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 明代宮闈嵗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茆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勑慰勞齎銀幣遣行人送還初與弼在正統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户部侍郎年富 字大有 愔遠人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程信 字彦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 葉盛李秉 字執中曹縣人巡撫遼東兩廣大同 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事盛專擅帝召還尋以詔下獄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已重謀于李賢賢盛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茆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勑慰勞齎銀幣遣行人送還初與弼在正統

景泰朝累薦不起曰宦官擇民不除欲天下治平難矣及是以勅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僚無事處不得即行其志故卒辭歸方與弼之至也李賢以賓師禮待之上座編修尹直至令坐于側直大愠出即誘與所作續綱錄言與弼當為其弟所訟又言與弼而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偽為辨其誣云尹直字正言泰和人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豐潤人僉事逯杲安平人俱得幸而杲更強鷙帝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己卯 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石彪及楊信擊敗之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王今改搴其旗封

定遠伯既而充總兵官禦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二萬餘捷聞進彪為侯彪既屢立戰功與言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則至于敗

二月遣御史同內官採珠廣東

幸太監曹吉祥宅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即白苗在貴陽府貴筑龍里諸縣界東苗干把諸等攻都匀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千把諸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覽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

動之有泄于虔者帝聞之大怒乃勑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鐵榜例治罪罷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虔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鞫虔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時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致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令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詔霜降後錄囚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謂之朝審遂為永制

庚辰 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虔皆伏誅

逯杲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貲未幾亨瘐死虔僇于市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召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衆以為聲勢輒臣奔走恐後亨乃以貨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謠謂即中龍文朱銓輩俱以賄被顯擢也久之干請愈甚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勑左順門非宣召毋納總兵官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而亨猶不悟恣橫如故逯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伺亨所為以報而亨亦不知虔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為天下精兵處故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莆田人）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非不容中立既已往勘得白即當治罪以反坐之條庶可少慫恿詭僅爾加以敲剝怨責姑息已深及罪迴護前非妄行款奏猶當窮究以核情偽

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貶衡州知府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西番人）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荊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為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鉞兵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

辛巳 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之

夏五月殺戊陽王奠壏（寧獻王權之孫）

逯杲誣奠壏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舁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宇嘉秀安福人）于獄尋死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

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衛副總兵仇鸞禦之敗績敵渡河標掠官軍莫敢攖其鋒鸞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數千會之

彗星見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欽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

師還畜于家故家多藏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為死黨千戶馮益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命逯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會孫鏜西征師未發欽令其黨欽天監正湯序擇庚子昧爽臨朝遣將謀以是時擁兵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應之計定召諸達官夜飲時孫鏜及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鏜由門隙投疏入帝即收吉祥敕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砍傷孛賢于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釋己罪賢佯諾乃獲免欽遂率衆攻長安門不得入眡往來叫呼門外鏜急召西征軍二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曙共黨稍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雨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食

壬午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猺破之

而不能制已為優柔寡斷見令亨叔侄夷裏握兵柄吉祥屢出監軍遂使將半私門家多藏甲終于教孫升木誠莫吉祥則竟肆異謀叫呶為亂雖戕及朝臣旋即身伏斧鉞所謂懲逆而禍小義二人惡貫既盈天故奪之魄而促其敗非逯杲之徇按果能濟事也

自元年春大藤峽在潯州府桂平縣西北四山環繞亘數百里跨潯柳二府之間為猺獞窟穴猺為亂兩廣苗獞蠭起廣西殘燬殆徧前年帝命龐為總兵官討之龐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在潯州府貴縣北為藤峽左臂直抵潯梧所向皆捷而龐多冒殺濫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明年賊夜入梧州城劫官庫放罪囚執副使周琦殺之和賊亦尋矢乃縱賊出城而與之和賊亦尋遣琦還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謚孝恭皇后

廣錦衣衛獄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心腹及杲得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于景泰陵

呂原罷原丁母憂詔奪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及抵家寢苫哀毀襄事而卒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遷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會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人皆惜之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字安簡廬陵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讀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字孟時莆田人可出告王翱翱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雲南河陽人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又遼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

深銜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
軍匠楊塤擊登聞鼓為彬訟寃語侵達詔并下達治
時大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次骨欲并
去之乃擠塤究主使塤知達意即謬曰此李學士導
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鞫于門外帝遣中官
裴當監視達欲執賢與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
訊塤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
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
聞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
禁錮塤

甲申　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間太子于帝者帝臥文華殿密召李賢告之賢頓
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
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
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
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
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　是為憲宗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赦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
私詣溥計事時英宗崩之已而英宗崩
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
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
昂賢怒發其事會大赦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
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　景泰中置縣今屬廣州府
知縣降雍為浙江參政
二月揩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納及綸敗調貴州都匀

衛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西南丹衛

始以內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時未嘗行今誰敢草中官復厲聲曰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之未幾出為興化知府

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尊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名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南京祭酒正不悅會有忘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嘿之未幾出為興化知府

復立團營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霆

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紳左右近

幸帝納之

葬裕陵

謚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宴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感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順天人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上元人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諸城人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

杖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

妃時年三十有五帝寵之頗虧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瑄文清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贈禮部尚書

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頌著作直須躬行耳有前書錄

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隆慶中從祀孔廟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

中齋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帝聽自是咸畏忌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略弓馬分別甲乙武舉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憲宗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宇良佐鳳陽人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

守臣奏廣西猺獞流劇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孳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

薦雍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名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冤

御史趙敔（武進人）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敔言施行釋于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冕先授副千戶）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

帝耕耤田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國子監

荊襄盜起

荊襄上游為鄖陽古麇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為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入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則見稱設法紬惟慮詭雷以起益源更何心原其為飢寒所迫英宗不即用兵會不免誤于姑息至御史敔命撫輯白雷逸務其地窮如究詰殘黠聚而挾奸棄卹使滋蔓雖罔乃從論改數人而猶悍之徒乃聽其伏匿不出未幾而劉通等遂敢僭稱帝號攻掠鄖襄諸郡縣陷房陵殺知縣始思當時司事者罪其可逭乎

谷阨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飢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飢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往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師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號石和尚）劉長子等聚衆數萬為亂（偽稱漢王建元德勝）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命朱永（字景長謙之子）白圭討之至南漳（隋縣今屬襄陽府）連敗賊（在是年冬）偵知賊巢在豆沙河（在鄖陽府保康縣西北下流入筑水）萬山之中列為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俘斬無算（在明年春）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毀巫山（注見前）太昌（後周縣今屬夔州府）圭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賊小憩（在明年冬）

夏六月奪張瑾拂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軌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
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
等援例乞復遂并革瑾宗
秋八月雨雹湖廣浙江河南飢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
流移南陽荊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
麥絶收乞勑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宇宗貫三原人及浙豫
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
史吳琛繁昌人往淮揚內外請臣請緩征鹽鈔通賦等
皆從之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
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
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
撫項忠宇晉臣秀水人等率所部兵傑之官軍力戰乃引去
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
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
卻潛用駆用用兩衆其說雖似可行但狂狡猖聚無不城恪為
集潛行抄掠利則就住需收則深邑出沒所以不常且衆寡

韓雍破猛于大藤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
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徙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峽登峽
巔數百里顧盼可盡諸蠻倚為奥區中產猛人藍胡
侯槃四姓為梁魁又有獞人善傳毒弩矢中人無不
立斃四姓猛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為亂隳城殺
吏所至殘墟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邱
濬宇仲深瓊山人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駆在廣西者
宜困賢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

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搗之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乃倍道馳全州（注見前）破陽洞叛苗又自桂林破修仁（唐縣今屬平樂府）荔浦（漢縣今亦屬平樂府）諸賊尋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伏道左顧為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給我吹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剮胠胃分掛林菁間衆衆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餘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中大藤畫沈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勅嘉勞名輔還封武靖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賊鄭昂等攻陷洛容北流隋縣今屬鬱林州）流諸縣流刼至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洛容唐縣今屬柳州府北流隋縣今屬鬱林州）

丙戌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南陽人）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崗（注俱見前）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明宇樂州後改縣今縣屬貴州鎮遠府）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威名著西南苗獠畏懾呼為金牌李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宇彝正吉安永豐人）疏諫貶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百官志市舶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提舉秩從五品副提舉從六品）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略曰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子貢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逆先王之禮經捐大臣之名節哉疏入黜為福建市舶

副提舉王翺以文彦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
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救之竟不從 後賢卒商輅復入閣以為請倫始復
官尋乞歸以金牛山八跡罕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
從學者甚衆稱為一峯先生久之卒嘉靖中贈左諭
德謚文毅 金牛山在吉安府萬安縣南
秋七月封弟見治 英宗第八子 為忻王 未之藩薨見沛 英宗第九子 嚴
王 後之藩鈞州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謚文達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
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帝震悼贈太師賢常言內
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
聲色以故頻請發帑賑貸恤邊前後不可勝紀故事
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
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翕然
稱為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超擢侍郎而所著
書誌帝荒淫多過其實而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
倫尤為世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 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
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擬
柔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入嘗一日
草九制筆不停書人咸服其敏捷云

而于景泰時則浮沈自全毫無堅立即所陳中興正本十策乃無一語敷奏就豈得謂之矢心精白況由郎署突知超擢豈不能以讜言正道力諫酬知奠貴景泰實甚不特著書過誌之足滋物議也

李賢在英宗朝扣棫頗有可觀

鎮守開元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韋興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
恣帝以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元坐失律當逮治其同
官鎮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
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
部議勿許內批允之
丁亥 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剌弒蒙古勒克哷青吉斯瑪拉
噶殺保喇更立他汗 史無其名 阿勒楚爾使使入貢尋渡
殺瑪拉噶殺所立 汗逐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仇
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再乞
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鼐 舊作孛魯乃今改後仿此 亦遣人入京帝
許之詔永等駐軍塞上 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
其有可畏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容我主一
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戾二也代來散逐水

草部落四分兵力不
將使採瑪拉噶所在
而不
能用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並
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
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定之異順為過云

三月名商輅復入內閣

驛召至京以故官入閣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三百七十五震勅所
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户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介綱等于
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
桐廬人
並乞免上皆
慰留

六月遣襄城伯李瑾
隆之子
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

蠻今四川叙州府興文縣本西南蠻地名大鞠都掌元
置戎州明降為縣後入改縣曰敘興文即今縣是也通
志蠻有山都六鄉水都四鄉
而山都尤為強悍叛服不常

山都掌蠻叛陷合江注見前等九縣朝議大發兵討之
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尚書信先為兵部侍郎提督
軍務師至永寧明宣撫司今改縣為敘永廳治分道進所向克捷先
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獲鎧仗孳畜無算又
討平九姓苗明史地理志永寧有九姓長官司地今在敘永界之不奉化者
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今廢為大壩營在敘永廳西北分都掌地
設官建治山都水都分地以治控制之師還瑾進為侯信亦進
秩兼大理卿與白圭同涖兵部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敔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逋負有
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
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
行甫
蒲田人
檢討莊昶字孔暘江浦人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景同
疏進諫罢曰今川廣未靖遠在多虞三楚豫章赤地
千里正陛下宵肝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
至翰林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箴曰敬沃之言
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鄉魯以陳焉登豈堯舜之
道詩詞非仁義之言停止哂大移此視聽明目
達聰省此貨財賑飢恤困則災沒可銷太平可致帝
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
知縣景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懋等在道
以言官論救懋仲昭改南京大
理評事景改南京行人司副
戊子四年春三月禁燄戲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昌平
人周太后弟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番僧扎實巴勒舊作剳實巴今改乞靜海地為常住田
嘉善公主英宗女下嫁王增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
地四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字寬叔上抗人等言洪武
永樂年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
稅逾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夫
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
百家恒產哉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實巴勒
等所乞還之于民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
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
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壽弟彧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
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字時茂歷城人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札巴堅勒木樂舊作剳巴堅參今改以秘密教進封萬行
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
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
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
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
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茲進矣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宮端行事鄙猥
既參大政無所建明于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
賢奪情文內媿文為詹事時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
所鄙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謚孝莊皇后九月葬孝莊皇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方英宗北狩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俟即卧地損一股以代没哭泣復損一目及在南宮英宗不自得后曲慰解故遺命如是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及營裕陵賢請營三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名大臣議彭時向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冀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為心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吕氏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入明日禮部尚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鄞人倡言

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冬十一月督都劉玉字仲璽磁州人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今平涼府固原州境明初為開城縣叛酋滿俊平之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即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户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衆為亂據石城在固原州西北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在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最稱險固官軍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闗中震動乃以玉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遂之玉中流矢被圍衆欲退忠斬一千户以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衄會天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

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有賊夜出汉被獲忠貴其死賜之金帶鈎從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馬

賊盡殲于是毀石城送後京師伏誅

己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而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

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閣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使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娩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謚文安

下刑部郎中彭韶字鳳儀莆田人監察御史季琮于獄

太后弟周彧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彧已乞二縣地六百頃此又欲于其外籍民田也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為閒田

得七十餘頃或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詔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于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字自强鬱林人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西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

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庚寅　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浙江淳安人）侍郎曾鞏（字時叔泰和人）原傑（字子英陽城人）黄琮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諸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賜勑遣之奏斥貪殘吏甚衆（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皆不遣使責所在官司恤民察吏）

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字世昌潘人）等禦敵延綏先是瑪拉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字志道貴之子）擊退之（事在四年）尋復糾三衛入寇榆林大掠大同巡撫王越遣寧及楊信等連敗之（事在五年）至是頗羅鼐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舊作汜加）恩蘭博勒呼（舊作孛羅忽今並改）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舊居土魯番（在哈密西今屬回尚其東為火州即唐高昌縣又東為柳陳即唐柳中縣其西有交河即唐交河縣治）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為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以越參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陞賞而敵據套自如（既而帝以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廷議大發兵攘套乃以武靖侯趙輔為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綏輔不能禦未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瑪拉噶頗羅鼐哀欵伽嘉色凌擊殺阿勒楚爾結元裔俺都圪居套中稱汗伽嘉色凌為太師事在八年按俺都圪舊作滿都魯今改後仿此）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卹

秋七月皇子（即孝宗）生于西內

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

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安樂堂宮知）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同安人）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密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吳后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與妃不知也）

辛卯　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巡撫延綏

時虜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遷安人）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宋砦元為縣今屬綏德州）吳堡（亦宋砦元為縣今屬葭州）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罷畢具榆林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事具前）至是應天巡撫滕昭又變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曰改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二月增設蕪湖荊州杭州鈔關

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字文楨浙江西安人）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字子信嶧縣人）治其北至是河道淤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于是始命恕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柄賢妃出）為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為皇太子（明年二月卒謚悼恭傳者謂萬貴妃之害之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勅羣臣修省條時政得失（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明世人主之不見羣臣大抵由于宦豎壅蔽彭時等方請召對而中官却以初見未洽為言益隱慮其從容論數陳而預為防制時等情意本未孚合遂不覺為其所給難進見而僅以書詢了事則又何貴乎力請也且時輔如果前席據談何安動聽萬安賢次江陵豈得越衆征退即彼叩頭欲出而奏對未罷又何妙少留乃竟相率俯辭徒貽訕笑迨其後萬歲閣老之語安反借以譏尔彭時亦由其啓端無所建白耳

見閣臣于文華殿

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名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名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見名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名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那請名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撾而閣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壬辰 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時議發兵搜套事見前于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字廷英崐縣人言山西預征草豆每夫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何孚不能動聽萬安賢次江陵豈得越衆征退即彼叩頭欲出而奏對未罷又何妙少留乃竟相率俯辭徒貽訕笑迨其後萬歲閣老之語安反借以譏尔彭時亦由其啓端無所建白耳

議格不行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前年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亦恐啟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齎敕宣論還其國王及家屬帝慮安南逆命欲俟其貢使至賜敕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封命遣給事中陳俊俊明史作峻按同時有兩陳俊一為戶部侍郎即此等賫詔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癸巳 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革令改卒無子王母主國事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掠謀據其地成化

二年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巳圖穆爾（舊作把塔木兒今改後仿此）襲封王爵詞極哀切帝乃擢巳圖穆爾為都督撫行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今改後仿此）請襲都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舊作阿力今改後仿此）酋阿里（舊作速檀今改）自稱蘇勒坦（舊作牙蘭今改後仿此）乘機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壻伊蘭（舊作罕慎今改後仿此）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苦峪（城名在今西安府淵泉縣東南）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闗中供億愈難矣乃遣督都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四川榮縣人）往甘肅經略文等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坪（番部名在哈密北舊作乜克力今改後仿此）請部集兵進討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饑死者相枕籍骼無餘貲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中官索賄來歸疏劾仗勢指揮實為目無國法即云以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宜指揮職分雖微光祿朝廷一命豈涓人所得

肆其奎撻明代寵任閹宦假以事權縱令之毒已為蠹民病國宜宗于此尚謂徇情濫賞何以示懲警而振紀綱無怪昔輩之日益恣横敗成封疏而不可復遏也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已而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登之子）等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襲寇于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府接界）破之自成化初以來邊患日熾至是們都坪博勒呼伽嘉色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字廷璽滁人）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在榆林府北）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

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校總官舉人臣章維桓
對官學錄臣常 稹
謄錄監生臣許 浚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五百五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六

明

太祖皇帝

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河南信陽人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詔從其請因設制府于固原即以越為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

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中官黃沁鎮守廣西雍不為禮又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使何宜福清人副使張敷耆銜之會柳潯蠻陷懷集注見前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訐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數因釀成其罪帝命致仕去雍用兵兩廣躬親矢石軍門設銅鼓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絕私無所假令行禁止寇盜寢息鎮守中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既去粵人念其功立祠祀焉雍歸五年卒于家正德中追謚襄毅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夏閏六月築邊牆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冦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自是冦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于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牆于事為便時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既而冦入狐山堡（在葭州府各縣西北）復犯榆林據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蒭茭煩內地若今冬冦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于明年春夏冦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夫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帝從之會王越龍衣房紅鹽池（事具前）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在府各縣東北）西抵花馬池（注見前）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墻堰墊其下通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崖皆備巡警又于崖岩空處築短墻橫一斜二如置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岩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墻內地悉分屯堡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癸丑朔日食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魯番不克引還

李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川（在今安西府淵泉縣西北流逕敦煌縣入于哈剌諾爾按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兎川今改）諜報阿里虎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商及默克里輝和爾之衆（明史哈密傳哈密種落有三一曰回回一曰輝和爾曰哈勒珲其頭目各不相統屬按哈勒珲舊作哈剌火今改）退居苦峪（注見前）

文等亦引還肅州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憚遂久據哈密朝廷因令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給米布賜穀種命哈商主國事焉（事在十三年）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帑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宋以邵陽邵陽縣置府元為路明仍為府今屬湖南）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已之

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

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
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工言或留中或下所司
多不見用時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至是力懇放
還不許加少保未幾卒贈太師 時立朝三十年政致
所論薦不使入知然居無清
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以吏部左侍郎劉翔字叔温
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光人 禮部右侍郎劉吉字祐之
博野人

翔先以舊官僚晉官直經筵日講每進講反覆開導
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
後每呼東劉先生翔性疎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叱
咤清宮門災

夏五月始召見皇子于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
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
也帝愕然曰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
皇子主于是太監懷恩高密人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

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
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
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堵下
髮披地 時胎髮猶未剪 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
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
皆大喜懷恩並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勅
禮部以定名為辭于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
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
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祚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
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
名祐樘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大學士
商輅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
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
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毋

因月吉至西內以
水資山澤非特
臨河掘井緩不
及待且以和水
汰與薪亦何濟
于事試至河廣
一隅之衆聞探
不遍商地旋功
何至役夫五千
五萬而所得金
僅三十餘兩積
一歲之穫不足
以償勞費是官
吏之漏危中飽
官不可知而民
之因役死亡困
累滋甚宜亟此
舉止下文病可
謂昧于治理矣

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
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紿
我至是妃暴薨或曰萬貴妃使使賜死或曰自縊太監張敏懼亦吞
金死

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即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事具前亦名潞河洪
武時廢永樂中修治復運前五年漕運總兵明史職官志漕運總兵官一人統領官軍參督漕運楊茂言自張家灣在通州南為南北水陸要道至京舊有通惠河
舍舟車轉至都下僅直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
水道石閘尚存修牐瀦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尚書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相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
元時水在宮墻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
故道不可復行請瀦玉泉注見前龍泉及月兒柳沙諸
泉水使入西湖西湖在宅平縣玉泉山下水經注西湖漾
水澄澹川亭望遠為遊矚之勝所閉
分水青龍牐引諸水從高梁河注見前分其半由金水
河出餘從都城外滾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

牐河隨旱澇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
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鋭等督漕卒疏浚
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牐四漕舟稍通是時于元所引昌平
白浮諸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淺塞如故
倆都坒伽嘉色淩遣使入朝

初伽嘉色淩以女妻倆都坒故立為汗及是俱遣使
入貢已而伽嘉色淩專恣日甚倆都坒部陀羅該作脫羅干伊斯瑪音舊作亦思馬因今並改後倣此等謀殺之未幾倆都
坒亦死諸強酋相繼畧盡邊人稍得息肩

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為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
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
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
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以朱英字時傑柱陽人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帥喜邀功利浮掠名為鶻
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
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編户給復三年于是馬平（隋縣今屬柳州府）陽朔（亦隋縣以陽朔山得名今屬桂林府）蒼梧（注見前）諸縣蠻悉
望風附而荔波（明洪武中置縣今屬慶遠府）賊李公主有衆數萬
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為置永安州（本唐蒙州今州屬平樂府）處之
俾其子孫世為吏曰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户四萬三
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十二月改謚郕戾王為景皇帝

初荆門州訓導高瑶（字庭堅閻縣人）上言正統已巳之變先
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
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
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
終節惠瘵祀未稱典禮望勅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
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淳（湖廣岳州人）言昌
邑既廢不閒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不閒復為漢某

景泰之立既不以正旦元年中
不能以敬共友愛曲全大倫致
成奪門之舉雖由于小人貪功
故冒而猜嫌生變禍固自招但
徐有貞第欠短季賀掎臣屑共
爵祿乃于廢黜之際痛加詆誤
並具榮以衆狗惡謚于將理曹
非所宜宜宗能不以前事介懷
議復帝號嘉命加謚修陵詔首

王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脇陛下于
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
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又欲獻媚希恩邪
切責之議亦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字維貞鄞人）亦言郕
王有功社稷請改謚帝下廷議大學士輅極言當復
至是乃下詔曰朕叔郕王踐祚戡亂保邦奸臣讒搆
請去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
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
可仍稱皇帝號尋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霾地震
勅羣臣修省
二月乙亥朔日食
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原等
初白圭既平劉通荆襄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原等
冦掠南漳内鄉（注見前）諸縣帝命頊忠討之忠遣人入

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原等亦以次就撫
忠戶選一丁充戍湖廣遷衡餘令歸藉給田民有自
洪武中占籍者有司一切驅迫不前即報之其殁戍
者再行多疫死言官劾忠妄報尚書白
主亦言流民宜隨在著藉帝皆不聽　至是流民復
聚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著流民說畧言
舊唐書地理志荊州松滋本漢縣名屬廬江郡晉
時松滋人避亂至此乃僑立松滋縣因而不改　陝
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南
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　其後
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　今襄陽府南北
朝時為南雍州
史李賓順義人善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
今當增置郡縣聽附藉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
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藉于是大會
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藉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
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頓梗不率者
驅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
以襄陽所轄鄖縣舊曰鄖鄉元改鄖縣明初屬均州　居竹即竹山明初省尋復置房即房縣注見前　上津西魏縣今省　商即商州注見前　洛即洛南隋縣今屬商州

諸縣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
猝有盜賊難遥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置
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　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
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
相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州府制既定舊鄖州知州
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為之流人得
所四境大安　洵陽漢縣今與白河俱屬興安州山
陽今屬商州　吳遠安福人　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
因薦御史吳道宏宜賓人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寺少
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有
撫治自此始　傑以功進右都御史
踰年卒部民為立祠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大貍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
昏迷徧城驚擾男女露處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
而譁頃之乃定帝于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一用
度不節二工役勞民三忠言不聞四仁政不施　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事曰
番僧國師法王母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
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録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

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初給事萬妃于昭德宮遷御馬監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四川巡撫張瓚字宗器孝感人討灣溪蠻寨名地在今平越府黃平州重安司廢蠻破之尋命瓚兼督松潘等諸軍務討叛蕃

先是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千蠻寨名地在今遵義府播州廢司境地及重安長官司所轄灣溪等寨屢被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瓚親至播州諭還侵地不服即征之事在十年至是瓚督兵攻敗諸苗奏設安寧宣撫司即以輝子友為之詔從其請會松潘番寇邊西鄙繹騷令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諸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參將孫昌軍威疊為夾攻計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既而瓚自率兵攻白草壩番寨在龍安府平武縣西南唐吐番遺種最為強悍等數大寨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宵殲先後破滅五十二砦其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在十四年

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

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會英宗復辟事遂寢及帝

即位復命商輅等修之至是書成輅等奉表以進凡

二十七卷帝為之序

以戶部侍郎王恕巡撫雲南

大學士商輅先已請設雲南巡撫又以鎮守中官錢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往鎮壓之乃以恕為右都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遣安南王玉

帶綠繡珍奇諸物紹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能又遣景交通于崖（注見前）孟密（亦曰猛密本緬酋所竊據事詳後）諸土官納其金寶至是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及諸貪暴不法狀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于法恕上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恕遂改掌南京都察院事（事在明年）能事立解（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公沐琮以下咸自永樂設五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自己作法于京至是宦信任汪直復為西廠氣燄鴟張罷威四外其勢勿益橫且憤行史問易置還臣其初不過

南京大雷雨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軍力明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興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帝謂直能捕奸益幸直

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詈鷄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幸同官上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聲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良善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為懲戒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愕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覈吉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

歸御馬監調章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縉南海人者性險躁干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遂詔復開西廠于是直欲愈熾

夏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為民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疾歸

初忠倡九卿劾汪直既為奏令郎中姚璧浙江慶元人持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山東歷城人郤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邪既署名即遣報直直銜之搆忠下獄初錦衣千戶吳綬從忠討剿衆益忠劾其罪綬深恨之及是西廠復設直以綬為腹心綬遂抉前憾誣忠受太監黃賜請屬用劉江為江西部指揮語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為之白者遂斥為民直又諮輅納指揮楊翫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自陳斂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壬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昌黎人下獄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逐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浙江仁和人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戊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閤就學

太子雖出閤老倉卒吉朝夕侍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請佛經書入太子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時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遼東巡撫陳鉞河間獻縣人請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采顧諸部懷怨屢擾廣寧不復來市尚書三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各一員監之與有所侵尅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汪直行遼東邊

遼東巡撫陳鉞以擒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命馬文升字負圖鄖州人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堡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定直欲攘其功請于帝挾其私黨王英日馳數百里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服藁鞬迎謁供帳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閒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內慚心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日夜譜文升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行直隸真定人上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隄下抵梁家莚舊河口以洩杏花營注見前上流又自八角河口即八溝在陳州府淮寧縣東南直抵南頓注亦見前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鄢陵雎陳歸德之災乃敕行酌行之明年正月遷滎澤縣城于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隄不久即塞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無後者置守塚一人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南昌人為太常寺丞

孜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臧事發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申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臧吏不宜典祭祀帝改為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盛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梁芳等表裏為奸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于獄謫戍

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諸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字子英岐山人等五十六人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鞋靼于威寧海子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一統志其西南舊有威寧城金時故縣也破之

時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會

延綏守臣奏寇渡河入靖虜（注見前）越勦直奏請出師詔以永為平虜將軍直監軍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關名在大同縣東北）潛行至貓兒莊（注亦見前）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寧寇猶不覺掩擊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越封威寧伯直增祿三百石

辛丑　十七年夏四月旱風霾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借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五月冦犯宣府汪直王越率師禦之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卿

壬寅　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為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尚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己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代為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名還京營將士移直越鎮大同罷曰衰言者交章請罷西廠許之尋罷陳鉞調王越鎮延綏降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

哈商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萬人糾罕東赤斤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帝喜進哈商左都督

六月韃靼寇延綏官軍擊敗之

伊斯瑪音入寇延綏指揮劉寧字世安山陽人敗之于塔兒山在鼓州西北上有小塔因名巡撫何喬新字廷秀又字渊之子指揮同知敗之于天宂梁中衛在山西保德州河曲縣西北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在崞州谷縣北總兵許寧敗之于三里塔在榆林府榆林縣北參軍董升周璽字廷玉遵化人敗之于黑石崖在保德州西南下臨黃河時寇抵于邊墻不得出遂大剽秋八月大水

衛滹滻沱並溢又河南霪雨自六月至于是月民居漂沒者無數溺死數萬人

癸卯　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

小王子伊斯瑪音阮死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　率兵三萬寇大同遂營

孚廷璧滁人程春震雲夢人

秋八月汪直以罪貶王越免

言官交劾汪直王越交結罪詔從未減直降奉御越奪誥券編管安陸州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並斥直黨右都御史戴縉為民後韋瑛亦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

九月召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為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讀書晝夜不輟廣東布政使彭韶

總督朱英文章薦之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徵召至京令就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檢討以歸自是屢薦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其所居曰白沙村學者因稱白沙先生

旌表僧繼曉江夏人母朱氏

繼曉以秘術因梁芳進封國師日誘帝為法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帑數十萬其母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毅旌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六

二十四

甲辰 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宣慰使

孟密雲南土司木邦部內地也初木邦宣慰使罕撒法襲職罕撒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分尊不受節制襲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襲據孟密與木邦貳分兵稱掠黔國公沐琮以閻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騎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逼脅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復奏聞兵部尚書張鵬于成化初復主用兵下廷臣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邊境宜撫因遣御史程宗常熟人往撫事在十八年曩罕弄畏隣境不平遣人從問道至京進金寶乞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下內閣議萬安欲許之劉翊吉曰孟密乃木邦之叛屬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翊對曰何以伐為但令守臣嚴邊備而勒隣境土官合兵擊之彼奚能為事將寢而程宗受安風旨復奏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之如前請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為宣慰使思柄先後奪據木邦地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接援侵奪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林俊批鱗得罪張敞疏奏幾危二人皆無言責並著五聲刑書後府之誣足令言官抱恨獨是俊敞詔獄將誅大臣何竟若罔

閻知喋無一語而力爭雖救乃出懷恩不且為中涓所鄙笑乎懷恩在當時似為俊俊但林俊曾劾梁芳若單疏為懷恩豈獨能不左袒同類聊欲保全直臣或與梁芳素不相能故借此以陽博美名陰立門戶耶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道殣相望

秋九月乙酉朔日食

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及都督府經歷張敞吉水人于獄尋釋之並謫官

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劾太監梁芳罪帝大怒下俊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敞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禮太監懷恩力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帝亦尋悟獄遂解俊謫雲南姚州注見前判官敞師宗本蠻地元置州今州屬激知州聘言路久塞兩入直聲震都下為江府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

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梳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于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傅奉官過多吏部給事中序俊率科臣上疏略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日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

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千餘人一事而參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俸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掣肘引嫌邪枉敗事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投人者見原債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刪斷無令千紀奉使于外肯惡為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憑依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營財無怪其賂投以官營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杜銘南京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尚書張鶚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尚書張瑄侍郎艾福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天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書一書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衍之戲掾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倡伎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千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膏脂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姦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為誕妄此祖天變之甚者七嘉罷侍奉官毋令污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剎近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遣力如國師繼曉道士玨班資一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視利之徒率假進奉為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意財為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買停鹽課暫假進奇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

殿諫字文振泳州人杜銘成都金堂人李本四川

富順人劉俊河南新鄉人張
鑒華亭人田景暘保定人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
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
國師為民斥罷傅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
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瑤鄞
入御史汪奎字文燦婺源人
主事張吉字克修南京員外郎彭綱字性本清江入等言尤
愷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密令尹旻出俊瑤等
且書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遷則眡遠惡地未幾俊
瑤等相繼貶斥或以他事下吏牧省常恩等仍復官
有罷愈甚
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糜帑藏為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歲累
朝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曰糜費帑
金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
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
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名祐杭帝
第四子時興王猶未封此言興王乃史臣追紀之文太監懷恩同爭帝不懌斥
居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
事
夏四月以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為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謫知縣中旨召還進太常少
卿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
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擢禮部
右侍郎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九月劉翊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翊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
互相傾軋翊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林俊下
獄翊於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
翊密疏諫帝皆不悅翊常在安負國無恥安忿日夜
思中翊汪直罷衰安揣知西廠可罷遂翊同奏翊辭
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訐翊飲安乃使人為劉公子曲

陳垣應詔陳言抗論時政憲宗既優容順見採行足彰聖
聞之美乃因條省不即加罪而心忌其言乃遣諧京閙失初心
亦豈得云應天以實至默陟予奪尤朝廷馭下大權即有應行
罷黜之人亦當視其人之可取何可稍存私意顧指諭部臣出
之于外且書名屏展俟奏還而後眡之夫豈人君人公至正之
道哉

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
一函詣閣乃人訐翔書安與劉吉佯驚救且言當令
乞休以全始終翌日翔遂具疏乞休其實排翔使去
者安吉兩人也
冬十一月召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汪直敗後文升復官都御史巡撫遼東尋總督漕運
及是召長兵部李敏省方恬寵文升時有所言敏省
深嫉之
選廣東布政使陳選字士賢臨海人道卒
選于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
南汪直出巡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按
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囚囹為空治
尚簡易獨于贓吏無所假歷廣東左右布政時詔減
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肆橫奏乞均徭戶六十人
添設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由是怒選番人
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
厚賂將許之選聞立逐之番禺令高瑤發眷通番事
沒其資巨萬入官都御史宋旻人不敢詰選移檄

奬之且聞于朝眷恨選益甚遂誣奏選瑤朋比為貪墨遣刑部郎中李行新喻人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常山人勘之眷賄選所黜吏張褧令誣証褧堅不從拷掠無異辭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與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張褧聞選死衆悼乃上書曰竊見故漂人選番敗露如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奬勸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納賄養奸致眷橫行朐臆檄滅清流勘官李行頤指假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謂臣憾選厚賂啗敢臣雖昏敢致昧素心行等逮臣致理拷掠百端臣忍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身嬰重疾行等幸其閒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于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選後追謚忠愍

遣刑部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土司訟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為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與淵謀割地授友巡撫張瓚受輝賂為奏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為之事具前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佞倖錢能輩勤注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謚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

孜省中廢復用益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掌通政如故

秋七月封子五人為王

祐杭興王 已見前 祐楠帝第五子岐王後之藩德安 祐檀帝第六子益王後之藩建昌 祐樫帝第七子衡王後之藩青州 祐榲帝第八子雍王後之藩衛州

八月帝崩

先是帝不豫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及是崩

九月太子祐樘即位是為孝宗

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六　三十五

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太監梁芳都督萬喜萬貴妃弟及李孜省等有罪減死謫戍

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番禺人交結太監

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

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思玉芝等戍陜西邊

冬十月罷傅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傅奉官通政任傑侍郎劉綱指揮

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

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敕印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興濟人

伏遣歸本土

先是孝穆太后薨即紀妃內廷籍籍指萬貴妃帝即

位魚臺丞徐頊疏請上母妃尊謚遷葬並追究薨故

廷臣議逮萬氏親下錦衣鞫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

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

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帝生

萬安罷

帝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

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邪安愧汗伏

地不能出聲庶吉士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御史姜洪字希範廣德人

文貴湘鄉人交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

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擿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

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尚于道上望三台星冀

復用云

追謚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

帝悲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官中嘗自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戚畹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後訪得實皆謫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倣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詔曰孝穆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怛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遂封后父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祀焉

閒念誦輒欠欠注下也

以禮部侍郎徐溥宇時用宜興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溥在閣務守成法不能守耳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時恕致仕家居言官論萬安者輒薦恕司禮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

尹直罷以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練習典故有經濟志入閣後正色無所依違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逮梁芳李孜省下獄十二月孜省死于獄

芳等既謫戍遇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大興人言芳等罪大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榜掠死常恩玉芝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徙邊

芳卒廢死

葬茂陵在昌平州聚寶山東少南

謚曰純皇帝廟號憲宗

明史贊曰憲宗踐祚之後上景帝尊號卹于謙之冤時際休明朝多耆彥獨賦省刑問里充足仁宣之治

庶幾復見顧以任用汪直盜竊威柄為所蔽惑久而後覺宦寺之禍固可畏哉

禮部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關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其書帝稱善進濬尚書賚金幣下詔刊行既而濬以書中所載其要者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皆可見之行事請諡

孝宗皇帝

戊申 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初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會刑部尚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帝以王恕薦名用之

二月帝耕耤田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聽邪斥去之

孝宗是時立未逾年詔蠲之中本不當舉行切筭即云興不可缺亦祇應儉約表表以為羣臣乃竟設宴如常實為非禮馬文升自尚同北狩理在除額不言然何之失而止參教坊之濟亂宜聽已為以于粒重況進言亦自有職正色之尺伸諫直何致遂以厲色相干夫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人子歡訴尚當婉容下氣乃于君父之側悍然做色聲欬事之誠安在明代惡習相沿往往憤激沽名而不顧格恭大義史家無識特從而張大其詞不復準諸義理豈可為訓耶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字喬餘姚人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為諛詞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于春秋侯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從之

封哈密衛左都督哈商為忠順王

從其國人請也

三月帝視國子監

揭文武大臣等姓名于文華殿壁

兩京文武大臣外官知府守備以上吏兵二部並疏其姓名揭于殿壁如有遷罷即以新除者易之

御經筵命儒臣日講

謝遷為講官務積誠開帝意每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

起用言事謫降諸臣

主事張吉餘干人 王純仙居人 中書舍人丁機進士李文

祥字天瑞麻城人 敖毓元新喻人 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偕嵇字靜夫泰州人 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命吏部起用之

夏四月釐祀典

依洪武舊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韃靼求貢

小王子上書求貢自稱大元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與巴延蒙克王舊作伯顏猛可王今改 等屢入貢漸往來套中出沒為寇

六月癸巳朔日食

冬十月妖僧繼曉伏誅

法司擬繼曉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科臣陳璚長洲人 等劾繼曉初無大過劾乃愬私逞睚眦拜擊自衒居心叵不可問且受勑知州倪金貶樹德令改後倣此 嗣為蘇勒坦闍求貢

偽與結婚誘而殺之仍令伊蘭據其地已而哈密都朗覬伊蘭單弱請援于邊臣調赤斤軍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去以力薄不能守引還 阿黎呼朗薦作阿木郎令改後倣此

已酉 二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湯鼐字用之壽州人 于獄戍之

帝即位後更新庶政言路大開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交章論劾當路 智疏論萬安持祿怙寵劉吉附下罔上尹直挾詐悾奸文祥疏言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宋遠近駭聞莫不驚駭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 鼐意氣尤銳其所抨擊間及人望王恕以盛署請督輟經筵鼐三疏論歇又嘗劾尚書周洪謨馬文升等 大臣多畏惡之劉吉尤刺骨使人喻御史魏璋邵陵人 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曰夜伺鼐短會壽州知州劉棨齊寧人嘗餽鼐白金遺之書云夢一人騎牛幾墮君手挽之引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意者國將傾君扶之引君當道也鼐喜以書示客璋得問適帝遣官賑四州中書舍人吉人長安人薦鼐代之及劉棨可任璋遂唆

同官陳景隆長樂人劾吉入私立朋黨因及槩貽書戚劉吉從中主之并竄入智與文祥等名惡下詔獄欲盡置之死何喬新彭韶力持之王恕亦上疏申救于是竄成邊吉入削籍鄒智李文祥貶官璋遜擢大理丞

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戒諸將默會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俟其門作誘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千二人衛出入文升因亡休慰諭之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

河決自原武由開封東北入沁河舊時黃沁交會于滎澤而南不與沁合其後鑿渠引之時疏時塞至是河自祥符東北罹家口決婦頭王虎口入于沁溢為二一自于家店在陽武縣東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之荊隆口在縣東亦曰金龍口漫祥符貫陵岡注見前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識者請遷開封城以避其害布政使徐恪字公肅常熱人力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已而命戶部侍郎白昂武進總理其事昂築陽武長隄濬宿州古汴河即古蕭縣注已見前其故道在宿州者自河南永城縣流入又東南經蟲型入泗州界今河已湮塞有故隄尚存又濬歸德雎河注見前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寧

秋七月詔求直言

京師霪雨南京風雷故有是詔

冬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賜故少保于謙謚

加贈兆祿大夫上柱國謚忠肅忠孝五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後萬歷中改謚忠肅

真成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之設固每十里預積粟萬石及數為將職迴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汴晉書天文志天汴九星橫河中主田漕汴梁詔

羣臣言闕失

天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杵曰案內杵三星危宿上　逼營室注見前　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治道沙河在昌平州南曰南沙河下流與北沙河合至義順縣入白河修橋江西造磁器南海子籍垣牆俱非急務宜悉停止帝嘉納之初吉在成化時無所規正及帝即位見帝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于閣臣居首兩人凡有論建吉每署名于前竊時譽以自益焉

京師地震

辛亥　四年春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

初紘撫鎮勑總兵官安遠侯柳景孫溥之　貪暴不法景逮下獄法司論當死以連姻周太后家有典援反訐紘不已命逮紘并鞫詔宥景死紘亦罷歸紘被逮時方議討俊

山賊治軍事軍從容就道衛駒從不敢損紀綱四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必應總制體尊遷就拘執恐招國威既踰嶺眷真曰矣入服其得體

夏六月地復震

秋八月封弟五人為王

祐樘憲宗第九子　壽王初封保寧後以改安王之藩蔚輝　祐樻憲宗第十二子　涇王之藩沂州　祐榰憲宗第十三子　榮王正德中始之藩常德　祐楎憲宗第十四子　申王未之藩卒

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六　四十五

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銜之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御史鄒魯當逆人　劾奏喬新受賄曲庇吉取中旨下諸入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先是魯覲遷大理丞喬新薦郎中魏紳曲阜入　補之魯頃之窮治無驗魯停俸喬新亦遂致仕吉每因事傾異己御史姜洪出按湖廣與總漕都御史爭文移吉奏貶洪官又與中官蔣琮比誣南京給事中方向私愈後湖田并御史姜綰等俱遠繫論罪洪等皆嘗劾吉者也故中之中外側目方向字與義相城人姜綰字玉卿弋陽入後湖即南北朝元武湖在上元縣北宋以後多淤為田明時置黃冊庫其中以官守之

而王恕彭韶謂人且相繼引去孝宗之不克大有所為實由仁厚多而英察少耳

班序後先朝廷自有定制固無容爭競于其間沉大臣當以和衷集事為期不宜介懷位次乃卻避入閣以後周王恕弗讓居前心懷不悅輒于內宴時偃據上坐妄自尊崇殊失敬共和衷之義潛稱深于學問者豈明于人而昧于已耶

九月以彭韶為刑部尚書

先是韶由刑部侍郎遷吏部侍郎與王恕甄人才覈功實

仕路為清及是何喬新既罷帝以韶代之

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景泰中王文以尚書入閣至是濬復繼之初內閣

職任雖重厥官仍以尚書為尊濬在禮部時王恕亦

在吏部雖同為尚書而位居恕下既入閣恕以已長

六卿弗讓也濬不悅既而內宴在六年二月濬徑居恕上

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矣

十二月土魯番獻還哈密城

阿哈瑪特既破哈密殺哈商而貢使頻至帝仍善待

之陶哈瑪特遣使偕賽瑪爾堪貢獅子甘肅鎮守中官韓勅劉吉等言番戎不宜優寵太過使輕中國事遂寢 賽瑪爾堪古剛窗國注見前按賽瑪爾堪舊作撒馬兒罕今改由是阿哈瑪特以中國易與益桀傲已而

令悔罪阿哈瑪特警懼遣使叩闕願獻還哈密及前

帝用馬文升耿裕字好問九疇子言拘留使臣卻貢物敕責

阿里所掠金印事具前遣臣以聞許之至是果以城印

獻還乃釋所拘使臣而還之

鳳陽陵火

延九十餘里

召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言官論紘無罪詔起之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

壬子 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緞匹之半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巡按御史張文泰州人言陝西歲歉宜減之後民病未甦司

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

價振業貧民命減所織之半

三月立子厚照帝長子張皇后出為皇太子

六月下御史彭程字萬里鄒陽人于獄尋遣戍

夏五月求遺書

劉吉擅攬權勢專以傾軋為能豈宜令其久玷政府至是以迕吉見作轉未當其罪至時論以其耐八牌擊目為棉花固不免于輕薄吉乃妄肆猜疑遷怒舉予竟令三試不第者盡阻其上進之階逞臆行私奸忠寔甚孝宗何輕聽其言不加深察耶

程巡視光禄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修齋行法之所也程疏言光禄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況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葦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焉能福人陛下如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此舉論臣下逢迎之罪帝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失下錦衣獄令刑部定罪詰責光禄卿停其俸已而刑部擬程贖杖帝不許命與家屬並戍邊

秋八月劉吉罷

帝即位初吉與萬安尹直並為言路所劾未幾安直皆去而吉獨留柄政既久權勢煊赫帝初頗加委任後眷亦漸衰而吉終無去志及是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詰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懌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賜驛歸憲宗末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謡以吉與萬安劉珝同在內閣尹旻殷謙周洪謨張鵬張鏊劉昭等長次部于君德闕失政事汚濁俱無一語故以此譏之及吉為首輔言者攻之不已而吉自如人因呼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群集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吉歸踰年卒

冬十月更中鹽法

洪武時于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儲以充成化中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為令至是户部尚書葉淇字本清山陽人召商納銀令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救衆翔貴邊儲日虚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初成化末開納米事例賑陝西河南諸省饑及是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闕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丁丑 六年春二月録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遇春元孫復文忠元孫璿愈五世孫炳和六世孫紹宗皆軍民雜處無職命世襲指揮使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為副都御史治之

河決張秋戴家廟在東平州西 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新昌人 督治政尋卒命廷臣會薦才識堪任者時大夏為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敕遣之時河流湍悍決口潤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通漕乃濬黃陵岡南賈魯河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在滎澤縣東南正統中河嘗決此 別鑿新河導使南行由中牟賴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室之實以土至決口去堂沉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

帝遣行人往勞改張秋名安平鎮大夏又言安平決口既塞下流已治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黃河至此寬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大夏乃興工 在八年正月 築塞黃陵岡及荆隆等口七處五旬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迤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復又築長隄亘三百六十里起胙城注見前抵徐州復築荆隆口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歷銅瓦箱在蘭陽縣西北初名銅牙城元書置縣後廢大小二隄相翼潰決之患始息水大治乃召大夏還黃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明正統景泰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時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至黃陵岡既塞于是黃河始全入于淮而北流遂絕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既獻還哈密城馬文升言番人重種類且素蒙古非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乃求故忠順王托克托從孫善巴舊作陝巴今改後倣此 龍衣封為王以恩克保喇哈之弟舊作奄克孛剌今改後倣此 為都督同知阿穆呼朗為都督僉事輔之已而諸番索善巴財弊不得皆怨阿穆呼朗又引黠克坍人掠土魯番牛馬阿哈瑪特怒至是潛兵夜襲哈密執善巴支解阿穆呼朗仍令伊蘭據其地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德州人 都督同知綏謙前往經畧先是哈密變問即潛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西域嗜利自古未有能為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潛復以為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方強本兵不宜遠出乃推海謙往二人本庸才但

遣王魯番人歸諭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已而阿咱瑪特遣使叩闕求貢說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譎詐欲棄善巴閉嘉峪關不通貢使海等聞之大喜不復命遂逐王魯番使者封嘉峪關而還言官勘其罪並下吏駁秩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邱濬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為恕阻衡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濬忮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時屬人作傳鏤版行之歷數先帝之失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于濬乃奏辨仁賜廷鞫于是下文泰錦衣獄訊狀詞果連濬文泰疏中有云洁直誘君濬筆也濬亦疏辨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令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遂連章求去聽馳驛歸恕謫守豈中外五十餘年天下稱由是衆論大不直濬名臣必首推恕濬顧足之

王恕力持銓政秉正不阿數為奸邪誣劾家垢而去其事實曲于邱濬之陰忮害賢曲直固難逃公論然方恕以罷政退閒自宜杜門靜守何乃希心名譽輒欲以佳傳傳政績盧聲且令其刊布流傳使宵人得據為口實其自檢之疎固亦不能無責耳

六月蝗

秋八月京師大雨雹

禮部尚書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疏弭災急務勸帝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帝嘉納之先是四方所報災異禮部于歲終類奏率為具文岳在部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証經史為帝盤切言之

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每為貴戚近

臣所疾故致仕去

甲寅 七年春二月詔羣臣言闕失

去冬雷雹風雨拔孝陵樹故有是詔

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鄒廷贇字宗器巴陵人討平都匀苗

都匀苗也富架長腳等作亂命廷贇提督軍務討之

廷贇與兵備副使吳倬淳安人遣熟苗詐降富架誘入

冠伏兵擒之乘勝抵其巢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腳以

歸初成化中設程番府即貴陽府注詳前廷贇知府事政平

令和苗蠻悅服及是復平苗亂乃上言都匀清平舊設二衛注見前九長官司曰都匀曰平浪曰邦水曰平州陸洞曰九名九姓曰豐樂曰樂平曰平陳蒙爛土其人皆世祿恣虐激變至亂垂數十年今始克定請于二衛改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于是設府一曰都匀即治衛城州二曰獨山即九名九姓長官司及是陞為州屬都匀府麻哈元麻峽縣明初為麻哈長官司及是陞為州屬都匀府縣一曰清平即治衛城苗患始息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命工部侍郎徐貫字源一字淳安人經理蘇湖水利

時三吳大水命貫疏濬水道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瀹沙浮蕩未克施工事具前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督官相度地勢濬吳江長橋即垂虹橋在縣東凡七十二洞蘇舜欽詩長橋跨空古未有俗因名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在淞江府清浦縣西與蘇州府崑山縣接界者三十四等

苕霅之水注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在宜興縣通志昔人于震澤之口開瀆百條故名後多湮塞其在縣西南者曰上瀆在縣東北者曰下瀆淺深陽鎮江練湖在丹陽縣西北即古曲阿後湖今名開家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不復壅塞初貫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隨及事竣凡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陡岸百三十五所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居多　祝萃字維肖海寧人

八月以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典誥勅

東陽官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甚負文名及是大學士徐溥等以詰勅繫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入閣典之

九月南京地震

乙卯八年春正月甘肅總兵官劉寧敗寇于涼州韃靼北部伊里喇伊水王 舊作亦卜剌曰王今改後倣此等入套駐牧特于是小王子及阿羅該子和碩 舊作火篩今改後倣此居賀蘭山 注見前後與之相倚數為邊患及是入犯涼州寧武延綏大擧出塞追擊至于賀蘭山而還其長一人冠乃遁去

二月乙卯朔日食

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 謚文莊濬先以目疾免朝參及是卒贈太傅 濬在位時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嗜書議論亦多偏激營議范仲淹多事詆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罔者無不駁其言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論古貴有特識固不當勦說雷同亦豈可獨狗偏見邱浮詆岳飛之失必能恢復功紹未當尚從南渡時勢立言若范仲淹處西夏苟且訂和其失在于思事而非多事所見決矣柄案

東陽與遷同日並用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東陽工古文辭閒中疏草必屬之疏出多為人傳誦

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定國子監生分撥歷事期

初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 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 以課諸生行積分法 司業二員分為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五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調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經優文劣者與半分紙學者無分 歲內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又命諸生于各司分習吏事六部九卿皆有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以入監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 其超異者奏請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分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滯撥歷或至十餘年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坐監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

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
諸司歷事一依舊制必須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
諸生在監稍久而選入亦不至壅塞 時林瀚為祭酒以監生不數撥歷請增貢額亦議行之瀚興國學垂十年餼餘戚以百數計悉時之官以次營丘署舍師儒免僦居自瀚始瀚少子廷機廷機子燫三世與官祭酒有學行為時所稱 林瀚字亨大閩人廷機字利仁燫字貢恒

冬十二月復哈密

阿哈瑪特既據哈密僭稱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
己馬文升言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
湯故事襲斬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畧翥備
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于帝勅發罕東赤斤苦峪兵
命副將彭清 字源潔榆林人 將之隸巡撫許進 字季升靈寶人 往討
進令清統精騎出嘉峪關前行總兵官劉寧繼之越
八日諸軍俱會伊濟穆爾川 舊作羽集乜川今改 夜半大雨雪
及明冒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拔之伊蘭
已先遁去乃斬其遺卒撫降餘衆而還 先是張海等既誤嘉峪關永絕貢道諸番威歸阿哈瑪特及是許進等復潛師直搗哈密阿哈瑪特益懼乃于十年冬送還善巴款關求貢朝廷許之仍命善巴為忠順王哈密復安

丙辰 九年夏四年以周經 字伯常陽曲人 為戶部尚書
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
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畧無所顧
寬通緩征裁節冗濫虛冒苛切之風少衰

下給事中廳泮 字元化天台人 御史劉紳 掖縣人 等于獄
岷王奏劾武岡知州劉遜 安福人 命錦衣官校逮之泮
等率科道官上言錦衣不宜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
左證百人勢難盡逮請勅撫按官體勘帝以親王劾
一州官輒交章奏阻下判等給事中四十二人紳等
御史二十人于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 鄄縣人 請
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讀學士楊守阯
字維立鄄人 貽書責滽滽乃率九卿申奏泮等得釋遜亦
無事

六月詔舉將才

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應城人）請輦東廠黜為民

刑部郎中丁哲（嘆縣人）員外郎王爵（安福人）斷獄忤東廠

法司承太監楊鵬指擬哲等罪徒（先是千戶吳能以女付媒者鬻于樂婦張複特鬻樂工袁璘能致妻姦妨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刻文歸璘往賭不從訟于刑部詔與爵同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答璘數曰死御吏敢爾已驗瘡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遊數璘事訟寬于鵬且令前媒者証聶非女母旗撫司論擬奏下法司廷訊文及媒者具吐實法司奏哲等因公杖人死罪當徒而女止于杖）珪不平抗疏曰臣在刑部三年每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或校尉挾私誣陷或為人報仇或受首惡賊令旁人抵罪刑官洞見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枉殺人臣願陛下革去東廠以絕禍原則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于虎口孰若死于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雖死無恨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放歸已而觀政進士孫磐遼陽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取而排擯奸倖反出胥吏議者蓋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國家皆分

別擢敘其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時不能用（後珪以薦累擢知州南平益功磐為主事請盡撤還鎮守內臣不從累官至河南僉事）

明李言官拾虛詞白托高論不過市名沽直究于實政無裨甚至明黨互分排擊異已更有害于國政人心孫磐所陳未嘗不切中時弊然欲定建言為四等則亦拘迂而未達事理甚當時能論劾人氣興懷私參半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許浚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五百六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七

明

孝宗皇帝

治十年春三月召閣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罷召徐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日與卿輩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煩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中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其後宣召顧問遂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 明置衛河川以地近潮河故名潮河 白塞出至順義縣牛欄山與白河雲縣東南即入白河水流湍悍其聲如潮 指揮劉鋐等戰死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籍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

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方許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邊儲充積人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初越自安陸赦還屢疏頌宪下廷議列上其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寢又是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殘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守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腹心我太祖法古制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

戊午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閤講讀

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于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逕累招野黙克坍等侵擾

邊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旁敵來襲復追殺至柳溝在今夏府平繩縣西北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未報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懣憲卒越鄉景泰初進士方廷試對策忽被風飛飄其卷入雲中及拆胡敞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從風中墮誤持以獻視之乃越卷也帝詰吏部曰此誰卷吏不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授越御史不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當任風憲官因投越所好進士多出其門賞予罷無吝惜掌一夕值大雪越越故豪縱方同燕飲堵伎擁過酣時一小校胡敞還陳敞情未竟越喜飲之庖語畢益大喜指伎絕艷者立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四

于之後感激所至為盡死力越初比汪直既奢復結李廣士大夫以其破改名檢戚鄙之然自越死後將餘卒惰歸功廣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溥居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天下並稱賢相至是以日青三疏乞休始許之恩賚視常典有加溥性凝重度量宏遠既為首輔事有不可輒與同列共言之值帝方向治于所言亦皆聽從欽天監奏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歲忌太皇太后憲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歲忌太皇太后憲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清寧宮復災日者謂是亭犯廣以符籙禱祀獲罪自殺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符籙禱祀獲罪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于矣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白廣食幾何其家亦甚豈能容是米哉左右曰隱語耳黃米者金白米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惻然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中何孟春字子元郿州人曰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庫香經廠內官監連年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五

一抗命朝廷體問罪典師則出征中閫非計之得也于是眾不遵使節撫三清樂章溥等言漢祀五帝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稱謂尤甚乃止中官李廣以燒煉祕術贈太師追封通天教主後卿年卒贈大師追封通天教主張懋與僧人皇后父靖言其妖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為戒帝深底其言溥時

益大臣而至于晒附奸瑞已不知以廉恥自勵正當申寘無以儆尊邪若僅容諭引退或儆他事罪狀則罪狀轉致不明人豈足以示懲勸哉

夜赴壽寧侯張鶴齡坐之子求解事得寢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日今日之事如瘡瘤割之去易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賂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為丙魏方名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慢易雖實丙魏方名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念衰乞容諭賄賂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 羅玘字鳴南城人

閏十一月初壬戌朔日食

己未 十二年夏六月闕里至聖廟災

敕山東撫按重建及成在十七年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欽定四庫全書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授神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禪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格不行

庚申 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初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毋許妄引條例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借便已私條例由此日繁及是帝命刑部尚書白昂刪定之給事中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疏請刪例從簡 昂言高皇帝肇造之初時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舞緣為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為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議刪望持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為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為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濟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 帝嘉納之已而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如所請頒之中外帝前後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昂與閔珪字朝英烏程人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和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杲禦之敗績

敵騎七千餘入戚遠衛正統中置今省故城在朔平府平魯縣北杲及都指揮鄧洪等與戰大敗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往禦之

五月甲寅朔日食

召閣臣面議軍政

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劉健及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輔之子等自陳疏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志會孫等三人而名鎮遠侯顧溥興祖孫督團營其後和碩弘大同帝復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指自令衆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八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賑其官

和碩諸部屢寇大同朝廷以陳銳等無功召還遣保國公朱暉永之子侍郎史琳代之太監苗逵為監軍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非虜入寇鬼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衆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人虜益猶獗今斥陳銳用朱暉素不更事固不多于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按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古知今乃令與日尚信苗逵之說欲為此兵大舉足知其盛意已深史稱劉虞等言無不從何時容陳一語則所謂李謀劉虞者果安在乎

孝宗接見廷臣嘉納讜論頗能力矯宴安而朝講稍弛回護中官之見尚未盡除如各省鎮守其多供億煩擾劇大夏當極陳其害亦以祖制為言不肯遽革至于出師北征遂將既屬非人而監軍尤賤敗政王雄以為

辛酉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望西地大震

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此外

鬼侵陵之兆今和碩方跳梁而海內民困時竭將怯兵弱宜行仁政以眷民講武備以固國節財用停濫

醜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田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歲恤被災者之家帝從其言立召內臣還京

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九

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敵八千騎東駐遠塞下入長勝堡在錦州既而西歸復進掠延綏寧夏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劉寧等五將往禦及秋暉等至寧夏敵已飽掠去乃以五路之師夜襲敵巢于河奈僅斬三級以捷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寧夏境戕殺慘酷齒骼徧野闔中震動

六月陝西獻玉璽

鄂縣民得玉璽色微青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三寸巡撫熊卿以為秦璽復出遂獻之禮部尚書傅瀚字曰川新喻人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篆紐皆不類與宋元所得璽色又殊益後人倣為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而遣之

秋七月普安注見前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字用敬公安人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讒搆相仇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禮同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禮阿保懼禍助米魯率衆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霑益州元置今州屬雲南曲靖府至是復歸故營攻刼諸寨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刼掠普安幾陷命軾無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衆騎刼

撓友去

九月丙子朔日食

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溺職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録死事者功劾敗將楊琳等四人罪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文升在班列中最為者碩帝推心委任特敬禮之嘗召見陳邊務考察事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及出命左右扶之下階其他歲時賜賚踰大臣莫敢望也

大夏時為雨廣總督召命再至以疾固辭帝不允仍趣之入見既至帝問曰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

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十二月和碩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留京兵三千防禦以叅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字引之任邳人疏劾暉等西討無功

劉大夏以廣東鎮守師召長夏官倚任初撫殊異乃當出任封疆並未開其上章引疾又一屢召命輒函再四堅辭為總督則無疾為尚書即有疾謂不以內外所得盡瘁視其誰欺乎此孝宗所以民窮財盡度力不辦為詞更爲支吾益時勢

果急須補救益當勇往任事以圖報稱若明知其然而畏難苟避其尚可稱為公忠體國之大臣耶

班師甫命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誠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壬戌 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遁走僉事王懋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籠在貴州南龍府境官軍四面急攻米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平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瓊州黎亂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眾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顒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五指山在瓊州縣西南五峯高大亦名黎母山黎人環居山下外為熟黎內為生黎山水亦分五派環繞郡境入海

林箐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眾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得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

癸亥 十六年春二月詔建延壽塔于朝陽門外尋罷

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以是宮中多設齋醮數遣中使往泰山武當山進神祀奉幡幢或白晝散燈市上閣臣雖諫帝不敢違也及是內旨建造佛塔又除道士五人為真人劉健等力諫遂皆寢罷

夏五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巡視雲貴

先是雲南景東元閒南州明置府今府屬雲南大疫雲霧黑暗凡七日不辨晝夜龍川即隴川宣慰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元縣今屬雲南府地屢震暴風曲靖注見前火災燬房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上下攫

孝宗之于劉大夏明心倚任屢紬冗放正宜劉知數陳以副咨訪即令具揭帖以進如果均見事要有益國家又何嫌之可避乃托言將來滋弊而委其責于府部閣臣不免心存吟域至壽

及太平完稅復以天下自治為模後無言尤為楔後無貪而中官鎮守卑害方深孝宗不行遽革更當反復盡言何一聞擇慮之語輒為頌首稱善予旦錫予乃君上大權孝宗果悉大夏等之贊何妨駁加褒與顧祕金面賜且命勿行足謝欽旌廉潔之風而轉

取以致小民含怨上干天和命瑩兼左僉都御史巡視瑩至滇黔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

帝問大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征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師侵尅且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如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帝察知大夏方嚴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既而寇犯大同中官苗達貪武功勸帝出師帝惑其言將從之閣臣劉健等委曲勸阻帝意猶未回召問大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謂邱福事見前舉十萬衆悉委沙漠柰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珊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遽曰微二卿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頃首曰不敢帝問何故對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揭帖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未可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閒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敝一鎮守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設此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擇其廉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頃首稱善一日大夏與戴珊同侍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柚出白金賚之曰少佐爾廉且屬勿迓謝恐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乞骸骨優詔慰留已大夏宴見復代珊請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感泣曰臣死是官矣

秋九月詔戶部覈議鹽法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耳遂詔戶部覈

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窺聽但聞帝數數稱善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帝寵任健等特甚三人皆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甲子 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録重囚毋限一日故事每年會官録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釋言審録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冤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毋訊遲十日不為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 謚孝肅皇后 定祔廟制

先是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室之虛右壙以待隧獨通至是周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室一通此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奏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劉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脉乃止後問祔廟禮健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祔三后自宋始暴者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太皇太后勲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別祭奉慈殿為言謂紀太后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

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享之亦是閟宮之義宜倣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帝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太后于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于裕陵

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雪

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著為
令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
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
或除服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宇啟衷闔縣人請京
官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命從所請
和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
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星子宋縣今為南康府治德
安五季楊吳縣今屬九江府二縣人溺死者無算
秋八月置東西街軍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
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為西街納
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街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
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
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閒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十八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巏言古者
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
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
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
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
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貶大理寺丞吳一貫宇道夫海陽人為萬明州元置今屬
雲南府同知
先是泰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關
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鶚宇用和歷
城以捷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郤發其事命一貫
往勘得實論天祥死獄中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
密令來厥廣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
門親鞫之盡反前獄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
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
原擬上謫一貫萬明州同知茂擬充洪反得論功帝

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天祥事發自東厰廷
議猶為所撓
罷雲南銀場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癯長不踰中人其充曰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字献吉慶陽人于獄即釋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十
帝頗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累數千言末云壽寧侯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敎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為張氏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泣愬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尋即內杖宥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愬不已帝弗聽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母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趨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遥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欷歔受命翌日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遂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十一
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
赦
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京師淫雨
自六月至于是月時東宮舊豎劉瑾等瑾與平人本姓氏子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以進因冒姓劉帝即位掌鍾鼓司與其黨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

相交結時謂之八虎 八日導帝遊戲由是怠于政事遺詔
黨亦謂之八虎
中所當興罷悉廢格不行閣臣劉健等因久雨上疏
言之帝雖温旨褒答而狎昵羣小詔書廢格如故
冬十月葬泰陵在昌平州筆
架山東南
謚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孝宗獨能恭儉有制
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
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武宗皇帝

丙寅 正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不許
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為宦官所撓傳
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
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
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今陛
下不聽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
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
數日又言比為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

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邪亦當
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
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
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
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
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
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
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司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
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大夏承詔請撤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凡數十人劉健等以
孝宗遺命入帝登極詔中行之又列上傳奉官當汰者六百八十餘
人帝不盡從復劾廢閣韋興不當起用帝不聽大夏
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歸許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泌陽人代之
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

推兵部侍郎熊繡字汝明道州人可任繡不欲出外頗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之會言官交章論劾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諧字世和會稽人佑字汝翼雙流人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欽天監五官監侯楊源字本清豐城人瑄之子亦因星變陳言乞親元老斥寵倖帝意頗動而不能斷也先是戶部尚書韓文字貫道洪洞人宋宰相琦之後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為比諫官疏劾諸閣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今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暑日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同罷

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帝漸信用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健等謀去之會言官交章論劾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諧字世和會稽人佑字汝翼雙流人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欽天監五官監侯楊源字本清豐城人瑄之子亦因星變陳言乞親元老斥寵倖帝意頗動而不能斷也先是戶部尚書韓文字貫道洪洞人宋宰相琦之後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為比諫官疏劾諸閣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今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暑日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上元人

憂懼疏入報聞

八黨亂政惟以聲色犬馬蠱惑上心武宗已久為宗祿轉文等力陳奸瑫罪惡動以奮乾剛制私愛意殊無功武宗即未能覺悟其夫翻然改能何至一開請訣牽閹之言輒爾鴆注不食祖謚之極遂至于情不自持彷徨失措其喪敗宜哉

閹之狀實為可憫可恨然武宗是時年已十七尚若無知識若此其不致陲漢唐禍變豈得謂非天幸歟

在陛下一身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薤粉若輩何補于事竊觀前古閹官誤國為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帝驚泣不食

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謂曰事垂濟公等第堅持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僭事上久不忍即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寬之耳鰲直前曰設上不處柰何侍郎王鏊字濟之吳人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鰲直前曰設上不處柰何榮曰榮頭有鐵裹耶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及諸九

卿詰朝伏闕面爭王岳從中應之因誅瑾等焦芳聞之馳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帝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及旦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中變于是健東陽遷俱上章求去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岳充南京淨軍追殺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權悉歸于瑾矣健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為使當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鏊與芳同入閣芳在閣裁閱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抗事有不可與李東陽預經具聞多所補救東陽雖為首輔當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在己上日夕構之于瑾會通鑑纂要成瑾以賜寫不謹欲罪是為東陽得無事是書修于孝宗時芳未嘗為總裁官至是命文華殿改賜芳遂

以才學知名亦當明人臣立身之義顧曲事閹奴雖搖尾乞憐而不恤尚得謂心存廉恥者乎當時譏訕繁興有湘江春草之諷不知其平生盡喪國不止于俾食中書說者乃謂其默奪潛移賴以保全善類其實理畔行奈毒究何當以一言稍遏必威則阿私所好之詞又何能少為解免乎

列名其間及進呈書辨官張駿等皆擢顯秩裝潢匠役亦悉授官

給事中劉滄字惟馨婺源人 呂坤廣信永豐人 請留劉健謝遷不報尋與南京給事中戴銑字寶之婺源人 御史薄彥徽陽曲人 等並杖斥除名

健遷既去位滄坤抗章請留帝不聽其疏傳至南京為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輔之子 所得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銑彥徽率諸科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去官賢不可任劉瑾等激帝怒盡逮之并滄坤俱予杖削籍詞連承慶瀚珩亦皆得譴

欽定四庫全書

時南京御史蔣欽與銑等同被罪出獄甫三日欽獨具疏劾瑾言劉瑾小豎子耳陛下親以腹心寄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為悖逆之徒蠹國之賊竊柄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瑾且言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言尤激切既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必投奇禍此必先人之靈欲寤此奏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盡屬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緘默負國為先人蓋遂奮筆曰死即死此葉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于獄又兵部主事王守仁等以論救銑等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追之急守仁賦詩置衣冠江岸側若自沉者乃潛附商舟抵福建故所識道士責之曰若有父在倘瑾逮若父誣若走異域何以自明守仁父華前為南京吏

部尚書以忤瑾歸故道士以為言守仁悟遂之驛將欽字子修常熟人王華字德輝餘姚人守仁字伯安龍場驛在貴州陽文縣治今廢

十一月削户部尚書韓文職。

劉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過不得及是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以為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責其黨護遂落文職并除昂名文出都門乘一騾宿野店而去 瑾又憾李夢陽代大草疏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瑾復摭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夢陽與修撰康海素以詩文相倡和獄中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瑾同鄉瑾前招致之海不肯往因夢陽故遂謂瑾瑾大喜為創屐迎海亦說詞說之夢陽遂得釋後瑾敗海坐黨落職而夢陽趣為江西提學副使復以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罷官久之乃卒夢陽才思雄贍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海及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以詩名當世追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云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王九思字敬夫鄠人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丁卯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食

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于朝堂

劉健謝遷雖去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
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戴珊并詞臣檢討劉
宇德符瑞瑞內江人臺諫陶諧趙佑等部曹李夢陽等凡五十三人為奸黨榜
示朝堂名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
救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
復寧王宸濠憲王權五世孫護衛
初宸濠祖奠培犯法革護衛至是宸濠請復劉瑾受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遂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居丹徒下獄
尋釋之
先是一清巡撫陝西請特遣大臣總制三邊自王越後總制罷不設劉大夏以一清才請即任之一清乃建議防邊
以花馬池至靈州地勢平衍寇每從此毀墻入固原
平涼不能耕牧請修濬墻塹增設衛所以安內附以
過外侵帝可其議為特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
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尋以一清破冒邊
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已而瑾訐
東多朽腐矯旨逮各省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言邊倉腐
秋八月作豹房
帝為羣閹蠱惑于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劉瑾矯旨杖戍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道死
源以霾霧時作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
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釋之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
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豫防蓋專指瑾也瑾大
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
小異忠一也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在道以創卒
初源父瑄在天順初以忠諫名天下事具前及是源以
以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和先為詹事直講筵附經義指斥近倖劉瑾惡

之傅旨改南京吏部侍郎尋遷南京戶部尚書及是
帝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閣
戊辰 三年春正月大計外吏內批黜翰林學士吳儼字克温宜興人御史楊南金
儼家素饒劉瑾遣人求金啗以美官儼峻拒瑾怒南
金為都御史劉宇字志大鈞州人所搆瑾亦怒之時方考察
朝覲官瑾忽批奏尾落儼南金職初瑾每奏事必伺
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
自此大小事瑾皆專決不復白帝及是奏出中外莫
不駭異瑾不學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壻禮部司務跡聰松江市儈張文冕相參決聰文冕不能文辭率鄙冗焉劣為潤色之已而瑾威稍日甚內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奉行若朝制然
夏六月劉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遞名書于御道數瑾罪者瑾矯詔召百
官悉跪奉天門外詰責之日暮執五品官以下三百
餘人悉下獄時酷暑曝死者三人暍而病者無算明
日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衆謀免
秋八月立內厰
時東西厰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劉瑾復立內厰自
領之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萬姓洶洶
劉瑾創罰米法
凡朝官忤瑾者悉誣以舊事罰米輸邊刻期完納違
者罪之韓文已落職瑾憾不已首逮之下錦衣獄數月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又羅織他事罰至再
家業蕩然
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宇為大同巡撫宇私市善
馬賂遺權要大夏于宴見時為孝宗言之宇聞深憾
大夏及是與焦芳譖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
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徵猛者田州土官也弘治中與思恩
土官岑濬相仇殺濬尋伏誅猛脫秋大夏方長兵部
議以思田州俱設流官而猛建千戶奏下

猛迫不肯行尽是納賄于瑾
求復故地瑾許之遂興是獄 瑾欲坐大夏激變論
死閣臣王鏊曰李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滽亦
言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瑾亦
詞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
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
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 大夏至戍所遇周操
輒就伍所司周解大
巳巳四年春二月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
夏曰單固當役也瑾簡撫他事罰米輸塞
下者再後遇赦歸又瑾誅復原官致仕

初健遷在內閣時浙江應詔舉懷才抱德之士餘姚
周禮字德豫著有續綱目發明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凡四人
未錄也及是劉瑾焦芳日偵察健遷過無所得乃撫
其事以禮等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為罪矯
旨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邪遂
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至閣欲逮二人
籍其家賴李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曰縱
輕貸亦當除名既而旨下果如芳言並榜禁自今餘
姚人不得授京官
夏四月王鏊罷
劉瑾橫彌甚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既而漸不能救
遂力求去阮三上許之 鏊博學有識鑒少善制舉業
為當世所宗後數典鄉試程
文冠一時取士尚經術陰詆者一切屏去文體為一
變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鏊與唐順之後則歸
有光胡友信天下並稱為大家鏊歸後家居十五年
優寓不起及卒贈太傅謚文恪
進人歸有光字熙甫崑山
人胡友信字成之德清人
五月改翰林官吳一鵬 字南夫長洲
人官侍讀
顧清 字士康華亭
人官編修

等于南京六部
劉瑾素惡翰林官不下己焦芳亦銜之及是孝宗實
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進秩芳說瑾曰翰林官當擯
充政事于是一鵬清等十六人俱調南京六部為員
外郎主事等官
六月以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乞歸逆以張綵 安定
人
為吏部尚書
始宇介于焦芳以結瑾得入為都御史瑾好摧折臺

劉宇因焦芳交結奸閹以摩賄干進又得長吏部又以贈遺較藻私憾恨快其居心惟知網利固不復知有廉恥事矣至瑾欲用張綵遂假以入閣為名去宇吏部旋即被沮而歸又焉知非焦芳之忌其相軋而陰為指使乎觀于張綵由芳力薦後反有隙而陰泉亦以芳黨轉眼相攻小人傾險情態固何所不至哉

諫宇輒以小過笞御史瑾以為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贊瑾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遂由兵部尚書晉吏部遺又不若武弁當惶惶、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宇在兵部賄賂狼藉及為吏部權歸選郎張綵而文吏贈至是瑾欲用張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讎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比地豈容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遂以綵長吏部綵先為選郎移疾家居瑾以同鄉起用原官大悅之一歲之中由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塗巷

綵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妻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輿載歸其肆橫如此

秋小王子寇延綏

尋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字汝栗遼安人率師禦之頗有斬獲敵伏兵突出寬中流矢死

湖廣江西四川盜起

時連歲饑饉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沔陽元府明為州今屬安陸府明縣今屬撫州府賊王鈺五徐仰山等桃源山洞名在饒州府萬年縣東賊汪澄二王浩八等華林山名在瑞州府高安縣西北上有雲棚城賊羅先權陳福一等各據山寨而贛州大帽山在長寧縣東南路通閩廣賊何積欽等復蔓延福建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注見前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等擁衆至數萬官軍討之不能克羣盜遂日熾

庚午五年春二月以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遂攀援入閣其在閣中日飲酒諧謔道里巷鄙語而已

三月以洪鐘字宣之錢塘人總制湖廣川陝河南軍務

楊清邱仁等圍岳州陷臨湘宋縣今屬岳州府湖湘底寧鐘遂移陳鎬應天人及都指揮潘勳擊破之湖湘底寧鄢本恕謀據漢師入蜀時藍廷瑞與廖惠謀據保寧鄢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自荊襄東下已而惠陷通江宋縣今屬保寧府尋

復遁去四川巡撫林俊發羅泊兵戍之龍灘河亦曰龍灘（遷在保寧府昭化縣西嘉陵江津濟處也）賊墜崖溺水者無算遂擒惠廷瑞本恕東奔越漢中至大巴山（在南江縣北與陝西漢中諸山相連）俊復追敗之會鍾至與俊議不合俊別擊瀘州賊曹甫廷瑞等乘間收集散亡勢復振鍾率兵分道進勦而俊亦平曹甫還與鍾會賊依山結營陽言就撫以計縶師官軍為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其黨漸潰鍾令永陰結壯士伺間圖之及一清將至寘鐇令昂就鉞問計鉞方臥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乃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鐇第縛之其衆皆潰寘鐇叛十有八日而敗檻送京師賜死黨皆伏誅鉞論功封咸寧伯

欽定四庫全書

順（注見前）土司彭世麟以討擒逆瑞本恕（本恕以所掠女子詐為己女結姻于世麟其舅向鍾令許其請因還阿之及期逆瑞本恕知其稟戚來會伏發遂就擒）

送鍾斬之餘衆悉平（事在六年）有麼麻子者獨逸去轉掠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戕良民為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虱

夏四月安化王寘鐇（慶靖王曾孫）反遊擊將軍仇鉞（字廷威鎮原人）討擒之

寘鐇素狂誕術者言寘鐇當大貴遂覬望非分與其黨指揮周昂等潛畜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

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為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綵為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綵時與同遂有隙檢討段炅故芳黨見瑾嗾綵劾炅

稍衰轉附綠盡發芳陰事揣于瑾瑾大怒數于衆中
斥責芳芳大愧沮遂乞歸
六月前吏部尚書焉文升卒
文升歸後劉瑾坐以朋黨除名及是卒 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
注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卒後未幾瑾誅復官贈大傅謚端肅
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
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金印以進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
隙因密與畫策請誅瑾 初八黨中瑾尤狡猾為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俱不應咸怨之瑾又嘗欲逐永永以諷免一清知之因乘閒托脫言曰今足側雖除如內患何因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雖之一清悚愧曰公勿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問論罪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愈矯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永業竝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頃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 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

劉瑾罪惡貫盈擢髮難數固神人所共憤然張永本其黨與即積有猜嫌亦未必遽肯自傷同類楊一清乘機慫恿而永尚懷疑疑慮如非復可以大義相規因以瑾誅公益柄用一語中其所欲遂慨然直任不辭一清益能

年不以報主意遂決及將至京永請以八月十五日
獻俘瑾使綏其期時京師籍籍謂瑾將于是日為亂
瑾信術者言謂其從孫二漢當大貴遂誅不疑會其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
遂作亂 或馳告永永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
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鐍檄固奏瑾不法十七事
帝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
皆糜粉陛下安所歸乎焉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菜
厥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下瑾獄帝親籍其家得金
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并袞衣玉帶甲仗弓弩諸
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刀首二帝大怒曰奴果
反命百官會鞫午門獄具詔磔于市怨家爭購其肉
生嚙之 二漢及張文冕等俱就戮張綵獄斃碎其屍焦芳止除名二漢臨刑曰我固當死第吾家所為皆焦芳與張綵耳今我與綵皆處極刑而芳獨宴然豈非冤哉芳後竟良死

昔元以罪免

劉瑾敗元即日上疏請哀詔訐致仕言官交劾黜為
民諸附瑾者竄逐以差朝署為清

以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梁儲字叔厚廣
宋順德人並為吏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預機務
忠先與楊廷和同侍講筵為劉瑾所嫉出為南京禮
部侍郎尋進尚書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頗負氣岸
甚悔乃傳旨以尚書專典誥勅儲為學士時當修會
典及為吏部尚書瑾坐以小疵降侍郎孝宗實録成
當復尚書調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人遂同召入閣
冬十月覇州降盜劉六名寵覇州劉七名宠寵之弟文安人叛
劉六劉七並驍悍善騎射初與楊虎蔣彪名等從有
司捕盜時畿輔多盜皆馭馬鳴箭號曰響馬頗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
徵賄不得誣為盜令捕之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素
招納亡命為通逃主家與太監張忠鄴茂與忠皆文安人結
為兄弟兇緣焉永成谷大用輩得出入豹房侍帝蹋
鞠而乘間出奴如故已茂為捕盜御史寘杲通州人
所擒六等詣官伏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
等憚要束及是叛去聚衆剽掠旬日間至數千畿南
大擾有趙鏈者永曰祖子本覇州文安諸生六等亂起挈
家匿水渚中賊至驅之登陸將汚其妻女鏈故有膂
力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與六等俱為盜魁
明年賊衆益多遂分為二劉六劉七齊彪名等乃轉
掠山東自山東河南至湖廣江西乃
由故道還抵覇州復走山東楊虎趙鏈等擾
河南由河南入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抵文安
仍往河間曲周注見前威縣元州明改縣今
脉屬廣平府縱橫數千里殘破州縣以百數詔以惠安伯
張偉昭皇后兄昇之曾孫都御史馬中錫字天禄故城人帥京營銳卒
往討中錫書生不習兵事偉納袴子畏怯不敢戰遂
議招撫中錫至桑園單車入賊壘開誠諭之劉六欲
降劉七曰騎虎不得下今內臣主國事馬鄴
堂能踐其言乎徑去固鎮名在山東德州北原賊終不降于是廷臣交章
劾偉中錫玩寇召還下獄論死而賊橫愈甚
辛未六年春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字汝礪應城
人徙居武昌總制江
西軍務
江西盜起連年官軍屢失利金時丁母憂在籍詔起
原官提督軍務討之金以爵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

正德間羣盜並起其猖獗之勢殆比方臘楊么而更甚然如劉六劉七既以捕盜有功何實録不及轉令人得詆為盜驅之使入萑苻且張茂既為通逃湖廣亡命梁儲乃郟縣冒籍因閒不思早為剪滅如政令廣弛若此無怪盜賊之日熾也

狼土土兵久之兵至乃先擊東鄉賊平之（以下事俱在明年）遂移師以次悉定桃源華林及大帽山諸賊牛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注見前）萬年（即桃源洞置）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于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士民深怨焉

夏四月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等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錄中舛誤示李東陽忠知為中官所齮乞省墓歸（忠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嘉靖初卒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以兵部侍郎陸完（字全卿長洲人）督邊兵討賊

張偉馬中錫既論罪兵部尚書何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以京軍不能制賊請發宣府延綏二鎮兵助討詔完統之

邊將許泰（寧之子）郤永馮禎（綏德衛人）等俱聽調遣師行至涿州忽傳賊犯固安且逼京師帝御左順門召閣臣及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綏不及事因命鑑召

完入衛完遂趨信安（鎮名注見前）檄泰永擊賊霸州敗之京師乃解嚴已而邊兵連破賊完請益發大同遼東兵濟之內官谷大用張忠意賊旦暮且平乃自請督師冀邀封賞詔以大用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鋭（忠之子）為總兵官忠監神鎗帥京軍五千會完是時賊益南方圍濟寧焚糧艘大用等駐師臨清觀望不敢進會明年正月帝將有事南郊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

聞即夜嚴設守備迫明帝召問駕可出否鑑請早出安人心帝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以去（明年正月）

劉六復突霸州帝召大用鋭回禦近義大用鋭過賊于長垣大敗迭議召二人還

冬十一月地震

霸州尤甚三日中十有九震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宏以帝耽宴樂早朝日講俱罷上疏切諫報聞

及是劉忠致仕遂以宏代

黃河清

自清河口（注見前）至柳舖九十餘里凡三日

壬申七年夏閏五月都御史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咸寧伯仇鉞討平河南賊

先是賊渠楊虎溺死宿州（虎為遇兵所逼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壓之）餘衆悉奔河南推劉惠為首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鏈副之分其衆十三萬為

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以牽制官軍（鏈于羣盜中稍有計智羣盜尊事淄掠鏈獨勤其黨無妄殺務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馬文升家在合之及入汝陽燬焉芳哀抵其先塚步走歸束草為芳像寸裂之曰吾為天下誅此賊）朝議以畿輔山東賊委陸完而命澤與鉞專辦河南賊時叅將馮順戰死賊方張及聞澤等且至素憚威名奔進四出永順宣慰彭明輔敗之頼州（壽州）諸將神周（人英之子）時源等又敗之光山湖廣軍亦敗其別部于羅田（蕭梁縣今屬黃州府）賊沿途潰散分其衆為二悉北走商城

鏈南出頼州澤與鉞定計使周追鏈源追惠連戰皆捷鏈轉至應山（隋縣今屬德安府）衆略盡雜髮懷度牒潛至江夏為軍校所執送京師伏誅惠追及于南召（明縣成化中置今屬南陽府）官軍射中其目自縊死餘黨先後勦捕悉

平

秋八月陸完追賊于狼山（注見前）平之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出沒畿輔山東之境沿及淮北官軍雖屢敗之而賊招聚散亡旋即復振會河南賊已平其勢始衰遂走湖廣奪舟至夏口遇督漕都御史馬炳然殺之復登陸焚漢口指揮滿弼追及劉六中流矢赴水死劉七齊彥名率舟東下由黃州至鎮江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並勦大兵盡集江南北賊猶乘湖上下肆掠已而賊治舟孟瀆（在常州府武進縣西北南通運河北達大江唐刺史孟簡所開因名）尋抵通州颶風大作衆舟走保狼山完以兵夜蹙之山南彥名中槍死七中

賜姓始于漢之泰春至唐而降臣蕃將皆若屬籍實為秦孔子不經若義子乃五季奸雄割據所藉以蓄養羣材其名尤不可為訓武宗性耽嬉逐所悅者皆亡賴之徒如張茂以大盜而入侍蹴鞠則其寵雜不倫已可鄙見乃至中官奴卒亦得賜姓朱氏以異類而附宗盟更復成何國體由其好狎匪人遂冒昏賤尊卑于不顧支牒所關而紊濫若此其他尚可問乎

九月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

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姓朱氏

召洪鍾還以彭澤代之

四川餘賊麾麻子喻思倬連陷州縣勢日猖獗言官劾鍾乃召還以澤往代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麾麻子爺思倬就擒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隋縣今屬資州榮昌明縣洪武初置今屬重慶府賊復熾澤旋車討平之詔澤暫留保寧鎮撫

冬十一月調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營

初大同遊擊江彬宣府人領邊兵討賊及賊平還過京師因結義子錢寧太監錢能家奴以進未幾大得幸寵在寧上寧心忌之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陳十不便皆不聽于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令羣閹善射者為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又作東西宮廳于官義子分領之帝時臨閱名曰過錦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之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以文章領袖搢紳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梁然有所成就初與劉健謝遷請誅劉瑾及健遷去而東陽獨留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嘆而已然方迂瑾肆虐時潛移嘿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云致仕四年卒贈太師謚文正

於酉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字良佐桐廬人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土兵邀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黠傑者多不死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及破桃源賊金與諸將置酒高會賊賂目兵乘間遁去轉掠徽衢間餘衆復集攻剽如故至是言官劾金乃召還以諫為都御史往代賊渠王浩八屯貴溪唐縣今屬廣信府之裴源山勢甚盛諫潛軍夜破之擒浩八又進勦桃源東鄉餘賊悉平之

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善巴卒其子巴雅濟舊作拜牙即今改後仿此襲封忠順

王淫虐不親政事嘗恐其屬部害己土魯番酋苓蘇

爾阿哈瑪特子嗣為蘇勒坦按苓蘇爾舊作淌述免今改後仿此數以甘言誘之苓蘇爾竊掠過于其父時有吞復哈密之意至是巴雅濟遂棄其國奔土魯番苓蘇爾奪其印即遣和卓塔濟迪音舊作大者他只丁今改後仿此據守哈密

甲戌 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七 辛

帝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為奇巧以獻

令所遣入入宮懸掛皆附著柱壁復依舊以貯火藥送

延燒宮殿皆盡大盛時帝猶往豹房回顧光焰燭天謂左右曰好一伽大烟火也楊

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己又疏請早朝宴罷躬

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

還遣兵革宮市罷皇店江彬鼓京城民居為皇店酒肆出西僧省工

作減織造語皆切至帝不省

二月以禮部尚書靳貴字充道丹徒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靳貴以宮僚舊恩貴先侍帝東宮故有是命貴在閣三年無所撰文皆不稱旨帝乃自為文祭之

夏五月費宏罷

錢寧陰黨宸濠濠欲交歡宏餽宏綵幣珍玩拒却之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七 辛

慚且恚初宸濠行賄劉瑾得復護衛事具前及瑾誅仍

論奪至是宸濠因伶人臧賢輦白金數萬徧賂朝貴

奏請復還所奪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完前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善中官持奏詣閣宏力持不可諸嬖人乘宏讀廷

試卷取中旨予之于是宸濠興寧合數偵宏事無所

得以御史嘗劾宏第宸不當留翰林即指為宏罪中

旨責宏令自陳狀宏即日乞休命并案致仕宏甫發遣騎尾之至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

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

土魯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投謁書索犒賜邊

臣以聞請遣大臣經理大學士楊廷和等交薦澤再

辭不許澤至甘州土魯番方攻掠赤斤苦峪諸衛聲

言與我金帛萬數即歸城印澤謂番人嗜利可因而
欵也遣都督沙呼實哈密回回都督先以國亂徙居
今改後仿此以幣二千銀酒銙一往賂番酋莽蘇爾令還
城印莽蘇爾偽許之澤輒奏番酋悔過效順事已平
帝卽召澤還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
召不納初沙呼實陰與莽蘇爾通為之耳目據城奪
印皆其謀澤不知而遣之及澤還已雅濟在土魯番
迤不返和卓塔濟迪音據哈密亦不退久之莽蘇爾
復要重賞始以城獻還事在十一年而已雅濟仍留如故
既而沙呼實復誘莽蘇爾謂黑州可得莽蘇爾遂復
取哈密以萬騎寇嘉峪關遊擊芮寧戰歿詔澤提督
三邊軍務禦之會副使陳九疇禁檠沙呼實及沙布
塔紀其內應莽蘇爾乃還瓜州為副總兵鄭廉所敗
因復求和澤兵逐罷時十二年四月也初澤與兵部尚
書王瓊有源又時謀罵錢寧由是瓊與寧相庇欲
傾澤會澤乞歸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
名寧從中下其事而沙布塔之子以其父為九疇禁
檠捶死詣闕訟冤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
往甘肅勘狀明年勘至于澤無所坐瓊怒勃澤誣妄
辱國作為民生九疇激變速下吏削籍澤村武知兵
然性疎闊負氣其經略哈密事頗不當瓊與寧因文
齮之遂得罪時沙呼實已逮赴刑部九疇既論罪遂
得釋黃綠錢寧與沙布塔之子俱侍帝左右帝悅

之授綿衣指揮並賜國姓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沙布塔舊作失拜烟答今改後仿此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京師地震

九月謫編修王思字宜學直曹孫為三河驛丞在潮州府大埔縣西今有巡司為縣鎮丞

時帝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
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
志好勇以輕身疏留中謫三河驛丞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沍魯王陽鑄幼子為庶人當沍自殺
當沍以勇健聞初流賊攻兗州當沍率家衆乘城取
護衛弓弩射却賊降勅獎諭名遂著
數與卒哀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與吏部主
事梁穀同里會有怨質巖者誑穀云質巖且為亂穀
遂告變于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魯
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亦奏當沍欲反帝遣司禮太
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圖當沍第搜其兵
械則前所射賊弓弩半渝敝矣祥等讞穀所指皆平人于是御史李輪臣劾

郊祀錯典田燭宿供固以備嚴夙駕貴明行事始足抒昭格之誠武宗恣情怠荒昧於夜旦大禮暮始成全不以敬天為念雖升壇柴燎亦必以情氣棄之褻慢孰甚焉昔齊東昏于元會至暮受朝賀識前史武宗並且踐祚明禋不幾況而愈下乎

殺魁誣罔宜即訊詔下翰臣獄謫其官而釋殺不問

廷臣議當坻罪無所得乃坐以違祖制藏護衛兵器廢為庶人質等戍邊魁坐斬中官送當坻之高墻當坻大慟曰寃乎即日觸墻死聞者傷之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乙亥　十年春正月帝有事于南郊逮暮成禮

是日漏下二鼓帝始還宮楊廷和等疏諫不報楊一清等又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以來漸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七　十五

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執鎧仗自朝至暮饑餒困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傳語必啟戎心疏入不報

三月楊廷和罷

廷和丁父憂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之

夏閏四月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先是一清再推內閣不用及是楊廷和去遂以一清代之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清漕舟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艅艎淺船之

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戚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七　十六

丙子　十一年夏大旱

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户

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謚忠宣

大夏復官後清軍御史王相見其居貧請給廩隸中官用事者終嗛之不許及是卒贈太保　大夏忠勤懇篤通知孝宗志身倚國于權倖多所裁抑故采見蜚于小人嘗言佔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戚利亦當遠名又言士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自為嬪志曰無使人歸美俾懷慝地下也

秋八月楊一清罷

錢寧素善一清會有搆之者因蓄怨一清以災異陳時政譏切近倖寧與江彬等皆大怒使優人于帝前以寧為內主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以禮部尚書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及是入閣

以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南贛地連閩廣山谷深阻盜賊易為巢穴陳金俞諫先後討之未盡不數年嘯聚復起橫水隘名在江西南安府崇義縣東其南為十八面嶺左溪即汀水亦曰鄞江在福建汀州府長汀縣東源出寧化下流至廣東大埔縣入海桶岡在崇義縣西北與湖廣郴州接界則有謝志山等浰頭山名在廣東惠州府和平縣西北接江西龍南縣界有上中下三浰最北近龍南者為上浰在岑岡者為中浰最南者為下浰則有池仲容亦曰大髻等皆稱王攻剽府州縣而大庾唐縣以大庾嶺名今為南安府治陳日能大帽山詹師富諸賊皆亂巡撫文森長洲人託疾避去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遂特用之初守仁既謫龍場驛丞地在萬山之中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悅服相率伐木為屋以居之瘴癘作守仁誨以調攝之宜教以種植之法漸知醫藥疾病遂減喪祭用其鄉俗為設誓約頗有禮讓之風至是聞守仁平橫水桶岡諸賊皆來歸附願納賦稅自比編氓守仁以其地險遠請設流官縣治以控制之疏上不報守仁乃與其門人謀曰今欲治兵則兵未集而賊已覺欲調兵則兵集而糧不繼欲暫撫則賊驕而不信欲急擊則賊分而不一欲緩圖則賊合而愈固欲守則賊擾而民困欲進則賊退而復來欲退則賊進而益玩今欲剿則兵少不敵欲撫則彼此相疑欲守則曠日持久欲進則糧餉不繼欲退則功將不成欲緩圖則變生不測欲急擊則奸民乘釁欲暫撫則狡寇益驕欲守則民困日甚

而武宗之貽笑千秋豈能於乎

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闕死頃之帝召璽盧辭更名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員物印千劍坐闕門下曰敢言開闕者斬夜草疏言臣聞天子將親征必先期下詔其行也六軍襲衛百官扈從今寂然不一聞輒言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會廷臣亦多諫帝不得已而還京師盛儀張御史閉關三疏云

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第輦狗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和鞭韃靼五萬騎入寇大同總兵官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五季唐置今州屬大同府帝率太監張永等自陽和往援寇引去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乘輿幾陷勛等以捷聞于朝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復命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時凡調發軍馬錢糧槩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

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廷和既至與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迴蹕帝不聽廷和等皆稱帝聖武帝遂馳馬入來華門宿豹房

宮于奉天門陳應州所獲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時當

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齋遂行禮既畢徵南海子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伏

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謚孝貞皇后

帝還京師

夏五月己亥朔日食

六月葬孝貞皇后

先是帝以孝貞皇后將葬幸昌平躬視隧道遂幸密雲時民間訛言欲括女子以充遣泰所至遞匿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為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

武宗久居九五乃跑甚人臣爵號忽假名降勅自封冠履湯然莫辨實千古未有奇聞且以至尊而下齒臣工體統之凌夷已

必奸徒矯詐自今非有撫按府部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帝聞大怒執送詔獄降雲南安寧州元置今屬雲南府駐蹕喜峰口還復幸河西務指揮黃勳以供應為名科擾使盜賊按御史劉士元按之勳逃至行在因發幸謁士元于帝帝命裸執士元至行在門杖之仍繫錦衣衛獄　河西務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北舟航輻輳之地劉士元彭縣人

至是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

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帝從江彬言將徧遊塞上託言邊鄙多警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將軍不已而復加封國公武宗方自侈其名號尊崇而不知猥褻已甚楊廷和等正言極諫未嘗不俯伏可聽然前此帳聯迎遂已明著威武之名不稱尊號廷和等亦皆奉觴稱賀恬然不以為非何至此始為爭執委蛇阿順之態豈能因斯少盖耶

九月帝自加封鎮國公

勅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

吏部如勅奉行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於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封江彬許泰皆為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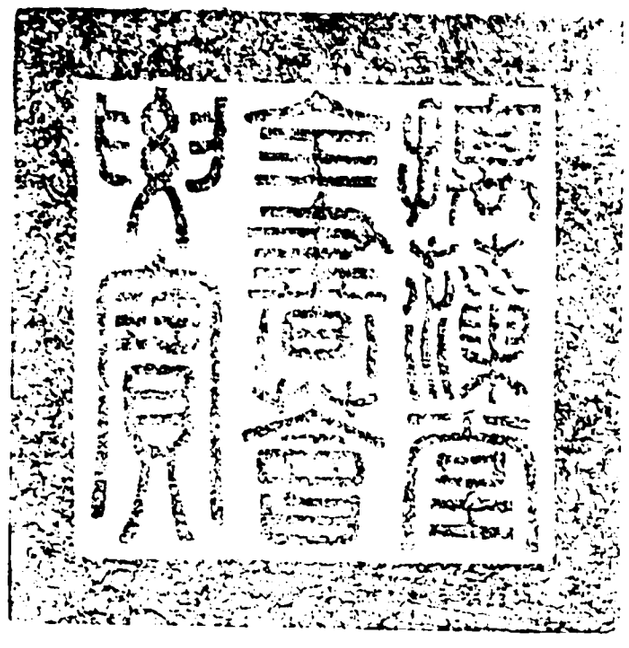
王守仁平江西賊

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隸詰之隸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詷賊動靜無弗知于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寨擒賊首詹師富　上杭宋縣今屬江州府　復進討大庾　生縶賊首陳曰能以歸　橫水左溪諸賊　令都指揮許清等各一軍會橫水南安知府季敷等各一軍會左溪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衆左右迎擊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遂潰衆勝克橫水賊首謝志山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皆平之贛州知府邢珣當塗人　吉安

知府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等亦破滅桶崗賊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乞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倉卒敗走廷鳳等遂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守仁乃還贛州誘斬浰頭賊首池仲容弟仲安初橫水破仲容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守仁佯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守仁賜仲容節物誘入謝仲容率其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遂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賊奔九連山在廣東惠州府連平州東周數百里環連九縣因名山陡絕不可攻守仁簡壯士衣賊衣奔崖下賊下招之遂上據其險官軍進攻擒斬無遺因于橫水設崇義縣今隸江西南安府于浰頭設和平縣今隸廣東惠州府置戍而歸自是境内大驚為神

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七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漣
謄録監生臣秦沅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維揚馬氏藏書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卷七千五百六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

明

皇帝

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

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步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前儀

京師地震

帝自加太師勅諭巡行祈福三日郎中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修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

帝降手勅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

亨蘭谿人具疏連署以進署一壞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壞於劉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逆瑾而天下已不可支矣今邊帥益驕無餘事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亦邀其同官崔桐字來鳳揚州人等七人上疏極諫署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復閒南幸盡皆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柏之禍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字汝信進賢人太常博士陳九川字維濟臨川人復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承汲縣人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吳縣人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太倉人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洛陽人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嘉定人本島氏子少依勞京師冒其姓亦以其術諫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鞫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叙九谿衛人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璽鄱陽人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莆田人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俄令與鞫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棓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朝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珝字邦秀藁城人疏救外莫有言者諸嬖倖揚揚意得士民忿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是時天連晴晝晦南海子水涌四尺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戲也乃內袒戟刃於胸持疏諫當踝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詔獄詔杖之八十遂死諸臣跪既畢仍杖之於廷死者十一人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玉太理評事林公輔行人李紹賢孟學詹軾劉槩李惠校郵城人珏汲縣人公輔長樂人紹賢時貽人陽澤州人軾玉山人槩安樂人惠祥符人餘除名貶黜有差戍鏊於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德成餘姚人按察司副使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死之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夕覬覦宸濠賄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仗受賀復勒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欲傾寧及咸賢令太監張忠乘間為帝言曰賢稱寧王孝誠陛下不孝耳稱寧王勤誠陛下不勤耳帝報賜異色龍袍者故事所賜監國書袍也宸濠大喜

宸濠包藏禍心日夕覬覦非望當孫燧上章公然邀阻且使奸黨分布孔道窺伺朝廷叛跡已著其視趙王之初不與高煦通謀者情事迥別固非可以隱行消弭前此雖為諸權倖所匿陽足和容得詭為不知何未聞其舉以入告及蕭淮發其罪狀尤嘗密陳碩畫洪策徂征以掩其不備頗挾宣德故事俾遣重臣宣諭且以往收護衛為辭激之速反使非王守仁在勢幾詰旦延難制矣立於湯平其速和之謀固措置遲若此而稱為當時名臣不亡何待

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閫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章言之皆為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致仕都御史劉養正舉人謀遣姦人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注見前而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兩廣楊旦字晉初建安人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慫史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

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橚守城而剗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字進之蕭縣人）知府張文錦（安邱人）等固守不能克（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敵衆隨機應變所向摧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在臨江府清江縣東北亦曰清江鎮道通豐城為南北津要）臨江知縣戴德孺（臨海人）泰州知府徐璉（朝邑人）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已酉次豐城以文定為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皆散辛亥黎明請軍梯絙登縛拱橚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於樵舍（鎮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擒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於黃家渡（在南昌縣東通鑑輯覽州府餘干縣）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邢珣統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在饒州府西）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上饒人）以下皆投水死（宸濠欲謀逆妻氏嘗苦諫不聽及是嘆曰昔紂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何悔及）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

王晉赴召本涉小說家言至臨清上距張灣水程迂遠武宗即稱輕脫斷不能以單舸徑行且娶倖方日侍嬉遊又安得遠去行營而從官竟無知覺其事殊難取信蓋因武宗縱佚無度失德民多傳述者復附會其詞用資談柄凡傲行輕脫之舉一切悉以歸之殆非所謂不如是之甚者耳

邊兵征勦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 帝至保定宴於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為臧鬬戲符探得閽帝不悅飲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盧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娟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秉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 永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故守仁稱之 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宮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在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 通判胡琮懼自縊死 至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為長跪魏國公徐鵬舉 達七世孫 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尚書喬宇 字希大山西樂平人 應天府丞屠天叙 字子敦榆次人 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庚辰 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

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馬時帝駐蹕舊邸不入大內一日幸牛首山軍中夜驚左右不知帝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為逆云　為吳王時所居也　舊邸太祖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置械受俘　時張忠許泰屢矯旨召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名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吏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丞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曰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為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　是夕發龍江駐蹕儀真次宸濠身為悖逆豈可令脫戮久稽在南京受俘之日距被擒已逾一載舉國若狂惟聞誅征誅討而于罪首反置之度外論者尚欲令天下諸王議罪勢必更加遷延又豈處亂臣賊子之道乎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

幸故欲速決此獄云越三日帝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帝去年南征江彬發寧罪狀即命覇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西挾閔簿藉得完交通事實之遂命執完至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　揭白幟標其姓名死者梟

武宗為宦官所誤至于元氣虧削不克享年乃回顧生平不憚引為己愆而於羣小則特明其無預武宗閨蠱惑滋深亦不應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若策恐朝臣論其罪故矯傳此命以托為辭免之由固未足盡為憑信耳

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卒巳 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食

帝崩于豹房

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興疾歸及是益甚謂太監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為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於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熜 獻王祐杭子時 獻王瓚厚熜以世子理國事

入嗣皇帝位

先是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凡終弟及誰能讀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邊軍俱重賚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遂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具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

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温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
監温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
宮安歇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
而逮吉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
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
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孝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
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與世子至京師入即位是為世宗
世子至京師止於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
禮王顧長史泰宗舉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
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
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
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
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嘉靖欲推崇自出本屬人子至情諸臣必執宋時濮議相持無論事理不同且亦無以慰尊親本願等旁支入承大統于孝宗固有為後之義然以毛裏至親改稱叔父寔亦情所不安嘉靖既有父母互易之疑復有避位歸藩之請其心尤為迫切誠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其中青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慶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抉白奴伺與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遣使迎母妃蔣氏大興人于安陸
名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名宏於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並復其弟宗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部尚書毛澄字憲清蔣山人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至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楚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為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獻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

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是互易邪其再議廷和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為得義理之正採而行之可為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禹周公而舜之烝父瞽瞍堯之臣父劉累周公之兄父武王皆不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叙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鞫治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

以表宗皇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録用宗皇以疾

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鉞寧等俱磔于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雨沙呼實亦并伏誅惟孫忠許泰吳綵貴延臧死從逸

秋七月進士張璁字秉用永嘉人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師

璁揣知帝意乃遂上疏略言陛下嗣登大寶即詔追尊聖考以正其號本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孰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于可以臣母乎長于不得為人後興獻王于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母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扼廷議得

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

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字獻卿浮梁人交章劾璁
帝不聽初璁以舉人入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璁同舉於鄉先璁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官湖廣參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署璁疏遂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胡鐸字時振餘姚人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

九月葬康陵在昌平州金嶺山東北

謚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明史贊曰毅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眩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名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其不底于危亡者藉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慈憲宗貴妃邵氏為興獻后

為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憲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啓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于

內閣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張璁知帝意嚮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為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揣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為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為衆論所齕引疾歸

興獻后至京師謁太廟

先是禮官具儀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不可乃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時尊崇議定已詔告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君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明陽御史陳昌等百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璁邪說俱

不報

世宗皇帝

壬午 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清寧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結事中鄧繼曾 宇士魯資縣人 亦以為言 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爭之失災廢禮失言之效也 帝勉從衆議乃稱孝慈殿

癸未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 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為顏神鎮地以齊孝婦文姜居此因名 本明流刼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 以下註並見前 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

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皇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皇后興獻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 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為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 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為顏神鎮地以齊孝婦文姜居此因名 本明流刼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 以下註並見前 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

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

不報

世宗皇帝

壬午 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清寧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結事中鄧繼曾 宇士魯資縣人 亦以為言 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爭之失災廢禮失言之效也 帝勉從衆議乃稱孝慈殿

癸未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 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為顏神鎮地以齊孝婦文姜居此因名 本明流刼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 以下註並見前 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

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皇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皇后興獻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 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為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 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為顏神鎮地以齊孝婦文姜居此因名 本明流刼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 以下註並見前 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

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

乃令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附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是卒附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 諡簡文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 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為鎮 而卒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為婞訶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惇謬不能隨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澄雖數忤旨思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

雨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

地千里孚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 朱子十一世孫 為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 字天啟婺源人 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令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 字振廷崇仁人 劾文左道縻帑帝怒謫廣德州 晉廣德縣宋為廣德軍元改路明降為州今州隸江南 判官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獄戍邵武

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 字公謹貴溪人 充監禮使湛若水 字元明增城人 顧鼎臣 字九如昆山人 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

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甲申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字子實安仁人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議

孝宗興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張璁同官曰夜私詆朝議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

并録侍郎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員外郎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二疏以聞萼疏畧言禮官失考興章納陛下于興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李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窃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顧速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神宗詔為之于封爵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甚明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又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初書與獻夫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尊所生帝后定號曰皇考皇母既具聞朝中試張璁同言不敢上而密以示萼及是萼上疏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字抑之弋陽人會文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俊議言祖訓凡終陛下為武宗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稱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思義尤為益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者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孝宗非為考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思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矜為今日發也

聰萼及書于南京越十數日復降手諭令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又留之十餘日始報可

二月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

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帝意遂內移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及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名觀德殿祀獻帝主後上疏力爭帝不聽趣建室益急俊遂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命侍郎吳一鵬署部事既而命一鵬與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主安陸一鵬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為先帝啓封之蠶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宜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不納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于觀德殿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　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惟崇本生業已尊為帝后令後加稱皇考去其始封之號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為邪媚也陛下可為光之徒當時所為欺慢後世仰為正直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追昔帝得政大怒下詔獄考掠詢廣德州判官巳而修撰呂柟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續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蕙考功郎中林大欽俱下獄謫官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呂柟字仲木高陵人薛蕙字君采亳州人胡侍字安之　張璁字秉用永嘉人

五月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罷以石珤字邦彥珍之弟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逐汪俊用席書召張璁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于朝廷事無所匡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珤為廷和所不悅珤先為吏部尚書楊廷和有所不悅改掌詹事兼詰勅　欲引以贊大禮乃聽冕致仕命珤入閣珤據理力爭持論堅確大失帝意

六月以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先是萼疏既上廷臣方具議璁復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又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已私為不道使陛下終身遂為無父

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故趣召之初議禮諸臣無力訊執政者至等送所為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既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閤臣請停名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望頗委任之然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其爭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璁桂萼並為學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林俊彭澤在部多所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于遼杖員外郎馬理字伯循三原人于廷帝不為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林俊彭澤在部多所執持俊以言不見納澤為言路所攻俱乞歸惟孫交始終恩禮以年老致仕

帝召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璁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為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宇長吏部宇自為選郎即有一清起用林俊起刑部尚書俊時年已七十餘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彭澤起兵部尚書孫交字志用安陸人素為獻皇帝所知聞其名甫即位起戶部尚書皆海內重望頗委任之然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其爭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璁桂萼並為學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林俊彭澤在部多所執持俊以言不見納澤為言路所攻俱乞歸惟孫交始終恩禮以年老致仕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于遼杖員外郎馬理字伯循三原人于廷帝不為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林俊彭澤在部多所執持俊以言不見納澤為言路所攻俱乞歸惟孫交始終恩禮以年老致仕

帝召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璁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為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

慎則以為伏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珊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已之名而于國事毫無裨益且以桂萼誤斥執政被嫉尤深全是徇于私意縱使直聲昭著亦何足取明季積習相沿幾成錮疾真不可救藥矣

獻民字舜舉綿州人少卿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字舜卿給事中張珊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遂會羣僚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給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諸司即宮吏部十二人戶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七人工部十二人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豐熙張珊及御史余翔郎中余寬浙江臨海人黃待顯蒲田人陶滋相世芳安邑人大理寺正毋德純南充人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為嫌多為代書遂繫焉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字懋卿鄞人等十有六人杖死自是衣

冠喪氣璁蕙等勢益張

武英殿大學士毛紀罷

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疏乞骸骨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土魯番圍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字世臣世為綏德衛總旗往禦之

土魯番比歲通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雅濟事至是莽蘇爾忽以二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自甘州馳入城守禦奏聞于朝帝以獻民總制軍務雄充總兵官率師西討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皆怨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復趣之急遂為亂殺鑑并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脇為帥事聞以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為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杭雄師過大同叛卒疑見討

復亂命侍即胡瓚字伯珩永平人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洵洵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玉奏乞赦王徵服夜走宣府天祐請止京軍勿遣而瓚等已至陽和頃之總兵官桂勇令千户苗登擒斬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肆焚掠詔切責天祐召勇還京即以朱振代之疤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閉門索獲之及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徇衆始定自甘州軍亂朝廷處之輕諸逮辛頗無忌故復有是變席書以朱振不宜用訖政府皆中材無能定亂濟時國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

以賈詠臨穎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詠先為吏部侍即及是遂晉尚書入閣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

土魯番退金獻民等還

陳九疇擊破土魯番衆斬塔濟廸音其分掠甘州者亦為總兵官姜奭所敗賊乃遁走獻民等至蘭州聞賊已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乙酉 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夏五月復傳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寘緣入錦衣搆害甚衆帝即位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主 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户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邦奇素憾楊廷和彭澤未幾連搆大獄事詳後

京師大雨雹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為平涼主簿屢被上官撓笞求內改帝擢為光禄寺署丞于是復申前議併請祀獻皇帝于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

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於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為天子淵妄為諛詞乞寢其奏不報張璁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于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書復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為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怯衆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為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

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鏌字英之慈谿人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田州思明州弘治中猛與思明岑濬搆兵濬攻陷田州猛遁走總督潘蕃字廷芳德人討誅濬朝議田州思明復改設流官降猛千户

徙福建劉大夏所議已見前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衆覬復祖職後從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民害尋以賊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字惟學江人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鎮往代鎮調永順保靖兵令都指揮沈希儀字啓佐貴縣人統之進討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為內應璋因其女失愛籍以報猛斬猛長子邦彥復誘猛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後遂改為流官

丙戌　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字時乘東光人言通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且空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名楊一清復入閣

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萼亦力排宏先是御史吉

楊一清立朝尚不失為正人乃當大禮議起竟寫書門人盛譽張璁冀其聞而援引即一端已足隳其生平揆諸大臣進退之道又豈當如此說過耶

棠請名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箝衆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寫書門人盛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聞席書禮部之命勸書早赴名以定大議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為助帝亦以一清老臣思禮加渥焉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況乃后妃璁輩所引廟見禮令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為異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毋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丁亥 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白陽鎮 叅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 時小王子最富彊桀

弦十餘萬多蓄貨貝其後稍厭兵徙幕東方號曰土默特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其從父行濟農語達二部最雄據有河套時入冦小王子徙幕在十一年按濟農傳作吉囊今改

費宏石珤罷

張璁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望為經筵講官典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恨毀宏于帝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字子理忠曾孫掌詹武營璁遂劾宏刼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讁璁于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訐故大學士楊廷和 邦奇指廷和次子主事惇及婿修撰金勛鄉人侍讀葉桂章典彭澤弟沖文闕請燭俱逮下詔獄 并誣宏及珤為奸黨 璁萼將興大獄給事中楊言抗章曰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勳閣臣宏珤乃百寮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詆辱大臣熒惑聖聽宜罪帝大怒逮言親鞫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已而謫官獄亦尋解 楊言字惟仁鄞人 宏珤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而責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兩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未有若珤者 珤清介端亮繼楊廷和蔣冕後以彈劾毛紀後以彊逆耳之言者矣珤歸後踰年卒謚文恪

召謝還復入閤

費宏舉還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還帝遣行人齎手勅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還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 謚文靖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閉戸讀書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彦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 健器局峻整學問深邃在閣時以詩文引後進海内士皆抵掌談文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 字仲明其先靖城人後家京師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帝意欲相張璁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璁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張璁桂萼用事屢名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糾衆為亂陷州城姚鏌不能定詔起守仁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隣交趾猺獞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 黃梅人 定計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兵一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率衆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受及其衆皆踴躍羅拜乃囚首自縛赴軍門請命守仁數二人罪狀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嘉靖欲相張璁已為尚于私意若翟鑾資望既深素無表見更不足以塞衆望徒以中官延譽擢閣綸扉是豈進用大臣之道

況鑾為清人所揑與則其平日依附僉邪可知嘉靖方欲抑制宦官願於命相大事惟若策之言是聽又豈能防傲杜漸者乎

古官職司風紀過有所舍不法

原許隨事糾彈若令其彼此互相論劾非攻訐異己即袒徇同官分門植党之風益自此而熾挂等此奏不過籍圖報復嘉時不察遂前倫聽生奸致小人得借以中傷善類朝政如此復何由使奸黨斂迹乎

時京察拾遺桂萼為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萼言趣速舉孟春以御史黜

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璧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

萼奏復其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八　四十二

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罷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

福達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明置令為縣屬甘州府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明置金為縣屬永平府逃還居洛川姚秦縣今屬鄜州以彌勒復逃倫

教誘愚民邠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金縣今屬太原府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

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錄字君卿信陽人錄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孟信勛為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勛勛再自訴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聰桂萼為援聰萼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抵薛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聰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頤壽左都御史聶賢長壽人大理卿湯沐字新之江陰人等于獄嚴刑推問聰萼等復請逮給事御史前劾勛者亦并繫獄于是大肆搒掠錄不勝刑

自誣故入人罪聰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録等恨勛構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山西布政使李璋給事中劉琇御史程啓充等皆前劾勛者察使李珏等謫戍邊衛者七人給事中劉琇字廷珍洛陽人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為民者十一人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王科等科亦前劾勛者科字進卿涉縣人草職閒住者十七人尚書顏頤壽巡撫江潮太僕卿汪元錫光禄卿余才等元錫與才于延臣會訊時倘語日此獄已得情何用再鞫偵者告蓼以聞亦遣問論罪其他下巡按逮問者又五人副使周宣等録以故入人死擬重辟獻夫力爭乃減死永戍烟瘴地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戍張寅還職帝憐蓼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録頒示天下方聰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雖不直聰蓼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武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貴就擒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授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惑衆倡亂與大獄録姓名無異由是福達獄始明

賈詠罷

馬録之被遣也詠遺書相慰聰蓼等搜録箋得之帝責詠詠引罪致仕去九月以桂萼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冬十月以張聰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聰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鑾在閣帝待之不如聰嘗諭聰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聰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從其言賜之聰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撝首聰請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并罷選庶吉士翰苑為空

戊子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於獄謫戍極邊削奪前尚書金獻民彭澤職初土魯番敗退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及伊蘭俱死瞰下九疇以聞其實兩人未死帝固疑之獻民至蘭州時寇退已久獻民再復奏捷帝亦頗知其事事皆在三年然皆未發也會百户王邦奇訐揚廷和彭澤言哈密失國番賊内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實

所致詞連九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方怨邊
臣欵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坐廷和帝降手詔數
百言遣官逮九疇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於死刑
部尚書胡世寧言九疇誤信部校之言妄報賊死罪固
難免然奮身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抵帝意稍
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皆落職廷和得免聰萼等
既反李
福達定案復搆興封疆之獄搒紳無不側目而當時
又有陳洸一事洸潮陽人素無行以給事中奉使邊
回籍家居踰二年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命其子柱
訐翰謫戍元翰撫洸罪及惟薄事刊布之名捭兜錄

由是洸不齒于清議已而洸赴京復命方在道聞已
外補會事大恚先是洸嘗言獻帝不可稱皇及是見
聰萼輩歐顙乃以舊官上疏言總等議是亟宜去本
生之稱侍即何孟春言洸已外補猶冒舊銜宜究問
帝不聽復洸故官洸遂劾大學士賈宏尚書吳一鵬
等為邪黨聰萼大悅遂引以擊異已于是御史監田
特疏論洸且封上元翰辭寃錄都察院請解洸任回
籍聽勘帝不得已從之遣刑部即中葉應驄及錦衣
千戶李經偕往應驄恐經受賄與焚香誓天會巡按
御史熊蘭等雜治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
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
異子柱絞洸懼亡詣闕求救于萼帝方持應聰疏未
下萼要聰共奏謂洸議禮臣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
帝免罪為民尋并原其妻子徵定已久會馬錄等得
罪洸意乘此故案可翻也上言許應驄等萼因為洸
訟冤遂連應驄元翰及洸九卿會錦衣衛廷訊是日

當應驄按事不實律斥為民洸復官帶猶憾應驄不已
黃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詔停刑乃越數
年又令人誣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按
驗無實帝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洸
及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數百人天下益惡聰
萼華恣橫蓋言議禮臣矣
田即墨人葉應驄字肅卿鄞人 藍

二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
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
憲字維綱東平人總制三邊

遷之赴召也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
之愈厚天寒免朝參除夕賜詩及是以病告歸遷學術純正秉節直諒始終如
一歸後三年卒于
家贈太傅謚文正

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
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
進退百官譴謫以志明斷至是帝自製文序名曰明

倫大典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時毛澄林俊已前卒蔣冕及汪俊喬宇何孟春後俱卒于家毛紀里居久之以恩詔叙復帝亦忘其議禮時事再遣官存問卒贈太保謚文簡夏良勝嘗輯其在吏部時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疏具在後為仇家所發再下獄謫戍遼東卒隆慶初諸臣皆復官追贈蔣冕謚文定林俊謚貞肅汪俊謚莊簡何孟春謚文莊喬宇謚莊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猺復熾上連八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縣北有周安鎮明時為八寨之一八寨者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黑叔丁後又益龍哈哋咳為十寨猺獠占據於此下通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府平南縣北迴環相屬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羅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左右江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寧故為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在藤峽迤西循橫石江亦曰橫水江在潯州府武宣縣東南柳州右江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即大藤峽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蘇受搗平八寨於是藤峽復寧初守仁

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阯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謚悼靈皇后後改謚孝潔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

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黨伊蘭本庫森人幼為番所掠長而黠健阿里妻以妹握兵用事為西陲患庫森舊作曲先令改獲罪內附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為遊擊彭濬所敗乃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伊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請勅瓊毋輕許通貢以弛邊備至哈密三立三絕不必興復伊蘭反正歸順不可遣還帝深然其言會命瓊熟計詳處瓊再疏申前請張璁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貢而哈密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輕重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漫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招訾議之呂當專歸咎師傅也

不問已而莽蕩爾榮傲愈甚朝廷不能罪然自伊蘭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哈密後為沙布塔子穆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魯番北戚一貢迫隆慶萬歷朝不絕非忠順王苗裔矣 穆爾瑪哈穆特舊作米兒馬黑木今改

己丑 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 隆慶初追謚文成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 莆田人 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邮典俱不予 守仁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嘗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衆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婁諒字克貞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字汝中

二月以桂萼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璁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 平原人 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廣東魚事林希元 字懋貞晉江人 上言救荒有二難一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葬瘞遺棄孩穉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 隆慶初追謚文忠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 字宗易任邱人 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 廷和性沉靜詳審初選翰林不好為聲律華藻之學惟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

秋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

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 字文宿洛陽人 疏

論一清及璁等優劣乞鑒三臣賢否以定去留其同
官王準字子推世籍泰府儀衛司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復相繼劾璁等引
用私人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
為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璁等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
勢且及我乃疏訐一清力為璁等辨雪謂陸粲之劾
實一清嗾之臣與璁等俱以議禮進璁等去臣不能
獨留帝即名璁還貶准典吏粲驛丞霍韜再疏訐一
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字廷美進之子請
削一清籍璁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
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戊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於
邊衛
經邦疏言日食於正陽之月蓋諸小雅變象懸符令
得毋皇父其人乎通者張璁桂等已罷尋以議禮功
復名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
立下鎮撫司拷問戍鎮海衛明置令省故城在福建漳州府漳浦縣東北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從方獻夫請也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是外戚永絕世封
十一月復名桂等入閣
張璁既名還儒士蔡昕知帝必復等因疏頌等功請
名之帝乃賜勅令撫按官趣上道等還朝盡復所奪
官仍參機務
庚寅
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於北郊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為古者天子親耕
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詔禮官
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璁等因請建先蠶壇於安
定門外皇后行親蠶禮既而以北郊出入未便命於
西苑行之
夏四月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有家奴訐永曾盜庫
金及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詒法司推問

張璁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
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
疏悤中機宜晚為璁萼所軋不獲以恩
禮終歿後數年始復故官尋追謚文襄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思畢思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
為非禮洪武初李善長等建議分祭天地于南北郊
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
辰太歲從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
海四瀆從太祖如其議行之十年春太祖感齋居陰
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父母分祭異處情有
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南郊每歲孟春合祀天地列朝
遵之帝以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非古禮與張璁言之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為四張璁不敢決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義合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以為國家合祀天地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太祖國初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詹事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偽書不足據言復上疏以為周禮一書于祭祀為詳故宋儒

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為據朱子亦以是
書為周公輔佐成王垂法後世何可誣以為偽因遂
劾韜帝大怒下韜獄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主分
祭者都御史汪鋐婺源人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
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
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
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
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懋孫等九十八人帝特
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議分建圜丘方丘
於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
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贊成
二郊配享議洪武時郊祀以仁祖配建文即位改奉
太祖洪熙以後太祖太宗並配及是言
止疏云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
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以
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勑諭欲
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奉太宗配上帝于
大祀殿太祀殿言再疏贊之乃定議南北郊太祖獨配孟春
宗並配自是言大禮帝又議建雩壇于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

稷以勾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議祀禖禘之神于皇城東時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行之

秋九月罷雲南鎮守中官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璁上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而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為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 洪武舊制籩豆用十成化中以尚書壯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周洪謨言洪武仍元之舊稱大成至聖其謚號章服 洪武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 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應毀 塑像始于唐開元八年 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 中黨即申振後禮官議去黨存振不在十二人之數其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俱罷 林放蘧瑗等六人 後禮官議林放蘧瑗外又有虞植鄭

衆鄭元服虔范寧共七人

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

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 時編修徐階獨條不可改者五不必改者三詞甚辨

帝怒謫階于外 階字子升華亭人

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 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悅謫濂官成化間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宜斥給事中張九功并請罷荀況公伯寮等而進后蒼王通為周洪謨所抑而止至是璁議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畧如九功言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故也叔梁紇本祀殿西璁謂兩廡以動帝聽其建廟雖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

辛卯 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禮畢帝終以太祖太宗並配為不然因諭張璁嗣後大報祈穀但奉太祖配尋又親定祈穀儀注改用驚蟄節 明年改驚蟄屆帝疾不能親乃令代定候部勘代至十八年改行于大內之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制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

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九室已備（德懋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於去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

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縱至是以病乞歸未數月卒（萼性很愎為知縣時悻悻志報復無虛日又好排異己凌虐同官議禮議獄搆害不下數十百人）

三月復罷四川鎮守中官

帝既罷雲南中官至是四川繼之尋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皆罷凡內臣之為鎮守者先後撤除殆盡云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帝欲輯郊禮為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獻禘議以為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譜諜難考宜為虛位以祀庶嬪典復行中允廖道周（字鳴吾浦圻人）上言皇姓為嶺頊之裔宜禘嶺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嶺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為始祖當禘德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廟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即璁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特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與太常卿彭澤（此又一彭澤南海人以議禮進用）搆陷行人司正薛侃（字南謙揭陽人）欲以傾言廷瀚事露帝斥其忮罔令致仕去（時侃上疏請擇親藩賢者居京師以待皇

嗣之生帝怒下侃獄究交通主使者侃先曾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言俱同年生澤素附孚敬而孚敬方憾言默計儲副事觸帝怒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始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揖善當從中贊之孚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及廷鞫拷掠備至侃獨自陳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言何與給事中孫應奎等疏聞詔並下言等等揣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並下言等獄再鞫具得其實乃釋言等侃為民澤戍邊

八月升安陸州為承天府

尋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禮部尚書李時等駁其非制遂改州為承天府設鍾祥縣為府治先是尊崇獻皇帝陵曰顯陵已而錦衣百户隨全等請遷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謬廟書亦再集廷臣議已之至是光禄寺厨役王福等復以為言李時極諫不可事乃寢趙璜字廷實安福人

九月以李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張挂興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讒罷不已孚敬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八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宫殿成宴犒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名李時生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晏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戊監察御史喻希禮麻成人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乞赦免議禮獄得罪諸臣帝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邪命所司參議以聞未上金復言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壬辰 十一年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鬳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瞰四王復延世緒

五月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以吏部尚書去位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
入西樵山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南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
以故官入閣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
乃滅編修楊名守寶卿遂寧人應詔上言汪鋐小人之尤郭
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譴
罰已久未蒙收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
竭又崇信真人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不稽之言設
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
怒下獄戍邊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上疏以張孚敬為
根本之彗江鋐為腹心之彗方獻夫為門庭之彗三彗不除庶政終不可理帝得疏大怒逮
下詔獄論死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
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
非但口如鐵其膽其骨皆鐵也因輯四鐵御史
恩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號呼哀安街乞救
無敢言者久之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
詞極哀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後
遇赦還行可以孝行旌尋舉鄉
薦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
弼字師說新建劾孚敬專橫竊威福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復訐其
妬賢病國二疏並入帝為罷孚敬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吳縣人獻白鹿
羣臣表賀
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寮表賀遂為常典
召張孚敬復入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彗復見畢昴間孚敬
乞避位不許
三月釋奠于先師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
保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洛陽人奏瑾激變宜
撫帝命總制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

叛軍數人繫王保等以獻請班師源清懲前胡瓚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譟殺千戶張欽出前叅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為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外寇為助寇兵與官軍殺傷相當知叛卒不足賴大詬而去源清請增兵置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百道攻之死者相籍帝怒奪其職以張瓚字廷獻滄州人居京師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督餉大同察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

俾自効昇等遂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定已而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瓚有功者而還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倨會延齡為人所告正德中日若曹祖告延齡謀不軌下獄鞫之祖仰藥死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負延齡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景子至誅訐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幽殺聰而折所負券至發其事奏上之延齡又嘗以私憾殺婢及僧圓池又僭侈踰制及是并發遂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寤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線識禮迎以司禹光與王恭同論為人所揣試及與聰等共事持論頗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于昭聖太后不能無媿矜猜嫉固欲釋憾于其兄弟寔乖孝事之誠張學敬再四執持立言頗為得體但學敬性耿狹刻又善迎何獨于延齡持正保全或自揣為衆怨所不予欲藉此以沽名末路百則素與延齡議以行私惠皆未可知耳

迫無所出欲為請帝謝不見張學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學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學敬帝曰自古遏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令朕矣當悔不從楊廷和事敬皇帝邪學敬仍力爭以故終賂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為皇后應天江寧人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字舜舉無錫人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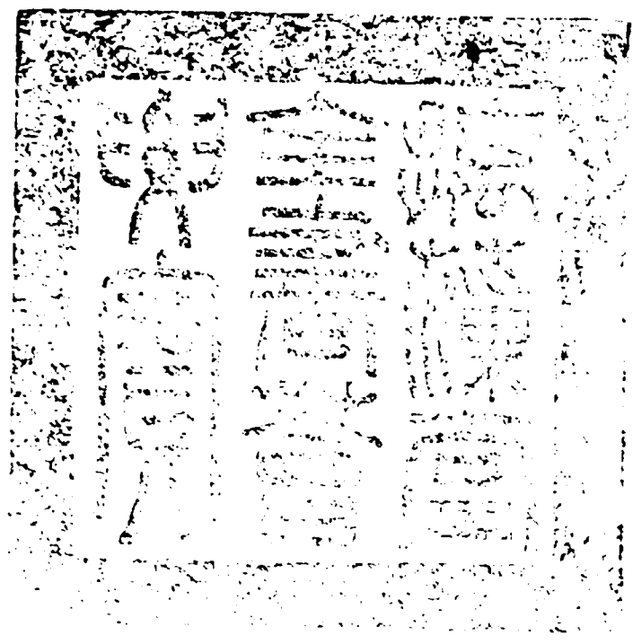
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攝選疏諫忤旨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恠迂名而屢為言官所劾中丞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恻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

平恕以此人不甚
惡之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
時帝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
災帝遂用言等議言會張璁等議曰京師宗廟行將
復古而南京太廟遠罹回祿皇天
恭德之意祖宗啟後之靈
可以默會矣帝善其言
倣壇壝意築周垣護之歲時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
南京太廟不復建其遺趾
而益趣營新廟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 漣
謄錄監生臣秦 沅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五百六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明

世宗皇帝

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為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 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官懷理 山東臨邑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 先是帝既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其後又裁革京營提督監鎗太監於是諸閹敗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為惡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輟罷朝參許之已而議謚張孚敬曰太行皇后上嫂也

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
肅配武宗請遷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肅毅皇后）已悟孚敬言非是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
天偕聖毅皇后（莊惠安）
二月作九廟
祖宗各為專廟太祖廟居中左為三昭廟與文祖世
室（祀太宗百世不遷）而四右為三穆廟廟各有殿殿有寢（以藏主）皆南向世室殿寢視昭穆廟加崇廣焉（帝語閣臣曰文祖廟
為世室則世廟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
典須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從之）
三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西寧州人）
經以苛虐失衆心為亂軍所執（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以牧地五十畝經至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趨過當諸軍詣經乞罷經搒笞訴者卒遂亂毀府門火均徭冊經寓別室中搜得之裂其冠裳坐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
行至廣寧悍卒於蠻兇等復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

不過此遂狃為故常令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
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
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為帝所薄遂屢疏乞
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趨入朝行至金華疾大
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追念宏遣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
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
自是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
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謚文憲）
京堂官例從之

帝深嗟悼賻賜有加贈太保宏恭慎謹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中遇機據近以功名終

丙申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即羊囊騎以濟河俗謂之皮渾也興渾脫音相近故史傳借用之渡入山後諸達亦自豐州注見前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字虞佐蘭谿人用總兵官王效廷紱新野人梁震人數敗敵十二

年冬虜犯鎮遠闕效震慴之河虜敗渰死者甚衆明年又犯黃甫川震擊走之阿巴不得入引去震追敗之乾溝鎮遠闕在寧夏府寶豐縣四南黃甫川在葭州府谷縣東北有城乾溝亦曰蓋溝在犂眉府靖邊縣東北寧夏固原邊接界處然蹂躪迄無寧歲及是天和赴鎮龍召為刑部尚書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遲不適於用天和倣前總督秦紘復輪車上置堠槍弩戰前樹後犹牌左右虎庖連二車蔽三十四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施大砲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敢則騎兵追以練諳邊將濟農以十萬衆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冠瞷西有備必東密撤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

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于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遇伏大創而去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寧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令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罩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為置戍焉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萬三千餘斤以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其地建太后宮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贈其父母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丁酉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討安南初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安南前後有兩陳暠一在宣德時黎利僞奉以降一即此詭稱前玉陳氏後裁國王黎晭而自立自黎利後九傳而至晭多行不義遂及于難晭臣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暠暠奔諒山兵敗走死立晭兄子譓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譓譓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廞已復殺廞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時譓已卒于清華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振宸斷尅期徂征招起伯温于家伯温先為大理丞坐李福達徼奪職尋起用都御史以憂回籍命叅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

部侍郎潘珍字玉卿婺源人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江寧人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己而伯温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偽大誥九條頒之國中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

貢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趣伯温啓行制甫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具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城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勦撫之宜瓚及廷臣請仍命伯温南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張經字廷彝候官人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

下詔獄太后衣散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戊戌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户部侍郎唐胄字平侯瓊山人于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字存禮熙之子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為過情嵩于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為民坊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負乏思效張桂等以片言取顯待命父之無所進權歸葬家把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云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夏言當國鼎臣入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嵩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

大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配祀（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太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二月帝聖皇太后將氏崩（諡慈孝皇后）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在昌平府西北）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璁等為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往啟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李時卒（諡文康）

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母耳乃命宣城伯衛錡（華亭人顏之孫）遂安伯陳鏸（已人志三世孫）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行次衛輝夜四更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錦衣衛指揮史陸炳負帝出御乘輿帝自是愛幸炳炳之先平湖人後隸錦衣籍炳母帝乳媼也）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

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欲謁顯陵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改兵部尚書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五十九世孫）為世襲五經博士張孚敬卒于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贈太師（孚敬剛明果敢持身特廉痛惡貪贓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諱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謚帝取危身奉上之議持謚曰文忠）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閱卜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乃命宣城伯衛錡等扈從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

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睿宗配秩于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謁陵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慶都本漢望都縣金改名令仍舊屬保定府從臣請祀堯母墓在望都縣城內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未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卒定南祔之議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九　十二

彗星見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翊國公郭勛勛以獻皇帝祔廟進封公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文曰學博文優得密封言事并累所降手勅言惶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勳階言以祇薦皇天上帝册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令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吾衛人為户部尚書

材初長户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召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常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字景初汶上人）賑之

時河南災甚杲請急發帑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庚子 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

鑾之行邊也諸邊大吏俱橐鞬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既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勳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勑公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敘廕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勳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字殿之射洪人）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飯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聃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謚忠節

舊作小十王今改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在固原州西）斬其子錫沙王

濟農連年入寇遼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縻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尚文優將材負氣傲所至與文吏競文吏又佐往往挫折之以故彌不相得巡撫賈啓劾尚文老悖遂革任　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

激令立功尚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
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總兵任傑等復
邀擊于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必飲馬於此築堡守之敗
之進天和南京户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
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謚文康
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是卒
贈太保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珍富平人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
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大息上疏言今天
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
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
臣日遠此大憂也因歷陳諸弊其一以郭勛奸蠹任用睥睨其二以工作不休朘民膏血其三以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其四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傅其五以阻抑言路忠蓋杜口
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拷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
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御史浦鉉字汝器文登人
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弟陽
扉相訊而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鉉方病入獄被杖百復錮以鐵枷爵迎哭之鉉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
慶初天佐贈光禄卿鉉贈光禄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毛伯温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能束身歸命
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明及諸部目入鎮南
關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摶雲表故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上土地軍
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伯温承制許之納其圖籍
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
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
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為常併
令發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
否則己之伯温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

本不欲用兵故也

九廟災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睢在歸德府睢州北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鷄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牖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謚孝康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

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譎字帝切貴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言以言官重劾給事中威賢等劾勛擅作威福網利雇氏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肱股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領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諄謾先是帝給勛勑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清軍伏勛具勛久不領言官劾之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勑語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浙江臨安人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枝抵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論鎮撫司勿加刑

胡奏上當勛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畏當勛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繆為不喻指者更生重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 二十一年夏六月詔達達寇山西

先是詔達達遣使款大同詔却之詔達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茶陵州人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俱見前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

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
死其子朗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後仿此等散處河西勢分語達
獨戚數擾邊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嚴嵩預機
務
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
嘗御香葉冠因刻沉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
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
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鄉科第先
事之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密置
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啟跽讀
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作呼嵩與謀
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詬言
官劾嵩帝方憐之不聽也兩人遂大鄉嵩因燕見頻
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遂據暴其短

夏言經國不如寇準而攻既罷相似其援引嚴嵩亦猶嚭之遇丁謂尤欵為所擠陷情事稍同小人反噬固不足道然謂之姦狡易見嵩之柔和難窺具眾惟以伸顏徵詞成隙而言再相後至以威氣淩嵩當者奴隸無怪得禍之更烈也

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
媚上窺揣周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旋已妬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九月作雷壇鋼工部員外郎劉魁字煥吾泰和人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敘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走告皇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始知妃冤

呼吸救難刻遲乃不近白妃而遠白后其為揣陽顯然方后復參嘉靖疾棒之時輒收妃嬪與逆婢騎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宮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癸卯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嵩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駁之彌縫得免故恨經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駁策語為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字崇象石首人等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鑨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鑨儒等謫官由嵩報復也嵩借事殺異己

自經始　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忿舒其後劾嵩者希得免矣瑜後以大計嵩囑主給事中王勰沈良材陳瑞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栢等相繼得罪皆並瑜劾者黜之遂除名于是嵩者也　王勰字翰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瑞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栢字喬仲南海人

冬十月朵顏入寇

攻圍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徃援乃退

甲辰　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寅緑舉進士遂斥為民鑾字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勳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屬給事中王交等劾其有弊帝亦起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帝益怒曰鑾被劾待勘敢先瀆擾邪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逛勒鑾父子奇勳清及分考官等皆為民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璧不得預票擬讚常嘆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詔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翟鵬傳作詔達令依鵬傳

詔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命達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逗敵言官劾其逗遛致寇畿輔遂遣官械鵬而以侍郎張漢代之方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

逮擊鵬坐永戍方杖死　渾源五季唐縣
縣元改州今州屬大同府張漢鍾祥人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
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絶宮中妖
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
獲間諜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後復以
禱雨功封恭城伯　帝自二十年遘宮婢之變移居西
內日求長生郤廟不視朝講盡廢
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為師
而不名于是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
進　可學無錫人　端明
饒平人　隆禧嶌山人

乙巳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

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聚享位皆南向　太祖居中
左四序成
宣憲府右四序仁英孝武
其後為桃廟以藏祧主

秋八月張壁卒　益文簡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徵覺嚴嵩貪横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
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懾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
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
權所讎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
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
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三人與嵩比而
搆言言不悟

楚世子英燿弑其父顯榕伏誅

英燿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王
欲罪金金遂勸英燿謀逆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
別宴武岡王顯槐　顯榕弟　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
銅瓜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得免英燿徙王屍
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抉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
命駙馬都尉鄔景和　毘山人　尚孝宗女永福公主　等往鞫得實及
是詔逮入京告太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閒住　讚歸三年卒尋復其官追諡文

簡

丙午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晃（資縣入）為通海縣（元置今屬雲南臨安府）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閤講學晃極言豫教不可

緩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注見前）亂遣何卿（成都衛人）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

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咸喜乃會巡撫

張時徹（字惟靜鄞人）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

其碉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在明年四月）于是

松潘威茂間行旅往來無剽奪患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

塞門（砦名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而遣前參將李珍（陝西人坐事奪官銑復加錄用）

擣巢于馬梁山（在榆林府北）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有君道賞罰

不明字延齡復加訕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丁未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

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

印信番文詣邊陳款總督侍郎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以聞

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

其詞益恭似宜允許況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

侵擾帝責其罔潰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

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閫（雁門守武偏頭諸閫）兵併力守禦大

同外邊巡撫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力陳不可帝納萬達

言遂逮繼魯下獄死（繼魯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怒及是言不為地遂死獄中）獨議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再被責讓蓋

是時曾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云（銑素喜功名會寇居河套父為中國患上言賊據河套俟擾邊部令將百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襲服入套則

冠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藪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扰戈汗馬切為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捣其巢材官騶發礮大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言命諸遠臣議之俱以為難而萬達尤以横挑強寇為非計帝方嚮銳議上不省

秋七月河決曹縣

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彀亭鎮名在魚臺縣東明時為漕運往來要地隆慶後運河東徙鎮遂廢河臣詹瀚請于趙皮寨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録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冬十一月大内火釋楊爵等于獄

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員劉魁給事中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並以言事同繫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説中庸解志其困歷五年不釋久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竟去不顧覘者泣下繫鎮撫獄桎拷加嚴飲食屢絕至是大高元厭災帝

禱于露臺空中若有所聞遂傳詔釋之爵居家二年卒隆慶初贈光禄卿謚忠介

皇后方氏崩謚孝烈皇后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鳩兵繕塞輒破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奬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畧延議一如銑言帝忽中變降旨詰責詞甚厲曰今遂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信如生民荼毒何嚴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説嵩乃力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委于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曰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内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晷高而煙言言進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旨嵩盖被寵而言眷漸移及套議起嵩復從中陰詆之以激帝怒言遂敗

嚴嵩釋懷夏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下過酷銑以傾言脅言既悉萬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為料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鏜字平甫濟陽人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銑之子鎮甘肅以貪縱為銑所劾逐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銑所善司馬蘇方銑建議復套時綱亟稱之言蓋信銑為可辦因力主其議及是嵩代鸞誣奏銑赴鉤鉅萬屬綱賂言交閒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軒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略長于用兵性特廉既歿家無餘貲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在昌平州陽翠嶺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

葬地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敕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蓋嚴嵩與

嚴嵩釋懷夏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下過酷銑以傾言脅言既悉萬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為料

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讒恭

勅直至羅織已成始藉此欲圖挽救乎蓋嵩居心陰賊言久望其漸中而不覺非特仇鸞之流

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

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

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戴香

冠事會詔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

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

寶丞朝慶皆削籍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眷日與議禮諸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嵩懷奸黷賄言獨能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若然自大用後日寖傲寵為帝所厭

勅直至羅織已成始藉此欲圖挽救乎蓋嵩居心陰賊言久望其漸中而不覺非特仇鸞之流

事或疑嘉靖本意在殺言豈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龍約歐娟有意相成以醸成其罪小人傾陷臣測乃至是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十一

裁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拗特因其為萬誣陷以死人方慝嵩故于言益深悟之隆慶初復官謚文肅

己酉 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餘姚人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

夏言得罪死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疎遠入閣自治南京吏部召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詔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 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滴水隆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為戍守處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 明縣永樂中置今省故城在宣化府西南慶州東有都司駐此 延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子以宿憾 尚文初僉後府嵩子世蕃為府都事驕寒不法將劾之嵩謝得免以故銜尚文刺骨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殭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邸典不予給事中沈東 字宗安會稽人 以為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 東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體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賬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深嫉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語語亦以聞一日嘵嘵于衆前東竢語畢人邪卒以奏帝忽心動釋東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卒于家周尚文追贈太傅謚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食

皇太子載壑卒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雖通貢而濒海州縣數被侵掠 倭自永樂不貢使不至宣德中命琉球國王尚巽諭之使復至倭性黠照時載方物我國出沒海濱得關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朝貢 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而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 市舶司猶以中官主之會倭使宋素卿宗設數輩至互爭真偽素卿本中國人逃入倭太監賴恩納其金右之宗設怒遂相鬬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詔逮素卿及恩并治遂撤市舶議者謂當能者中官非市舶也然卒罷之 濱海之主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倭使互市往往留濱海不去內地諸奸多為之囊橐迎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 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 字子純長洲人 為之紈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訟紈

倒置甚設此時不為掣肘俾得從容展布盡絕根株又何致海氛之為熾乎

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賊渠閩人黎光頭數為倭主已復引佛郎機行刼統掎而殘之遂為九德所劾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至竄走一空終帝之世迄無寧

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庚戌二十九年秋八月諳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十四

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按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盡撤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阻白河不得渡王忬字應民太倉人分兵剽昌平犯諸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册籍皆虛數又半沒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逃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閹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令便宜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各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芻豆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為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以咨嚴嵩嵩曰上縱敗虜矣其罪始相嫡貽悞相臣至于丁汝夔受指使而按兵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十五

自馳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

舉守謙以孤軍薄暮達營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嬰及守謙為辭寇遂燬城外廬舍大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曰將帥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守謙益甚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昌平州西有城亦曰白楊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嬰守謙皆加太保賜金幣汝嬰寇市帝將大行誅以懲後汝嬰窘求救于萬萬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言汝嬰臨死始知為萬所賣守謙性遲重容有劾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予容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譙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剔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按王怦奏其虛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儀所為民而擢怦僉都御史代之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

謫諭德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為荔波典史

方語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刷廷臣曰中莫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監司嚴嵩心惡之先是貞吉廷議罷戚氣詞嵩屢不見貞吉起咄門者滴趙大華至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圖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趙文華慈谿人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是為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吏部侍郎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攝兵部事以營政久弛上疏論之略曰因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至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實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臣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胄納俸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于是悉罷團營

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協理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鸞欲節制邊將瑞陳安攘大計被旨落職鸞死踰十年始復官）

廢鄭王厚烷（懿王祐釋子）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稱上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于獄已而故盟津王見潗（祜釋之叔）子祐榕訐厚烷謀不軌（初見潗以罪革為庶人至是祐榕求復邸王爵怨厚烷不為奏遂承帝怒撫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遣官往訊無左驗帝下詔數厚烷驕慢無禮廢為庶人幽之鳳陽厚烷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上室宮門外蓆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烷復爵載堉始入宮）籍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字以言汝上虞人）

先是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曰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

先是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曰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

攘外患哉即疏劾嚴嵩（嵩曰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于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勳貴外北羣小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蔑清問近因都城有警竊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舉朝莫不歎慎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虫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構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為寇讎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則內治既清外患自寧矣）帝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先幼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又都給事中厲汝進幼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熠嵩上疏自理且求察奪其職）厲汝進字子修濮州人

冬十月張治卒（溢文隱）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己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文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

宗升祔孝烈皇后

辛亥 三十年春正月戍錦衣衛經歷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于邊初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為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肇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遂疏劾嵩黷賄十罪併及邦謨謟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懾嵩威益箝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山足嵩得預為地送以宗茂誣說大臣謫平陽縣丞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平陽五季吳越縣今衢浙江温州府

三月開馬市于大同宣府仇鸞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子托克托

仇鸞長定韵安創開馬市以取偏敝人稱德威抗疏極言其于利害得失至萬明暢嵩竟果為感動即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下廣會議紛紛配宼如帝方偏向郾欽張賀非談密意隱告以移求曲借其私而諸大臣亦但言遠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模棱兩可嘉請旨至不能自主臣下轉加小人挽亂國是真無忌憚然猶之所以敢心此

使貢馬互市諳達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沃州人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以警耻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畧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猖獗蒲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警也而先之和不可一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二堂堂中國與之互市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遠鎮將師懈弛兵事不可五遐卒私通境外例率栽禁今乃導之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慍國威今知畏怯呷睨之漸必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入秉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諳

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戎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饜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善焉戰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啻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如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曰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益必有為陛下生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諳言互市者　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言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

者則以特恩嚴嵩而信嵩曰敵非嘉靖之咎其誰咎哉

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秋九月京師地震

壬子　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

置于內教場以練諸內使

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復言海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由是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趙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帝少疎嵩

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等官控制周密迫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及寇舶至鄉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　明年春直勾諸倭大

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　明置今裁故城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南　陷上海城　元縣今屬江南松江府　流刦乍浦　鎮名在浙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海口要地今有副都統駐此　金山　明衛今為縣屬松江府　太倉州　宋縣今屬太倉州　又明年掠蘇州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　明縣宣德中置今屬嘉興府　崇明入崇德縣　五季吳越置今改名石門屬嘉興府　掠嘉興還屯柘林　鎮名在松江府華亭縣東南有城　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同以李天寵代之　孟津人

西內即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萬還第父子對泣 萬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九月河決徐州

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字廷和進賢人請濬劉伶臺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臨淮至赤宴廟在安東縣八十里築草灣在山陽縣西北老黃河口增高家長堤在山陽縣西南洪澤陳瑄重築繕新莊等舊牐新莊牐在清河縣惠濟祠東明初建後廢從之

罷馬市

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十二月赦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

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沒內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癸丑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為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責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下大罪五奸罟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奏

事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于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簽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誚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鴟梟臭子耳未嘗一步行伍陛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蹺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晞世蕃三千金嵩即箋下疑鸞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語連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即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寺

黜陟之大柄大罪八大武遷惧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胺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捂克百姓毒流海內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滯巧諛縫者為才能是敵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厥衛之緝訪也即今子世蕃結為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奴隸懼部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諫有所受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名問景裕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　嚴嵩

忠嚴鵠俱世蕃子　疏入帝已怒嵩見名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搆于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　繼盛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菀益手剖腐肉肉盡筋掛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顱欲墜繼盛意氣自若　侍郎王學益　安福人　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　晉江人　持之嵩諭之外于是尚書何鰲　山陰人　竟

趙全卽富本一邊塞小民初非如漢之中行說以奉使叛降者可比則當按罪之初卽應早收捕以申國典或欲馬免脫亦當嚴為追緝毋使得逸窮荒乃邊臣玩寇自如竟置逋逃于不問使強敵愈為誅主生恩養降人不懲前事之疏申明禁令聽亡命者得潛出相依養癰貽患明代紀律不嚴武臣多存畏惧以國家全力坐困于一二窓上流民相繼脫其尚何如既脫其尚何以立國乎

如嵩指戚獄　繼盛既得罪帝方嘗怒以待言者兵部郎中周冕申論嚴效忠胃功事力陳其誣妄遂下詔獄雲南清軍御史趙惟忭亂政之應貶疏請罷嵩以謝天變帝手批責錦字元樸餘姚人時有兩趙錦一為兵部尚書一即此

秋七月詔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卽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且教之益習攻戰事詔達信用之　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芹說言能喝城使墮敵貢市時欲毀邊垣試其術不驗遂縛以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乃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壑水田構宮殿號曰拜牲詔達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　豐州城卽今歸化城拜牲舊作扳升今改　其春兩犯宣府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卹廣昌急攻插箭峪　插箭峪在廣昌縣東南浮圖峪在廣昌縣東北出紫荊關遊擊陳鳳朱玉力戰却之敵分兵東犯薊西掠代繁時已駐鄚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督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時春　字景仁平涼人　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涞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　在明年春　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勦遊總督楊博　字約甫州人　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所其營敵驚擾乃遁

柘城（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盜師尚詔作亂官軍討平之

尚詔本豎徒以私賑作奸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撫謝存儒（蒲州人）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尚詔肆為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啟門納之乃刦獄囚掠都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鄢陵（汪前見）與戰敗績已追獲于山東幸縣（汪亦見前）詔即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甲寅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于廷以科臣賀表違制盡予杖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雲務討倭經為南京兵部尚書朝議以倭寇猖獗議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蒞兵部侍郎專辦討賊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在松江府上海縣東南有城為沿海巨鎮）抄掠四出經至選將練兵為擒策計以

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勦秋七月詔勲戚大臣入直西內

帝崇道益篤特命駙馬都尉景和安平伯方承裕銳之子尚書李默（字時言顧寧人）王用賓（字舜敷咸寧人）入直西內侍郎程文德（字汝德永康人）閔如霖（字師尹烏程人）郭樸（字質夫安陽人）吳山（字曰靜高安人）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草畏尸之報帝怒其

乙卯　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即命文華往蒞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憚公私財賄填集江南為之困敝久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夏五月張經敗倭于王江涇（在嘉興府秀水縣北一名閘川宋閘人氏家焉今有

178-318

不足深責矣

鎮為南北要衝詔逮經下獄

趙文華頤指大吏經以位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悅

貽患嵩頷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

二人北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

闕上書請代夫死其辭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

即加殘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並荷寬恩今忽閣入殺

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

豈惜一妾覆顧下遽履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

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為狙場效

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韜之逢慶初脫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卿謚忠愍張經亦復官謚襄愍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滋華岳終南山鳴

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丙辰 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

張經討倭頗著斬獲故嵩趙文華既張其功且媢妬詐其濫敘與李天寵同時論死實為冤獄

討倭

初張經被逮易以周琉（應城人）未幾又以楊宜（衡水人）代之（張經深得狼土兵心既逮皆憤恨無鬬志宜節制不行而趙文華威出宜上宜惟曲意奉之而已）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在江寧縣南今有鎮）刦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浒墅（關名在長州縣西北吳地記本名虎嘐唐諱虎錢氏諱嘐遂改名浒墅）轉鬬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為應天巡撫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所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搗倭于松江之陶宅（在奉賢縣西北）進營瓶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在奉賢縣東南）總兵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破賊海洋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盛毀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輔而推宗憲為兵部侍郎督諸軍

討倭

三月以趙文華為工部尚書

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妄數詰嚴嵩曲為解帝終不釋文華稔帝好告訐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訪默坐死帝以是為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師沈良才（泰州人）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

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胡宗憲欲藉以通嵩論奉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固已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宗憲遣指揮夏正等要海降且曰陳東已有約所慮獨公耳海因疑來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由是有隙宗憲因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受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于海海怒海復行討綜東來獻刻日妄受宗憲賂亦說海于是海請降忽率百餘人先期猝至文華懼欲弗許宗憲強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慰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徼海夕檛若屬矣東黨懼來夜攻海海走間道官軍圍之投水死　文華

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

秋九月徽王載埨有罪廢為庶人自殺

初載埨父厚燔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帝喜封為真人予金印及載埨嗣益以奉道媚帝命綰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埨用其術和藥命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親載埨載埨銜之已而高輔為帝取藥不得求

載埨舊所蓄者載埨不與而與仲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埨過失載埨境民屋作臺榭園囿庫宮王章郎狻猊留三月走歸帝疑之奪真人印仲文知鑿已成不敢言舍有民耿安告載埨奪其女下按治有司因簽其諸不法事詔廢為庶人錮高墻載埨自縊死妻妾皆從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謀身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三殿既災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札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怡者累日帝以文華雖逐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之者帝怒無所洩舍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默文華為民戍懌思邊衛

中意怛怛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杖前錦衣衛經歷沈錬

錬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貢人其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錬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憨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快錬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闔口南向戟手詈

髦國法迫詹子還官復嗾子相酬之薄戒及其擊以與為取娟汉雖酬然人面實不知是何師腸也然方伯娟奸臣之子而桑皓人之子而桑皓不知是時國政尚可問乎

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汶上人）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德州人）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錄會薊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竟錄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併取錄子衰褫杖殺之

冬十一月詔達子錫林阿（舊作辛愛今改後仿此）圍大同右衛錫林阿有妾曰托斯齊（舊作桃松察今改）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詡為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字廷議進少子）以為便乃紿托斯齊使出塞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嚴嵩論計欲棄右衛帝不聽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山東朝城人）代順

時故將尚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諳達孫及婿與其部將各一人會江東巡撫楊選（字以公章邱人）及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據海島挾倭為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勦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于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寧波諸生蔣洲齎其家書往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遂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治東明設千戶所于此今改名定海山）之岑港（在定海縣西北舊為戍守要地）將吏以為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滶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貴官為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解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邢臺人）于杭州本固下直于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強遂斬直其黨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

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海中過此即為外洋造新舟而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刼閩廣

戊午 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方錫林阿圍大同殺掠吏民無算順懼路楷奏之賄以七千金楷悉為掩覆及是給事中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抗章劾順罪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名寇立命逮順及楷下獄嚴鬻不能救乃言楷受金當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往茂還事事為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驗順楷俱薄譴于是時來即劾鬻于是時來即劾鬻朋奸罔上會主事張翀（字子儀柳州人）董傳策（字原臣松江華亭人）亦於是日劾鬻翀興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鬻疑階主使乃密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鞫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謫戍然自是帝亦稍厭鬻矣

秋八月寇圍甘州

濟農（舊作吉能即前濟農子按濟農係蒙古王號故父子並襲其稱舊分作吉囊吉能音譯岐誤今俱改正）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乃詔有司採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宛平民獻芝五本賚銀幣于是四方來獻者接踵皆積苑中內侍竊出市八復進之以邀賞凡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芝山）

己未 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寇潔河

錫林阿與婁巴圖爾（舊作老把都今改）諸部謀大舉入犯屯會州（注見前）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悍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潔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悍遂逮悍下獄論死（初帝嘗悍才甚眷之所建請無不從及為總督遷將數以敗聞漸失寵嚴萬雅不悅悍而悍子世貞復以口語為高子世番所憾揚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高父子益大恨漸河雙閒遂得行其計隆慶初世貞伏闕訟寃復悍官予卹）

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平江北倭數百艘寇海門（五季周縣注見前）遂令副使劉景韶（湖廣崇陽

人遊擊邱陞扼如皐而身馳泰州當其衝賊知如皐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過賊連戰皆挫先是遂語諸將曰賊若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黃橋（鎮名在通州太興縣北）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射陽湖合諸水由此入海有城令設同知駐此）則絕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在淮安府鹽城縣西北為濱海重地）會通政唐順之時奉命視師江浙副總兵劉顯（南昌人）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鎮名在泰興縣）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之顯馳救三沙（注見前）遂令景韶填塹夾木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迫迫奔至蝦子港（方輿紀要姚家蕩東南有蛤蜊堰蝦子等港為賊窺伺）倭悉平帝璽書獎遂還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為巡撫順之初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尋調主事遂引疾歸讀書陽羨山中凡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士奇奇之莫不究極原委咨趙文華視師特疏薦順之順之商出處于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佯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

秋七月南京地震

庚申　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莆田人）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顧懋官不可給餉又復過期馬坤字順卿南通州人諸軍大怒遂以都肆日殺懋官裸尸于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破之許猶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三月以鄔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萬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

與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字汝賢山人供帳簡薄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籍之子亦清緝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已嵩敗懋卿以贓戍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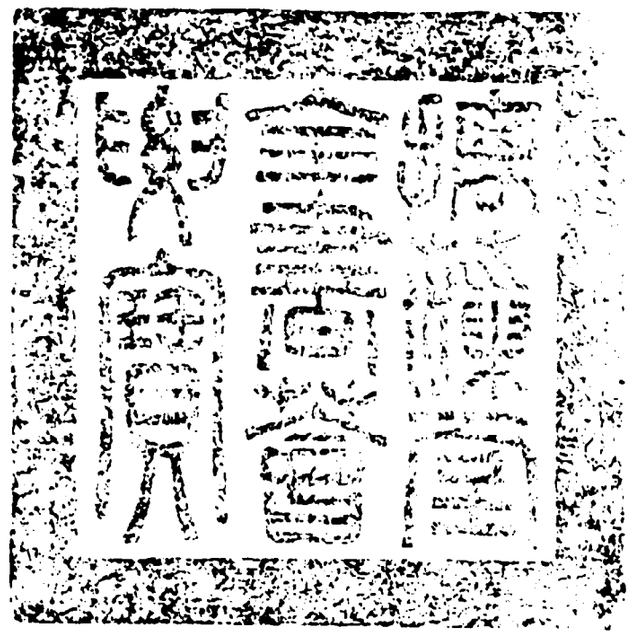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大同人襲諳達于豐州破之

先是虜聚衆喜峯口規犯薊鎮漢秉虛擣其帳于灰河在寧武府西下流至是漢復與忝將王孟夏等分馬邑縣入桑乾河道出擣豐川擒斬百五十人焚拜牲器盡時卽富已隨虜帳他徙趙全亦遁免邊兵積弱已久寇易之駐近塞出沒無所忌及是再為漢所剉他鎮亦往往乘間出擣寇始懼漸移其帳

八月胡宗憲獻白龜芝草

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失內援又見倭患方未已思自媚于上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在三十七年帝喜天瑞頻降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秩兵部尚書兼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益大悅賜名龜曰玉龜

芝曰仙芝告謝如前賚宗憲加等宗憲性喜賓客東南才學士茅坤徐渭沈明臣等皆招致幕府用是名日起其獻白鹿也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學士以渭表進帝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兵好奇計宗憲倚徐海誘汪直皆頭誅焉後宗憲敗渭佯狂自廢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徐渭字文長山陰人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五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

明

世宗皇帝

嘉靖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食

景王載圳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士諂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既與裕王同出邸居處衣服無別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國德安居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袁煒字懋中慈谿人為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二月日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嚴嵩以為天眷趣禮部急上賀煒亦以為言尚書吳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山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邪仍救護如常儀帝怒山引罪去遂以煒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大喜及是遂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字子實楊州興化人嚴訥字敏卿常熟人郭樸並號青詞宰相煒才思敏捷每撰青詞援筆立就遇中外默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貓死命內直諸臣撰詞以酬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悅其說阿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枋用之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成祖舊宮也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是夜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乃暫御玉熙宮

壬戌　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偏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惴惴事嵩然攬權既久帝亦寖厭之而漸親徐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嘗自負為天下才嵩既耄昏且旦夕值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世蕃別號也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居玉熙宮隘甚欲有所營建以問階階請以三殿餘材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命階子尚寶丞璿兼工部主事十旬而工成帝即日徙居之由是帝益向階顧問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奸罪道行以扶鸞得幸故惡嵩詐為乩語具道嵩父子弄權狀帝問天下何以不治道行上仙何不硬之答曰留待皇帝自硬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應龍將具疏夜夢出獵見一高山豺之柄皆不由上

之不中東有培塿其下甚壯一注矢

自此而彰要雖語于默陟之正也

拉然覺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專劾世蕃罪狀因及嵩溺愛惡子招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且曰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遂罷嵩下世蕃詔獄嵩為世蕃求釋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鵾鴻客羅龍文俱戍邊詔從之特宥鴻為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于獄龍文官中書與世蕃交關為奸利而年最黠惡士大夫無恥者競稱蓼山先生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柏鄉人等皆坐姦黨黜謫有差

土默特即韃靼小王子後嘉靖初徙幕東方按土默特舊作土蠻今改從俗改此寇遼東總兵官黑春戰死

土默特入撫順城名在奉天府承德縣東與興京接界復攻鳳凰城在奉天府東南鴨綠江經此入朝鮮國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尚書高燿清苑人太子少保

初大內災宦官有密收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急燿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尋加太子少保燿初賄嚴世蕃躐戶部尚書事在三十九年以貪穢著及世蕃敗知不為公論所容乃要結為固位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陶仲文死乃命御史姜儆南昌人王大任陝西保安人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閱二年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卅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儆大任俱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時嚴嵩既罷道行亦被譴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設詐以娛之嘗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元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答事在四十三年

癸未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官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等擊倭于福建破之

自倭去柯梅注見前浙東江北漸寧而患盡移于福建倭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攻福寧寧德進圍福州經月不解蔓延興化奔突漳州迄無寧日浯嶼

即金門在泉州府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數十里同安五季閩縣惠安宋縣今俱屬泉州府福寧元州今升府屬福建寧德亦五季閩縣今屬福寧府　閩人在朝者爭劾胡宗憲嫁禍帝不問既而宗憲以罪被逮宗憲初因趙文華結歡嚴嵩父子文華死又因羅龍文以進賂及嵩敗言官劾其黨嵩罪得旨逮問既至帝以平汪直功釋之後復坐交通龍文罪下獄瘐死倭尋陷興化府焚掠一空移據平海衛明置今莆田縣東不去自倭蹂躪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繁富既陷遠近震動詔急徵大猷亢總兵官繼光為副合兵往討時劉顯自廣東赴援以兵少壁城下不敢戰大猷至亦不欲攻俟大軍之集乃與顯別邀賊于長樂唐縣今屬福州府　殲之至是繼光以浙江兵來會繼光先破倭于橫嶼遷浙江橫嶼在寧德縣東南海中巡撫譚綸字子理宜黃人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于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遁去遂復興化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為諸將所破閩患少熄倭起二十餘載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至是大創而去其後繼光大猷復連敗之東南始得安枕無憂矣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舊作把都兒今改後仿此入寇京師戒嚴虜數犯遼塞總督楊選因縶三衛長托干舊作通罕今改令其子更迭為質托干錫林阿妻父也冀以牽制錫林阿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潰牆子嶺關名在密雲縣北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漆孫臏戰死京師戒嚴詔諸路兵入援虜駐內地八日大同總兵官姜應熊敗之于密雲乃退詔誅選初莊之入也帝方祠雩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徐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等入援會帝見城東火光知寇已逼大驚詢階誠逐寇而苦兵已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及寇退帝怒博不早間欲與楊選同論罪階力為救解乃誅選而不罪博　馬芳字子實蔚州人

甲午　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楔屬王楔六世孫有罪廢為庶人

國除

典楔在國多不法常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絕大壯飲食溺之築室連城擬帝闕強取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妹麗者餘令以金贖巡撫張永明烏程人等上言狀詔摧壞所造宮室歸民間

女執羣小付有司典櫟不奉詔法司言典櫟無藩臣
禮宜禁高墻除世封從之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乙丑 四十四年春三月袁煒以病免
煒疾篤請假歸道卒 煒貴倨鮮澳故出徐階門直以
尤不堪人告畏而 氣淩階館閽士出門下者斥辱
惡之及卒謚文榮
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 初嵩歸至南昌值萬壽節
鐵柱宮田玉善吕鶴嵩取其符籙并已祈鶴文上之
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詞甚哀帝不許而世蕃
遽返 鐵柱宮在南昌城内中有鐵柱相傳許旌陽
所鑄以鎮蛟螭之害明嘉靖後改名妙濟萬壽宮
羅龍文一詣戍所即逃還薇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
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燄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
推官郭諫臣 長洲人 不為起會南京御史林潤 字若雨 莆田人
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 疏言臣巡視
江備訪江
洋羣盜惡窺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
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
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
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 帝得疏大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並兼武英
殿大學士預機務
死

簡推出自廷推
實為明代弊政
嘉靖獨以持吉
遷除似能矯正
其失惜所授止
及侍直諸臣而
郭樸高拱仍由
徐階薦得預機
務究無當于於
本塞源其後張
居正用事遂專
任私意為進退
迫末流而枚卜
亦無付託推則
更滋滋難制矣
益用人乃馭下
大權太阿宜宜
旁惹且命出于
上即所用未能
盡當而大不過
一二人其患小
若事出於下無
論推讓未必皆
公縱所舉果皆
得人而黨援偉
進之風將自此
而啟其患大命
官立政顧可不
審于公私輕重
之間乎

袁煒去後徐階當國屢請增閣臣故有是命帝眷待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直諸臣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

冬十一月嚴納罷

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疾遂罷歸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備物孝養人以為榮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秉銓二年適華亭當國諸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

丙寅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 十一

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略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居之恥天下阿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于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為感太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懣疾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至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即遂逮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 十二

下詔獄論死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

三月以吏部尚書郭樸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旱

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總兵官馬芳擊敗之

錫林阿以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蓮堡堡北眾請

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鼙呼達旦芳卧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為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時寇屢犯東西諸兵官郭江敗死又犯大同叅將崔世榮絷之與其子大朝大賓俱力戰死塞及冬犯固原總

冬十一月帝有疾

先是帝以久病忽欲南幸興都即承天府取藥徐階力諫乃止既而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病遂甚時方士至者日衆帝知其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動帝乃偽造諸品仙方與所製金石藥同進其方詭秘藥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

十二月帝崩

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内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録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裕王載垕即位是為穆宗赦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釋海瑞于獄

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欵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啜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絶于地終夕哭不絶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

穆宗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配享明堂

禮部尚書高儀字子象錢塘人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阼睿宗已為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字本道忻州人上言獻皇帝雖為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為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揆諸古典終為未協臣以為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

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追尊母杜氏為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通州人

以陳以勤字逊甫南充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字叔大江寧人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時徐階以輔與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六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旨人以是嚴憚之

重于他相

三月葬永陵

謚曰肅皇帝廟號世宗

明史贊曰肅皇帝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孌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與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遑賊訌于內而崇尚道教享祀佛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雖勵精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以下之主也已

夏四月御經筵

五月夏鎮在徐州府沛縣東北新河成

初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總河都御史盛應期請于昭陽湖有大小二湖相連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江南沛縣亦名山陽湖東別鑿新渠以通漕廷議從之會應期罷役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飛雲橋在縣南為往來要津分為十數股潰入昭陽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循行應期舊迹請開南陽鎮名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留城在沛縣東南即古留邑漢張良封此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溝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之不為壑也乃決計開濬自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至是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穀亭而至南陽新河亦自留城而北經夏鎮而至南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在滕縣凡三十四泉及薛河在滕縣南源出寶山滙諸泉而為渕西經薛山因名薛河曰北沙河源出鄒縣嶧山在縣南者曰南沙河即古漷水源出縣之述山下流俱入運沙河有二俱在縣北省注之築馬家橋隄在沛縣遏黃水入秦溝使不東侵運道乃大通方工未成會河復決論者紛然謂衡故興難成之役以倖功及工竣羣議乃息未幾山水驟溢新河決壞漕艘給事中吳時來

言新河受費嶧鄒滕諸水以一隄捍犀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浚其水入赤山湖吳時來以遺詔復故官赤山湖在滕縣西南與微山韓莊諸湖相連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遽移具出拱無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會世宗不豫誤傳非常拱遂移直廬器用于其家為給事中胡應嘉沭陽人所劾拱疑出階指大復助之因事削應嘉籍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以憾之及帝即位階為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帝責其牴牾下閣臣議罰樸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睨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大譁給事中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辯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永平人為拱劾階坐黜于是論拱者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六月霪雨傷稼

帝素服修省避殿御皇極門視事

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流民給復五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九月詔達寇山西

詔達數犯山西時邱富已死趙全在虜益用事導詔達為帝治宮殿期日上棟忽大風棟墜傷數人詔達懼不敢居全乃為詔達言大同兵弱亭障稀可以逞故屢入犯至是復率衆數萬分道入井坪在朔平府成化中建置守禦所于此朔州偏頭關老營堡名在寧武府寧遠縣東亦成化中建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今汾州府永寧州本唐宋石州明因之不改隆慶後始更名永寧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後魏永安唐改名今縣屬汾州府平遥漢平陶後魏更名今縣屬汾州府文水隋縣今屬太原府交城亦隋為介今縣屬汾州府太谷漢陽邑隋改名今縣屬太原府隰州注見前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勾土默特注見前同時入寇薊鎮昌黎注見前撫寧注見前樂亭金縣今屬永平府盧龍皆被蹂躪遊騎至潞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諸將追之敢出義院口在撫寧縣東北有關會大霧迷失道墮棒椎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衆

郭樸罷

初言官劾高拱者多及樸拱歸樸亦求去帝固留之

御史龐尚鵬字可南海人凌儒泰州人等攻不止遂乞歸楔家居二十年卒謚文簡

冬十月以王崇古字學甫蒲田人總督三邊

時濟農據河套為西陲諸部長別部賓都舊作賓玉今改從仿此駐牧大小松山大松山在涼州府平番縣東北接蘭州界小松山在其北為邊陲要地南擾河湟番族環四鎮延綏寧夏固原甘肅是為陝西四鎮皆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

戊辰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字拱辰東明人于廷黙為民

星上疏言陛下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過抑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帝大怒詔杖六十黙為民中官勝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會監杖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其妻鄭誤聞星已死遠觸柱死聞者哀之

二月命廷臣舉邊才

三月立子翊鈞帝第三子為皇太子即神宗

京師地震

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

繼光與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屢摧大寇平浙閩倭又平江西賊名更出大猷上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尋以薊州阮有千二百座臺高五丈睥睨四達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又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製拒馬器遇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面前問以長鎗筤筅竹為之粗二尺長一丈五六尺刃在其頂長一尺用為行伍藩籬見戚繼光武藝篇寇奔則騎兵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時遊擊卒木強律以軍法多不堪用繼光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偏重敢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敢動邊卒大駭自是始知軍令　入衛兵主策應本衛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

請募調不過庶酋思用輒入之意耳而記載家左袒南人遂若南人之果勝北人者以是類言兵有不取敗之理乎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伸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帝欲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屢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庭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　小璫毆御史于午門都御史王廷將糾之階庭字子正南充人給事中張齊長安人前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疏請恤邊商革餘鹽為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冬十月遼王憲爝莊王致格子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憲爝在嘉靖時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郜光山西長治人劾其淫虐僭擬諸罪狀遣侍郎洪朝選字舜臣同安人等往勘得實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家荊州與憲爝有隙及朝選在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江西德化人羅織朝選死獄中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襲寇于長水海子即白海子注見前又敗之鞍子山亦曰馬鞍山在獨石口東北先是或為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

五萬騎襲宣府可得志芳預伐木環城寇不得上乃解去頃之芳率參將劉潭等出獨石塞外襲其帳于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迎戰又大敗之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褫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五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頻舊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　興和衛注見前

己巳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為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瑞威望久著屬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中官監織造者為減輿從有勢家朱丹其戶恐瑞見即黜之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彊撫窮弱下令飈發淩厲所司惴惴奉行富家巨室或竄他郡以避其見憚如此瑞撫平歲再為言路所論遂改督南京糧儲小民聞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帝幸太學會祭酒胡杰論罷貞吉以禮部侍郎攝事貞吉在嘉靖朝由諭籍屢擢戶部侍郎罷歸帝即位復起禮部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

深注意及是遂以尚書參機務負吉入謝奏言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廣東海賊曾一本伏誅

一本初與大盜黃平聚衆數萬剽掠惠潮間與倭相犄角已而總兵官俞大猷以次殲倭畧盡平為副將湯克寬邳州衛人所敗遠竄去一本降而復叛突犯雷州執參將繆印又犯廣州殺知縣劉師顏尋復陷碣石衛在惠州府海豐縣東南明洪武中置令裁裨將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先叛附于賊勢益熾時大猷已改鎮廣西詔止勿赴令與廣東福建總兵官李錫歙人郭成四川敘南衛人同討一本最彊既平惠漸息

冬十一月京師地震有聲

十二月命厥衛剌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厥衛密訪以聞于是尚書毛愷字達和江山人侍郎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等皆自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字汝德臨川人等上言祖宗設厥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厥衛厥衛必托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慎帝不從已而事竟寢

名高拱復入閣兼掌吏部

拱性彊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邮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顯議禮諸臣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時拱專與徐階修隙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會帝仁孝弗之竟階子弟顧橫鄉里鄙邑有司希拱指簿其子弟皆編戍盡奪其田

所以扼階
者無不至

杖尚寶司丞鄭履淳 字叔初海鹽人 尚書曉之子 下獄

履淳上疏極言時政畧曰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臣等當痛哭流涕于殿庭陛下亦當卧薪嘗膽于宵旰今最急莫如用賢納諫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貢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孤睽乾坤否陽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閻寺潛為厲階善類漸以短氣童牛贏豕無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雞施之計患豈在明前車不遠伏願詧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淆衷濬哲以任君子勿為嬖昵之所惑移美色珍奇之玩而保癉瘝分昭陽細務之勤以和庶政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刑科舒化等以為言乃釋為民履淳父曉通經術明史禦倭有功遷刑部尚書與嚴嵩不合罷歸卒嵩敗履淳訟于朝帝即位曉贈官賜謚至神宗初履淳復起光禄少卿尋卒

庚午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罷元會

是月月復食給事中陳吾德 字懋修 歸善人 疏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報

五月罷京營總督分設三大將領之

趙貞吉言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論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令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與貞吉不協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言彊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大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為總理報可未幾復置總督協理大臣貞吉不能爭

夏四月京師地震

秋七月禁章奏浮詞

高拱言比來章奏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反可竄匿名實請嚴加禁約從之

陳以勤罷

初以勤入閣徐階為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正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構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

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以勤歸贈太保謚文端

八月宣大告警敕備邊

時李春芳雖為首輔而政皆自高拱出邊警猝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邦輔于帝即位初起謫籍屢進兵部侍郎）王遴（字繼津霸州人）督師列陳以待以都御史梁永祿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于天津守通州儲會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得無事（拱練習政事有才器凡所建白多可行然居位頗專橫其門生韓楫華並居言路日夜奔走其門專務摶擊尚寶卿劉奮庸工疏陰佽之給事中曹大埜劾拱不忠十事皆謫外）韓楫（蒲州人劉奮庸洛陽人曹大埜巴縣人）

罷戶部尚書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

時內供寖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先是御史薛仰庇諫市珠寶言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何必求之于外不報已而仰庇巡視十庫疏請嚴覈內官監出納歲數并節省一切無益浮費會疏中有再照人主語內官摘出激帝怒以為大不敬杖之百亦為民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至是給事中陳吾德李已復上疏言比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惑謂內官崔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即斥謹以清左右帝震怒杖已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為民已久之始得釋薛仰庇字汝欽安溪人李已字子復磁州人）

九月河決邳州

初新河阮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河勢益大漲三年七月決沛縣漕艘不得進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道復阻河道侍郎翁大立（字傳參餘姚人）言適來河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有東西二泇東泇出沂州府西北箕山西泇出嶧縣東北抱犢山東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又南入泗謂之泇口）以避洪水帝命大立躬自相度條利害以聞（已而大立以誤漕削籍復以朱衡經理河道遂罷泇河議專事徐邳築長隄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限正河安流運道復通事在六年正月）

以李成梁（字汝器世鑨嵗衛指揮僉事）為遼東總兵官

錫林阿入遼東總兵王治道戰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時諸達諸部屢窺塞下十年間大將死者數人成梁乃大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合健兒給以厚餼

用為選鋒軍聲始振

冬十月諳達孫巴噶奈濟（舊作把漢那吉台吉今改後仿此）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

巴噶奈濟者諳達第三子塔本台吉（舊作鐵背台吉今改）之子也幼孤育于諳達妻伊克哈敦（舊作一克哈屯今改）所既長娶必濟（舊作比吉今改）不相得復自聘鄂爾多斯（舊作稷兒都司今改）女號三娘子即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巴噶恚率其屬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告總督王崇古（崇古于四年正月改督山西宣大）曰機不可失也卒五百騎往受之崇古上言巴噶來歸非擁衆內附者可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虜賜與馬以示諳達諳達急則令縛送拜牲諸叛人不聽即脅誅巴噶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諳達老且死黃台吉立則令巴噶還以其衆與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誠安邊之良策也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巴噶指揮使諳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引還約諸部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敵不得利伊克哈敦思其孫日夜哭諳達患之使來請命逢時遣譯者飽崇德往令縛送拜牲諸叛人以易巴噶（崇德入其營諳達盛氣待之崇德曰朝廷待而孫甚厚今稱兵是速其死也諳達疑巴噶已死聞言心動使使訶之崇古令巴噶緋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巴噶夕歸諳達因屏人語曰我不為亂亂由全等天子若封我為王長北方諸部孰敢為患即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忍背德乎遂遣使致書逢時而全方悠怒用兵諳達又惑之全嘗投書逢時欲歸中國逢時以示諳達始有執全意錫林阿奄至大同時逢時以巴噶箭示之錫林阿執箭泣曰此吾弟塔本台吉故物也我來求巴噶巴噶既受官當更計之會諳達召錫林阿還錫林阿乃引去諳達遂遣使與崇德來乞封請互市隨執趙全等九人來獻詔磔于市崇古亦以帝命遣巴噶歸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考察科道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亓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憾與拱猶以為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辯言臣掌風憲目睹

不復顧國家政體豈大臣所宜出此且使拱快心貶斥負吉果公正無瑕何不早為糾訐顧始而相持求錮此拱嗾人劾奏方以其壞亂盜法為言力圖報復使拱固專橫負吉亦豈能免于營私巧宦哉

拱壞亂選法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吏部權廣樹衆黨疏入帝竟允負吉去而拱掌吏部如故負吉好則使氣動與物忤人多怨之歸十餘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以禮部尚書殿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儋本裕邸舊僚高拱惡其不親已不為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辛未五年春二月令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于文華左門封皇子翊鏐帝第四子為潞王後之藩衛輝

三月封語達為順義王

巴噶奈濟既歸語達及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語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于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詔下廷臣議議各不同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封語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抔赫即老巴噶語達弟舊作昆都力令改錫林阿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有差封巴噶奈濟昭勇將軍指揮如故已而套部濟農亦如約請命於大至甘肅邊陲晏然由是西塞諸部歲來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

夏五月李春芳罷

初春芳代徐階為首輔務以安靜稱帝意同列陳以勤故端謹張居正恃才淩物視春芳蔑如也方階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既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淩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言官希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後數年卒謚文定

六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河南山東水

十一月殿士儋罷

御史趙應龍涇陽人劾士儋進由內侍不堪大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詹之士儋遂乞休去士儋家居十餘年卒謚文通改謚文莊

壬申六年春閏月帝有疾

帝御皇極門疾作遽還宮

夏四月以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儀掌禮部秉禮循法居職甚稱為言路所劾遂引

疾歸已用高拱薦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及是遂入閣

五月帝崩

帝疾稍平將視朝登陛忽眩幾仆亟召高拱張居正至帝執拱手款語備至居正在旁帝弗顧也帝令拱扶掖還宮尋命宿乾清門拱與居正同止焉未幾帝大漸召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命遂崩

六月乙卯朔日食

太子翊鈞即位是為神宗赦以明年為萬歷元年

詔祀建文朝盡節諸臣于鄉有苗裔者卹錄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中人馮保深州人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沖保以是怨拱而居正與保深相結穆宗疾再作居正處分十餘事

入拱恚甚面詰居正曰密封下吏投保拱知而跡之吏已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乾笑而已穆宗崩保升立

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遂掌司禮監又督東廠總兼內外勢益張拱以主上幼沖懲中官專政疏請詘

宗崩保矯遺詔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于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頷之明日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叱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拱急僦騾車出宣武

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拱帊許請得乘傳許之拱阮
去居正遂為首輔
高儀卒謚文端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殮
以禮部尚書呂調陽字和卿廣西臨桂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高儀既卒張居正以調陽弱薦代之居正專決調陽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

秋七月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潞縣人帝生母為慈聖皇太后
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也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帝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請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
九月葬昭陵在昌平州大峪山東北
明史贊曰穆宗端拱寡營許諳達封貢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蓋亦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歟
冬十月彗星見東北方
至二年四月乃滅
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
神宗皇帝
癸酉萬歷元年春正月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宮尋伏誅

大臣京師傭奴偽為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
馮保欲緣此以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拱先薦洪掌司禮故保怨之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事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詣居正力解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怵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糅人中令大臣識別莫辨也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成國公朱能五世孫會訊

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捨掠我邪且我何處識高閻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

二月御經筵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

故有是命

秋九月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議及崇古入理京營張居正薦逢時代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以安

四川都掌蠻注見前平

成化初都掌蠻亂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在叙州府興文縣東南工有城為蠻巢穴僭稱王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斗上有九崗崗三十餘里上有一徑鳥道可通東北則雞冠嶺上有都都寨地袤廣為九絲左臂凌霄峯最高險有門戶曰峙相連峻壁皆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城為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巡撫曾省吾鍾祥人屬總兵官劉顯以軍事顯被劾當罷省吾奏留之又起故將郭成為之副成亦被劾充為事官督軍往討至是諸軍集敘州誘執阿苟拔凌霄鑿灘通餉進逼都都寨克之斬賊黨阿墨于是顯分兵為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夜賊無備腰絚而

上斬關入賊驚潰郭成復破雞冠三酋阿大阿二方三以次就擒凡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拓地四百餘里蠻寨既平得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數二三便可稱王鼓山巔犀皮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鳥大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

冬十一月立章奏考成法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張居正請以大小緩急為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閣科部院遞相糾舉誤者抵罪自是政體為肅

十二月朶顏察克圖舊作朶顏長禿今改後仿此犯塞總兵官戚繼光擊之

自語達欵塞西鄙烽火寂然獨土默特徙居察罕地今察哈爾明時曰察罕在遼東口外本朝移其部衆于宣大近地分為八旗設佐領等官管轄控弦十餘萬常為薊門憂泰寧朶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是年春朶顏部長董呼哩舊作董狐狸及兄子長安舊作長昂今改後仿此入犯喜峯口繼光擊敗之呼哩乃欵闕請貢至是呼哩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撟之于是呼哩長安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闕請死乞赦察克圖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人攢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守甚固獻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

甲戌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覲廉能官于皇極門

太祖時外官奏事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勅獎賚宣順成弘朝亦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屆期倣舊典具儀以上

帝乃召見浙江布政使謝鵬舉浦圻等二十人特加獎勵並賜銀幣

夏四月詔內外官行久任法

吏部尚書張瀚字子文仁和人請諸司久任張居正善而行之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

秋七月淫雨昭陵地陷

八月淮揚徐河海並溢

冬十月決囚

嘉靖季年崇奉元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囚從之時承平久羣盜蠭起至入城市刦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為衰止

乙亥三年春正月徙遼東六堡

遼東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聲

明自中葉已後堂廉瞭隔百吏日聚張居正奏請具位望極一見史冊傳為盛事倘其衆之也特倣考察之意文一奏而送已

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建孤山堡于章臺喀喇（今改）甸（在遼陽東南）險山堡于寬甸（亦在遼陽東南）沿江新安等四堡于長甸（俱在寬甸南）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其地並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廷議從之

二月始命日講官記注起居

太祖初設起居注給事中尋罷至是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時編修張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乃上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藝而未章陛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今史官宜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為他年實録之助張居正善其議遂有是命）張位字明臣新建人

夏四月己巳朔日食既

秋八月以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居正當國四維歲時饋問居正不絕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遂入贊機務故事入內閣者曰同其

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元輔居正等辦事于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然不敢以僚自處隨居正後拜賜進官而已

河決碭山

江淅頻歲水潦為災是年五月淮揚又大水詔察二府有司貪酷老疾者罷之至是河決碭山而北淮決高家堰（注見前）而東高郵湖（在高郵州西北天長以東之水皆匯此達于運河）亦決清水潭口（在高郵州北三十里）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北漂蕩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孝宗初漕臣白昂以運舟經覺社湖）

嗣岸趨壞乃開複河于高郵隄東以避其險長四十里名曰康濟至是湖水決漕臣吳桂芳改桃康濟越河修復老隄河成名曰宏濟遂為永利（覺社湖與高郵湖相連亦名珠湖宋祿覺于湖上見大珠光燭天因名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

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罷

士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並著清節及官尚書多所條奏時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馮保為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

又給事中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以言事得罪懋學請行寬大之政而居正方務綜覈以為風已遂所為民及居正殁復故官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浙江山陰人承風劾之遂謝病歸後居正殁屢召不起卒謚文恭

地震冬十月再震

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巡按遼東御史劉臺字子畏安福人于獄除名為民

時御史在外每淩巡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

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臺奏遼東大捷居正以巡按不得報軍功劾臺違制妄奏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瀚先是史部尚書楊博罷廷推萬守禮朱衡及潞澞資望最淺居正惡守禮顧厭衡騃乃拔用澞張四維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應禎疏陳重君德蕆正以疏中有王安石誤宋之語怒其侵已調旨切責下撫杖戍永幾名還應禎字公善安福人等

岡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具疏辭政入見帝言

言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即則誤國將竭忠以事上邪無以逃專擅之譏罔俯伏泣不肯起帝為下御座以手掖居正曰先生起吾逮臺竟其事遂下臺詔獄命廷杖百遠戍之居正陽疏救乃除名為民久之復用他事戍潯州臺按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為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發之而令王宗載迎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載宗布居正意實其事以聞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未幾飲于戍主所歸而暴卒後御史江東之訟臺冤詔復官天啟初追謚毅愍

二月開草灣河注見前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緣海汊港久湮入海止雲梯關在山陽縣東北二百里大河北岸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汎濫而鹽鹽城安安東高高郵注見前寶寶應屬揚州府屢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今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以入海請于草灣低窪之地挑新口以迎大溜安

東衆流滙圍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廷議安東
未可棄而命開草灣闊七月工竣水患稍平 其後適
至十七年大河復由此分流奪正流十分之
七凡六十里至安東南赤宴廟仍合正河
夏五月命司禮太監馮保同法司録囚
秋七月詔户部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
從張居正請也 先是漕舟以河決不時至已而漕運
即涸乃采漕臣議督舉收水橫溢非決
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 四四
河決崔鎮 在桃源縣西北
是年二月以後江北旱河水斷流至是徐豐沛睢寧
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河又大決田廬漂没無算河
流齧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
復決而北清口淤墊全淮南徙瀰漫山陽高寶間會
河向桃源 元置桃園縣明曰桃源今縣屬淮安府 三義鎮 在縣東舊名三汊鎮入
老黄河故道 明史河渠志黄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
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是為老黄
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黄河改趨清
河縣南與淮會于是大河口故道遂廢 淮水乘虚
入清口老黄河復塞
丁丑五年春二月廣東羅旁叛猺 今廣東羅定州明為瀧
廢瀧水鎮舊為羅旁水縣屬德慶州其南有
地猺人盤據于此 平
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 上江謂西江下江謂南江
也鬱水注見前瀧水在羅定西江即鬱水南江即瀧水
州西飛瀑鬱湍最為險阨 東西兩山間 東山在肇
縣東西山在羅定 慶府封川
州東安縣西南 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略西
山頗安輯惟東山猺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兩
廣總督殷正茂 字養實歙人 建議大征會遷去侍郎凌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 四五
翼 字洋山太倉州人 代至是雲翼乃大集兵令總兵官張元
勳 字世臣浙江太平人 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
招降四萬二千八百有奇鄰境猺獞皆懼求撫雲翼
奏改瀧水縣為羅定州 又設東安西寧二縣設監司參將積患
頓平 先是殷正茂令總兵官俞大猷討平廣西古田
羅旁俍勦捕諸山賊之
不靖者由是嶺表略定
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 諡襄敏
綸沉毅知兵初守台州禦倭有功累擢巡撫朝廷倚

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寧歲 先撫福建繼撫四川功二萬一千有奇 後督師薊遼集兵三萬更徵浙兵三千專屬戚繼光訓練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為十二路路置一將互為特角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帝即位初進兵部尚書三疏乞歸不允至是卒 綸始終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共事齊名稱楊戚 譚戚

秋閏八月乙酉朔日食不見

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冬十月杖編修吳中行 字子道武進人 等謫戍有差

居正父卒帝與兩宮遣中使慰問絡繹道路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自以握權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己會户部侍郎李幼孜 應城人 欲媚居正首倡奪情議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中旨令吏部尚書張瀚諭留居正居正乃陽上書請守制而陰以牘風瀚覆旨瀚謬為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為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

人臣禮勒致仕 瀚先附居正得掌吏部見非于世至是忤之去士論皆重瀚 于是請留者相繼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 字汝師常熟人 上疏爭之已而員外郎艾穆 字和父平江人 主事沈思孝 字純父秀水人 上疏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怒謀于馮保欲廷杖之學士王錫爵 字元馭太倉人 等求解于居正不得 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居正勃卒下拜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爾爾殺我徑入不顧 待講于慎行 字無垢東阿人 田一儁 字德萬大田人 張位 趙志皐 字汝遷蘭谿人 修撰習孔教 麈陵宣城人 沈懋學 字君典 皆疏救格不入遂杖中行等四人謫戍進士鄒元標 字爾瞻吉水人 復上疏爭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鴻謨 字文甫益都人 馳疏救中行等五人并斥為民于是錫爵慎行一儁懋學先後移病歸 詔遣居正子編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唐詔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素衣青服角帶入閤治事許之

彗星見

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張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

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詔達諸部嘗越甘肅境掠西番阮通款其從孫澈辰台吉舊作扣盡台吉今改後仿此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詔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詔達請赴青海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詔達意且以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于番族以示恩給事中劉鉉鄱陽人尹瑾東莞人等交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辯因乞休去崇古身歷七鎮勳著邊陸封貢之初廷議紛吠有為危言以撼帝者閣臣力持之乃

得成功自順義歸款後二十年崇古乃殁誌襄毅

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思以威權劫之時因星變考察百官趙志皐張佐習孔教相繼遷謫南京僉都御史張岳字汝宗人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眩秩禮部尚書何維柏維于嘉靖時以劾嚴嵩餘姚人得罪隆慶初復官累遷尚書亦以自陳免先是奪情議起張瀚叩維柏維柏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居正怒奪維柏俸因追論羅倫議李賢奪情作為小豎子問者莫不訝之

戊寅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先是總河傅希摯衡水人欲塞決口吳桂芳主開老黃

河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水勢者會桂芳卒以季馴代之季馴相度水勢言海口自雲梯關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湖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緒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日以緒隄為事廟單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鎮水多北溜為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溜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作隄為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既旁潰又歧下流而分之其趨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濟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切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隄乃可固也沿河隄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內奔姑買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未流使淮黃力全涓滴悉趨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闊河不挑而深所謂固隄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濬海海淮水及隨歷忻泗至桃清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

實除運艘口吾紹驟往往如此惟在斟之以理而已

清口會河而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則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遡淮陳瑄始隄管家諸河通淮為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不東浸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直同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急穿支渠詎知草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致淤阻夫新河濶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道漸以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三四百丈涵涵東下何水不容非惟不必別鑿他所而草灣亦可勿濬矣故為今計惟修復陳瑄故蹟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淮則淮揚舊墊可免壅黃浦口築寶應

高郵等州縣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道也 廟灣注見前武家墩在山陽縣西南鉢池山在山陽縣東北 因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築隄防以杜潰決曰復陡壩以防外溢曰止濬海工程則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乃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高家堰隄六十餘里歸仁集徐沛至淮揚間遥隄縷隄滾水壩陡無不修築逾年工成自後數年河道無大患

立皇后王氏 餘姚人

先是帝大婚屆期慈聖太后將歸慈寧宮諭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專恃先生尋以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淶 字源甫 雩都人言大婚重典而使居正變服從吉于觀聽不宜乞別簡用不聽

三月以禮部尚書馬自強 字體乾 同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部侍郎申時行 字汝默 長洲人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張居正請增置閣臣 居正將歸葬父恐高拱殺士儋復出故有是請令居正推擇居正以自強有人望而時行又其所厚遂薦用之自強負伉直名素忤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

阮入閣守位而已 是冬十月自強卒

張居正葬父歸夏六月還朝

帝大婚後居正乞歸葬父許之賜帝賚忠良銀章如

大稱為自強入閣眾居正以人望歸之一似居正真能不念舊嫌者然不知居正平權故當賢有條緒之才自強當日即同負名臧怀未開悉力紓難自忖勢位不能相抗久矣一旦以相位半推自高畫出望休氏其人之色感而往或亦有深識其底裏

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敕呂調陽等有大事勿拘決馳驛之荆州聽居正處分會遼東奏大捷帝既畢葬且還朝居正上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就道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趣之而今中官護其母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長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道經襄陽南陽襄王唐王出候設宴具賓主禮及抵京兩宮慰勞懇篤賞賚有加秋七月呂調陽罷

母至亦如之

張居正歸後閣事皆送裁決調陽內慚堅卧累疏乞休不出及居正還遂致仕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

冬十二月高拱卒復其官謚文襄

嘉靖時礼政甚多獨其裁抑中官頗得刑馭近習之道故消人奉法不敢恣肆者數十年神宗承其遺刑正當申嚴禁令何者尤以陽雖與論心之功陰貴何心之劾正當論所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

以復廣加遴選童至三千五百人之多益由馮保居中用事吹噓引進決寘劉強瑞梃監四出征求元氣由茲剥盡馴至死花黍黑思窮奏風搖貽毒遂領國祚履霜堅冰此其漸矣

識諳司禮否會卒舉用皆得增置兵部侍郎由侍郎而總督兩本兵中外迭居邊材自裕吏取各邊地之人以備司爵如銓司分省故事皆報可及諳達封貢拱力主王崇古議遂得休息卒後久之廷議頌其功乃贈太師賜謚

封李成梁寧遠伯

土默特與從父哈斯坦舊作黑石炭舊作第大小韋徵舊作本政從弟諾本圖舊作烧土恭圖舊作拱土于布延台珠爾舊作卜言台周從于黃台吉及泰寧部長蘇巴爾噶舊作把速亥綽哈舊作炒花等頻入犯成梁屢擊却之論功世廕恩賚稠疊至是蘇巴爾噶綽哈并土默特黃台吉等以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方輿紀要堡在海州衛東南海州衛今奉天府海城縣是深入耀州遼置今廢故城在海城縣西南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親提銳卒出塞二百餘里斬其長九人餘首級八百四十捷聞帝告謝郊廟封成梁寧遠伯成梁故虓悍善戰會張居正當國每奏捷輒張大其功遂得封伯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

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己卯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

夏四月張居正上肅藩殿箴

帝漸備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居正言歲入則減于舊歲出則浮于前請量入為出罷節浮費因進肅藩殿箴帝嘉納焉一日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請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奏曰災傷自有實數臣恐地方官吏希望減免或過為申報則更啟尤玉安石而滋甚且因

居正欽然以師自負實遵仁宗敬慎之訓又勅輯以乞休肉麗則更啟尤玉安石而滋甚且因

請賑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上亦當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

秋八月減均徭加派

國初役法有里甲均徭雜泛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自嘉靖以來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簡便然諸役

行一條鞭法其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

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百姓苦之至是詔減

銀一百三十萬有奇

庚辰八年春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帝奉兩宮太后謁陵天壽山

張居正乞罷詔慰留之

居正扈帝謁陵歸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帝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居正益重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或又稱元輔張先生侍以師禮而居正奏謝亦儼然自負為帝者師

凡再上帝慰留愈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先生親

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高處

先生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初居正于敬修嗣修懋修先後領鄉薦帝改元之二年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停是科館選至五年嗣修遂以第二人及第是年復當會試懋修故修第一人及第自皆中式會居正方乞休遂特擢懋修第一人及第自居正私其子遂舉上第而他輔臣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之子亦皆先後成進士御史觀光貞疏陳時弊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後始許廷對帝以光貞言過當謫于外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弟子無復登第者矣魏光貞宇懋忠南康人

夏四月遮東都督王烏塔舊作兀堂今改寇邊遮李成梁擊敗之

烏塔通市寬甸怨邊將強抑市價數遮零騎侵邊犯

霾陽堡名在鳳凰城北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遂入永甸堡在鳳城東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盡毀其營壘至秋復犯寬甸副將姚大節又破之烏塔由是不振

六月南畿大水

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諡武襄

先是大猷以平古田獞功進世廕已為巡按御史所劾回籍聽調久之復以都督僉事起僉書後府事領

車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大猷少好易嘗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為一人也初為汀漳守備泊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為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及為大將持身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振南服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諸戚繼光劉謂劉顯也其為綸所推重如此

冬十月汰冗官

先是詔南京職務清簡官不必備至是盡汰內外冗員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皆從張居正請

也

十一月度民田

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始為歸户册以田從人法簡而密後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遂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于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孝宗時贏三百萬頃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

詔內官並自陳斥逐有差

額後遂按溢額增賦

帝即位初慈聖太后遇帝嚴太監馮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已而小璫孫海客用導帝戲游二人屢誘帝夜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言于太后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張居正草帝罪己手詔頒示閣臣詞過抑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

意劾去司禮巨璫孫德秀温泰等而令諸內侍俱自
陳凡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帝由是漸惡保并亦嫌
居正矣保竊權肆橫閭亦時引大體內閣產白蓮教
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為瑞進之保使使語
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啟其玩好又頗能約
束其子弟不敢肆惡人亦以是稱之然保性貪其私
人錦衣指揮徐爵大受恃勢招權利居正使蒼
頭游七與爵結為兄弟交關語言凡有所謀皆緣以
達焉

辛巳 九年春正月命翰林官分番入直

以張居正請日用翰林官四人入直應制詩文及備
顧問帝初政居正嘗纂古今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
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囑儒臣紀太祖列
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
類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帝從之

三月大閱

夏四月戊政尚書方逢時罷

逢時才畧明練處置邊事悉協機宜先是五年以宣
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疏言北部輸誠效貢
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輒稽首歡笑有掠入
塞賞者告諭逮討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
使充斥日益耗費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巨測均未覩
事機之論也今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十
纔二三而民間耕穫之入亦倍之利不與馬方蔓處

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邊臣首領不保朝
廷為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所不可知者諸逆
老且死數年之後諸部無所統一孩黠爭搆或行侵
擾在我亦惟罷貢市固壁壘以待仍禁邊將無輕舉
使曲常在彼直常在我因機處宜顧方略何如
耳封彊之事無常形何必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至是
以老病乞休去其功名與王崇古相亞世稱方王

土默特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

先是土默特以二萬餘騎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
守而遣部將出戰皆破敵乃分掠小凌河在錦州府
名錦川松山在錦縣西南杏山在錦縣西南會李成梁馳援始出境
已而土默特復與諸酋聚兵塞下謀入廣寧成梁率
輕騎從大寧堡在錦州府義州東北出塞四百餘里擊之敵大
敗走至是復入遼陽簠出禦之遇伏失千總陳鵬以
下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土默特遂大掠
人畜而去

京師旱南畿饑

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
充饑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亦起于此當破格賑之

陛下宜撙節宮中耗費嘉靖朝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以時輸國藏乃日益充裕善通賦乃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

五月盡賣民間種馬

國初馬有官牧有民牧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給草場以資芻牧後專牧于民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既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自豪右莊田占草場馬戶漸多逃竄穆宗從太僕少卿武金議賣種馬之半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滴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牧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闕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之竭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積宗遂可金奏下部議請養賣各半從之至是以五市饒馬盡賣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場地租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迨帝末年師役繁興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

周政大壞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彙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彙要卷七千五百六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明

神宗皇帝

歷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為民累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移新抵舊年分雜淆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因而漁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殲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

三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巡撫浙江討定之

浙江巡撫吳善言咸安人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搆黨大噪縛毆善言朝議以佳允才
令代之佳允初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為緹騎直入官署劫佳允索帑金佳允色不變偽書券貸金思署游徼名名入立橋賊由此知名累遷宣大巡撫潘五大掠塞外佳允用計服之張居正以為才故令代善言佳允甫八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愈張熾夜掠富室火光燭天佳允名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二乃佯名叉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捕七人并叉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蘇巴爾噶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泰寧部蘇巴爾噶與弟綽哈子布延圖舊作卜言土今改入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夷堡在錦州府義州東北參將李平胡射中蘇巴爾噶隆馬斬之寇大奔綽哈等慟哭去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襲擊于塞外敵少戢

夏四月京師旱疫
彗星見
六月丁亥朔日食
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尚書潘晟新昌人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侍郎余有丁字丙仲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晟尋罷
居正卧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修撰王家屏戶部主事顧憲成不往憲成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駭往手削去之王家屏字忠伯太同山陰人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南都泰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偏閱然尚不令四維等參之會遼東奏捷加居正太師先是居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明世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自居正始已而居正病革自度不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厭清議馮保素從受書彊居正薦之命下甫五日為言者交章劾罷
張居正卒謚文忠

帝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居正當國務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故神宗初政起衰振廢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力也然威權震主好諛自尊士大夫始譽以伊周五臣總竟擬之舜禹居正恬然不為怪晚益褊忿黜陟多由愛憎左右頗通賄賂誅竄其朕罷利居功之戚所以身死未幾即致禍敗初帝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為背居正遽屬聲曰當讀作勃帝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帝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哤來云

秋八月皇子常洛生即光宗

恭妃王氏出妃初為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閹即記年月及所賜以為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一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眾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邪是年四月封恭妃及是遂生皇長子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

冬十二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為奉御安置南京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張居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然迫于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

横如故潘晟既罷保方病起詬曰我小恙遽無我耶部尚書曾省吾彭澤入吏部侍郎王篆夷陵人皆被論得罪去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為吏部尚書清素著清望張居正當國清任刑部尚書不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録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絶甫半歲得疾歸辛亥恭肅

改鎮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

繼光在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搉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是居正致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閫臣擬旨遽調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守邊防修舉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實誌兵家遵用焉為歷來總督謀攻之書

踰年即謝病歸居三年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甚北則專主

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名還吳中行趙

用賢等遷官有差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

追奪張居正官階

階里居後為高拱所厄及拱罷始得安帝元年階

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既而張居正將

歸葬父擬薦階自代未果居正念閣臣里居者高拱與己自

拱戚屬以出惟階老易與擬旨之自

代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止至是卒贈太

師階以恭勤結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靖之

改多所匡救閣有委蛇亦不失大節方嚴高初罷

階掾三語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

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由是衆擬始

發舒當時翕然

稱階為名相

五月戊

戚繼光調于兵法且在薊鎮年久邊防修舉克著成勞豈得謂之不宜于北即張居正前此與之商搉使無掣肘實由繫懷國事而非跡涉私交不但不可以罪繼光并不可以罪居正乃言路惟知訐居正秉鈞往事遂兩過事吹求妄加抨擊凡所與進悉欲一切中傷之閣臣輒以罷思一言遂移繼光逮地止閻逞一時私意全不計國家緊海需才總由神宗阿柄下移諸臣得任情舉措安得不日底侈乎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臣等謹按自古帝王
若元鳥生商武敏詒厥我
國家受
命造邦龍興東土慶鍾
天誕朱果發祥是用
錫姓受新建邦長白神奇肇跡與三代開基之始先後同符建
我
太祖高皇帝經營大業締構鴻圖適當尼堪外蘭搆兵名勢潛
還我
太祖高皇帝受伏義征聲罪致討巨慈既伏厥辜明人猶庇
惡渝盟不知悔禍我
太祖高皇帝不得已以七大恨告于
上帝明誓衆士師直為壯撫順來降遠溝尋經底定尚冀明人
警悟屢戒軍鋒遠書講好

興朝舉措光明俊偉洵足遠邁百王及我
太宗文皇帝嗣登寶阼以明人舊隙未平繼承
先志
親統大軍直薄燕京明人國勢渙然且垂成弗取追至明政
朝復因明臣吳三桂之請為之雪恥除兇其有德于明昔
至深且厚臣等仰惟
寶錄所載
聖神代起誕烈昭垂喬高皇皇已固其詳典冊而圖倫一役名正言順實為
鴻業所由成故依倒特書以彰
捷伐大義自時厥後凡
六師順動仁義兼資以及招降餘紀旋即勝國事與明紀
有關者並依次參載大略用昭
天眷符瑞昭然而
國家記膺

列聖式廓鴻基得天下之正尤為隆古所未有又豈漢唐以來
所克比擬于萬一哉

初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東南橫亘千餘里來自
寧古塔西至奉天府諸山皆發脈于此之
東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
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啣朱果置季
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
異及長毋告以故命以愛新覺羅為姓名曰布庫哩
雍順以小舫乘之令順流而下至河步登岸端坐其
地有三姓方搆兵或汲于河見而異之歸語衆人往
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遂迎舁至
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主以女伯
哩妻之奉為貝勒其亂乃定于是在布庫哩雍順居
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曰滿洲實
為我
朝開基之始數傳後有名樊察者以國人弗靖遁于荒
野追者將及之有神鵲止其首追者疑為枯木遂得
免後傳至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相繼嗣興威服諸部

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時有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繼而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誕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為聰睿貝勒時諸部爭奪不已

太祖恩威並用漸次削平會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呼城主阿泰章京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

景祖開譬思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呼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遂并害

景祖

顯祖

太祖聞之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尋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讐乃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圖倫城尼堪外蘭遁于嘉班遂克其城而歸既而復進征嘉班城尼堪外蘭乃逃于鄂勒歡築城以居事在是年八月

太祖尋復進克鶚爾渾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齎薩率四十人索之邊吏執以畀齎薩遂斬之而歸自此歲輸銀幣通和好焉事在丙戌年

冬十一月己卯朔日食

十二月慈寧宮災

甲申　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後光宗嗣位併蔡子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騰衝遊擊劉綎討平隴川賊

初緬酋莽瑞體以兵服諸蠻（嘉靖中孟養木邦酋攻殺緬酋莽紀歲分有其地紀歲子瑞體奔洞吾母家為之後尋以計侵據大古剌遂復入緬脇孟密併孟養勢益彊于是木邦蠻莫諸部皆叛附之　猛大古剌地在洞吾南濱海與撫司後廢）遣人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而記室岳鳳方用事（鳳江西人行賈隴川驍傑多智士寧妻以妹使為記室鳳竭士寧而奪之權）欲降緬遂誘士寧而酖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偽命代士寧為宣撫既而瑞體死子應棗嗣鳳導之入寇窺騰越永昌諸處已脇順寧（本蒲蠻地元置府今府屬雲南）指揮吳繼登等戰死事聞詔以綎為騰衝游擊鄧子龍（豐城人）為永昌參將提兵往討當是時迤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緬進逼姚關（在姚州北接順寧界）勢甚盛會綎子龍兵至諸土兵亦大集綎與子龍大破之攀枝花地在姚關南）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餘鳳大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而分兵趨沙木籠山（注見前）先據其險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脫遂詣軍門降時諸部蠻視鳳為向背緬亦倚鳳為心腹鳳既降諸部俱殺緬使來歸綎率兵進緬直抵阿瓦（城名為緬中五城之一）應棗退走阿瓦酋猛

兵進緬直抵阿瓦（城名為緬中五城之一）應棗退走阿瓦酋猛勻詣綎降猛勻應棗從父也遂班師獻俘于朝鳳伏誅未幾緬復熾進據孟養蠻莫官軍戰却之巡撫陳用賓築八關于騰衝列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久之緬為暹羅所困勢頓衰然近緬諸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復

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汝陽人）復追論居正構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冤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荊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人口鎖其門子女

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可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正母年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于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盡削居正官奪誥書詔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博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並荷帝寵三人更相結求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輕攻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帝手疏示申時行時行言此呂以嗾珠胎人大逆恐讒言墮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疏塞言路帝為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帝乃聽巍出此呂于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高啟愚鋐梁人楊巍字伯謙海豐人

冬十月余有丁卒　諡文敏

十二月以王錫爵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錫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五年不出至是即家起之家屏前為日講官數奏劄摯帝斂容受之稱為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僅二年　先是李植以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貳故力推之比錫爵至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攜時行合韙善植等植等由是大恨乃與詔以陳獻章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　王守仁從祠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　居仁聞吳與卻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求放心為要閤修自守布衣終其身　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乙酉十三年春三月李成梁襲巴圖魯　舊作巴士兒今改後仿此　綽哈大破之

巴圖爾欲報父蘇巴爾嘎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婿呼

達（舊作大）糾西部伊勒敦（舊作以兒鄧今並改後仿此）等以數萬騎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大城人）潛為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冦已先覺整衆迎戰成梁為疊陣親督前陣擊冦而松以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至秋諸部長復犯蒲河（在奉天府承德縣西北明置千戶所于此今廢）而西部音登（舊作煙燈今改）亦窺遼瀋成梁命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破音登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以尚寶少卿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初貞明為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言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饒地而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大賦說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于猫兒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潛溝引水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可除矣至于永平（漆州演迤抱注故易為力然未聞衆水之耕藝非起遠海南長江大澤患藉以浸彼稻田也）滄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民而授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猶兒彎今在雄縣東）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御史傅應禎下獄貞明入獄謂護坐貶太平府知事）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略曰

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也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起良田貧未成獨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東南之輸其貲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也西北無藩蔽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也西北地平膜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也游民輕去鄉土易于為亂水利興則衆業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也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也東南多漏後之民西北憧重徑之苦以南賦檄而後減北賦省而後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徑可減利八也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客者何限萬之為農而簡之為兵也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勾攝之苦利十一也修復水利十二也修後水未收其效已為明驗徐貞明欲過青徐逸海盡起良田貧未能審形度勢至其潞水客談所載非不悉聽而修舉未聞脇陳大利然上書生迂闊之見空言仍不離乎耳

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也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御史巡行閱視張國彥（即鄆人）等方開水利于薊永閒有效遂令貞明兼察

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閻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夏四月京師旱大雩

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月帝步禱南郊面諭大學士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乃詔中外理冤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歲

植太僕少卿江東之光祿少卿羊可立尚寶少卿至是御史蔡系周以旱上疏劾植且言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蓋實由植所稱採摭張鴻舊事別無同志以忠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皆不平之大者帝乃詆植東之辨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之帝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

秋七月雷震郊壇

八月京師地震

閏九月帝詣大峪山閱壽宮

初帝謁山陵用禮部尚書徐學謨（字成明蘇州府嘉定人）言將卜壽宮于大峪（在十一年）時李植以巡撫御史巡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與江東之疏爭不果既而帝再臨視（在十二年）遂作宮役既興矣（在是年八月）植以壽宮有石申時行與學謨姻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與東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謀國之忠時行奏辯車駕初閱時植東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奪俸半歲未幾復以王錫爵言貶三人官（錫爵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畧言張鴻之獄上意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于用賢等櫻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舍採摭張鴻舊事別無同志以忠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皆不平之大者帝乃詆植東之立評事員外郎可）然猶以植言壽宮有石恐寶座將置于石上至是復親詣閱之終謂大峪吉遂調三人于外

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安平人）請帝親郊不從

三餘請帝親郊以答天戒帝怒其奏請不早詰責之仍遣官代時帝累詔稱疾郊祀廟享多弗躬親明年禮部主事盧洪奏以帝不時享太廟上疏極諫帝震怒傳詢內閣百餘言責洪奏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不從杖斥為民給事御史先後申救奪俸有差盧洪字思仁東陽人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大興人為皇貴妃三月禁部曹言事

妃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首抗疏請立元嗣為東宮貶廣昌縣丞置隋改飛狐明洪武初復曰廣昌今縣屬易州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帝以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高陵人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于是言者蠭起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

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為吏民患王廷瞻字維表黃岡人撫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浸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賚番要索無已其所索例有新班鐵熟衣鐵袈梁鐵躍草鐵放狗鐵掛紙鐵斷酒鐵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勢復猖獗十三年夏揚柳番入犯金瓶堡在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故守將巡撫雒遵字道行涇陽人遣總兵官李應祥湖廣九谿衛人討定之番恃強剽如故會徐元泰宣城人代遵撫蜀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今名鎮江關在松潘衛南守將出擊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遣總兵進討命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于軍中樹赤白幟各一下令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遇急不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擒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之垣之祖輸嘉靖初以指揮討茹兒賊被殺其頭為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焉至是班師明年又討破建昌注見前諸番及邛部今寧遠府越巂廳屬夷

以其地置屏山縣今屬敘州府 蜀中劇寇盡平

秋九月王家屏罷

家屏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丁亥 十五年春三月詔徹哩克舊作搭力克今改後仿此 襲封順義王初諳達死徹辰汗舊作乞慶哈即徹台吉改名 襲至是徹辰汗死子徹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即諳達所奪之外孫女而為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為中國守邊保塞諸部畏服之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

六月京師大雨

溺人民無算命順天府賑恤

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寬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上言海內困加派宜

九月丁亥朔日食不見

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 諡忠介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居正相繼當國俱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遷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惰百司惴恐至是卒僉都御史王用汲 字明受晉江人 入視葛幃敝箑羸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醵金為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絕 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自號剛峯天下識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

戊子 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泰實錄去郕戾王號不果行時上下偷惰詔勅多不奉行景泰實錄終明世未嘗改也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饑疫

起前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馴前為李植所劾落職為民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

至于今是頻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齊寧不際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尚書

秋八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字景魯嘉魚人于廷斥為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

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那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而鯨竟不罪任職如故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一月即上疏言之畧曰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咸如雷霆豈倘請之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籍籍遂謂為真虧損聖德夫豈淺尠且鯨好諛既遂恐國家之禍將從此始帝得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閣臣申時行等乞宥不從獻上詔廷杖六十斥為民馮保獲罪實鯨為之故帝云然或曰張誠與鯨交惡授意言者攻之鯨迫衆論不得

臣起川三月難希一見僕僕疏請始為御門延接警之元首股肱血脈不相貫注其人尚可望其無疾乎明之亡亡于神宗非過論也

授官面謝不特為僚屬上恩禮第應爾且可因召對咨詢得人材而重官守也神宗罷免此制特欲遂其高居簡出之私而下情竟成否塞甚至王家屏以閣

己乙罷乃命私家閒住未幾復名入

己丑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食

時以日食免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

三月免陞授官面謝

自是臨御遂簡

夏四月台王家屏復入閣

家屏服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名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帝遣中官諭家屏奬以忠愛

家屏疏謝請帝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六月賑南畿浙江饑

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之

庚寅 十八年春正月台見申時行等于毓德宮斥大理評事雒于仁字少涇陽人為民

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戒直攻帝失 疏言臣備官戡餘僅朝見陛下

者三此外惟閫聖體遑和一切傳免郤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曠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偉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傅索郁金括取郛郭甚且掠問官官有獻則已無趨趍想李沂之瘡棄未平而張綜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拷宮女明日挾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想于直臣如范僞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捐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統身心豈藥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獻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 十俊時有十小閹被寵謂之十俊范僞字國士高安人以巽陳時政被斥孫如法字世行餘姚人以諫鄭貴妃進封貶官 帝震怒將加嚴譴會歲暮留其疏十日及是元旦名見申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自引去遂斥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

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三月以宋纁字伯敬南卲人為吏部尚書

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石星代為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上知物力充羨則啓心生奸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曰言官挺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緻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概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 石星于帝初元起故官累進尚書 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黷吏于政府一無所屬白屢乞休不允卒官謚莊敬

夏六月青海酋浩爾齋舊作火落赤今改後倣此犯邊

自語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于虜虜騎遂數入番中至是套部章圖哩舊作莊秃賴等據水塘青海地布色圖舊作卜失土今並改浩爾齋等據恭拉舊作拱賴今改聶恭舊作攝工今改兩川皆洮水支流隨地易名浩爾齋尤黠傑數犯甘涼岷洮西寧間已而進圍舊洮州即古洮陽城在洮州衛西南城疏洮水副將李聯芳洵陽人戰沒未幾復大掠河州踞洮渭源官軍禦

之敗績西陲大震時徹里克勢哀亦為布色圖等所誘西行遠邊初諳達建寺青海奏于朝賜名仰華至是徹哩克以赴仰華為名西至青海諸部咸挾以為重帝惡之詔停市賞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命兵尚書鄭雒字禹秀安肅人經畧邊防

雒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初徹辰汗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徹辰汗追之貢市久不至雒計三娘子別屬則徹辰汗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貢市惟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徹哩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弱封雒以洮河之難由縱虜入青海所致乃馳詣甘肅下令曰非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布色圖欲趨青海雒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得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于是大布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浩爾齊諸部而諭徹哩克縛獻首叛酋二年徹哩克以史二中國叛人等衆

戴命復其市賞

辛卯　十九年春閏三月彗星見

夏四月朔享太廟

是後廟祀皆遣代

六月王錫爵罷

錫爵初還朝申時行為首輔許國錫爵次之三人皆南畿人錫爵又與時行同郡且同舉進士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字辰玉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字仰之進賢人論之時庶子黃洪憲典試時行婿李鴻亦預選桂摘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俱復試禮部侍郎王閣臣調旨盡留之衡少有文名為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官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黃洪憲字懋忠秀水人錫爵連章辯許語極忿伸桂皆得罪以是積與廷論忤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録用言官姜應麟等不報遂因旱乞罷帝不許及浩爾齊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失帝意未幾又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秋畿內蝗

九月申時行許國罷

先是廷臣爭請建儲得旨于二十年春舉行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祥符人）預以儀注請帝怒奪有德俸時申時行方在告許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洽事中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為自交宮掖之謀歙人黃正賓者以貲為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詆時行帝怒斥大紘正賓為民時行力求罷而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國未幾時行亦罷

不附浩用齊犯邊時行主款國獨謂寇渝盟犯順宜一大創之帝心然國言以時行方柄政不能拿會時行門生給事中任環論國儀郡而國門生萬國欽又論時行以圖報復至是國與時行並罷論者謂國之去以爭執差勝于時行之以被劾去也初張居正卒時行與張四維相繼當國時行欵以寬大收人心召用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得之然政令務承帝指不能有所匡正又惡居正所行苛虐法一切務為簡易

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歸十二年始卒贈太師謚文定國在閣九年慮悞目守故累遭攻擊不能抗以行名及卒時係謚文穆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

以趙志皐為禮部尚書張位為吏部侍郎並入閣大學士預機務

申時行既謝政密薦志皐位自代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皐位因疏辭帝不允

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默特結西部數入寇將弁多戰沒成梁又潛兵出塞襲虜遇伏死者千餘人仍報首功增爵蔭敵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是年閏三月成梁乘給事中侯先春（無錫人）閱邊謀邀搗巢功遣副將李寧襲破拜牲還師遇敵死者又數千為巡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成梁官以寧遠伯奉朝請

二十年春正月杖給事中孟養浩于廣武（寧人）除其名

時在廷力爭國本舉國若狂惟李獻可疏請豫教其語尤為近理士庶之子未有年逾幼學而不就傅者況皇子元良之重顧不使典學親師而日與閹宦為伍所損實多神宗惑于內寵于養正育德之義概置不問何怪乎光宗身處危疑全無動忍一臨御而不能自主也

時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字克俞同安人）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于是六科給事中鍾羽正（字叔虞益都人）舒弘緒（通山人）陳尚象（都勻人）丁初春（吳縣人）及御史鄒德泳（字汝聖安福人）各具疏救而養浩等既逮言者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復先後論謫成被謫董嗣成、烏程人賈名儒真定人陳禹謨仁和人李周策吳江人

三月巳拜（舊作哮拜今改後倣此）據寧夏反言尤力命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為民（養浩等既逮言者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復先後論謫成被謫董嗣成、烏程人賈名儒真定人陳禹謨仁和人李周策吳江人）

巳拜故韃靼種嘉靖中巳拜得罪其酋長來降屢立戰功官都指揮帝十七年巳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永恩襲巳拜雖告老而多畜亡命承恩性狠戾十九年洮河告警巡邊御史周弘禴（字元孚麻城人）舉承恩及指揮王文秀并巳拜義子布延（舊作哮改後倣此）等巡撫党馨（益都人）檄文秀西援巳拜謁經畧鄭雒願與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巳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欲按承恩冒糧罪又以承恩娶民女為妾笞之二十會戍卒衣糧久弗給巳拜遂嗾軍鋒劉東暘（靖會衛人）許朝等作亂是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張維忠自縊死東暘自稱總兵奉巳拜為謀主承恩朝為左右副將布延文秀為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與下靈州花馬池注重見前）及廣武河西四十七堡皆陷惟土文秀徇平魯（今平羅縣屬寧夏府）參將蕭如薰（字馨廷安衛人）堅守不下（如薰拜參將城城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金帛誘河套卓哩克圖（舊作著力兎今改後倣此）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

王家屏罷

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

王家屏身為閣臣果知李獻可疏論之非自當正言姚諫少前此絨默無語及御批既下竟爾封還不受實為非體大綠綸宣布奉行自有成規若不能匡救于未形而顯然抗違詔旨則臣志日專而主威日替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厥後科臣效尤竟視封駁為常事刑賞大柄幾不能操之自上積習錮蔽國事遂漸以淪胥明社之墟益其紀綱同已先亡矣

李獻可之謫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家屏引疾乞罷帝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君臣為堯舜之臣則名重千載沒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恣莫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矣帝益不悅遣內侍至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衝沙築隄束水為河漕蕪利之策下至木石橋埽綜理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水與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

五月倭陷朝鮮

倭酋平秀吉薩摩州人起人奴初隨倭關白倭國官名猶言丞相信長為信長畫策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下所弒秀吉遂統其兵自號關白刻印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方輿紀要日本國海西南島有伊岐對馬多藝三島為北境盡處通釜山鎮在朝鮮東萊縣南濱大海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李昭又湎酒廢弛島夷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珲攝國事已復走義州在平壤西北濱鴨綠江七月倭遂入王京刻王子陪臣掠府庫八道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尚忠清咸鏡平安凡八幾盡沒旦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昭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兵祖承訓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字桐岡仁和人經畧備倭軍務以救之八月倭入璧德等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蓁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跪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迓議以後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偽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問豐德郡在國城南爵京畿道大同江在平壤城東亦名大通江

秋九月寧夏賊平

己丑叛總督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撤副總兵李昫率兵進

勦諸堡皆次第收復惟寧夏鎮城猶為賊據會套部
卓哩克圖等控弦三千騎至賊益掠城中子女饋之
套人揚言已與布王子為一家布延引卓哩克圖攻
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以誘之射布延
死套部遂遁出塞四月以蕭如薰為總兵調麻貴（大同）
（右衛人）為副總兵率兵抵鎮城帝復用石星言賜學曾
尚方劍督戰御史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薦李如松（字子茂成梁子）
忠勇可任遂令如松總寧夏兵國楨監之會寧夏巡
撫朱正色（南和人）甘肅巡撫葉夢熊（字男兆歸善人）皆先後至
軍並逼城下學曾與夢熊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
城外水深八九尺賊懼陽求撫以緩我師而仍結套
部為助七月布色圖仗圖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
池（在寧夏府靈州東南）別遣宰桑（舊作宰僧今改俊俗以北）以萬騎從花馬
池西沙湃口入為巳拜聲援學曾令麻貴等分擊之
皆敗去八月卓哩克圖復入李剛堡（在寧夏府平羅縣南）如松
等擊之追奔至賀蘭山賊援遂絕會給事中許子偉

（璦山人）劾學曾惑于招撫悞國事（先是學曾欲招劉東
子賾罪遣辛業得新往學曾留國原十日以俟之
新旋被害帝責學曾玩寇學曾前上疏請令監軍無
與兵事梅國楨憾之國楨至軍遂勅諸將觀
望而并及學曾玩寇匿敗之罪帝遂大怒）學曾被
逮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城受水浸益大圮國楨
用間紿東暘朝承恩使至相殺以降許貰其罪三人
互猜疑至是東暘朝遂誘殺承恩黨土文秀承恩亦
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開門降如松率兵圍
巳拜家巳拜自縊死俘承恩等至京師磔于市學曾
被逮不一月而賊平敘勞復其官致仕葉夢熊朱正
色梅國楨各予世廕武臣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
差（如薰為將持重後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
歎市既盛邊燧少警肇下視鎮帥為外府山人雜
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厭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
詩名尤好延納名士如薰亦能詩賓座常滿妻楊氏
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一時風會
所尚諸邊物力為耗識者嗤焉）
冬十月以李如松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栢（字子貞）如梅（字子清）並率師援勦以十二月
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

文墨事以級帶輕裘雅歌投壺為尚其流弊猶有極耶徽光如薰以詩名延納賓士甚且用軍府之貲押霍無忌其得免債帥之誅幸矣一時艷稱風會豈堪復問

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于營誓師渡江明年正月次肅寧館（在平壤西北）行長以為封使至遣牙將

於已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皇三子常洵鄭貴妃出皇五子常浩周端妃出）且並封為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于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字一甫會稽人）給事中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等詰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皐張位請追還前詔帝不從既而諫者益衆岳元聲（字初之嘉興人）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等十餘人遮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殂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鑠曹舉職惟在守法奉公使各吏不能高下其手庶得守官之正若史所稱選人之權或歸之政府或散諸九卿一似擾拿轉移惟勢是視此復成何政體至卿寺大僚久應簡在帝心列名上請猶為備用舊典乃當日孫龐等大計專擅去留不稟上裁而張位等又欲以大缺各舉所知俾九列守參其議蓋由明季君臣睽隔官聯之賢否茫然莫辨轉不得不以甿柄授人深可歎也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龍字大中燧之孫罷

初張居正當國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為尚書稍自振飭至龍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龍爭之不能得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龍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餘姚人龍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學士趙志皐弟預馬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論劾員外郎虞淳熙杭州右衛人郎中楊于廷全椒人主事袁黃嘉善人龍議留淳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潛江人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龍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

八月彗星見紫微

冬十一月召見王錫爵于煖閣

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益心動未幾遂有出閣之命

甲午 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

輔臣侍班詢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

河南饑

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建儲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並封命下憲

成上疏力爭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議遂寢孫鑛趙南星主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遷郎中所推乡與政府牴牾至是王錫爵將謝政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林宰字德卿漳浦人僧同志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史孟麟于孔燕字元時金壇人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憲成嘗言官筆敘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講習之餘必及時事俊卒以此為世口實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以禮部尚書陳于陛字元忠以勤于貫字肩吾鄞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官益究心經史學嘗請修國史詔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一貫等總裁之又嘗請建東宮及時豫教皆不報一貫充講官時進講高宗諒陰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為孝也張居正以為刺己頗憾一貫及居正卒始遷官以吏部左侍郎家居及是王錫爵將謝政遂進于陛禮部尚書起一貫南京禮部尚書同入閣

王錫爵罷

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罷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為世所稱特以阿並封肯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為之因連章自明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丕揚掌吏部清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用掣籤法大選凡聽選及考定陞降者聽于吏部一切序遷除授皆以請乞交關甚至賄賂公行量地之美惡以為輕重政

體官方敗壞極矣孫丕揚創為薦選之制不復設手吏胥譬求干謁之風一時屏絕寔可號為良法乃當時衆喙紛紜轉詆其失用人本意是皆舞弊者無由逞其高下遂深疾銓政之持平益憎上人誤悠又何足計乎

選 凡改授改降丁憂候補歸于單月謂之急選 悉聽人自擊請寄無所容銓政自是一變 丕揚既變選法一時官禁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莫不翕然稱頌而議者謂其人材不分高下地方不論繁簡而一憑甄注無異于掩鏡索照或至作竹蘵傳譏之然自其法既行卒莫能改 竹蘵傳常熟顧大韶作

冬十月綽哈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 宣府前衛人 擊敗之

蘇巴爾噶為官軍所殺其弟綽哈子巴圖爾益結土默特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踵鎮武外為空營以待敵騎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巴圖爾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冰渡河疾馳四百里抵虜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巴圖爾旋死諸部悉遠遁

乙未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皆得儒服就試視才罷使從之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得就試

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

其後禮臣李廷機 字爾張晉江人 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

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德州人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禮部尚書沈鯉字仲化歸德人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復以為言始詔復建文年號附事蹟于太祖實錄之末未幾南京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下得一孟冬飯下同齊民于旌表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沈子木歸安人

淮水溢浸泗州祖陵

冬十月湖廣饑

丙申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

夏福建饑

遣中官開礦

秋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初畿輔奸民慫恿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永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首開畿內命中官領之弱後河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勢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為下有礦脈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橫暴如此羣臣屢諫帝皆不聽其後又增設各省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監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棊布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所至納奸民為爪牙肆行殺奪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壤米鹽雞豕皆令輸稅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閏八月乙丑朔日食

九月葬孝安皇后

梓宮發引帝託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皐字以德無錫人員外郎王就學字所敬無錫人抗疏諫帝怒抵繼皐疏于地而置就學疏不省已而詔吏部甄別郎官斥就學為民繼皐亦罷去

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安邑人）議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于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在桃源縣東北）至安東五港灌口（在安東縣東北）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閘清口淮沙卑牆（在清河縣東南）周家橋（在山陽縣西南由清河閘沙卑橋西入于南高堰上）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得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堌口（在今曹州府單縣南）之決如故後以黃堌口不塞致衝祖陵斥一魁為民

冬十二月陳于陛卒（謚文憲）于陛在閣與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于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至是以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積憂成疾卒贈少保

丁酉　二十五年春三月以楊鎬（商邱人）為僉都御史經畧朝鮮軍務

征倭軍既撤詔以顧養謙（字益卿江南通州人）為經畧養謙亦主款奏言闕白宜封為日本王二十二年冬倭遣小西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封使同沈惟敬往養謙薦侍郎孫鑛（字文融之弟）自代乞身去二十四年九月方亨等至日本闕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不肯撤兵所進表文又謾無臣禮是年二月方亨歸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惟敬按問下獄論死（星于隆慶初建言被杖直聲震天下及起廢籍居官有重望然本書生素無謀畧失信奸人力主封貢遂以此敗後竟死獄中）以尚書邢玠（青州益都人）總督薊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為經畧時倭將行長清正等據南原（在朝鮮國城東南與全州相特角為國城要害）全州（在國城南犯全羅（即朝鮮全羅道治全州其地南濱大海東接慶尚為朝鮮門戶）慶尚（即朝鮮慶尚道治慶州在國城東南濱海與日本相對為朝鮮屏蔽）逼王京會沈惟敬就逮鄉導乃絕九月鎬抵王京倭已退屯蔚山（即朝鮮蔚山郡在慶州西

楊鎬自任經畧會師進取當二
掤既披時勝勢已如破竹乃為
私人忌功竟爾鳴金罷戰此豈
尋常失律之罰可蔽厥辜至如
石星縱寇養奸直敢手書頭款
而僅僅下獄瘐死不聞立正刑
章總由明季軍令廢弛疆場之
人不惜喪師辱國而代異同黨
錮習牢不可破所從來要皆功
罪不明有以階之厲耳

北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取分為三協合攻蔚山賊出戰大敗奔據島山（在蔚山郡城南）結三柵以自固遊擊陳寅連破其二第三柵已垂拔而鎬素與李如梅善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如梅上遽鳴金收軍再攻不克明年正月行長救至鎬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擊官兵死者無算輜重多喪失是役也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于一旦舉朝嗟恨鎬既奔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贊畫主事丁應泰（武昌人）左都御史聞敗詐鎬洛後計鎬揚揚自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乃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山西偏頭人）代之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益募江南水兵謀海運為持久計分四路進兵麻貴為伏兵所敗中路將董一元亦潰返無成功

夏六月三殿災

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二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于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冒沒終

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

秋七月赦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唐乾符間有楊端者應募定南詔遂據播州歷宋元皆附屬稱臣洪武初楊鑑內附授宣慰使數傳至應龍數從征伐恃功驕蹇帝十八年貴州巡撫葉夢熊巡按陳效（成都井研人）並疏應龍凶惡諸罪四川巡按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以時方調播州兵防禦松潘請暫免勘問由是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猜狠阻兵嗜殺所轄五司（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白泥楊義司黃平司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八年改為州今屬平越府草塘司在遵義府東洪武中置今廢餘慶司元置州洪武中分置餘慶重安三長官司黃平州西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八年改屬平越府今在遵義府東北）恣睢離其妻叔張時照等上變告應龍反（應龍羅氏）盧氏譚氏）恣睢離其妻叔張時照等上變告應龍反（應龍婺小妻田雌鳳殺其妻張并其甥故時照欲報之）夢熊請發兵勦之（蜀中士大夫）多以什伯數背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剪除夷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

朝議命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應龍赴重慶

對簿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又請願將兵五千征倭報効詔釋之會巡撫王繼光（登州人）至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用兵之議遂決二十一年繼光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分兵三道進婁山關（今名太平關在遵義府北大婁山上）白石口（在婁山關南）友為所敗繼光論罷二十二年以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為總督往勘之（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邨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莫軍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時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應龍反因以為利遂阻其事）應龍詭罪于其黨黃元阿羔執以獻乃斬元羔于重慶市應龍請輸四萬金以贖罪羈其次子可棟于重慶追贖應龍既免死怙惡不悛會可棟死益痛恨遂糾諸苗反焚刼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匀（注並見前）諸衛進圍黃平重安殺官吏大掠江津南川綦江合江寇及湖廣勢遂大熾

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

福海卒子宏潩嗣宏潩不能攝衆為黎寧臣鄭檢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漸強盛遂舉兵攻殺宏潩子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大科（北直通州人）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所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

戊戌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默特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

初如松棄倭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帝置不問會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帝知氣益奮綽哈糾土默特諸部連營如松率輕騎出塞搗巢遇伏兵力戰死詔以其弟如梅代之踰年坐擁兵畏敵劾罷（梅然躁動非大將才）成梁（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風其次稱如

京師旱

六月張位罷

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日本封事壞位力薦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帝皆從之會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國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辯給事中趙完璧（陝西人）徐觀瀾（澤州人）復交章論之位窘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愧遂奪職閒住（後復以妖書事除名位果于自用任氣好矜故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

秋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擊倭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都督陳璘（字朝爵翁源人）遣副將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為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戰殁（子龍素慷慨初起廣東把總歷麻陽永昌參將擢總兵官所在立戰彌厲欲得首功急携壯士三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罷入子龍舟舟中火起賊乘之子龍戰死）會副將陳蠻季金等軍至邀擊之倭無鬬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為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總兵劉綎方攻行長奪曳橋砦（在朝鮮慶州西南順天城外）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蔓子引舟師來救璘邀之半洋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死禍始息（初萬世德代楊鎬經畧朝鮮軍務畏不敢前比聞倭退蕪程馳至會同總督邢玠奏捷贊畫主事丁應泰等疏劾請臣賂倭賣國帝以將士久勞苦仍發同金十萬兩犒師敘東征功首陳璘次劉綎擢都督同知又次麻貴加右都督邢玠萬世德各予世蔭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以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為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在今歸德府商邱縣北）出徐州小浮橋（今名雲集橋在銅山縣北即元濬起曲里鋪在今蕭縣西至三仙臺山名在蕭縣北抵小浮橋又

濬漕渠自徐沛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

官軍襲浩爾齊于松山走之復其地

徹哩克已東歸而套虜浩爾齊布色圖等頻年抄掠如故據三大衆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總督三邊李汶內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冦衆于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

己亥　二十七年春三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楊應龍

先是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勦應龍應龍遣子朝棟弟兆龍等迎敵于飛練堡（在今平越府甕安縣東廢草塘司北十里）賊佯走天邦冏（在廢草塘西北泰和人）伐而命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軍事調東征諸將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南征六月應龍乘大兵未集逆勅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數匝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率師

巷戰俱死之應龍因剳縣令焚掠出綦江庫獞師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為赤尋退屯三溪（唐置縣宋廢故城在今重慶府綦江縣南）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為助（應龍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獞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守獞故土時郭子章日夜徵調各漢土兵分守南川合江等處軍聲漸振應龍偽軍師孫時泰請應龍直取重慶搗成都剳蜀王為質而應龍遷延不進止言爭界給葬以冀曲赦未至亦諉為好語慶之　東鄉壩在南川縣西南）帝聞綦江破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十月化龍移駐重慶已而應龍屯官壩（在遵義府城西北）聲言窺蜀又焚東坡（在平越府黃平州東）爛橋（在鎮遠府施秉縣南）楚黔路梗黃平龍泉（九置）

守要害通楚黔道益調諸路兵以俟大舉

夏旱

閏四月遣中官覈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太倉為國計繫民支當準經神宗五子同時行婚何需至二十四萬之多實事所當理百兌

所不可解蓋由神宗一切漫無稽核惟聽中涓冒取浮支且從而藉端投括國既盡于侵漁民復困于征斂上下空虛危亡日迫故明瓜脈雖戕于奸瑞寔神宗自戕之也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為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以播州用兵故

十二月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

奉在湖廣恣行威虐慘毒備至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許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奉奏之帝令奉拮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恣發境內諸墓凡按御史

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吕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許奏語多不實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 巡撫無錫人秉陽知縣王之翰 字可大 貶貽人 詔逮訊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往送切齒恨奉奉又榜列應京罪狀于衢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十六人于江以可大助虐燔其轅門事聞閣臣沈一貫等請撤奉回不報事在二十九年

會江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陸截販賈剝民病國帝乃召奉還奉至湖廣二年武昌凡再變繼之漢口黃州荊州荊門襄陽寶慶德安湘潭諸處變

經十起幾成大亂而是時山東臨清民亦譟而逐稅監馬堂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黜臂諸偷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者我也勿累無辜臨刑神色不變臨清民立祠以祀未幾蘇州亦民變殺稅監孫隆黨六人有司捕亂者民莭誠獨承論死後遇赦得釋 奉歸時所得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恐為民所掠多與徒衛送之出境應京等至京繫獄久之應京及宅棟如得釋之翰竟瘐死 白礦稅興中使縱橫所至跲蹐有司誇毒一開篤帖立下二十四年則遼東收將梁心二十五年則山東益都知縣王宗色二十七年則

推官何棟如 民放忘卿氏 望出中山

江西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湖廣荊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二十八年則廣東新會在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學基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陝西富平知縣王正志二十九年則應京宅棟如之翰及武昌同知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三十年則風陽臨淮知縣林鈞三十四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陽知縣宋時濟三十五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志祥符人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

庚子　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李化龍帥師平播州

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破龍泉司時化龍徵兵大集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分八路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入總兵官馬孔英（甘肅寧夏府人）降丁由南川入總兵官吳廣（廣東人）由合江入副將曹希棣受廣節制由永寧入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桂林右衛人）由烏江（在今遵義府南境上有關明洪武中置）入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在今遵義府城南）入總

兵官李應祥由興隆入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入總兵官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部署既定劉綎遂從綦江進兵破其前鋒楊朝棟僅以身免賊守膽落連克桑木（在遵義府綏陽縣東）烏江河渡（在烏江關東）三關奪天邦諸囤乘勝入婁山關屯白石應龍率諸苗決死戰綎親勒騎衝中堅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海龍囤（在遵義府城北為應龍穴墨）時陳璘已破青蛇囤（在遵義府城東）安疆臣亦奪落蒙關（在遵義府城西）吳廣從崖門關（在遵義府城西北）入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邺之遂攻燒二關奪賊樵汲路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已而八路兵大集海龍囤下遂築長圍更番迭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縗視師化龍念賊囤前險不能越令馬孔英勒兵攻其後天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綎先士卒克土

城應龍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大兵已登罔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自縊益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人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化龍露布以聞詔磔應龍屍戮朝棟兆龍等于市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冬十月下給事中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于獄廷杖除名

時鄭貴妃日有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咸竊意后崩貴妃即正中宮位其子為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講官也從內侍微窺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及是上之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書李戴（字仁夫延津人）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閣臣沈一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為德完解帝亦不懌命杖德完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邪為德完邪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為德完則再

遲册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兵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竄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稱宋後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蒸溫飽陛下受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皆不報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

辛丑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責吏部尚書李戴（字仁夫延津人）御史溫純（字景文三原人）力爭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詣闕為允貞訟冤言官亦連章論救帝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乞歸侍養廷議以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因留之允貞請益

力始聽歸未幾卒晉人立祠祀之

旱

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

六月法司請熱審不報

嗣後數年每請皆不報獄囚久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會總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

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默特長安及巴圖（舊作把土今改）已死寇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二市（先是泰寧朶顏扶餘諸部屢犯邊後朶顏小岱青悔禍款塞請開木市于義州二十三年遼東撫李化龍疏言木市五利迄議從之未幾遂罷并罷馬市小岱青復為寇至是成梁力請復之後以為常按扶餘舊作福餘小岱青舊作小歹青今改後倣此）諸部躭市賞利爭就款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

左少事

九月趙志皐卒（謚文懿）

志皐柔弱頗為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皐與石星相

應和星敗劾星者必及志皐志皐乞休疏八十餘上俱不許在告四年卒于邸舍（志皐才氣不如沈一貫益怠荒章疏沉閣官僚曠闕志皐亦頗諭諫特以石星之敗物議叢焉）

以前禮部尚書沈鯉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鯉素鯁亮前在禮部持典禮多所建白申時行銜鯉不附已深忌之一日鯉請告時行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帝有意大用鯉徵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內豎密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卒引疾歸賡充講官時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累遷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至是趙志皐卒沈一貫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遂詔鯉與賡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

冬十月立子常洛為皇太子

時太子年二十羣臣屢請册立冠婚並行沈一貫草

勅請下禮官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帝意亦悟命即日舉行既而復令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為皇太子 初儲位未定鄭貴妃要帝至大高元殿祀神設盟誓立其子為太子帝因書一紙緘王合中賜妃為符契後廷臣爭之彊慈聖太后復堅持立長而妃又忽失懽于是皇長子遂得立為太子帝遣人取玉合封識宛然發合蠹蝕書盡矣帝悚然異之同日封諸子常洵福王 後之藩洛陽常浩端王 後之藩漢中常潤興常瀛並

李貴妃出 惠王 後之藩荊州 常瀛桂王 後之藩衡州

設誓緘合已是溺惑失情然猶事理所有至六封緘宛然而書紙為蟲蝕盡不知玉合尚緘蟲從何入之屬傳會可笑緣當時在廷爭儲叫呶故若居奇從其計

幸而得售遂誦矯詔神奇史實無識遂侈傳之且以為足資法戒之助失遠遠失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五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明

神宗皇帝

萬歷三十年春二月帝不豫召大學士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帝瘳寢前詔皇太子婚禮甫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臥一貫尋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期即奉行翼日帝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二

神宗信用閣人礦稅之擾屢近海內雖益迭頒請若周閒如會猶候而召見閣臣盡除弊政不可謂非轉移之機沈一貫既承此旨正宜迅下所司以期廣德

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帝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嘆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快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月河州黃河竭

癸卯　三十一年春正月營兩宮

詔戶兵二部覈軍實

時內府所供寖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赴減邊兵屢諫帝急命戶兵二部鈎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言禮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救日詣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名英燉次子　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正人者大抵皆右假王之說究亦未有確憑而其難端則始於汪若泉之告許若泉為恭王所戚所言或果有見聞或妄生說時若即窮究根源庶可辨其真偽及事隔數十年華越復以挾嫌訐訟尤不可不明勘庶宥以破疑宥而息厚乃沈一貫獨執宜詰不宜勘之言妄之撫按仍歸勘相仍了事適足啓疑詩之口於是閭閻禮宗室互相相攻擊紛如日以亂宗曲直於不問朝局之俶擾至是時而極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二　三

華壁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言華奎乃恭王如兄王如言子華壁乃如族人王如綍奴王玉子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帝八年華奎嗣爵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彊梁忤王及是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署尚書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王事請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體訪正域以事關宗室不聽華奎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王說甚堅廷議令覆勘詔公卿集議於西關門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御史康丕揚濟南陵縣人等劾禮部壅閉羣議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置疏沮勘及華奎鎖遺事中旨

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証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

華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於是遣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閒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霓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初右華越積忤沈一貫給事中錢夢皐富順人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無錫人又言正域

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於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hu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鳳達字德充涇陽人言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皆無狀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字叔簡寧陵人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安肅人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其文記宋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呂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相調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為奪嫡地妃凡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字章尹黃岡人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為內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初鯉將入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欲諷鯉辭召命乃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并憾三才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皐直指為正域鯉所造遂

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捕僕隸乳媪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瞽生光（生光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脇鄭國泰及繼志金）疑書出其手里脇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為妖詩傾戚遂下獄拷訊夢皐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牽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正域博通載籍有經濟大器自守介然人望歸之方急時遴辛圖鯉舍及正域舟鈴析遠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歸十年卒

致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謚文端

家屏歸後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勅存問及是卒贈少保（家屏在閣每議事秉政持法與同列不亢不隨惟指斥朱賡求去甚力或勸少需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軽舉下心吾意大臣不究爾祿小臣不畏刑誅庶有濟耳遂懇請得歸）

甲辰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開濬泇河成（泇有東西二河注已見前今運河上自山東滕縣下至江南邳州統謂之泇河）

泇河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大立首議開濬事具前　已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敷遣官行勘迄無成畫其後尚書舒應龍創鑿韓莊在嶧縣微山湖東今有閘以引湖水（微山湖劉東星又開良城在邳州北漢置良成縣晉改良城唐省）侯莊在韓莊東今為侯傒閘以試行運時漕舟行泇河者十之三工皆中輟東星卒官遂止　至是侍郎李化龍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循東星舊跡修之由直河（在邳州東蒙沂諸山之水所滙）入泇口（在邳州西北）抵夏鎮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曹時聘（晉鹿人）終其事由是泇河遂為漕道永利

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

帝以陵災下詔咨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廣稅屬沈

一貫朱賡各為一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等問故鯉曰帝恐言廣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言帝得疏疑必有急事啓視果為心動戶部尚書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亦上疏力請言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王不貴異物令也取悖入之財歛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肘誨盜麗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頒桑土之謀有事則誅金湯之策安有蠶四海之山椎三家之市猥刀挾天賦及良民嫂室踰垣稱貸鍾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瑞漁襲虎魚佚毀掘塚墓則枯骨豪吠奸虐于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為怨讎誅屢聞是為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紲稽閏稅而閏稅虧捜庫藏而庫藏紀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為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廢言王命委草芥是為部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工何事不供之工豈此赤子曾無角於國乃民方惟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慰其逐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恤其難及勞民方踴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之於心必有不自安者今天譴頻仍變不虛生故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也帝優答之然不為罷

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疊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發臣下章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

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左都御史温純罷

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又楚宗人報撫臣純言無反狀積忤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公道所存至於楚宗倡亂歸於特兵入署擊殺字宜遷上饒人主之一貫所欲疵者鍾兆斗海鹽人錢夢皐等皆在謫中一貫怒言於帝降旨切責純容疏亦不下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皐等遂連章訐純楚

免縱惡失刑其後孫愼行很戾前說請釋諳宗當時亦竟共遐其誠總由諸人深嫉一貫凡所措置必欲一切力矯之是皆明黨偏見固結於中竟不以朝廷事理曲直為念耳

事誣以納賄給事中陳嘉訓鄱陽人極論夢皐兆斗朋比為奸請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與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一貫請留察疏主事劉元珍罷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疏無留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罷時雍汶上人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

秋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濬朱旺口在礪山縣西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泇河既成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礪皆命懸一線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聘代至是時聘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道

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即熹

選侍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選侍才人等名號王氏順天人所生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告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於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為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踰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於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帝世

丙午 三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勳等殺稅監楊榮雲南孟密土司有寶井正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榮領稅使妄奏井多晴綠珍瑰之屬可歲益數十萬帝特賜之專敕而榮所進不得什一會緬賊侵蠻莫其執詞以奏說

使令令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正奔騰越緬人追之有司不得已殺正以謝賊乃退既而榮又請麗江土知府本越析詔地明設土府今改流官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撫御史宋興祖中江人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關名在府西北亦在府西北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蕃奈何自徹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怙寵益橫夷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榮猶弗悛恣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於是世勳等率宽民萬人焚榮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欽定四庫全書

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且密囑太監陳矩剖陳帝乃止誅首亮世勳等時高淮徵稅遼東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誅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於是前屯衛軍盡甲而譁誓食淮肉未幾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所遣承令吳守政自到死淮懼內奔閣臣承旨言未遍月而遼境四亂皆淮所致饑軍合噪汲臣不知遼事之終矣不報

夏六月畿內蝗

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蕭達重慶人巡撫趙楫大興人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懸戀家室或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一韓陳州衛人力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徹

丁未 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舊作銀定歹今改後仿此成犯涼州官軍擊破之

時松山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寇鈔不已伊勒敦達春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注見前）總兵官達雲與副將柴國柱（西寧衛人）繫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入將士分道遮擊生擒其長沙喇（舊作沙賴）（今改）餘敗走至是伊勒敦達春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柱及副總兵官秉忠（榆林衛人）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去

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字進卿福興人）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內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三人遂用之并召還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錫爵闔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錫爵卒於家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于慎行卒（謚文定）

文與尋甸土舍安銓合兵為亂官軍討誅之未幾鳳繼祖復叛繼祖本他姓子冒鳳氏宗謀嗣職遂發兵圍府劫掠州屬殿官軍會鎮撫官督諸道兵並進繼祖奔東川婦家賊帥者色斬之以獻（尋甸元德仁府明改尋甸為州屬曲江府東川注見前）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為經歷以思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被擒誅死鳳氏土職盡絕至是鳳阿克（繼祖之孫）與賊黨鄭舉等阿克徙居金沙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舉稱酋懍悍多力富於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黃金置魚腹中餉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忍其無厭乃誘阿克作亂陰結會川（注見前）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劫掠連破元謀（元謀縣今屬武定府）羅次（元州

改改縣今屬雲南府諸城索府印會知府携印會城不得能乃劫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鎮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為知府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蔚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

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絶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成梁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栢如楫如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佚欲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没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已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入内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辭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閻部共為蒙蔽以故物議沸騰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内主遂以去位其所藉健兒李平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暮氣難振又轉相掊克士馬為之消耗及成梁再鎮遼又議棄六堡為言者論劾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年九十

秋九月武定賊平

鳳阿克既自立為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所至殘滅巡撫陳用賓總兵沐濬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尋甸土目楊禮亦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冲為亂攻破嵩明注見前吏目韋宗孝學正龍猙死之官吏多為賊殺御史周懋相急調霑益注見前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鎮撫官分五路兵進勦鄭舉等方西破祿豐元縣今屬雲南府知縣蘇夢暘力戰死閒諸路兵已大集舉與阿克遂奔東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克鄭舉以獻而參政楊俊臣亦擊敗海冲副使羅希益

復擊斬楊禮於是武定及元謀羅次嵩明祿豐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磔於市乃悉置流官

冬十一月朱麿卒（謚文毅）

麿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姚文蔚（錢塘人）以故蒙詬病當一貫沈鯉去位時麿年已七十有二獨當國政時朝事日弛中外解體麿疏揭月數上請帝更新庶政帝雖優答之而終不能行至是卒於官贈太保

十二月朵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朵顏長安之子賚雲丹（舊作賴丹今並改）父莽吉爾（舊作蟒金）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贏稅銀限以歲月補完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定敵以有備引去

己酉　三十七年春三月恭圖陷大勝堡（在錦州府錦縣北）先是朵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字永盛清苑人）受總督王象乾（字干廓濟南新城人）指潛搗黃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恭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勒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凌河（注見前）二十二里官軍傑之大敗時杜松駐大凌河城（在錦縣東源出喀喇沁蘇圖山下流至鮎魚堡入海）不敢救遠人多咎松部議亦以釁由杜松令戴罪自効松恚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乃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松益慚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贏稅銀限以歲月補完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定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益山人）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字伯翔寧州人）貪婪不法元翰亦

疏詆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
疏勅部院大臣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
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繼芳
劾元
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曰庠臨川人疏言
正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歷二十年來
大小臣工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宦官精明強毅
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
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
已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於正陽之名為哉願
稍振刷勤庶政親百姓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字非震侯官人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
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豈非陽德有

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在一時而皇上
之寢興行祇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盛業將綿萬
世宙耶
世疏入不報
辛亥　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凌折稅監得民心山東稅監陳增為
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嘗密令死
囚引為黨輒捕殺之增為奪氣斂人程守訓以嘗官
中書為增參隨縱橫自恣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
增懼為己累亦收獲守訓遣其珍寶聞於朝論死遠
近大快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
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
工部郎中邵輔忠定海人劾其貪偽險橫御史徐兆魁
東莞人喬應甲特氏人給事中王紹徽咸寧人等十餘人繼
之胡忻泰州人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
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
盛稱三才廉直三才與憲成深相結嘗請增大僚選
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
見一觸當逆旨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
天子威以鋤諸臣復假忻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
君罪莫大此意為憲成發也三才用則如流水嘗宴
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詰而問之三

才曰昨偶乏即
罷列憲成以此
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三才
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
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械龍絡朝士既家居忌者慮
其復用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
十二萬又侵奪官厩為園囿且言與于玉立逐執相
稚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
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勘乃詔徵
儀俱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坐事下徵三才請
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言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
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
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來身勵名行何負國家哉偶
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邵元標趙南星等徵以此名即
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纘借諸人耳人才
邪正實因祚所閥疏入眾益恨之亮嗣既往勘久之
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逮落三才職為民方三才
之罷攻之者邵輔忠徐元嘏喬應甲後皆附秉忠賢
名麗逆按而推斃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葉
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　劉光復青陽
人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劉文炳寧晉人李徵儀廣
德州人吳亮嗣廣濟人姜士昌字仲文井陽人安希
范字小范無錫人
史纘借晉江人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字嘉賓
宣城人等降黜有差
時廷臣黨勢日盛賓尹與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
干預時政謂之宣黨黨皆以賓尹天埈所居縣目之

宣黨初起結黨紛爭日以排擊異同為事甚至京察推典亦任

平則人心日替而國運亦日衰可知勢會所趨即諸賢人亦難自主可勝嘆哉

也而言路又有齊楚浙三黨自帝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發惟言路一攻逐則其人自去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　齊則元詩教華亭人周永春金壇人
韓浚淄川人張延登鄒平人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高已
葦附之楚則官應震黃岡人吳亮嗣田生金麻城人為之
魁而蜀人田一甲忠州人徐紹吉保寧衛人葦附之浙則姚
宗文慈谿人劉廷元平湖人為之魁而商周祚會稽
驚逵安人過廷訓平湖人等附之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
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創大東小東之說目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一人稍異誠輒羣起逐之大僚非其黨不能安於其位天下號為當閣虎豹　是年當大計京官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尚書孫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為鈎黨計侍郎王圖字則之耀州人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圖先典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越房取其私人韓敬字求仲十七人尤而效之彼此抵掩毫無忌憚科場之弊已極王圖乃為主司甘心為會試取卷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授得之與各房互換閱卷凡十八人彊圖錄取為第一　知貢舉侍郎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欲劾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酒而圖方掌翰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注考賓尹

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嶽為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德清人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為浙江巡按鄭繼芳偽書抵紹嶽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即丞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為侍郎與丞揚俱秦人故曰秦脉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丞揚丞揚不為意明時廉得之明時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晉江人時候命未下等乃先上疏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偽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鬨然及注考丞揚與侍郎蕭雲舉廣西宣化人及注考丞揚與侍郎蕭雲舉廣西宣化人副都御史許宏綱東陽人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清源人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宇伯閎宜興人喬允升佐之兆京謂明時倡言要挾逃察丞揚特疏劾之吉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於是主事秦聚奎漢陽人力攻丞揚等結黨欺君丞揚因發聚奎前為知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屬尹天埈御史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餘姚人宋一韓姚

文蔚御史康丞揚徐大化會稽人主事鄭振先武進人張嘉言湘潭人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嶽及其同官喬應甲於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丞揚果以偽書故斥紹嶽國縉且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故為修隙議論洶洶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即抗章盡發宣臺搆謀狀於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為金明時訟寃賴葉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由是諸失意者相繼攻丞揚及圖至秋圖遂引去明年二月丞揚亦拜疏歸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耶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及帝之世閹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以撓部權而羣臣水火之爭莫甚於是年及丁巳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丁巳京察事具後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詔大吏請罷榷稅以甦民命不省

秋九月户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饒心計在户部酌劑贏縮軍國賴焉福王成婚及公主下嫁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世卿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偽與沈一貫合遂

為廷臣所惡論劾相世繼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至踰年不報乃乘柴車去

壬子　四十年夏五月甲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字文光掖人兼吏部尚書

時帝怠荒益甚二十年餘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温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貸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文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趙以秦許楚王

既擬奪爵錮高牆廷機援機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幾廢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休不允杜門不出待命逾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密相比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齟齬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歸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

癸丑　四十一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巡撫陳薦祁陽人請加派

銀十五萬兩有奇從之

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黴哩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薩納台吉舊作素魯台吉舊作五路台吉今並改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布色圖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時布色圖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烏魯台吉薩納爾泰台吉

等兵力皆與順義埒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言各與陞賞加例　涂宗濬南昌人　額森台吉舊作丸慎台吉今改

秋七月兵部尚書孫瑋字純玉渭南人罷

瑋素負時望以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方欲振肅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御史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字肖岡潼關衛人再發湯賓尹科場事賓尹以考察褫官韓敬亦稱疾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頗有私居相并賓尹事發之旨下部院議頗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並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頗謫之麟章論列并劾正春紛吵不已　鄒之麟武進縣人　南畿巡按御史荊養喬臨晉人與提學御史熊廷弼以賓尹鄉人事相訐賓尹家居亦不及賓尹事振基謂議者庇之上疏論劾帝再下廷臣議正春乃坐敬不謹落職於是黨人亓詩教等交章攻瑋而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劾應震吳亮嗣逐連喬鳴秩廷弼解職聽勘廷弼黨官應震等植黨背公

南北臺諫議論方囂各有所左右而帝竟如瑋言令廷弼解職吏部尚書趙煥亓詩教鄉人也惟詩教言是聽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南昌人　魏雲中武鄉人與時熙俱力攻賓尹廷弼者　於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

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廣西俱大水

十餘上始予告歸

八月以方從哲字仲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　吳道南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朱賡卒李廷機罷葉向高遂獨相屢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臣入閣時道南在籍逾年乃至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始莅任帝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從哲為言帝令先莅任道南始視事

九月吏部尚書趙煥罷

煥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故諸

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御史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給事中孫振基等所劾煥遂乞罷葉向高請諭煥起視事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暘璨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屢自令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誠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奇而毋畏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煥乃出既而御史湯兆京以振基出外不移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已投劾徑歸其同官李拜華字孟閩吉水人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孫居相及郎中賀烺丹陽人復交章劾煥擅推帝為奪諸臣俸賑烺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踰月乃許乘傳歸

甲寅　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為吏部尚書繼之年八十餘耄而憒一聽楚黨意旨文選郎王大智王田人繼之所倚信已而復任胡來朝晉皇甫人定制科抗章力爭御史周起道外轉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自趙煥始及繼之皆不令與聞部給事中李瑾襄陵人不能難乃嗾元等亦引故事以言瑾爭之尤強來朝不能難乃嗾

其黨聲起攻之瑾疏三上來朝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為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時給事中張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轉外來朝以其異己遂出之繼之不能禁也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謚孝定

太后性嚴明萬歷初政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聞之怫然帝入侍太后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誕為辭太后曰吾欲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王未行而太后崩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

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迓臣復交章力請帝以明春為期已忽傳言莊田非四萬頃不行迓臣大駭叩頭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之後不過神宗愛憐幼子福王依憑迫閒而迓臣輒疑其逗留意在奪嫡又文言數倪已為過當乃許人亦從而效尤敢把認您之說以迓其黃鼓甚且入皇城放礮富為法所難竟而刑臣不敢加詰臣請以靜處姑息養奸恬不為怪當時法令之弛尚可問乎

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迓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得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字閒斯武進人力言楚宗叔趙可懷不得為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於昭陵

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慎行罷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時郊廟大享語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年二十三未婚福府莊田取盈二萬時之國貴妃復請留王慎行並力言之韓敬科場議久不定疏上留中於是過迓訓行詩教等相繼攻之慎行特擬黜敬黨人祖敬者追論湯賓尹趙彥昧於分考俱效之敬相捭取因欲十七人並罪藉以寬敬慎行乃集迓臣議卒坐敬閣節而為十七人昭雪迓臣黨人益大恨會疏上留中於是過迓訓行詩教等相繼攻之慎行特擬黜敬科場事先後與敬為難者非出外即連疏引歸時敬科場事先後與敬為難者非出外即引去而敬以黨人薦特久之催論行人同

皇太后皇太子死欲擁立福王曰乾京師奸人與孔學趙宗禋趙聖等相

許吉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駕將擬以死罪曰乾逆許學等謀變欲以害之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曰乾疏不宜發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帝納其言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敕力諫帝不得已從之至是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以迓臣言減去二萬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

副凡七年而事始竟

葉向高罷

向高久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蓋帝心重之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向高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益有數端而災傷鬼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廟堂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禍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令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令中外離心革弊肘腋問怨聲情盈禍幾不測而陛下務與羣臣陽絕惟慳不得關其中六曹不得舉其職衆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帝俱不省嘗臥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後堅臥不出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禮及主癸亥丑會試章奏皆送閣中尤為異事累疏引退輒優旨慰留至是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乙卯　四十三年春三月丁未朔日食

夏五月畿內山東旱

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二　三十五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宮門擊傷守門內侍至殿前檐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察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劾奏犯名張差薊州人口中吚吚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癲奏刑部郎中胡士相平湖人等復訊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積薪草為人所燒氣憤赴朝聲究行至東華門遇一人謂持梃入可當究狀遂誤入東宮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會提牢主事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散飯飯獄中私詰差得口詞甚悉差初不肯承已云不敢說之寀乃麾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民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過人輒打死乃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廈戟門到宮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逐被執老公內侍通稱也之寀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字汝速武進人疏有奸戚

二字帝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
肘腋宜亟剪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踪跡之知
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言貴妃遣瑞建佛寺瑞
獲利者差責田買薪往市于瑞土人忌之焚其薪差
訟於瑞被責差產破薪焚不勝憤故持狀欲告御狀
於是原問諸臣據為口實遂以風癩二字為定案越
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言令十三司會
鞫衆咸囑嚅夢龍獨詳訊之具得內監龐保劉成主
使狀夢龍見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絕無風癩狀因
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須史圖成具供馬三匹
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
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
二人與我金銀壺各一奏我已三年令我打上宮門
打得小爺哭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
又言有妳夫孔道同謀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
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
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
士晉字武莪宜興人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士晉疏言國泰若
貴妃力求陛下速令保成下吏考訊如果國泰主謀
是大逆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設
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
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即坐之則臣與在

成保禁中馬三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帝不見羣臣二十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臣疑且調劑貴妃之衆削籍大受奪官而夢龍猶免光復等亦見釋秋閏八月河套諸部犯延綏官軍禦之敗績是時套虜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者不過千騎惟布色圖之子濟農士馬雄諸部為套中之主先是蒙克錫里舊作猛克什里今改等以挾賞不獲數沿邊寇掠總兵官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屢破之寇遂遁去至是濟農挾求封王且請市賞逻臣不許濟農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在鹽州北大桓油在神木縣西神木桓林在神木縣西南中道波羅在榆林府懷遠縣東北西道磚井在延安府定邊縣東寧塞在延安府靖邊縣西諸城堡盡被蹂蹂副將孫洪誤檠之大桓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半官秉忠聞寇入急遣遊擊張榜潛引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魯故帥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字茨武松之姪援

軍至共擊之寇始敗退秉忠被劾罷去

冬十月京師地震

丙辰　四十四年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臣等謹按一代之興鴻猷炳錄史家紀載必據實以啟文我國家王迹肇基大東奄宅前裔中所載蓋旅興師既以恭述大畧至於紀年系統正續綱目於周末元末書宋明二太祖事問有參差未為允當伏思我朝龍興之始雖明統未亡而興劻建國紀年例應大書以昭肇基偉績臣等屢蒙

爵訓指示仰見

聖天子大公至正之心實超越千古謹於萬曆四十四年以後凡恭遇

列聖建元之初並用紮月特書用表

創垂之統而歲首則仍存明之紀年庶前後體例均歸盡善而

我

皇上羊削維藩之至意與

纘成鴻緒之盛心並足昭垂萬世云

我

太祖高皇帝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葉赫等九部來侵大破其衆事在丰卅年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為葉赫所誘將害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事在己亥

年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亦貳於葉赫數背盟約率兵
滅之撫定其國事在丁未年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被
俘釋還歸國申以姻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
遂大舉伐之布占泰勢窮奔於葉赫其國遂滅事在癸丑年

太祖復定取葉赫策遣一軍圍揚古居西城阬而戕
親督大兵圍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阬而戕
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就執布揚古亦降葉赫屬城俱下事在己未年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遐布又製國書先以蒙古字合國語
文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聯級成句創立滿洲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定旗制初制平諸
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鑲之共為八旗分左右翼
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以分析之定旗制初制平諸國款有四

遠帝業已成於是諸貝勒大臣等咸奉表勸進以正
月壬申朔尊

太祖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是歲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三月辛未朔日食

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
鳴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唐縣今屬大名府地震二十八
天火九石首晉縣今屬荆州府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
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
侵人相食黃河羨溢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
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無光芒日月同暈為恒風
為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
誠禽息碎首韓詩外傳禽息秦人虜百里奚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奚賢乃召禽息
謝之禽息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賢烈士憂國不
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柱而死賈

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內庫太
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閒邊邊可憂二套部闖王
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溢運河壅塞可憂四齊晉
荒天楚豫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
羣言盈篋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
憂八公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
之人漸如隕籍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兒漸至
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
可奪慈天子小校可濫要綵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
之守令皆窮逞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
說搆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
無人心天下事
可不寒心哉帝不省

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敗寇衆浩爾齊布延泰舊作卜言太沙津舊作沙計令並改等懼相率降既而復與濟農合駐高家栢林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浩爾齊諸部落攢刀部落中駝馬牛羊之數已沙津又設伏兵誘殺立誓獻罰九九都指揮王國安糾蒙克錫里連犯雙山在榆林縣東南波羅二堡文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寇屢不得志沙津乃與濟農蒙克錫里浩爾齊布延泰等相繼納款延綏遂少事

秋八月皇太子出閤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器以應秋氣不省

詰戎非武本非獨恃國操其文所能握其機要況時當退修日弛士心解體方有日盛百里之勢為極臣劳即以練兵將材厄儲軍資即閒力除猶慮不克有濟至京營停操三年果能力為整飭如古中尉衛尉所掌之用乃計不出此徒云當新戎器以應秋氣明季講臣不知國家利病習為文飾之言苟且度日皆此類誠可笑亦可憫矣

丁巳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勅羣臣修省而已

秋七月癸亥朔日食

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自入閣後未嘗一見帝及梃擊之變帝召見羣臣於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後不再見前年典會試副都御史沈季文吳江人子同和以代倩獲第事覺同和素不能文倩同里趙鳴陽為之同和得舉第一鳴陽舉第六事發兩人並謫戍湯賓尹以道南嘗欲發其科場事遂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淄川人相與攻之尤力肆口詆誤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之言百年來有糾閣臣之官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為謫文炳於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

年卒贈少保謚文恪

戊午 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壕水赤

大清兵克撫順

時我

太祖親率步騎兵二萬進發臨行書七大恨告

天其詞曰

我之

祖父未嘗犯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敕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

毋越疆圍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

詛明復渝誓言遣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逾疆場肆其狠奪我逋

警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納古哩

方吉納扶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

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

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

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守臣遺書詬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

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扶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

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爭伐也順天心者

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

其人者更還乎

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初呼倫

諸國合兵侵我故

天厭呼倫啟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遣之葉赫抗天意倒置

是非罔為剖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隨告諸貝勒大臣以興師之故遂趨撫順圍其城遣

人以書諭遊擊李永芳永芳降撫順東州馬哈丹三

城及臺堡悉下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 廣寧總兵張承蔭揄林衛人

率師往援分兵為三據險立營以待

大軍乘風奮擊大破其營承蔭及副將頗廷相參將蒲

世芳等皆戰死士卒逃歸者十無一二馬時察罕胡土克圖及

西部阿延妻瑞達勒皆擁衆入邊乘機邀賞羽書日

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頒冕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

泄如故矣

日中有黑子

閏月起楊鎬經畧遼東

初征倭事竣復用鎬巡撫遼東嘗襲綽哈之衆破之

言官劾其開釁罷去至是以遼警遷議謂鎬熟諳邊

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畧

六月復以趙煥為吏部尚書

先是丁巳京察鄭繼之與署都察院尚書李誌 紹興人 雲緒

主其事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

而定評之顛倒是非益可概見矣

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誌受成而已一時清流與黨人異趣者斥逐殆盡即在籍不免大僚則中以拾遺（以孫慎行趣福王之國為逐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慎行無罪搜免）善類為空至是繼之去位亓詩教以煥為鄉人老而易制力引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益損與繼之並為時議所譏

京師地震

秋七月

茂陵災

大清兵克清河堡

時

大兵由鴉鶻關入圍清河城守將鄒儲賢張旆以兵萬人固守城上矢石俱下

大兵樹雲梯以登不避鋒刃遂克之儲賢旆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甸南距穀雲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烜狗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九月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六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斃矣

茂陵災

冬十月彗星見

見氐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薇垣凡三十四日乃滅

己未 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

長竟天又星隕地震時方議進師識者以為兵敗之徵

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

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即墨人）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曰趣鎬進兵鎬乃於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蔚州人芳之子）出開原攻北僉事潘宗顏（字士賢保安衛人）監其軍杜松出撫順攻西以趙夢麟（榆林人苛之子）王宣（亦榆林人）為佐李如柏從鴨鴨關（方輿紀要在清河東南關之東有喜昌口向東北亦曰瞭馬臺）搗後以副使康應乾監之而令遊擊喬一琦（字伯珪上海人）別監朝鮮兵為助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一日會二道關（在今京城西與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即古小遼水自邊外流入經興京東北境西流至奉天府承德縣南入太子河）連克二小砦遂乘勢趨薩爾滸（舊作撒爾湖今改）谷口我大清兵方築界藩城（在興京西北鐵背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間松軍至伏精騎於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吉林崖松引軍圍崖別遣將營薩爾滸山上松軍攻崖方戰別遣六旗兵攻松別將於薩爾滸山上明日六旗兵大戰破薩爾滸軍死者相枕藉所遺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攻松與夢麟宣皆死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即今奉天府海城縣明置三岔口驛）聞松軍敗結營自固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尋論充為事官令仍守開原）潘宗顏力戰死鎬聞急檄止如柏縱兩軍如柏甫抵虎攔關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柏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亦千餘人縱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輿程記寬甸東北由鎮江路二百五十餘里為深河子皆小徑深林）克三砦時大清兵守棟鄂路聞縱軍至逆戰縱猶不知杜松軍覆復整衆進登阿布達哩岡遇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縱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縱軍趨縱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紿縱縱營中大亂力戰死縱養子

劉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廷於諸將中最驍勇大小數百戰名震海內所用鎖鐵刀百二十斤天下稱為劉大刀自廷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為矣　本朝賜專謚忠壯）士卒脫者無幾時康應乾兵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大清遂移師邀擊大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琦敗走朝鮮營朝鮮帥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是役也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尋逮下詔獄論死夏五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初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陳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怨之至是寅緣復吏科遂命閱視遼東士馬六月以熊廷弼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右御史經畧遼東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廷弼前按遼趙楷李成梁議棄六堡宋一韓論之下廷弼復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與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於額軍八萬中以三分之一種可得粟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於諸邊邊將好輕師啟釁廷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年杜餽遣赦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命代鎬經略未出京我大清兵已克開原馬林敗沒（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蜀糧儲器械毋窘臣用毋綏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奪臣肘毋獨遣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報允）北關在奉天府葉赫城西北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如楨成梁第三子素不知兵由父廕歷官至右都督並在錦衣會其兄如桓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邊氏不可黃嘉善遂以為請帝從之如楨赴遼楊鎬使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時如桓還京其族黨部曲高貲者悉隨之西域中為空如楨以孤城難守還屯瀋陽及鐵嶺被圍遼兵不救城遂失）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潞濠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鞏陽清河撫順柴河（堡名在奉天府鐵嶺東北以近柴河堡名在奉天府鳳凰城東南與朝鮮分界處）等諸要口使首尾相應帝從之（廷弼初抵遼令各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暉名鎮江堡名在奉天府鳳凰城東南與朝鮮分界處）等不肯行又命會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

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時兵變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乃糾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遺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始安　虎皮驛一作十里河站在奉天府承德縣南　韓原善趙城人關鳴泰清遠縣後廢今為堡在奉天府承德縣東南

秋九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奏章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簫門躁躅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邪之乎帝深嗛焉

庚申　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馬煥尋卒　郵典不及

是時我大清兵攻破北關降蒙古宰桑舊作宰賽今改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昭之子三十六年襲封上疏乞援而朝議誤聽遼鎮塘報遂謂琿陽衛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其說

先是帝寢疾不食者半月外廷憂危時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楊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詣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還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趣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踡躅宮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曰帝疾甚不召太子非意當力請入侍嘗築祀牆簿蓐妃還太子深納之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左光斗字遘直桐城人王安椎縣人至是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世孫尚書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李如華字茂夫雕州人黃嘉善張問

達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侍郎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等於弘德殿勉諸臣勤職輔理嗣君越二日崩遺詔發帑金百萬充邊賞罷一切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

光宗皇帝

庚申泰昌元年是年八月以前為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述識據實分系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敕以史繼偕沈潅字銘縝烏程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二

神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潅與從哲同里相善給事中亓詩教等緣從哲意以潅及繼偕名上疏未發二人俱在籍至是帝召用之潅於明年六月始至繼偕於十月至潅官翰林時嘗校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閒密結二人奏言逵左用兵臣嘗慕永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潅奏大喜詔錦衣衛官王進於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潅入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遣東四川軍前亦從之魏進忠兩字名改名今屬金華府

沈潅因與方從哲同里倖疏黃龍南入相即潛結中涓濫除官職恢人佽俑畢露時當逵左用兵敗詔逮至豈區區召募二百人所能濟事監由其平日與劉朝把忠賢結納已深揣知內操方亟是以屏居鄉里時已號召多人佽稱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猶未移懼帝以福王事銜已進珠玉及美姬八人歌帝知選侍李氏時宮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此為西李其東李嘗撫視信王後為客魏所間害憤薨而卒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力疾御門趣舉冊封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泄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二

郭二戚畹帝生母王氏皇后郭氏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固甚包藏禍心於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昌言於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哲以何從彥字君美隨州人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韓爌字兆隆秀水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葉向高復入閣

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史繼偕沈潅尚未至帝遂復有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籍惟一燝嬪入直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并及給事中楊漣漣以小臣特預召帝數目之命封選侍為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帝曰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十六

欲封后帝不應羣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俟宮門外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復進一丸出明日昧爽帝崩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為閽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羣閽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紿曰第出即返遂抱皇長子疾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燝與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寧宮擇日登極時眾議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合欽遵與不安不在登極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誤大事唏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為悚然　徐養量應城人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十七

選侍李氏移居噦鸞宮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陛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選侍得光斗疏

紅丸移宮與梃擊並稱三案其是非本無難論定而當時異說紛呶入主出奴牢不可破遂爾自蓄疑團梃擊事前已具論之

詳紅丸之案謂李可灼必有進謀自非萬論但可灼本不習醫其藥何由進卻方從哲亦難脫詞疑詰而藥未試豈竟不力為阻止乎前進而速進不諱二人俊何忍偷息人間乃從哲于摸寫遺詔時尚欲加可灼以從實無挾囫圇之喻有煩言律以許止越門別類私意敵錮逐主幸災樂禍託為忠愛以道臆見而肆讒彈其心實不可問追謀論未定而宗社已墟吾之痛始七徵之先見耳

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為善趣擇日移宮而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間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也至登極前一日楊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於是一燝韓爌邀從哲請即日降旨竚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乃移噦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與逆協心建議辰極襲正朝野稱為楊左

皇長子由校即位是為熹宗

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歷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啟元年左光斗議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歷以後為泰昌明年為天啟之時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王安足倚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陰搖其過安善為詞設貴妃無所得及梃擊事起安又為居間以安貴妃神宗大悅及光宗即位推司禮秉筆監嘗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定興人為奉聖夫人進忠初為帝母王才人典膳進忠少無賴善馬射尤好博嘗與悍少年博不勝為所苦憩而白宮遂入內廷與諸監博益窘之久之始貴緣為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

王安朝先與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封客氏為奉聖夫人廕其侯國與弟客光先及進忠兄劍俱錦衣千戶先是進忠直東宮有道士歌於市曰委鬼當頭立茄花滿地紅委鬼謂魏茄謂客也及是客魏始用事益已有先兆云

諭內閣暴選侍李氏罪責御史賈繼春新鄉人選侍移宮雖迫然帝奉養備至會宮奴劉朝田詔等盜寶選侍移宮時朝等盜內府私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墜地帝怒下法司按治甚

急諸閹懼構蜚語謂選侍投縑皇八妹選侍出入井熒惑
朝士繼春信之即上書內閣言新君御極之時不當
導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能保
其姬女于是左光斗上疏述移宮事畧言皇上當
侍自當移宮其理易曉唯是移宮以後自宜存
大體捐小過若使宮闈不安便於國體有虧　帝乃
宣諭內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
即日欲垂簾聽政諸狀方從哲封還上諭帝不允復
降諭數選侍過惡言選侍前因欲崩聖母自度有罪
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
小人好稱趙利者與名節之士為仇警門戶紛紜邪
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于而不勝
憤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離用漬收決裂
不可振救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
且言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
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
矣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皇八妹無恙
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
詆誤乃再揭內閣至稱選侍為未亡人繼春揭有云
妹入井誰憐螭寡之
未亡人雉經莫訴　伶仃之皇八
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疏具
陳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

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臣安敢無言帝
優詔褒漣而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燝力為解乃
止無何繼春黨忌漣誅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
抗疏引歸而繼春出按江西馳疏自明上書之故
帝屢次切責明年
四月繼春遂削籍
冬十月葬定陵孝端皇
后同葬
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明史贊曰神宗冲齡踐祚江陵秉政國勢幾于富強
既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
小人好稱趙利者與名節之士為仇警門戶紛紜邪
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于而不勝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經畧遼東
廷弼有膽畧知兵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給事
中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專以排東林攻道學
為事後以廷弼不薦己已怨及出閱遼廷弼以其書生
貌之遂積相失宗文持內府體自尊廷弼心易之甫
開燕幕吏傳外警廷弼介而祕命厲
吏欵宗文宗文色動未發廷弼還笑曰老學科無恐
此邊廷常事耳燕罷宗文偵外實無警意廷弼戲之恨
甚主事劉國縉向亦與廷弼同官以京察被謫及是
贊畫軍前以故舊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罔縉

恕遂與宗文北伐傾廷弼比宗文還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復鼓其同類攻擊必欲去之于是御史顧慥（山陽人）馮三元（三河人）張修德（太原人）給事魏應嘉（興化人）等先後劾廷弼潰敗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應泰歷官精敏強毅用兵非所長廷弼在外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過處之遼瀋二城優其食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反不利後應泰卒以此敗

明政之弊起於重內輕外閫帥即有奇謀而臺省齟齬之者輒無所不及其人或力圖銳入則以關繫紲之或恚在待重則以促戰困之廷弼敢言實足盡五廷字不可破之惡習時其為人感器不無足觀而性簡忌嫉疎不能曲文是以每嘗胝細故召

申朱童發在廷弼促上疏言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冰雪稍緩閒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兵敗懇然不安侵言北收拾甫定懇然者德閒怨貴戚日有遠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重省所遠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題殭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飛亂人意哉及重發還陳廷弼功狀末言廷弼功在存遼勞有可紀而過溺乞歸負君之罪實無所逃時頗以其言為當云　朱童發萊蕪人

閹豎禍至身之莫謂非月

十二月方從哲罷

先是光宗崩中外皆恨李可灼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御史王安舜（廣州人）徵（後衛人）賞之以自掩其罪從哲因改奪可灼俸一年已而御史鄭宗周（文水人）復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旨令司禮察處於是御史馮三元焦源溥（字涯一三原人）楚晉（江人）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字用韋益都人）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字介孺新安人）等相繼言文昇可灼罪不容誅而從哲反為狥庇國法安在給事中惠世揚（清澗人）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坊禮失誤天眎罪二梃擊青宮庇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綸罪四縱子殺人戕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夫律寬議斬臣罪七馬上推戰屢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易鈍船羞罪九代營推稅忘國恥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而可當誅者一選侍乃鄭氏私人從哲受其密奴所導美珠欲封為貴妃又聽其父擾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洩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事可灼追奪藥從哲擬賞奢當誅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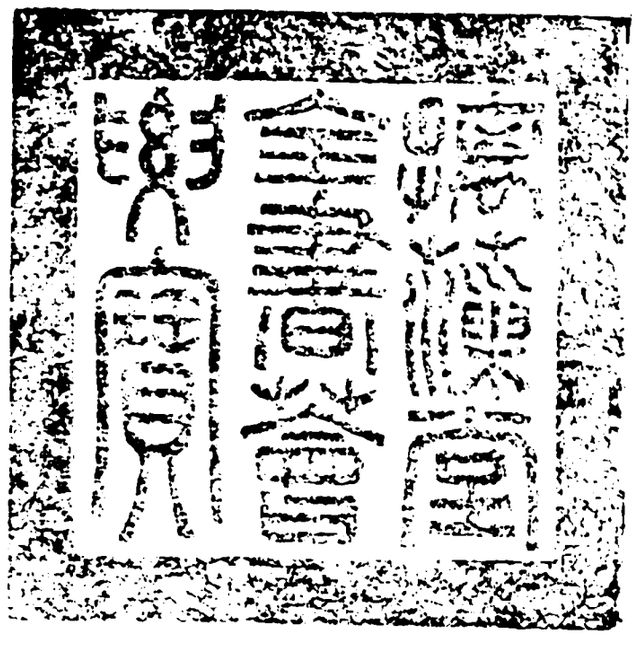
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當神宗之末從哲狥秉國政一無所匡救

廷報可至是遂入閣

帝即位如游以帝為望長孫時未就外傅即請開講

如游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又用姚宗文閔邊鄙經畧煎迓粥去遠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階之而從哲其罪首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鳥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荟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廷推為明季弊政前已具論之孫如游以講幄舊恩素宗持為

欽定四庫全書荟要卷七千五百六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明

神宗皇帝

啓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閏月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列論如游亦屢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恭

簡用即未必逐稱得人之慶而命相出自朝廷實事當而理正乃當時言路詆以其不由推舉妄肆詆訐交章論劾必欲去之而後已如游亦逐杌隉不安屢疏乞退帝竟付之無可如何是廷臣立志取貴之權當操之自上公然把持拗席爭搆結結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死之

三月戊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等嬰城固守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戊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守衡泌水人

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栢皆死世功椒林衛人

秉誠等聞警赴援城遂拔總兵陳策李

朝綱倒置至此不已何待

大兵分路擊敗之策死焉秉誠等遁去策與總兵童仲揆赴援時次潭河聞世賢敗沒欲旋師遊擊周敦吉不可乃與副將戚金叅將張名世吳文傑都司秦邦屏守備雷安民等皆死焉石砫四川土司令屬夔州府

大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禦總兵梁仲善陣亡僉事世祿姜弼皆負重傷潰圍出遂渡壕薄城應泰與銓等引水注壕沿壕列火器兵環四面

大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分陴固守我

大清左四旗兵先登城城中拒戰達旦守城官牛維曜高出等俱縋城遁城中大亂翌旦右四旗兵亦登城應泰居城北鎮遠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吾當死于此公無城守責宜急去退保河西時以遼河之東為河西圖後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縊死婦弟姚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死居秀從銓被執諭之降不屈令還署北向拜闕遥辭父母乃縊死我

副使河廷魁懷印綬捧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者六人僉事崔儒秀戎

大清命禮葬之

立皇后張氏祥符人

太監魏忠賢即魏進忠賜名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啖給事中霍維華東光人劾之

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絶食三日不死遂撲殺之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强記猜狠陰毒好訣帝深信之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昌平州人）及李永貞（通州人）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竅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趣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字元平頯水人）爲兵部尚書初熊廷弼雖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于家廷弼至（亦曰三汉河在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河至此合太子河入海即古遼澤也）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賜尚方劍及行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守備分守諸

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防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焉能守化貞議遂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籍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可立致

帝即從之未幾我

大清鎮江（注見前）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毛文龍文龍遂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亟命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廷弼言多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

明事至熹宗勢已一瀉不振況復身親賤役交與巧匠爭功其為客魏場濫寵由自取但自古閹奴豈除為好亦自師旅有本如秦趙高侯二世燕樂促令李斯奏事以避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常閉宮媛其耳目無服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觀忠賢改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無如孑腐奇明知殺機而跖之

總督王象乾注見前移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明置廣寧右屯衛今廢故城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化貞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驕而復妄意降將李永芳可倚為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以圖中朝尚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而于廷弼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畧名而無其實遠在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恨當是時廷弼主守力言永芳必不可信西部必不可恃而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且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已而廣寧人見河永合紛傳兵至奔竄四出化貞乃始議守而鶴鳴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言甚切至鶴鳴卹促之廷弼乃議以重兵內護廣寧令劉渠守鎮武邨東忠守閭陽羅一貫守西平而已復出關駐右屯鎮武堡名在廣寧縣東閭陽城名在廣寧縣西南金元時置縣於此明廢今為驛西平亦堡名在鎮武東羅一貫甘州衛人

秋九月葬慶陵在昌平州天壽山西峯之右

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搆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寧注見前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為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疎屬襲外恭內陰鷙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領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十餘人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故九絲壘地萬歷中置縣事見前知縣張振德字秀修崑山人死之崇明統所部與徼外雜蠻凡數萬擯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蠭起附之全蜀震動乃進圍城都偽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左布政使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南昌人按察使林宰漳浦人等分陴固守賊攻城急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為內應燮元捕獲之斬二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三賊帥楚其樓賊千乘千乘死代領其衆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

然賊亦日益增忽有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出擁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為機闕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大敗去相持百餘日會賊將羅乾象遣人輸款願殺自效燮元許之令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即于是夜縱火焚營賊兵亂乘以衆來歸成都圍解

以下事俱在明年

燮元亦已授四川巡撫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燮元督良玉等奪二郎關在重慶府巴縣西北據其險佛圖關在巴縣西即李嚴砦

鑿通涪江處

亦為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迫重慶而軍城中乏食燮元以計撟樊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州尋亦復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為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啟給事中孫杰錢塘

人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為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壬戌　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八九十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出李永芳不應西部亦不至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領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字孩孝晉江人御史江秉謙字兆豫欽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

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教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户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關恃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我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拒副將羅一貫降不從

布梯楯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大清兵遇乘機急戰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大兵追擊至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徵參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大清兵頓沙嶺在廣寧縣東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參政高邦佐字以道襄陽人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驛聞敗參議邢慎言益都人請馳救為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

徵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注見前及前屯明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援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萊陽人胡嘉棟西華人等先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死我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退克義州而還敗聞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少卿馮從吾字仲好長興人董應舉字崇相閩人何喬遠請並逮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焉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常與崇明子寅爭地相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卒兵首襲畢節明衛今為縣屬貴州大定府陷之諸部頭

目逢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府注見前 霑益元州今屬雲南曲靖東下甕安明縣今屬貴州平越府 偏橋明長官司今屬貴州鎮遠府 而邦彥自統水西軍渡陸廣河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具上源出安順府曰滴澄河下流入遵義府為烏江 直趨貴陽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復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覲巡撫李標字長儒鄞人 方受代已乞休得請 聞變與巡撫御史永安武定人 提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 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以守 賊攻不能克則沿巖置柵斷城中出入鎮將張永芳卒兵二萬赴援隔龍里注見前 不得進諸將馬一龍白身强皆戰歿外援遂絕賊攻城益急城中粮盡人相食先食糠覈草木敗革皆盡遂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啖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至自殺以饗軍而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巫遼事不能顧久之新撫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 始分兵三道進奪龍里城擊殺安邦俊水西別帥頭目與邦彥同反者 邦彥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

皆標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以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 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承宗以知兵名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通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潅潅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齮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

言客氏既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與突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納先是客氏已遣出宮帝思念不食遂宣諭復入給事中侯震暘上言禮有慈母猶思以義絕況乳媼里婦何可出而復入宮闈禁地內外鈎連借叢燝竄有不忍言者昔王聖罷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娆寵而搆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帝不省故向高以為言一燝後坐誤用熊廷弼削奪崇禎初復官至八年卒贈少師

福王時追謚文端

舉內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閹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偎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潅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暘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鼓喧震內外夏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慎行名為禮部尚書既至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乃首輔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斥從哲為弒逆疏言可灼以進昔許悼飲世子藥而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蓐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猶書之為弒然則從哲宜何如哉吞炭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是誠何心許世子以死愛父猶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于何處明乎臣以為從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也從哲久居京師近習多為之地慎行疏上帝以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以九卿議久稽趨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欲罪從哲獨右之布內廷意也于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尚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台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知脉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

舜有言先止罰俸絶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妄進大黄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潅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營讒搆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森常收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附之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為有司所攝斃于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畫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進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天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遂陷鄒城俄復陷鄒滕嶧三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光字永觀亞聖裔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字士昌華州人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以印畀小史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索印顯照潛授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彦膚施人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兖州為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刦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彦欲攻鄒縣副使徐從治

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彦乃與麾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感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萧山人及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磔於市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七月而滅方鴻儒未滅時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之為諸生葉

氏子孫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副總兵累加左都督至是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東江雖跼形勢而文龍素無大略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鬻參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秋七月沈淮罷

刑部尚書王紀字維里茌城人再疏劾劉紀庇熊廷弼獄廷弼薦遼陽修卜年為監軍僉事張鵠鳴行遼以卜年嘗通李永芳欲因以甚廷弼之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故淮劾之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淮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淮不自安乃引去自淮首進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喀爾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遼實懷窺伺經略王在晉字明初太倉州人與蘇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於八里鋪在山海關外設守兵四萬人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以為非策白之孫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覲徃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相犄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臨道以寵其行承宗

既至闕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為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陝西人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致敗衂軍聲頗振

初承宗之督師也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為贊畫盧軍副使閻鳴泰為遼東巡撫帝皆從之及至閣命善總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實畧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快求去承宗亦引疾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以張鳳翼為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閻議承宗不可復出閻抗章達集將吏議所守長多如鳳翼指獨崇煥善繼請守寧遠承宗從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定渠即妄為矣故用文移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張鳳翼代州人滿桂蒙古人幼入中國居宣府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為信王　即莊烈帝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乘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乃共建首

善書院於京師　御史周宗建筮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　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　曹州人　郭興治慮為元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元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傅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興治復力攻元標於山東妖賊元標從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罷矣元標不能用及是尊素言果驗

元標從吾既歸羣小擊碎其碑暴於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院獨存後榮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啟卒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修歷號曰歷局　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

癸亥　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東閣大學士　秉謙烏程人　魏廣微南樂人允貞子　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宏字子寬瀍闕衛人皆不用時

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徵卒先諭附遂援二人入閣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彦朱國祚史繼偕又縣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徵庸劣無恥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

紅毛夷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據澎湖集名在今泉州東有海泉曰澎湖煙火相望即其地也

神宗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在福建東南海中古四東番今為府屬福建布政司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澄明縣今屬漳州府已復入廈門在泉州府同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有城提督總兵官分巡道及府同知同駐此官軍禦却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已而巡撫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請于朝發兵出擊事在四年迄數月嵗人始揚帆去而渠帥高文律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明史外國傳荷蘭本國去中華絶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桅下置二丈巨銃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

唐時以宦官下道延迎與政宜仿效蕭宋果欲洞悉邊事則于一切虜報虛心體察何慮為將帥所蔽若中官出使方隅不過恣睢自肆於愛憎顛倒所言又豈可憑乃欲將若草為其目謂可盡得邊情何異使瞽者聽

申時行行狀人稱柄方欲借兵事以資寇讎威震宋又從而沮之以翼眞亦其矣

百里
六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閫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賫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

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三月太白晝見

夏四月朱國祚罷

國祚在閣素行清慎事持大體及是十三疏乞休遂許之未幾史繼偕亦致仕先是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爭之紀為禮部侍郎當以事忤國祚者也人以是稱國祚長者歸後家無餘貲踰年卒贈太傅謚文恪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在四川敘永廳永寧縣東與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接界今為營有守備駐此考此又一龍場非王守仁所謫之龍場驛也驛已注前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為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殺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

為四川總督討賊至是樊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撤諸將會長寧（注見前）連破賊砦懼遂入青崗垾（在敘永廳西亦曰青崗閣）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舊蘭州城（唐置州宋廢故城在今敘永廳東）尋為參將羅乾象所攻克賊勢益戮乃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借兵安邦彥邦彥遣二將窺遵義永寧樊元敗走之諸將秉勝麈入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崇輝斬獲萬計崇明父子竄深箐得免時樊元以永寧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水西會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在大定府黔西州北東南流入于此廣河）直抵大方即今大定府治舊時安明據為巢穴入居安位第位與其母社輝走火灼（城名在黔西州西北）安邦彥酋織金（亦城名在黔西州西北地最深阻）皆不敢出三善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廬舍而東（事在明年）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東（事在明年）

易于奏捷無非有所計慮據此則三善既連破賊巢而諸酋皆已遁去三善迄討奢安雖連戰摧鋒直抵其巢穴而諸酋根株未除猶其衆心之未離也

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屏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為賊所困圍之數重三善乃遣使告急于貴州巡撫王三善三善乃檄調諸道兵以援之三善自將中軍副使岳昇龍為前鋒參將安疆臣為左翼參將許成名為右翼參將張彥芳為後勁分布既定三善親率中軍鼓行而前諸軍皆奮勇爭先賊大潰三善追奔逐北斬首萬餘級生擒賊酋奢寅之弟奢效忠及其妻子并偽都元帥等官三十餘員獲馬騾牛羊器械無算賊遁入織金三善以諸軍連日久戰士卒疲乏且糧餉不繼遂班師還貴陽諸軍皆歡呼而歸

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屏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為降賊陳其愚所害（其愚者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令隨行迴賊其愚銜三善墜馬三善大呼罵賊遂遇害監軍副使岳昇龍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人皆死之（景猷貴州思南人）于是賊勢復張容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于別宮殺之

容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上面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匐簷溜飲之而死皇后數于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之弱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譏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妃預儲食物簏瓦罌半月不死斥為宮人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尚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亓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

代為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猶傳應星謁見拒不納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剌骨與忠賢比而數南星然是時東林勢盛葉向高韓爌輔政南星掌銓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陳于廷字孟詷宜興人佐之高攀龍楊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字孔時武定人長科道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葉憲祖字德燿瑞州新昌人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劉廷諫順天通州人等亦皆民譽衆正盈朝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于外事未敢大肆

十二月地震

兩京鳳陽蘇松江淮揚泗滁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厥衛緹捕亦漸稀簡詔獄至生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東馬儀衛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任邱人掌衛事許顯純嘉興人為鎮撫理刑羅織無遺鍛鍊殘酷厥衛之毒于斯而極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郎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亂將何以應不納

甲子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誠文

宗彥清修有執神宗末齊黨勢盛非同類即排去之宗彥方攝禮部事獨無所附麗遂不安其位而去光宗立以素望即家起入閣及是卒官贈太傅

二月京師地震

宮殿動搖有聲帝遂不豫至三月始愈地復屢震

夏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人大罪中旨切責漣

忠賢肆惡日甚連抗疏列其大罪二十有四　署曰太監魏忠賢者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禽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戀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今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祖制擬旨崇貴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政體大罪一劉一燥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其黨諭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議發憤忠賢悉排去顧于慶薦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盜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紀馮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揮斥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江秉謙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性德貞靜荷寵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記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焉墮產閻虹流電繞之祥變為飛星墜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讓持淑慝者惟王安即陛下舂猾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之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畚無顧忌大罪十一營地擅用朝宮規制僭擬陵寢近又于河澗毀人居室建立牌坊錢鳳雕龍干雲揷漢大罪十二今日廛中書明日廡錦衣金吾之堂口岂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弼等濫習恩廕纂越朝常大罪十三用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韋士魁以爭煤窑傷忠賢墳脉遂託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為焉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收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穽恣意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繳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掌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為吏科遵旨莊任怨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褒王言煌煌綸綍朝夕紛更大罪十九王妃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警行傾陷為事投匭告密日夜未已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成嚴東廠緝訪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實主忠賢司房之卿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朝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記言急毅匿妃究安知無大盜刺客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道環遮則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夫寵極生驕恩多成怨閨令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倣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逐至不可收拾柰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觚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為彌縫更相表裏奏問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為彌縫更相表裏

楊連一疏豫贇臚陳足祓奸閹之魄當具憚而求解于閹臣尚不無心存顧忌幹嬪此時使能脅以正言喻以利害俾早知避禍求全縱不能遽伏刑誅或因而得離閹廷亦不難徐圖處置嬪竟束手無能付之不應致忠賢轉計自謀泣訴慰留直臣遂罹慘禍陝陽消息之機爭于寸隙嬪虐燄窮雖他日以忤閹去國亦不能縣為之解免也

迭為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勅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大夫于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文震孟吳縣人劉僑魏大中事類敘在後　疏上忠賢懼甚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贊之帝憮然不辨也遂温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先是漣

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于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伏復劾之忠賢詞知遁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秉

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中書舍人吳懷賢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未幾爌疏復至言忠賢盡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留左右忠賢得

擊節稱嘆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其奴告之忠賢即遽懷賢下獄拷掠死籍其家吳懷賢　休寧人

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字闇夫南昌人

自楊漣上疏被責廷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　給事中則

疏已不報　是年檢討丁乾學典江西鄉試發策刺忠賢俱不報　忠賢怒矯旨除其名已使人詐為校尉往逮

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則劉業楊玉珂佴衆等京卿則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等勳戚則撫寧侯朱

疏辱之乾學憤鬱而卒揚州知府劉鐸憤忠賢亂政書扇贈遊僧有陰霾國是非句實毆陽暉詩也遞者得之遂遲治事白矣會鐸家人夜醮都督張體乾誣以咒詛竟斬西市他若御史夏之令以劾毛文龍吳裕中以熊廷弼姻考功郎蘇繼歧以楊漣黨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汶以被酒詆忠賢或下獄或破杖死皆

國朝南京列卿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凡七十餘人　許譽卿松江華亭人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

在燝後崇禎初燝贈光祿卿官一子乾學等皆贈卿丁乾學字天行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劉鐸盧陵

人夏之令光山人吳裕中江夏人蘇繼
歐許州人張汶邯鄲人尚書國彥曾孫

葉向高罷

御史林汝翥福清人　向高甥也方巡城有內二豎爭奪
人財物鬬于塗汝翥笞之時萬燝甫杖死魏忠賢矯
旨命杖汝翥如燝汝翥懼逃之城外舉閭疑匿向高
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
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
旨慰留盡收回中使汝翥尋出受杖竟不死　向高以時事不可
為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行人護歸向高
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自再入相輔沖
主閱人逾煬竈計時事日非向高亦稍利方為國然
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惟庇門生王
化貞不能決誅致壞封疆事為時所咎焉後三年卒
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閹豎之禍至忠賢而最烈然非有外兵無以為之羽翼移宮逾月逆魏之技恣睢狼之心亦不能如此且行無忌乃魏廣微以

河決徐州

決魁山即奎山在銅山縣東南　隄城中水深大餘遷州治于雲龍山在銅山縣西常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　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魏忠賢請加選侍封號帝從之旨與前移宮諭相背
時咸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故彼此牴牾
帝實不辨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崔呈秀薊州人　按淮揚贓私狼籍比還朝攀龍循
故事考察故事巡按御史回適考察稱職始復任　盡發其貪穢狀南星
議成之詔革職聽勘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首涕
泣乞為義子且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
忠賢大以為然遂興定謀會山西鉄巡撫南星以太
常卿謝應祥人安福　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
陳九疇恩城人　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夏嘉遇而用之狗私
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于選郎夏嘉遇而用之狗私
當斥光是孟冬享廟且頒朔廣微徼後至大中抗疏劾廣微恨甚故嗾九疇斥之　大中
嘉遇疏辨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
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
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遂引罪去

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初南星里居時名日高海內仰慕與顧憲成鄒元標並稱三君及名起為吏部嘗以忠賢並坐宏政門正色語忠賢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勠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于色至是罷去忠賢與其黨恨不已每矯勅論必目為元凶云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先是萬燝杖死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馮從吾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

上之中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趙南星私人責于廷光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侍郎陳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為南星所擯者也由是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韓爌罷

葉向高既去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微欲分爌權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作抗疏乞休中旨責爌歸非于上悻悻

求去遂聽罷爌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罩閣爌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魏廣微又深結忠賢偏引邪黨故辛齮齕而去已而忠賢黨劾爌除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爌謫田宅貸親故以償而棲止于先墓

十二月遣內閣中書汪文言欽下鎮撫司獄

文言初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史言習知本末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卿之辭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閧其間于是齊浙之黨大雄因交結東宮伴讀王安與談當世流品安悅之光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亦下吏得末減言交閧力為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益游公卿間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鋮懷寧人居同里倚為重會吏科缺都給事中大鋮次當遷方相城與光斗大中有隙大鋮與光斗同家居光斗招之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察典近大鋮輕躁不可任擬用大中大鋮至光斗意中變使補工科大鋮心恨之囑其同官傅櫆臨川人劾文言與光斗大中交通為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葉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

求去忠賢終憚向高舊臣不深究而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禍延縉紳僑頷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事在是年四月）方忠賢得楗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而獄遽解志不得逞乃以劉僑不任事劾其籍而用許顯純代欲再伺釁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廣東順德人）知忠賢恨未已復劾文言詆立遠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顯純鞫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柄賄于是東林之禍遂作

朱國楨罷

國楨繇韓爌為首輔魏廣微視之茂如給事中李蕃（日照人）三疏劾國楨遂引疾求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遣行人護歸（崇禎中卒謚文肅）

乙丑　五年春正月復聽勘御史崔呈秀官

魏忠賢既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至是給事中李恒茂（邢臺人）為呈秀訟冤忠賢即以中

旨後其官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為憂給事中李魯生（諸城人）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中出而（李魯生露化人）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語移時先是顧秉謙魏廣微以已意點縉紳便覽一冊若葉向高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百餘人目為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長垣人）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為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為黜陟已而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等諸名目為點將錄令忠賢按名黜汰及是呈秀復進同志諸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羣小無不登用善類為之一空（呈秀不二歲即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垣赫勢傾朝野子時忠賢門下文臣則呈秀由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僇號五彪倪文煥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呈秀尤為之甥蒼頭之憸者莫不緣此以進蛆集蟻附其門如市或不附己久勢位相軋者輒令其黨排去諸所傾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深畏之　旧吉故城人吳淳夫晉江人李夔龍福建南安人倪文煥江都人孫雲鶴霸州人楊寰吳縣人崔應元大興人周應秋金壇人曹欽程江西德化人

三月我
大清建都瀋陽
先是
太祖高皇帝命築城界藩營建宮室尋自界藩遷于薩爾滸
遼陽既克乃于城東五里築城備宮闕之制建為東
京至是以瀋陽形勢之地復自東京遷都之是為
盛京
夏四月太白晝見

重修光宗實録
御史楊維垣（文登人）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
詆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
左光斗而譽范濟世（濟源人）王志道（淳浦人）等請改光宗
實録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戍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
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
但文言結王安非自私自利親
貶皇考通假書
實有開奚文言
尚無可罪之由
不可解（未嫁楊左諸人皆坐封疆事被禍而御史石
三畏追論京察事力詆孫玉楊王圖等于是
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已入極論三案詆以其疏付
史館三畏交河人忠賢門下十孩兒之一也
六月朱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為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
景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
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詔
獄尋斃之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考明史逮等逮
問在三月下獄

在六月今并
書以省文
先是譏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逮光斗等
二十餘人許顯純坐逮等以移宮罪徐大化獻策于
魏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
弼賄則封疆事重敎之更有名忠賢以為然乃令顯
純復鞫文言五毒備至使引逮等納廷弼賄文言仰
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場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
逮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呼曰

於諸賢又何責備當時負題撫陷實借文言為發端之端而且巧附封疆逞其毒手以致塡尸宰猷血骴交橫忠魂共抱沉冤為從來未有之奇慘至今讀之猶為切齒然諸人正氣凜然不磨當日之推發構陷者亦知即所以表章之哉

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而具獄詞以上連光斗各坐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餘復多所牽引中旨逮光斗六人逮下詔獄南星三才等俱削籍下所在撫按追贓逮光斗等先後逮至顯純非法拷掠血肉狼籍贓不肯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下法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化中前佐高攀龍發崔呈秀贓私呈秀恨之又繼連疏劾橫逆之毒將不在搢紳而即在陛下等語忠賢益大恨因竄名獄中朝瑞嘗請宥廷弼戴罪令守山海徐大化與之相訐大章在刑部時歐廷弼廷弼從寬遠戍楊維垣劾其受賄故二人並坐而大章助尤多崇禎初連贈兵部尚書謚忠烈光斗贈右都御史福王時追謚忠敏大章未死犀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旌孝行化中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謚忠節子學洊理卿福王時追謚忠敏大章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謚裕愍

秋八月毀天下書院

御史張訥閻中人上疏力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字時國發源人等請毀其講學書院于是元標慎行從吾及天下一切諸

書院皆毀訥為忠賢鷹犬最効力忠賢深德之書院既毀未幾逆祠建矣（紅丸事遠戍具詳後從吾以病卒崇禎初贈尚書謚忠介慎行尋復以）

以周如磐（莆田人）丁紹軾（泗州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輔臣訐詒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老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紹軾與銓謀居多（紹軾素憾廷弼以御史吳裕中為廷弼姻言于忠賢而狀殺之銓亦耳帝大怒于是廷弼死遂決）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即為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于國銓遂柄用如磐閱三月即罷歸紹軾未踰年亦卒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懼諸人立斃巫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連等在今日誠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無令鎮撫嚴刑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忠賢怒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傳首九邊

先是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俱坐贓斃獄忠賢黨門克新（汝陽人）石三畏等趣殺廷弼及是遂棄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徵（清苑人）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磐產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姻族家俱破（武弁蔣應陽為廷弼稱冤立誅死大倉人孫文豹顧同寅作詩誅之為邏者所得二人坐誹謗俱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並削籍洲人）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字登之梁州人）代為經畧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會帝遣內官王應坤猶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即令應坤申意承宗不與交

一言忠賢大憾趙南星等被逐承宗方西巡薊遼念
抗疏帝弗省往在講筵每奏對閒有入乃請以賀聖
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
忠賢曰承宗擁重兵清君側公立釐粉矣忠賢悸甚
繞御床哭帝亦心動令內閣擬旨顧秉謙奮筆曰無
旨離信地非祖制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諭兵部發
三道飛騎止之（又諭九門守奄孫閣老入齋化門者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
聞命而還（事在四年）忠賢遣人偵之一樸被置輿中後車
惟鹿善繼而已忠賢意漸解而其黨李蕃徐大化等
至詆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累疏求罷不許會馬世
龍有柳河（亦曰楊柳河在奉天府海城縣南）之敗（有降人劉伯遜自耀州來言州城內虛可襲世龍信之遣副將魯之甲等率師往撤水軍遊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逆令不至師次柳河不得渡軍陷泥淖中敗沒）于是臺省交章劾世龍并及承宗
承宗求去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畧
第素悍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謂錦州）右（廣寧右衛）
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
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
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
山（注俱見前）杏山塔山（堡名在錦縣西南）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
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
振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餘姚人）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
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
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
朴（字繼白朝邑人）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郁元標謂之
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慝無所容忠賢大
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凡黨人已罪未罪悉編名其中）
丙寅　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南城人）請集捷擊紅丸移宮三案
章疏倣明倫大典編輯為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

明曰國本之爭既典朝端紛啾者數十年實屬無稗事體而南司水火由此漸起釁端況依

為言至是作三朝要典起乙卯至辛酉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來平湖人楊景辰晉江人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諆東林暴揚罪惡其論梃擊以王家先帝雖碎骨不足贖論紅丸以孫慎行創不當察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為閔上不道論移宮以楊漣等內結王安故重逆侍之罪以張差戴之功于是遂以之案慎行連為三案罪首時方重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即據要典以改及書成忠賢令顧秉謙擬御製序文冠其首刊布中外

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潼關衛人代為輕畧袁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東先是我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閉卒羅立發西洋巨礮斃圍遂解時督屯通判金啟倧以燃礮死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

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

麒鎮關門尋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蘇松巡撫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諭德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自沉于池順昌等俱下獄死

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餞與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邪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俛文煥即希指劾順昌與

罷人婚削籍昌期前典湖廣鄉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忠賢嗛之楊漣劾忠賢二十四罪疏或言昌期代草而高趙諸人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有小瑕至閣曰此人尚可留之送客耶遂傳旨落職宗建首劾忠賢目不識丁事具前庭昇尊素皆繼連抗疏力攻忠賢應昇疏有云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復辨千罪萬罪又不勝辨臣為陛下計莫若聽忠賢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為忠賢計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益之恩不然

小人道長之時極所修等公然肆臆妄談竟請勒為成帙開局辑修以逞其詆毀于是單小仕情曲直彭不憚黑白混淆乃當時諛徒獻媚至欲悖擬春秋豈知事後定評此書即關黨檮杌迫崇禎初既經欽毀而南都聚訟楊維垣等尚欲重翻若邪中傷善類之心無所不至究之是非本自了然又豈能以一書盡取後世哉

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而不可得末又切責閣臣謂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棁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投策求歟不幾與焦芳同傳邪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知應昇譏己謂旨責之應昇復疏論曰廣微父允貞為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辭旋至今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切齒而尊素尤有智慮為羣小所深忌曹欽程希指劾宋建應昇尊素為東林護法皆削籍會吳中訛言尊案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李實為張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郎烏程沈演淮之弟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于是忠賢益遣使譙訶實知實與前巡撫起元起元已削籍素有隙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竄入順昌等名矯旨並逮之攀龍聞旗尉將至謁道南祠即楊龜山祠為文以告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具衣冠自沉于池表云臣雖削奪猶為大臣大臣

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順昌故有德于鄉士民聞其被逮憤怒號冤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請命旗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于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魏太監邪遂鑿擁上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巡撫毛一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屈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為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旗尉往浙江逮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擊其舟而沉之旗校泅水以遁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即囚服自投詔獄順昌既就逮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謀斷水道刼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緛得倡亂者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綏馭不敢復出國門矣方諸臣之被逮也顧秉謙忽持正請付法司論罪忠賢不從已而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不撓坐贓三千備受五毒不勝刑而斃四月晦日棨館中傳出片紙自此而絕至五月二日

狱卒以死报终莫知为何日其验也十指堕落掬置两袖中益以其为连代草故云顺昌宗建

应昇尊素继至许显纯各坐赃数千宗建至一万三千五日

一酷掠顺昌辄大骂忠贤显纯椎落其齿顺昌哭血

唾显纯面骂益厉遂于夜中潜毙之时六月十七日及倾理已越三日皮肉皆腐惟存颧髮宗建为显纯酷讯偃卧不能出声显纯

骂曰尚能詈魏公一丁不识否以沙囊压之而死六月十八日

尊素知狱卒将害已叩首谢君父赋诗一章时

独应昇尚在尊素隔墙呼之曰仲达我先行矣遂死

闰六月朔日明日应昇亦死起元道远至则顺昌等已俱

毙显纯酷加掠掠竟如疏悬赃十万罄贤不足亲故

多为破家及九月亦毙之狱中时以顺昌等惨死诏

狱与前杨左诸人先后畧同遂与高攀龙称为后

七君子以配杨左等共十有三人为逆阉时死节之

最著者云攀龙学本濂洛操履笃实涵养逾纯粹然为一代大儒既死呈方慨犹未悬谙下其

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闲其父谪为戍顺昌

就逮时诸生朱文祖闻行诣都为纳饘粥汤药及微

赇令急奔走称贷诸公闻顺昌视师吴钟谮诣府署与应昇

死其所捕颜佩韦等五人比陆刑语知府冠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为乱也延颈就戮而元敬吴人台

垒之虎邱傍题曰五人之墓昌期应昇至常州闻墓

知府曾樱戚助之饮应昇师吴钟谮诣府署与应昇

语竟日谓应昇曰昔蔡元定窜道州晦翁饯之萧寺

徵视元定不兴平时何啻今日视此景真一夕千

古已而忽开署外有数千人闯辞皆言忠臣何故被

逮樱素有惠政得民力为勤劬始解散而诣校方怖

苏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适责蔗童子过之曰戎恨极

惜不能效汝即取削蔗刀割其肉而去宗建死后所

亲贿蒋英代为输赃亦坐削籍尊素家尤贫坐赃虽不

及三千同年门揩及御人戚助之始得究起元方炽

吴龙归顺昌为文送之指斥无所谆议者谓起元顺

昌之祸已伏于此及两入死吴中士民无不垂涕者

崇祯初擢龙赠兵部尚书谥忠愍授其子世儒官顺

昌赠太常卿谥忠介其子孩时刺血詹事福王时逆阉魏宪

所赠官推及其祖父起元赠兵部待郎福王时追谥

忠惠昌期赠詹事福王时逆阉文贞宗建尊素应昇

俱赠太仆寺卿福王时宗建应昇皆追谥忠毅尊素

追谥忠端周茂兰字子佩顺昌长子曾樱字仲

金峨江人吴钟密字德雅武进人蒋英嘉善人

夏五月王恭厂灾

王恭厂火药局也是日雷震火药自焚地中霹雳声

绝烟尘阵空白昼晦冥军伕死者无算

六月地震

先是五月蓟州密云连震三日及是京师天津宣大

山东河南皆震

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禎（桐城人）疏請建忠賢生祠于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曰普勸石記功德閣臣擬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戾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綏延用孤璡及劉詔（杞縣人）建祠薊州金像冕旒（其諸祠務極工作之巧像皆以汎香本為之眼耳口鼻宛轉如生天腹中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為之髻空穴其一以唇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暨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暨抱頭慟哭責匠人）疏辭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舜德至聖至神閹臣輒用駢語褻答督餉尚書黃運泰（永城人）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字美度餘姚人）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禎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興國州人）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

逐滿及天下且上仁宗諡下遂貫盈無不思以此為逆跡論娟之端厥跡道從盡矣甚至像如袞冕衛擬九極歟圖皇狂走盡如與狗而頌漸至稱以乾聖神美其依媚向順竟不知恥忠軒為何等其居心真悖戾宜與叛逆同科而顧東謀不能赦

矯傳僕答偶有盈篇誰其無處昔謀又何所不至乃後此於錄逆案若輩均得倖逃顯戮何以責臣子而不防維被惡之漸崇禎亦不能無責矣

諸事務迎合魏忠賢意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書詔旨褒美忠賢詞極駢麗皆瑞圖筆也國榷去釋褐

九月我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為天聰元年

顧秉謙罷

自秉謙為首輔凡魏忠賢傾害忠良皆屬其票擬三朝要典之作秉謙為總裁是非舛謬特甚及是羣小各有所左右同黨中日夜交軋秉謙不自安遂乞歸獸至其誣罔若此故事內官為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

崇禎初削籍奪入逆案論徙家居又為鄉黨所惡聚衆僇辱之座室賢財焚掠殆盡秉謙竄漁舟得免久之寄居他縣以死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三殿告成先是皇極殿成帝御殿受賀忽有脊如怒濤自殿中出羣臣班亂 太監李

永貞奏魏忠賢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亦奏如永貞言

忠賢遂進上公加恩三等良卿前已封肅寧伯晉侯

是年春遼陽男子武長春遊妓家有妄言東厥擒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春誅間不踐且為亂賴

厥臣忠智立奇勳詔封良卿為肅寧伯賜鐵券尋晉為侯至

邊築臨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

言忠賢區畫方略詔書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

中麼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

族猱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

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厥臣不名山東

奏產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等票旨言厥臣修德故仁

獸至其誣罔若此

七年春正月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文昇先侍光宗藥為廷臣所論已放南京事具前 魏忠

賢作三朝要典遂名還至是命兼督河漕

二月召王之臣還

先是袁崇煥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既而之臣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盡關而守至是朝議以二人既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令崇煥盡統關內外軍崇煥與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會

大清兵方討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未畢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往援崇煥以水師授文龍又遣率教等九將將精卒通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

大清所服諸將遂引還

勒太康伯張國紀罔籍國紀皇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及客氏亂政數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宮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嘿然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會有張匿名榜于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邡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而嗜進無厭志選與葉向高同舉進士由主事論會向高再召道杭州志選與遊讌彌月還朝用為南京主事即上疏追論紅丸事力詆孫慎行忠賢大喜累擢至府丞時年已七十餘矣惑家人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竟上之疏中極論國紀罪未言母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益忠賢嘗誣后非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叵測帝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忠賢意大沮梁夢環偵知之復申論志選疏且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忠賢將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樸及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郡

三月遣瑞王常浩及惠王常潤桂王常瀛之藩

三王皆帝叔父魏忠賢潛懷逆謀不利其在內御史張訥希指即疏趣之藩于是三王以次就國瑞王先之荊州踰月後桂王之衡州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忠賢節費為國帝即下詔褒美

夏四月逮前刑部侍郎王之寀于天啟初累遷刑部侍郎後以要典成削

籍下獄死

劉志遜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且云悼慨憂時力障狂瀾于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于不刊者厥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家宜正典刑孫慎行宜加遠戍之衆于天啟初上疏攻疏中言挺擊之謀變而為用藥之術益挺不中而藥促之是文昇之樂慘于張差之挺也而慎行辨折紅丸有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可逃其言峻直故犀小恨之刺骨忠賢矯旨逮之家下詔獄坐以贓八千竟瘐死慎行亦遣戍寧夏

忠賢敗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子監許之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持疏詣司業林釒于字寶甫同安人釒于授筆塗抹即夕掛冠榻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釒于尚能稍扶名教乃朱之俊助桀為虐公然奏請祔祀孔廟之後忠賢欽先自貳于忠賢

坐削籍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時我

大宗太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圍錦州太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遣使請和我

大清遺書責之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寧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陴列營濠內用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我

大兵疾馳進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尸填壕塹皆滿尋解寧遠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反論功文武冒濫增秩賜廕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崇進仙方靈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東安侯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太廟于是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八月帝崩遺詔皇五弟信王嗣位

先是帝不豫台閣部科道諸臣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對曰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越數日大漸遂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王即夕入居宮中犀臣于北明始至方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信王由檢即位是為莊烈帝　赦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追謚妃賢妃劉氏海州人生貞人籍宛平為孝純皇后

立皇后周氏蘇州人生貞人女奎俊封嘉定伯

追尊光宗選侍李氏即東李見前為莊妃

以撫育恩也

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放魏忠賢于鳳陽道死詔磔其屍

帝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劾崔呈秀先以嘗帝所修請令呈秀守制維垣繼攻之　呈秀罷歸于是主事陸澄源平湖人錢元慤歸安人員外史躬鉞烏程人遂交章並論忠賢而

嘉興貢生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尅削藩封六無聖飞滋爵八掩邊功九朘民十通閹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恐丧魄急以重賓啗信邸大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椅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安置忠賢于鳳陽榜其罪示天下尋命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偕縊死乃磔其屍懸首河間呈秀聞忠賢死亦自縊明年追戮其屍

周宗建劾沈諸人而外間指不勝屈吳士林之恥也

宜肆市朝有詔逮治籍其家呈秀聞之列姬妾羅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縊詔開棺戮屍

賊死于弟

皆遣戍

罷諸邊鎮守中官

免天啟時遠死諸臣贓擇其家屬

黃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獻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

國楷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閹並宜斥罷帝除煥獻名

立極不自安乞休去

十二月以錢龍錫 字稚文松江華亭人 李標 字汝立高邑人 來宗道 崩山人 楊景辰 黃道登 吳江人 劉鴻訓 字默成長山人 並為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做

古故卜典名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

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

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

帝辨官占厥志之語所以訓勉辨位非謂排論官材必當取信于神也後世乃沿襲為金甌擇相故事夫探枚大旁思欲得真材于摸索暗中之間其為可笑

先是熹宗崩客氏出外宅氏于五更赴作宮前出一

熹宗胎髮痘痂及累年落齒剃髮等痛哭赴化而去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

其家良卿國興客光先等皆棄市家屬徙邊赴市有

匪睡夫醒者人以為慘毒之報莫不快之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宮女八人益將效呂不韋所為帝大怒命悉笞殺之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

明

烈皇帝

崇禎元年春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尊熹宗皇后為懿安皇后

三月葬德陵

謚曰愍皇帝廟號熹宗

贈邱兆麟諸臣

諸忤逆瑞逮死者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皆

贈邱有差既而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諸人亦俱贈

蔭

施鳳來張瑞圖罷

御史羅元賓會稽人疏糾鳳來等以為綸綍之重任總

明史贊曰明自嘉靖而後綱紀日以陵夷神宗末葉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而重以帝之昏庸婦寺竊柄監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不過懼閹欲方熾遂爾依違典泌直至羣奸罷脫始欲指一疏以沽直名殊為可鄙迨瑞圖既已勃罷而定逆案時閹臣尚以其無寃狀為詞可見當時廷臣心術壞盡祖庇固行其私意即糾彈亦非出公心世風凌替極矣

歸閣宦之權衡欲尚公則尚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則建祠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祿重而謀國輕遂使黃扉為置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官誤國徇私莫此為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罷

陝西天赤如血

是月二十五日陝西全省天赤如血至巳刻漸黃日始出 占主大旱有暴兵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忠賢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煥尋至都帝召見平臺 即後布門明代亦名曰平臺咨以方畧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退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撫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

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帝悉從之 崇煥復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以遼人守遼土養遼人守為正

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綸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遼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況蜀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遼臣甚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

五月李國楷罷

國楷雖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薦韓爌孫承宗自代旋卒于家 謚文敏

毀三朝要典

魏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護持舊局上疏力詆東林與崔魏並指為邪黨編修俛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請毀三朝要典略曰紅丸移宮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益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泉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伏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拜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瑾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比葦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瑾殺人則借三案肆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又此又一局也綱自窓而猶疑有遺緻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者奸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扎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皆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舊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也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仿佛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箱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況史局將開館celse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疏上帝從之遂焚其板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代李國樸為首輔事多詭隨編修俛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為清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為要與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毀要典言官交劾之遂與宗道同罷

秋七月浙江海溢

海寇鄭芝龍泉州南安人降

閩海故多盜芝龍尤猖獗據海島截商粟會副中游饑求食者多歸之勢益熾然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諭遂降會福建巡撫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至善遇之使為已用芝龍先後擊殺羣盜李魁奇鍾斌等擢授遊擊後又平巨寇劉香閩素有紅夷之患香來之連犯閩廣沿海諸邑文燦令參政洪雲蒸往撫舟宣諭被執芝龍乃合廣東兵擊香于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進香勢蹙遂自焚死其家屬詣浙江降洪雲蒸長沙人海氛漸息芝龍尋推以海利交通權要寖以貴顯

草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

先是廣寧塞外綽哈諾木圖古雲（舊作貴英今改）及薊鎮喀爾沁三十六家歲授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歲饑諸部請粟復不許因是攜貳我

大清悉收用之

寧遠兵變

川湖兵戍寧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于譙樓自肅上疏自劾脫走中左所自經督師袁崇煥聞變馳至捕斬首亂餘撫定之請令祖大壽（遼東人）仍駐錦州中軍副將何可綱（遼東人）隨已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于關門送罷寧遠及登萊巡撫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

之至是惠安伯張慶臻（偉孫）曾總督京營敕內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非舊例（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巡捕軍）論之命兵中書改敕之故下舍人田嘉璧獄而給事中李覺斯（廣州東莞人）言事由兵部具奏送輔臣審定中書繕寫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心疑其事乃御便殿問諸閣臣皆云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于是覺斯言慶臻納賄御史吳玉（壽陽人）言鴻訓主使而帝閔兵部揭有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羣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課皆琐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調兵而兵譁索餉而餉絀明主崇禎之世固計迫不可問然當時浚池未甚蔓延荒札未聞遍及何至歲入輒告不充益由詔司浮冒居多促漁無忌即輸餉箝邊亦半缺于墨吏借帥之手又役上下蒙庇稽核不嚴以致持筭者時形支詘耳畢自嚴目擊時艱當慎出入以節源流乃裁冗条故智恩

閣臣合詞申辨不納遂落鴻訓職謫戍代州兵部尚書王在晉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後鴻訓卒于戍所福王時復官

十一月召對廷臣于文華殿禮部侍郎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以罪削職都給事中章允儒南昌人等降謫有差

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史部侍郎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及謙益等名以上時同推者鄒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成以宏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凡十二人鄭以偉字子器上饒人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薛三省字魯叔定海人羅喻義益陽人

儒字王純宜興人方奏對稱旨先是錦州兵譁奏榮頓請給帑金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以濟之帝不可曰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誰餉之都廷儒獨進曰閫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誰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效尤都將安給帝曰卿謂如何但當求經久之策帝悅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羣臣遲數日復召問廷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諱安知非驕弁揣以脅榮煥耶帝方疑逸將要挾聞廷儒言復悅曰卿言是由此意廷儒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前典試浙江闕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謙益于天啟二年典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偽作閣帖用但俗詩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送保元時敏保元時敏所賣與之潤事傳京師為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即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戍謙益亦奪俸二奸尋斃千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體仁以枚卜不與疑謙益實沮之遂發其事帝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己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觖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聞曹今者糾之正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黨也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啟朝可鑒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責謙益謙益引罪帝歎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推者止一

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十二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十三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十四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十五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十六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十七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十八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十九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一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二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三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四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五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六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七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八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二十九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三十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三十一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三十二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三十三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三十四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三十五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三十六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調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温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訐九華贊化為謟益私黨帝以為然東爌台嫉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聽陟之若戈予妄起于朝堂昧域横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三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三十七

應之三邊饑軍亦犇起為

之曰此皆奸黨須疏可案名悉入爛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音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王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于是紫所羅列幾無脫遺至是上之帝親加裁定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俱立斬曰交結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傀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楊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軍曰詔附擁戴太監李實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交結近侍又次等顧秉謙馮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贖為民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閒住又于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

方紫初定張瑞圖來宗道及賈繼春皆不與帝召見閣臣及允升于汴于平臺詰之閣臣等以瑞圖宗道無實狀對帝曰瑞圖工書為忠賢所愛宗道為崔呈秀父請卹典中有在天之靈語非實狀邪又問繼春

莊烈承天啓厥之後力為整頓尚有志于明作有為但其猜理不明加以多疑倫執往往于瑣屑處委曲推尋小過或偶見搜求巨惡轉任其掌蔽所以賢奸雜進刑賞乖方暮改朝更近無定見其受病不在精察之有

明李朝臣積習頹壞于此可見安得不淪于亡

對曰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三人遂俱論徙

以楊鶴字修齡武陵人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都御史上言目大兵大疫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緡紳搆黨彼此相傾逆閹乘之誅鋤善類士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急當培養而陛下事事勵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謫訶竊以為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為之程寬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報聞關中寇熾總督缺人乃拜鶴兵部尚書總督軍務討賊先是王大梁由畧陽逼漢中餘賊犯富平及鶴至商洛道參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于白水又追斬大梁于漢南餘衆逃入山中殘之幾盡督糧道參議洪承疇泉州南安人亦擊破王左掛幾擒之會雷雨追去副將賀虎臣保定人捕斬周大旺等賊渠多就誅滅鶴不能撫綏于是繼起者益衆延安榆林間隨處皆賊故事總督邊撫知兵者鶴素不膺軍旅之任廟堂遴用之備禦方畧莫知為計後遂一意主撫卒以此敗

夏五月乙酉朔日食

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　時大統歷推食三分二十四秒回回歷推食五分五十二秒徐光啓依西法預推順天府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至期光啓法驗大統回回歷出西域洪武中悉科祿欽天監與大統法參用　禮部尚書徐光啓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今日之失宜及時修治參用西法　光啓以歲差日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法有之宜取其歷法參互考訂與大統法會同歸一　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推步光啓為監督　華民卒更徵湯若望代之西法之行自此始　西洋新法其初大約與回回歷相同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有閏日無閏月迫入中國又通融中法始復置閏月之類窮推詳測益加精密于是授時大統之說漸絀

六月袁崇煥殺總兵官毛文龍于雙島　在今奉天府寧海縣西南海中

崇煥素弗善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造寓詞方畧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蒞鎮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益不悅遂決意誅之至是以閱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意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上崇煥曰子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倨强崇煥數以十二罪當斬數畢文龍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尚方劒斬文龍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遂還具狀以上帝驟聞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東江不在鎮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益不悅遂

應請命于上乃以禮節徵嫉輒行誘殺其專擅之罪較張浚之殺曲端為更甚莊烈既心駭其事非但不加責備轉用優旨報聞實乘馭將之體即因邊事委任方切亦何至廢法濫恩若此且崇煥于東江重鎮不復議置帥臣致島衆益孤劉興治遂據以滋亂而慮部下為變即請增給餉銀雖後此覬望潤論奏終不能除虛糜之弊崇煥之措置乘方大畧可知莊烈患為報可而不復加籌度其優柔自恣更可概見矣

能更置帥即以副將繼盛攝之于計便又慮部下為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帝皆報可自文龍專閫海外前後章奏或多虛張失實部下健兒勁卒不下三萬餘崇煥恐其跋扈難制故必欲殺之然東江屹然巨鎮自文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帥心漸搖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明年參將劉興治殺陳繼盛等十一人以叛

秋八月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蠻

先是王三善遇害貴州官軍屢為安邦彥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時蔡復一為貴州總督但轄雲貴湖廣而不及四川復一嘗遣總理魯欽檄織金賊禦鑿山開道攀藤穿竇而入斬首千餘級窮搜不得邦彥而還復一以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為犄角詔可之已而欽為賊所乘兵潰復一自劾遂罷去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魯欽長清人乃晉燮元兵部尚書總督五省

軍駐遵義事在天啟五年明年燮元賂賊黨殺奢寅寅凶狡日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乘寅醉殺之崇明年老無能為邦彥亦乞撫燮元聞于朝許之未幾燮元以父喪去賊復熾帝元年起燮元故官兼撫貴州至是燮元徵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自率大兵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接界以赤水河名令廢邦彥與崇明合衆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搗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字朝石永寧衛人副使劉可訓澧州人遇賊于永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積年巨寇始盡

自崇明邦彥相繼作亂雲貴諸苗出沒為患副使朱家民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以外諸蠻相度要害築城置戍廬井畢備道途晏然又以盤江居雲貴交兩崖空立水深無底廣三十餘丈乃仿潤洛橋制置鐵索鐵柱橫木為板橋建度樓築月城以護之遂為永利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盤江註見前

南籠府安南縣東亦曰鐵索橋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

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大軍入龍井關以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圖曾受賞入邊用為嚮導遂克洪山口在遵化州北少東有別城別將克大安口在遵化州西北亦有關城會于遵化山海關總

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率教馳抵三屯營入送戰死已城將破國彦冠帶西向揖首與妻張氏並投繯死三屯營在遵化州東今設副將駐守

巡撫王元雅太原人及保定推官李獻明時獻明以察核官庫在城或曰此邑非君所轄去無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獻明字思皇壽光人永平推官何天球廣東人理遵化軍餉遵化知縣徐澤字兌元襄陽人前任豁中軍彭文炳守備徐聯芳並死焉

太宗文皇帝嘉元雅忠命賜棺殮閱日燕京始得報帝召見廷臣于平臺諮方畧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疎忽等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教諭曲毓秀永進賢人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慴疆敵宵遁帝頷之遂下尚書王洽臨邑人于獄洽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帝方惡廷臣玩愒故于洽不少貸未幾竟瘐死

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秀水人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孫承宗復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

基命請速召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帝然之乃即命基命入閣而立召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畧帝稱善曰

卿且為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吉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七騎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韓城人御史方大任桐城人總兵官楊國棟登陴固守而以間復馬蘭在遵化州西北有關城今為馬蘭鎮設總兵官三屯二城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

時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擊走宣大援兵遂下順義

我

太宗文皇帝命傳諭各城諭曰兩國本葉赫而戕害我大恨天與師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太祖皇帝猶顧和好爾國不從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累次願和爾主頻加欺凌故今日興師而來順者撫逆者誅天運循環得天者興人豈能為非我恃強逞兵也因進軍薄京城營於城北土城關之東總兵官滿桂入援以五千騎先至屯德勝門外

大兵至桂進戰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
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崇煥聞警即帥祖
大壽何可綱等入衛所過諸城皆留兵以守既至京
師帝甚喜命盡統諸道援軍與桂大壽俱召見平臺
慰勞備至崇煥請入城休兵不許請屯兵外城如滿
桂例亦不許
詔天下鎮巡官勤王
于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東山西各巡撫

奏帥師入衛詔應天鳳陽陝西鄖陽浙江巡撫俱勤
王 己而山西援兵潰于良鄉逮巡撫耿如杞總兵官張鴻功下獄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于獄總兵官祖大壽擁衆奔出
關
初崇煥嘗建議請和欲籍此緩師以修理故疆我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以阻其兵因得一意東討
乃遣使以書相往來已而崇煥奉旨戒諭言路亦以
為非計事尋止後崇煥復以書詢錢龍錫龍錫亦沮之及

太宗文皇帝密計于二臣官前作耳語于今日撤兵乃
上計也項見
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語良久乃去意哀巡撫有密約
及是鴻中等承
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卧
竊聽悉誌其言遂陰縱使去
信之不疑召見崇煥及大壽于平臺詰崇煥以殺毛
文龍故且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
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
臨城下非他時比帝不省大壽在旁股慄懼并誅出

即與何可綱擁衆東走毀山海關去遠近大震大壽
先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基命言於帝就獄中取
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馬世龍追撫世龍先以
罪繫獄時已釋出立功自効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
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欵兵
我待命可綱亦歸

大清兵薄永定門武經畧滿桂及總兵官孫祖壽字必之昌平人
俱戰歿
我

大清兵既薄京城諸貝勒大臣等咸請進攻

太宗文皇帝不許兩遣使齎書議和遂自德勝門移營南苑
已而分兵下固安克良鄉知縣党還醇字于貞三原人死之
敎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
史之琳驛丞楊其禮皆死焉
兵申甫結車營以拒

大清兵繞出其後盡殲之申甫者僧也好談言私製戰
車火器庶吉士金聲薦之帝

立召見試其車入覽即擢副總兵令募新軍氏擊御
史監之尚倉卒召募皆市井遊手軍裝戎器又不時
給及戰御車者皆惶懼不能轉礮毀殆
盡甫亦陣亡金聲字正希休寧人遂南薄永定
門時以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尚書梁廷
棟鄖陵人及滿桂為之屯西直安定二門帝趣桂出師
桂言衆寡勢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
孫祖壽等移營南城外二里許列柵以待明日昧爽
大清以精騎四面蹙之桂及祖壽等戰不支遂俱歿京
師大震時帝不視朝傳旨敷布震八百中官巡城慰
諭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
有以遷主動上者乃疏言國勢孱弱視人心安危乞
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乞暮
中官傳旨乃退劉
宗周字起東山陰人

錢龍錫罷

御史高捷寧晉人史莖清苑人本閹黨王永光引用之頗
為龍錫所抑兩人因是大恨方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
報疏有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語而崇煥
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捷
莖遂上言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蹤指示宜與崇煥

烈始猶戒勿苛求迫再疏力攻遂不免意移色動放還未久逮繫旋加幾至沉寃西市前此熊廷弼之獄楊左皆坐以慘毒殞身莊烈豈無聞見何輦小效尤羅織竟不一加深察耶

並罪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杭章申辨棣莖再疏力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乃即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字宏載會稽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延儒性機警善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温體仁比數為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傑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會帝得偵事者報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初寒不懈帝覘知之遂並命入閣

庚午三年春正月韓爌罷

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貲進以爌為袁崇煥座主遂劾爌主和誤國宜與錢龍錫並罷帝重去爌貶抱奇秩無何庶子丁進上虞人以遷擢愆期怒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上海人劾疏復繼上爌三疏引疾歸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葬後其子詣闕疏請爌言于帝欲殺楊漣左光斗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之罪臟銀刑及妻孥此寃之甚者帝乃許收葬

兵部侍郎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帥兵至遵化敗歿之綸以庶吉士上書陳方畧帝壯之會金聲薦其知兵帝即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已貸數百金製木為西洋大小礮又製獨輪火車偏廂車獸車皆輕捷利用而所請弓矢器甲主者不以時應所招死士又不得衣裝賞犒費之綸以為言且請精兵一萬為進取計帝亦不能盡從時滿桂方戰歿朝廷大震之綸冒風雪誓師前進越通州而東

大清兵亦已由通州東渡兌香河進扼永平副使鄭國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教諭趙允頤副總兵焦延慶指揮張國翰守備程應琦皆死武舉唐之俊等死者復數十人鄭國昌邠州人張鳳奇陽曲人援兵皆觀望獨之綸奮前約總兵官馬世龍吳自勉趨永平牽制而親率所部直抵遵化距城八里屯娘娘廟山世龍等違約

大清以三萬騎迎戰兵交之綸發火礮頗有所擊傷再發則礮炸軍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鬬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為大呼曰死死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殁世龍等在薊州竟擁兵不救

二月立子慈烺為皇太子

三月李標罷

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時方爭門户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 家居五年辛酉贈少傅謚文節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我

大清兵既取遵化永平復拔遷安灤州 知州楊連死之皆留兵守之遂分兵向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寧昌黎皆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孫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承宗遣將戍開平 營名在灤州西南與豐潤縣接界明永樂初移開平衛于此 復建昌 昌名今改路在遷安縣東北有城 聲援方

大清復遣書議和遂旋師取道冷口 口名在遷安縣東北 而歸承宗始復四城 先取灤州尋復遷安遂入永平復遵化

六月流賊陷府谷

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而懼誅皆合于賊巡撫張夢鯨憂憤死詔以洪承疇代之起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討賊時王左掛等方攻宜川為官軍所戮文煥檄諭之左掛及其黨王子順苗美等皆請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賊從神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 以下注俱見前 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西及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及是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遂陷府谷據其城總

明代怯于用兵每視招撫為長策正德間馬中錫桑悅圖之事前鑒不遠至流賊四起伏莽漸多楊鶴受命勦除不能迅加剪滅顧一味主撫事皆諱匿不言已重負委任迨賊衆託稱降順既不容庇又漫無制馭之法但于城堡設立哨守遂陷府谷據其城總

督楊鶴方主撫匪不奏遣官四出招賊于是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並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黠燈子李老柴混天猴本名張應金獨行狼諸賊所在蠭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而延安賊張獻忠屬延縣柳樹澗人嘗從軍隸延綏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斬他將陳洪範奇其狀貌請釋之已乃逃去亦聚衆據十八寨稱八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疇誅之尋又與文煥擊破獻忠于清澗獻忠遁去以禮部尚書温體仁吳宗達武進人申行從子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體仁以訐錢謙益為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武言體仁嘗通賂崔呈秀杭州建逆詞體仁作詩贈魏忠賢又或言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帝愈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與宗達並入閣

秋八月磔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下獄尋遣戍

史筮疏言龍錫主張崇煥賣國欺君秦檜莫過其出都時以崇煥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為營脫帝怒勅刑官五日內具獄讞上以斬帥為崇煥擅殺議和則天下之冤龍錫未許帝召諭廷臣于平臺置崇煥極刑籍其家無餘貲方曰為翻案計筮等以龍錫故附東林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誤既定温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厭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中允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復上疏申救道周性旨貶秩調外而南帝頗感動久之帝意亦寖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冬十二月增田賦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即再派民亦憧然帝命户部協議

同兒戲使歷年延茂視官軍以致痍潰日深寖成大患其後陳奇瑜熊文燦等復理其謀賊勢熾延海內遂無寧宇雖務苟安而時決勝當時相習相沿迷而不悟而鶴鳴總兵之尤也

民窮起于官貪建棟所言不為無見然未聞懲官貪而先加派民之頗煩轉深所為憧然者安

在蓋明李耗散之由自神宗礦稅征求日股月削時閒數朝物力更無留餘之地及莊烈時大兵大疫元氣已竭盡無遺入軍興日增轉餉日絀雖精口腎瘠并無可剜之肉即亟允呈潤之疏未必有濟況并此不能用子

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千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愁怨明年給事中魏呈潤字中鳳龍溪人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之于民山海關中外兵舊額十八萬今只十萬八千合薊門援兵非溢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核接諸臣捐貲助餉大率索之于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

辛未 四年春正月延綏饑遣御史吳甡字鹿友興化人賑之

秦洊饑至是大祲山西以防河閉糴斗米銀六錢米脂清澗延長綏德之民流亡載道者十之七邑幾空帝特發帑金十萬命甡往賑且撫因荒從賊者甡用西安推官史可法字憲之大興人如詔書從事人便之

三月賊神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

先是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圍慶陽陷合水唐縣今屬慶陽府鶴閉移駐寧州一魁求撫別賊金翅鵬過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鶴設御座于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佯許之立赦其衆鶴以一魁最强致其壻帳中與同臥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一魁伏謝即宣詔赦之處其衆于寧塞鶴以賊黨茹成名桀驁令一魁所善劉金誘誅之其黨懼復挾一魁以叛而別賊李老柴田近菴等攻陷中部上天龍獨行狼等復掠鄜州勢大熾一魁後為張應昌部將所獲誅死

夏四月旱

敕羣臣修省

六月副總兵曹文詔大同人敗賊于河曲

自秦寇初起延綏以北為逃軍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寇為饑民邊盜則王嘉允土寇則王左掛為羣賊魁已而左掛伏誅嘉允復敗嘉允自黃甫川勾西人入犯洪承疇杜文煥擊破之竄而入晉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賊渡河往來倏忽無定

梁者為首自用結羣賊老狃狃曹操八金剛掃地王
射塌天閻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蝎子塊混世
王等及高迎祥張獻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
亦來會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米脂人李自成世居
李繼善寨幼牧羊長充驛夫善騎射闘狠無
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將置諸死脫去為胥迎祥甥
也偕兄子過往依之號闖將與獻忠等合

錢象坤罷

象坤温體仁門生也體仁入遂讓而處其下然無所
附和及是御史水佳允鄞縣人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
棟不待旨即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洩
之語侵象坤周廷儒惡廷棟並惡象坤象坤遂引疾
歸廷棟落職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邱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
孫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
而進遂以七月興工築甫竣我
大清兵已抵城下掘濠樹柵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
州大道城外堞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聞之
與總兵官吳襄遼東中後所人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
小凌河次長山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峯巒綿亘四山錯列因名連戰大潰監
軍道張春字泰宇同州人及副將祖大樂等被執諸將張吉
甫等戰歿總兵官祖大壽堅守不敢出城援自此絕
至冬大凌粮盡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副將何可綱不從大壽遂
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降于我

大清大壽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
大壽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奏聞于
朝帝于大壽欲羈縻之弗究也張春見執諭降不屈
久之乃死

何如寵罷

如寵官禮部時貧宗婚嫁格于有司者千餘人用如
寵言獲婚嫁者過千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言得免

及入閤為周延儒温體仁所抑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

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戶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鄭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大山西軍馬以彝憲有心計令鈎校戶工二部如涂文輔故事

文輔魏忠賢黨天啟中總督大倉節慎二庫名其署曰戶工總部

吏部尚書閔洪學　烏城人珪曾孫　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殫心為國朕亦何

藉內臣衆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尅軍貲臨陣先走衆怨遂與其子應元帥部卒刼有德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　元縣今屬武定府　新城　亦元縣今屬濟南府　而新城受禍尤酷知縣

吏部尚書閔洪學　烏城人珪曾孫　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殫心為國朕亦何

戎務益壞

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　鄧縣人　及巡按御史吳甡劾鶴主撫誤國逮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十二月孫承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禾嘉及承宗築城起釁承宗遂引疾歸　禾嘉先已謫南京太僕卿遂還京引疾歸

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反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　字初陽嘉定縣人　官遼久　孫承宗袁崇煥俱薊為贊畫以前兵備推巡撫　素言遼人可用乃以有德仲明為遊擊九成亦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等赴援抵吳橋天大雨雪衆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笞之衆大譁九成先賚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還適至聞

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官張可大字觀甫世襲南京羽林衛指揮發南兵拒賊戰方勝燾遽退可大兵遂敗燾兵半降賊遠陷及劉宇烈督師進討復以撫議為賊所愚致叛鄖族被攻圍竟不敢加遠一天比元化等相繼遠治朱大典一意進兵不數月悉蹶蕩定可知叛卒禍竿倡亂本易剪除其得以拒守經年實由於將兵者之遲疑不進勦撫成效即此了然彼欲聽心示以招賊者真不啻如夢囈矣

辛酉　明年正月元化自刎不死與同城各官俱執惟可大死之

殺其妾陳氏自縊于署　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撫大成聞于朝為言官所劾帝革大成元化職候勘

元化尋為賊縱航海歸與大成俱下獄大成論戍元化棄市元化故與徐光啟善光啟與周延儒圖救之卒不得

壬申　五年春正月延綏賊陷宜君鄜州

先是降賊夜襲甘泉河西道張允登漢川人遇害允登與知縣郭永固嬰城拒守城陷俱死之　及是混天猴偽為米商至宜君知縣不知聽之入城遂陷尋復陷鄜州兵備僉事郭應聘死之時曹文詔方于稷山擊斬黠燈子即趙四兒名勝往來秦晉沿河州縣進犯沁水之實莊莊有城故殉難副使張銓里居也時銓子道濬道澤皆官京師衆將棄去銓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僕共守殺賊甚衆賊不能克而退冀北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黠燈子尋為文詔所敗遁去被獲伏誅　師還擢臨洮總兵官乃與巡撫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總兵官楊嘉謨等分道擊賊混天猴尋為守備馬科部卒所斬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鄭以偉徐光啟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以偉讀書過目不忘而不能票擬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為帝所輕遂諭館員須歷外僚而閣臣自是不專用翰林光啟雅負濟經才有志用世及入閣年已老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以偉光啟相繼卒御史以二人

六月京師大雨水

秋七月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八月總兵官曹文詔等連敗賊于平涼慶陽

先是文詔與遊擊左光先等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

脂諸賊皆大捷埽地王授首神一魁餘黨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等屯鎮原將犯平凉巡撫練國事檄甘肅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間道至與嘉謨性善合大戰西濠（砦名在平凉府鎮原）斬千級生擒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破華亭（隋縣）（縣北今屬平凉府）攻莊浪（注見前）文詔嘉謨掩擊縱反間紿其黨殺紅軍友戚敗之水落城（在平凉府莊浪縣東南金置縣于此元省）追至靜寧州（注見前）賊奔據唐毛山（在延安府保安縣西北與慶陽府安化縣接界）遊擊曹變蛟（文詔從子）先登殄其衆至是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獨行狼李都司等連兵圍合水（注見前）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驚疑相告曰曹將軍沒矣而文詔馳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衆走銅川橋（在安化縣西）大敗之越日文詔復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騏破賊于甘泉之虎兕凹會總督洪承疇師次平凉整飭斬可天飛李都司降白廣恩餘

賊分竄者文詔追戮之耀州雒子山其黨殺獨行狼赫臨菴以降承疇戮四百人餘皆散遣關中巨寇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巡撫范復粹論奏首功第一而洪承疇抑不敘巡按御史吳甡推獎甚至復粹復為上疏兵部抑其功卒不敘復粹登州府黃縣人）以朱大典（字延之金華人）督軍討登萊賊初余大成孫元化既論罪朝廷以徐從治為山東巡撫謝璉（字君實豐利人）為登萊巡撫並駐萊州（詔先命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兵食從治以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並受事于萊）時賊先已破黃縣（知縣吳世楊被執罵賊死）世楊洛陽人陷平度（知州陳所聞抗守城破不屈死所聞安人）還益兵攻萊從治璉與總兵楊御蕃（字基分陴固守久之外圍日急諸援兵俱卡昌邑不敢進從治時以間出兵掩擊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熊明遇惑撫議以主事張國臣為贊畫往撫諭從治毋遽出兵壞撫局從治力言不可三上疏于朝語極切至朝議以兩撫臣並困圍中乃議設總督以侍郎劉宇烈（綿竹人）任之統馬步軍二萬五千勢甚盛而宇烈素無

籌畧日遣使講撫賊亦以撫愚之已而賊用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攻城從治中礮死萊城益危越兩月璉復為賊所誘出城被執時萊城已圍六月賊偽約降期請文武官出城開讀即解圍去璉不得已與知府朱萬年同出獨御蕃不往賊見璉佯叩頭涕泣遽擁以去即攻城令萬年呼降萬年屬聲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且呼御蕃急以大礮擊賊萬年遂遇害御蕃連發礮傷賊頗多賊稍退朱萬年黎平人于是舉朝痛憤詔逮守烈下獄罷尚書明遇遂絶撫議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閫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勦之總兵金國奇副總兵吳襄子三桂皆屬焉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副將年文綬馳救平度殺賊魁陳有時至昌邑靳國臣祖寬為前鋒有德逆戰于沙河有二一在即墨下流俱入海寬殊死鬬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萊州圍解守者疑賊誘以礮拒起潛遣中使入諭闔城相慶越日國奇等進兵黃縣斬賊首萬三千俘八百有奇逃散及墜海死者無算賊竄歸登州官軍築長圍守之

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卽曹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部議令宣大總督張宗衡臨清人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畢字侍平榆林人賀人龍米脂人艾萬年米脂人將闕中兵至鼎臣檄以自從宗衡怒其不從已檄之還三將莫之適從賊乘間入據磨笄山一名連枝山在汾州府臨縣東分其衆為三闊正虎據交城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據吳城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戰國時魏吳者為西河守築此以拒秦因名窺汾城紫金梁張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

癸酉六年春正月命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闕中賊稍盡悉走入山西御史張宸極言文詔威名夙著今秦賊滅具盡宜勅令入晉協勦帝從之遂有是命文詔東渡河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于壽陽巡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文詔追擊之斬混世王餘黨為遊擊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詔追擊猛如虎

逐走迺文詔兵于方山 在壽陽縣東北空立千仞頂方一里有池周百步 復敗五臺孟定襄壽陽賊盡平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大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 已而文詔復破賊澤州又襲潤城斬賊千五百有奇紫金梁老狗狗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之賊避其鋒多流入河北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 鎮名在懷慶府河內縣東北為豫晉襟要地 修武圍懷慶官軍擊之遁走別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 字建斗宜興人力戰却之賊遂自邢臺摩天嶺 在彰德府武安縣西北與山西遼州接界西下抵武安先是副將左良玉 字崑山臨清人敗賊于涉縣之西陂及是與賊戰武安良玉大敗河北三府所屬縣焚劫殆遍潞王 名常汝簡王翊鈐子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傀寵王樸率京營兵六千赴河南而以中官楊進朝盧九德等監諸將軍命曹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討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討文詔之尽以當賊者守無出兵石且方救以赴期平賊正宜聽其來重輒因迴按一言移之他鎮致賊作無所畏悍出入自如未幾而縱使渡河鴈張益甚悔亦何及明季重文輕武以致宗社邱墟呼可悲矣

曹文詔勇敢無前成名風者關中山右勦賊屢著成勞即其材

諸將李卑艾萬年湯九州 石璋人 鄧圮 四川人 及良玉等會文詔兵先後與賊戰皆勝之未幾帝敕諸將速平賊限以三月而文詔為巡按御史劉令譽所劾調大同總兵 初文詔在洪洞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按河南文詔與見語復相失令譽遂搤他事劾之部議文詔怙勢而驕調之大同賊所憚惟文詔既去益無忌矣

官軍復登州山東平

登州城三面拒山一面拒海其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開水門以通海舶賊恃此可走故不下及被圍久李九成出城搏戰官軍戢之于陣賊渠五已殲其二五人者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毛永祿陳有時也有時先已就戮及是九成亦死 氣大沮至是祖寬等奪其水門外護牆益大懼有德載子女財帛洗出海仲明以單舸繼之皆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不下遊擊劉良佐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遂入賊退保蓬萊閣 在府城北丹崖山下臨海岸宋治平中建朱大典招之始釋甲俘千餘人自縊及投海死甚衆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黃龍 遼東人邀擊

擒毛承祿陳光福等斬九成子應元惟有德申明逸去乃獻承祿于朝磔之有德仲明俱降于我

大清

夏六月周延儒罷

延儒為首輔溫體仁欲奪其位務為柔佞取悅于帝帝漸向之復曲謹以媚延儒而陰伺其隙延儒不知也體仁與王永光欲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帝以之臣問延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尚可喜故與龍相掎角龍既死亦降于

大清 自是島上勢益孤久之將士多敗叛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更置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

九月以錢士升字撝之嘉善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士升故出錢龍錫門下龍錫出獄周延儒詣之極言上怒甚挽救殊艱龍錫深德延儒未幾溫體仁至龍錫述延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安得生體仁佯曰上固不甚怒也聞者直體仁而惡延儒士升以座主故因

行恬雅與物無競後卒福王時追謚文端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總兵官黃龍死之

孔有德耿仲明怒龍邀擊必欲報之會鴨綠江有警龍水師往援旅順空虛有德等遂導

大清兵襲其城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自刎死部將

李惟鸞項作臨樊化龍張大祿尚可義俱死焉

廣鹿島在奉天府寧海縣西北海中副將

歸心體仁體仁亦以士升鄉人遂引與共政
冬十一月以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何吾騶廣州香山人並為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應熊熟諳典故而性剛狠温體仁力援之遂與吾騶
同入閣
賊渡河陷連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俱至
左良玉湯九州扼其前京營兵蹙其後賊連戰皆敗
欲逸阻于河大困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進朝信
之為入奏會天寒氷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
扼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靜海人督軍禦
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寧直
走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强李自成
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別為一軍

甲戌　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總督河南山陝川
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分遣諸將擒斬諸賊渠金翅鵬一
條龍等諸頭目凡一百七十餘人最後又克延水關一名永寧關在延安府延
川縣東南賊鑽天哨開山爺闕員絕險下臨黃河賊恃其
巢二賊俱賊不意焚其扼塞屢攻不下奇瑜潛師出
躪豫楚廷議以諸撫鎮事權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
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時又以
盧象昇知兵大名道命撫治鄖陽
賊自鄖陽渡漢遂入四川陷夔州
賊渡漢薄穀城集六路諸賊老回回過天星等犯襄陽分陷
紫陽明縣正德中置平利唐縣令與紫陽俱屬興安州南入四川掠歸巴
夔陵等六州縣遂陷夔州署府事同知何承光貴州鎮遠
人死之時副使以下皆逃承光赴督吏民城守力竭
無援城遂陷承光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自
賊起陝西轉寇山西河南湖廣四川摧陷州縣數十
未有破大郡者夔州地稱天險及是失守遠近震動
賊既陷夔州又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被執罵賊不屈
賊碎其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妻女迯檢陳國俊及
妻皆遇害又陷巫山通江迯樞郭贊化陣歿指揮王
永年田實守備鄒震辰皆力戰死惟梁山以里居中

書涂原集鄉勇伏密箐間用竹矛石乘高擊之傅毒弩矢血濡縷輒斃賊多死傷遂退去　高日臨字儼若鄱陽人

三月丁亥朔日食

夏四月山西陝西饑

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饑人相食陝西亦大旱詔發帑賑之

六月陳奇瑜圍賊于車箱峽峽在興安州界非華陰縣南之車箱谷也賊偽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先是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而別賊之入四川者亦以阻險復還鄖陽分其軍為三一往河南一趨浙川一向商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陝西練事鄖陽虛象昇河南兀默湖廣唐暉歙人四巡撫以兵遏其四面而奇瑜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闢十餘戰大破之斬三千餘級別將鄧圯等分道擊賊復連高迎祥李自成等悉遁入興安州之車箱峽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之匆死者過半自成急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意輕賊有驕色遂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撤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闕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其宰桑巴圖魯噶爾瑪濟農等率衆降因旋師入邊四路並進自宣府趨應州進略大同克靈邱保安攻下城堡無數總督張宗衡總兵曹

文詔張全昌等不敢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
戍以巡撫吳甡言留全昌文詔為援勦總兵討流賊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賄縱賊
詔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時賊已蔓延不可撲
滅大學士溫體仁謂山西巡撫吳甡曰流賊癬疥疾
不足憂也奇瑜罪當死有旨之者未幾調成邊
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踩羣昌平涼
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
原道陸夢龍賊陷隆德夢龍帥遊擊賀其勳都司石
崇德禦之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
與二將俱戰死時降德令費彥方以城陷被執不屈
死贊彥方字爾
吳浙江崇德人
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命豫楚晉蜀兵
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靈

溫體仁巧詐阻深抑為公直以要結主知及在閣惟日以戕賢植黨為事甚至力翻閣案疫亂是非而于邊計民生皆漠然置之不問已為誤國罪首至流賊橫行日久閣帥瘼敝相尋其原潰滋深雖童孺亦知為海寇無日乃體仁並未聞有勦撫深謀轉指剿寇為辭孫嘉績疏劾于度外真不復少具人心能無倘聽生奸尚加信倚崇禎十七年之間相更五十而體仁獨居位八年終致倾危莫挽亡國之君名

竇氾水滎陽時左良玉扼新安澠池坐甲自保而賊
傳其且至乃移壁梅山在閿鄉縣西北湫水注見前間良
玉實不至也賊每營數萬困糧窘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畏賊良玉前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協因是生心緩追養寇督撫檄調亦下時應
乙亥 八年春正月詔洪承疇出潼關討賊
賊聞承疇出關大會于滎陽老狗狗曹操革裏眼左
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
順天王及高迎祥李自成與迎祥合張獻忠共十三家七
十二營議散官軍未決李自成進曰匹夫猶奮況十
萬衆乎官兵無能為也宜分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
曰善乃議草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
當陝兵過天星扼河上綴河南兵迎祥獻忠及自成
略東方老狗狗九條龍往來策應陝兵銳益以射塌
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衆如自成言始
迎祥與獻忠並起比肩而自成乃迎祥支黨及是遂
相頡頏與俱東略江北兵單弱霍邱先陷縣丞張有俊教諭倪

可大訓導何炳芳皆死 頼州繼之知州尹夢鰲雲南太和人 通判趙士寬字汝良掖縣人 皆拒賊不敵投水死 夢鰲有膂力賊登城上夢鰲持大刀殺賊數十賊至益多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七人從之士寬于城陷後率衆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妻李攜三女登樓自焚僕王丹亦罵賊死 致仕尚書張鶴鳴及其弟副使鶴騰子大同一門皆死 賊執鶴鳴兄弟而倒懸鶴鳴于樹皆罵賊不絕口死 其他官紳士庶死難者共一百三人 衛指揮李從師王是俊千戶孫升田三寔雍元慶田得民王之麟及中書舍人田之頼知縣劉道遠光禄寺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杰諸生劉廷儁廷瓚皆死之有檀之槐者讓母樞不去與賊格鬬投敵人被磔死 城中婦女殉節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一時忠烈稱獨盛城破後亦無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屠之

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 榆林衛人 等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 注見前 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寢不報及是賊自壽州犯鳳陽國相帥指揮袁瑞徵呂承麽等以兵三千迎戰頗有斬獲俄賊數萬至官軍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遂犯皇陵大肆焚掠 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死之 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 漕運都御史

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素服避殿逮一鵬下獄棄市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閹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闕獻忠獨東陷廬江 里居參政盧謙命服危坐中門賊至不動遂投之舉人張受畢尹周亦皆不屈死 屠巢無為潛山太湖 知縣金應元自經死 訓導危永寧亦死焉

夏五月吳宗達罷

宗達在閣值温體仁專政充位而已及是乞歸

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官曹文詔戰死

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于鳳翔與官軍相遇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文詔聞信急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為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

州進遇賊真寧 唐縣令屬慶陽府 之湫頭鎮 在縣東即九城志之顯聖鎮也 從子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為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甚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右跳盪手擊殺數十人轉鬬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疇力遮之涇陽三原間賊不得過 文詔忠勇冠時稱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為相慶帝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注見前 並為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為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于獄帝嘗足加于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為引下賊焚鳳陽陵寢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强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及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擢至發與震孟並入閣 初至發由王田遵化知縣行取授禮部主事累遷光祿卿精覈積弊多所釐正遂受帝知旋陞刑部右侍郎明代自世宗朝許讜後由外僚入閣自至發始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 榆林衛人 敗績 賊為洪承疇所遮獻忠將由藍田走盧氏復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參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賊至來朝逃一軍盡殺世威軍暴露久大疫與賊戰失利敗走賊遂出閿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陝西事聞命解世威任 後亘大總督盧象昇言世威善撫士曉軍機徙以數千客旅久戍荒山水土失調疾疫大作遂致失利今當用兵時棄之可惜乃命赴象昇軍自效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

流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九月洪承疇破賊于渭南

象昇既加總督詔令督關外而承疇督關中時迎祥自成亦分兵迎祥畧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略富平三原以東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來降

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走

人通于自成妻邢氏邢氏趫武多智掌軍資每日支糧仗傑輒過氏營分合符驗氏偉傑貌與之私通懼誅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迫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逾華陰南原絕嶺與自成偕出朱陽關在陝州盧氏縣西與獻忠合

王應熊罷

應熊為楊一鵬所取士一鵬得罪言者并劾應熊遂引罪乞歸

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

震孟與温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以鳳陽皇陵被焚劾體仁誤國體仁憾甚會有劾譽卿為人營求遷擢者體仁擬旨斥譽卿為民吾騶震孟力爭帝責二人徇私撓亂並罷之體仁忮陰令人發端而己承其後欲排陷則故為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為之移初未嘗有迹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薄閿鄉左良玉祖寬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略魯山葉縣陷光州會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寬等擊敗之于確山

丙子　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于滁州

是時賊勢猖獗諸將率畏懼不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時師次鳳陽諸將來會象昇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為危形況請餉未

敦兵將從賊而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秦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良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皆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會迎祥圍廬

死之 宏業順德人 如蛟字騰仲州入 進圍滁州象昇聞警即率總兵

州不能破分道陷含山和州 知州黎宏業訓導唐正諫在籍御史馬如蛟皆

祖寬遊擊羅岱軍馳抵滁城下鏖戰賊大潰追斬無

毀伏屍蔽野滁水赤流數里賊乃趨鳳陽圍壽州突

潁霍蕭碭靈壁虹窺單曹總兵劉澤清 曹州人 拒河乃

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官

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

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

樂岱兵大戰七頂山 亦曰七峯山在裕州北 殲自成精騎殆盡以前禮部侍郎林釬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釬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為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矣帝迁其言命釬以原官入閣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

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 泰安州人 寧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譟而殺之副使丁啟睿

永城人 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以武舉陳啟新 淮安人 為給事中

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明祚至此已非空談科目資格考選諸具文所能補救萬一況尽斬以武舉士資格考選而與待一理其自為

之私固不待智者而辨蓋由奸人逆窺雅烈之意以一時宜察稱習中外迄無足倚之人因而緣人各法謂一切取士徒材都無實濟是以言者聽者俾如針芥之投迨至敗檢迨宜為世笑柄固自無足深責耳

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啟新以受賕匿喪削籍下撫按追贓竟逃去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自成自敗于彔昇後分部再入陝迎祥由鄜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變蛟破之自成走環縣未幾官軍敗于羅家山在興寧縣東盡亡士馬器伏總兵俞珊霄被執自成勢復振

夏四月戊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戊

太宗文皇帝纘承丕緒勵精圖治規模宏遠伐叛撫降平定

察哈爾先是遼東有鵲鴝鳩來集此烏乃西北蒙古所產人皆謂蒙古歸順之兆既而我大兵西征察哈爾至西喇珠爾格索諾木台吉等率衆請降遂進至林丹汗子額哲所居之托里圖按兵不動遣人往諭額哲之母遂偕其子舉國歸附并獲元代所遺傳國璽及薩哈勒察卦勒察厄爾喀孛爾哈暨蒙古各部落靡不懷德畏威稟承教令攻城略地所向成功國勢滋隆人心嚮附諸貝勒大臣等請上尊號

太宗文皇帝固辭不允諸臣再三陳請乃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時制度大備

天壇

太廟悉如典禮復定宮殿名正殿為崇政殿後為清寧宮臺東樓為翔鳳樓臺西樓為飛鳳閣大殿為篤恭殿建制壯麗規模宏遠百司官舍皆以次備列一日翔鳳樓召諸王大臣入令從官讀金世宗本紀因諭之曰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赫拉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勤求治理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于哀宗國遂滅亡乃知為人君者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爾等其謹識之

罷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籍

時温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

令富户报名输官與崇人國門何異當時歎田增賦方以峻令苛求小人希指生風逆取以搜括之策牌行人告錢士升擬旨提問亦欲加慫創以警妄言耳万莊烈覽疏既斥以沽名便聽其引退初不以括富為非故特覺正言逆耳國勢阽危尚不知為閉關留一綫元氣非自促喪亡而何

象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有武生李璡者請括江南富户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未嘗無益于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令秦晉楚魏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矣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面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帝大怒諸臣力救乃斥為民

六月林釬卒以孔貞運（池州建德人）賀逢聖（字克繇江夏人）黃士俊（廣東順德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逢聖性廉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衙陋習爾翼日遂削籍帝即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俊俱入閣

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秋七月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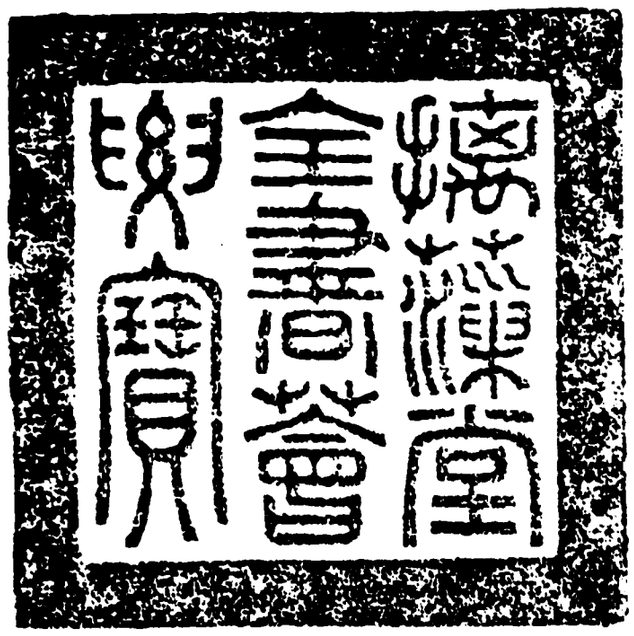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喜峯口　巡關御史王肇坤拒戰死　肇坤字亦資蘭縣人　由間道至昌平　總兵官巢丕昌降督餉主事王桂趙光胄分署州事通判王禹佐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成自吉皆死之　王桂黃岡人　連下畿內州縣　下順義知縣上官蓋自縊　撫蘇時雨訓導陳所蘊皆死也下寶坻知縣熊嘉志亦死之與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同死下定興在籍太常少卿鹿善繼不屈死教諭能嘉志亦死之下安肅知縣郭延任與妻同殉教諭歐三麟亦死之　三麟靈壽人　乃詔諸鎮兵入援給事中王家彥（莆田人）以陵寢震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自請督師命與中官羅唯寧宣大總督梁廷棟相掎角然皆不敢戰陝西巡撫孫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擊高迎祥于盩厔擒之送京師伏誅

傳庭代洪承疇為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雒傳庭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

祥于黑水峪一名芒谷在盩屋縣東南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
推李自成為闖王
諭廷臣助餉
未幾又括勛戚文武諸臣馬開銀鐵銅鉛諸礦
八月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起兵勤王廢為庶人錮之
先是流賊起王蠋金築南陽城又援潞藩例乞增兵
三千人不許至是京師戒嚴王倡義勤王詔切責之
行至裕州與流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事定下部議廢
為庶人幽之鳳陽
我
大清兵東歸
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已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為總督
宣大素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
十萬帝諭九邊奉以為式
冬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為溫體仁所忌請告去
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
刑政垂舛及宦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為
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主事臣王念孫
謄録監生臣嵇承恂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明

毅、帝

五年 禎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即闖塌天）等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合烽火達淮揚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楊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史可法親率兵當賊衝賊遂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往援皆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國維（字玉筍東陽人）檄良玉搜山不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于鄧家店殺參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令河南士民合疏留已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良佐來赴賊始

適獻忠入湖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先是我

大清往征朝鮮攻克義州渡嘉山江進薄平壤朝鮮空城適去國王李倧遣使請受盟因許其通和而還既而朝鮮復屢背約陰持兩端我

太宗文皇帝乃親統大軍征之長驅直入遂克王城國王李倧逃于南漢山城

大軍圍之其妻子羣臣盡被俘獲已而漢江口濱海之地及江華島城在朝鮮國閒州東北海中復為

大清所取

既降皮島益孤北有濊耿仲明尚可喜夾攻之副總兵金日觀力戰死皮島遂為

倧窮蹙乃上明所給勅印奉表出降朝鮮

大軍所取倧勢益窮蹙乃上明所給勅印奉表出降朝鮮

三月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嗣昌以父憂在籍會尚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乃以嗣昌為之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有口才酬對敏捷帝以為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為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糧者因籍加派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蠲得銀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減免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輸貲為監生

充餉議上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為均輸布告天下尋以武臣驕惰逮戮失事總兵王忠張全昌惟左良玉以六合破賊功藏罪自贖

夏四月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督

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文燦官閩廣久帝未識其為人因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甚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

記文燦酒酣耳熱不過浮誕狂談其胸中本無定見閣以德其謟事務揣揚莊烈更困祕苑惜內侯爲引椎鑿軍務平致膚功倘賜當時圖勢將傾即悟簡賢求才大臣推敬皆取允于宸宮一無所得不益促其滅亡乎

耳若文燦迕詎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問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我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辭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之于帝初文燦自貴州徙家斬水與邑人姚明恭爲姻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規引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至是帝以文燦總理南畿五省軍務文燦拜命即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已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罷者一二千人以自護予刀甲膏甚整次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耶命予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皆不能當賊上將以名使公厚集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卻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測公心撫然流涎延非海寇比公其抵安慶良玉桀驁不受節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詣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爲用嗣昌言于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已而京營將黃得功字虎山閩人連破賊兵威甚振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軍屢捷益懼文燦顧決計招撫刊檄徧懸通都帝聞之怒嚴旨譙責嗣昌爲救乃解

六月温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爲仇帝以爲樸忠思禮無與比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衆怨歸己倡言密勿不宜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錄故所中傷人不能盡知廷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布衣楊光先至輿櫬上奏帝益謂其孤立罪責言者或至杖死至是常熟人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

溥知縣張采倡爲復社與采林相應者輸貲爲監生求入社不許因詣闕訟采等原于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飆皆言復社無可罪失體仁意俱按降謫于是復有張溥字天如張采字受先俱太倉人倪元珙上疏入馮

元魁字爾愚慕容氏人體仁故譽謙益擬旨逮下詔獄嚴訊謙益危甚求解于司禮太監曹化淳化淳故王安門下也德謙益嘗為安作碑文頗為營求漢儒偵知之與其黨吉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桌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詔下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佯引咎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輔比故年念朝士多與為忌不敢逐肆於上前短其人門戶書是時流寇跳梁輔揆中原邊地糜爛民生日困未嘗進一籌畫夜自引殘卒竄入兩畿山西大旱山東河南蝗

秋八月以劉宇亮綿竹人字烈弟傳冠字元甫進賢人為禮部尚書薛國觀舜城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觀為人陰鷙路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譽東林密薦于帝遂致柄用時體仁雖去國而國觀與張至發並效其所為蔽賢植黨國事日壞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間陷寧羌破七盤關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七盤領上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于綿州戰死遂連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進逼成都未幾洪承疇督曹變蛟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引殘卒竄入岷州及西河宋置州明改縣今縣屬秦州山中

戊寅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

夏四月張獻忠偽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當是時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驍勇次

則曹操獻忠嘗偽為官兵欲掩宛城左良玉適至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馬亦及刀拂獻忠面馬馳以免會熊文燦為總理刊檄撫賊闖塌天與獻忠有卻詣文燦降獻忠創甚不能戰心內恐至是偵陳洪範隸總理麾下為總兵大喜（獻忠嘗死洪范救之事具前）因遣間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毋死公宜忘之耶願率所部降以自効洪範亦喜為告文燦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廣東海陽人）分巡道王瑞梅（永寧人）與良玉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乃止

張至發罷

至發嘗疏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為言者所劾至是中書舍人黃應思以睹請得罪詞連至發至發憤甚連疏請勘帝優旨褒答而下應思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逭旨患病云（至發頗清狂起外僚增翔林乡不服又始終忌異已不能收物情帝亦以其望輕即驰之去後十四年帝思用指臣特勅召周延儒溫至發獨至發四疏辭十五年四月卒于家

五月獎惑逆行至秋乃滅

帝素服減膳諭諸臣修省

六月孔貞運罷

貞運先與黃士俊賀逢聖同相已而兩人相繼罷去士俊十年十二月罷逢聖是年三月罷及是貞運代張至發為首輔會帝親自考選諸臣卷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及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羣譟朝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遂有劾之者貞運即引歸（國變後貞運先自勦絶不能起未幾

辛貞運至聖六十三代孫也

以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金谿人）為禮部尚書方逢年（安遠人）范復粹（黃縣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嗣昌熹學兵部

初國祥掌戶部議借都城債舍租一年可得五十萬勛戚內官多匿不奏得僅十三萬然國祥由是得帝

眷至是與嗣昌等並入閣

雨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肇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為訟寃楊嗣昌時

巡撫永平聞于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

長壽人為總督于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

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逐東巡撫方一藻

欽縣人主和議時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會廷推

閣臣道周名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望

嗣昌復摭拾道周前辭諭德疏中有文章氣節不如

鄭鄤字公路武進人侯先子語鄤文震孟

者故庶吉士與文震孟同建言相交善温體仁憾震

孟因劾鄤父振先杖母言出其從母

家大學士吳宗達帝

怒不俟佐証磔死嗣昌因言鄤杖母飛走不如今

道周又不如鄤何用談綱常為且其意徒欲庇吝徒

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及

是召內閣及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

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

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

果然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國家綱常自信

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

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

物遂非且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

也時道周對不稱旨帝屢駁詰道周曰今日獨立敢

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

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偽而辨行僻而

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

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

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示裁抑後開爾有操守

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

旨遂叱之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

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

欲加以重罪念其名高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為

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
八月傳冠罷
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為揭帖接筆判其上既
知誤惶恐引罪帝即放歸
九月我
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
大清兵分路入墻子嶺青山口劉遼總督吳阿衡格州人敗
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抵牛闌山總監高
起潛兵敗遂由盧溝橋趣良鄉下畿輔城四十有八

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 本朝 諡忠定
人鈐尚寶丞錦官生鈁生員錦從子鍊及滁之沅之澧之源之浩之漼從滁之澈之淇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又同時死節者知州則有深州知州滁州知州滁之士吳及父訥一家從死者十三人知縣則有任邱知縣白慧元亦一門俱死餘如慶都知縣黃永宗靈壽知縣張烈宿莊平知縣高邑知縣宋希克博平知縣李承芳卭縣知縣高重光及忠縣知縣張文煥興濟知縣錢珍慶雲知縣陳誠等教官則有鉅鹿教諭唐一中鹽山訓導馮大綽於樹訓導劉廷訓臨城訓導張純儒等鄉官則有侍郎李模子李崇德董祚鉉克家諸生則有參劃恩等皆以衛帥死滁州人王采澤州人崔賢弋陽人唐一中全州人馮大綽登黎從父劉廷訓順天通州人張純儒新安人喬若雯臨城人歷定州知府罷歸李禎寧仕卿人歷山西按察使罷歸李崇德青縣人歷戶部員外郎董祚隆平舉人魏克家高陽人知鄒平縣

又自德州渡河下山東州縣十有六年正月
事在明
執德王由樞莊王見濟
六世孫
布政使張秉文字含之桐城人等死之先是楊嗣昌檄山東巡撫顧慕師德州于是濟南府空虛迎按御史宋學朱方行部章邱聞警馳還與東文及副使周之訓參議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嗣昌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嗣昌無以應及濟南被圍東文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接兵竟無至者及城潰東文巷戰被創力不能支死妻方安陳俱投大明湖死學朱字訓謙世熊與濟南知府荀好善同知陳慶宜通判龍烈獻歷城知縣鮮

承宣臨邑知縣宋希克博平知縣張烈宿莊平知縣濮建極武城知縣李承芳卭縣知縣高重光及忠縣知縣高重光及忠縣知縣張文煥興濟知縣錢珍慶雲知縣陳誠等教官則有鉅鹿教諭唐一中鹽山訓導馮大綽於樹訓導劉廷訓臨城訓導張純儒等鄉官則有侍郎李模子李崇德董祚鉉克家諸生則有參劃恩等皆以衛帥死滁州人王采澤州人崔賢弋陽人唐一中全州人馮大綽登黎從父劉廷訓順天通州人張純儒新安人喬若雯臨城人歷定州知府罷歸李禎寧仕卿人歷山西按察使罷歸李崇德青縣人歷戶部員外郎董祚隆平舉人魏克家高陽人知鄒平縣

詔盧象昇督兵勤王
象昇遭父喪請守制未行詔督山西總兵楊國柱王
樸虎大威諸軍入援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
中官高起潛陰主和議象昇心非之會召對平臺帝

慰勞之咨以方略對言命臣督師臣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曰和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禦形勢甚悉帝壯之而戒象昇持重命與嗣昌起潛等議當是時帝心知天清兵銳甚力不敢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昇出與兩人議不合即日陛辭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毋輕戰而已象昇念帝意頗銳而事多為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表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頗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尚方劍當先加已頸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遼講和往來數日共事始知鎮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元忠本督人嘗卜于逸多相識故嗣昌遣之然議和事大不得要領而止

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持一議人數日洪承疇大破李自成于潼關

先是自成偽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為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命曹變蛟窮追設伏于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十八騎遁商洛時闖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竄陝西亦以求撫給熊文燦猶傳庭復引兵敗之于閿鄉靈寶賊窘甚忽得文燦止兵檄謂無妬我撫功縱部下戕殺傳庭快快而還未幾永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時刑科參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人已產絕爪夷親戚遂輕議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逢年疎忽逢年引罪即罷歸

督師侍郎盧象昇敗于鉅鹿死之

是時

大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涞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擣保定令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猶未敗衂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尚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與流賊角大小數十戰賊雖強盛俱烏合之衆一敗即散走故所向催破及是大軍在前又為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旋進至鉅鹿南賈莊中官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贊畫主事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殭場手吾以一死報君猶為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衆昇卒僅五千行至嵩水橋與大清兵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

死誰卻我者競立祠祀之順德知府于穎（金壇人）毀其

狀以上事始白嗣昌故靳之踰兩月乃得殮（象昇嘗三賜劍未謝遽誤忠烈本時遞誤忠烈朝暘專誤忠肅）

請卹帝先申嗣昌言不納及嗣昌敗乃加諡卹恤王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事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于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兵不歸則流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于邊非譁則逃無益

178-501

帝不能用尋又移傳庭于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為楊嗣昌所阻愠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為民逮繫論死

二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晉州不敢戰尾

大清兵而北至天津乃劾總兵劉光祚逗遛詔斬光祚軍前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復具疏乞宥帝責其前後矛盾削籍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帝建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陳祖苞總兵吳國鎮等

初賊渠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衆于許郊外許大州

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鎮平關

諸將寄孥處會良玉率諸將入援士秀等假良玉軍號紿入城縱火殺官吏殲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忠于鎮平關降之復遣降將劉國能擊降士秀等于是熊文燦上言兵威大震賊成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程國祥罷

初國祥之相也帝御中極殿召廷臣大十餘人發策親試之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人然帝意已前定第假是為名居數日國祥遂與楊嗣昌等同相時先後居政府者八人而嗣昌薛國觀獨用事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其間自守而已至是召對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絨默大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

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崔景榮趙照宋琬來蘇大學士預機務

三人皆庶吉四知尤甚薛國觀力援入閣

張獻忠叛于穀城

于登進之日酒也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刼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字資甫桐城人）力言于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入禦羅汝才諸賊疑見勦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殺之鈿毀穀城進陷房縣知縣郝景春（字和滿江都人）及其子鳴鸞皆死之（鳴鸞力敵萬夫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馬又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臥帳將襲擒之會指揮張三橋開門納賊入守備楊道遵巷戰死景春鳴鸞及主簿朱邦開皆被執不屈死）左良玉羅汝才追擊之至羅暖山遇伏岔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時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箱峽張獻忠之叛被城為明所由亡而陳奇瑜與文燦其罪首云）

六月幾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加征練餉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于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秋八月削熊文燦官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文燦尋逮下獄帝聞教城之變大驚削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令戴罪視事及聞佐良玉敗益怒遂命嗣昌往代逮文燦下獄論死（明年十月棄市）嗣昌既受代乃大誓師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嗣昌以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請拜良玉平賊將軍報可良玉既佩將軍印志寢驕遣使以書謝嗣昌嗣昌不悅

庚辰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于太平（明縣今屬四川夔州）是時賊分為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界東則革裏眼十營伏漳房興遠間楊嗣昌駐襄陽而令左良玉專左金王等四營分擾隨應麻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

四川按界與賊遇擊之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字大中亭鄉人）率賀人龍李國奇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在縣東北）

亦曰大竹渡其上流即北江下流至陝西紫陽縣入漢良玉駐魚溪渡未幾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與下瑪瑙山俱在太平縣境見瑪瑙山險峻將據之官軍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為三己當其二秦兵當其一曰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攻賊陣堅不可動麾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一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適入興歸山中勢大蹙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宇石帆楊州興化人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道周貶江西按察司照磨時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大學士魏照乘素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背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尚書李覺斯宋莒人獻輕嚴旨切責再議謫戍烟瘴帝猶以為失出除覺斯名尚書劉澤深扶溝人言二人罪至永戍至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彊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彊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聖主覆載之量也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

以謝陞陳演井研人為禮部尚書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覘能否演結中官探得帝所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揣旨遂被擢用

五月石砫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于夔州

汝才犯夔州遇官軍屢捷會良玉至以兵邀擊連敗之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六人汝才走大寧

宋縣令屬夔州府

姚明恭罷

明恭出趙興邦之門公論素不與柄用後鄉人詣闕

訟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六月薛國觀以罪免尋逮使逮入都賜死

國觀柄政一踵溫體仁所為而才智遠不逮操守亦

弗如帝初甚信嚮之後意亦漸移帝憂國用不足國

觀請借助于戚畹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孝

定太后兄弟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

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為軍資

故國觀言之帝因欲盡倍所言四十萬不應則勒期

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襲通衢縱

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為請帝怒奪國

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會皇子病

宦官妄傳言孝定太后已為九蓮菩薩降神言帝

薄外家諸皇子盡當妖俄皇子卒帝大恐封國瑞七

歲兒存善為侯盡還所納金銀而追恨國觀待隙而

發初帝嘗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曰使厥衛

得人安敢如是時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出沾背

于是專察國觀陰事悉以上聞國觀不知也及是行

人吳昌時當考選恐國觀抑己因共門人以見

國觀偽許第一當得吏科逮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

時大恨以為賣己與所善東廠謀盡發國觀受賄不

法事以達于帝帝遂借景擬發怒下五府九卿科道會議革國觀職放歸帝怒猶未已

會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以聞而東廠所遣伺

國觀邸者值中書王陛彥至執之得其平日

招搖通賄狀詞所連及甚衆陛彥詔獄窮治頃之給事中袁愷

陛彥行賄有據不俟獄具即命棄市而遣

使往逮國觀國觀遷延不赴久始入都遂賜死

八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陷四川諸州縣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

玉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

人皆不為用獻忠遣閒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民市鹽米芻酪收潰散西走白羊山與羅汝才合時曹操過天星方寇大昌注見前巫山欲渡江為官兵所扼獻忠至遂與之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甚立馬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賊爭死鬬官軍退走賊畢渡屯萬頃山歸巫大震先是嗣昌以川地扼塞合羣賊而殲之可盡殄及是開羣賊已聚蜀界乃自夔陵湖舟而上而獻忠勢已張甚曹操過天星等東西奔突官軍往來追逐不能及獻忠遂陷大昌進屯開縣宋州明為縣屬夔州府今張令永寧降將戰死秦良玉亦敗賊遂北陷劍州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賀人龍扼之平陽百丈俱關名注見前賊不得過乃走巴西屠綿州越成都陷瀘州復至開縣嗣昌在重慶三檄人龍會師又九檄召良玉兵皆不至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遂入河南

先是楊嗣昌在夔陵檄自成出令降自成出嫚語官

大困時賊將多出降自成欲自擁止有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之與步入叢祠顧而數曰人言我當為天子盍卜之神不吉若斷我頭以降宗敏諾遂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若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會巡撫邵捷春移置戍兵圍者懈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啟泰移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臨潼人拒守三晝夜城陷與主簿趙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已百户孫世英皆死之

古魚復縣因山為城所謂赤甲山也在夔州府奉節縣東自成大困時賊將多出降自成欲自擁止有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之與步入叢祠顧而數曰人言我當為天子盍卜之神不吉若斷我頭以降宗敏諾遂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若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會巡撫邵捷春移置戍兵圍者懈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啟泰移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臨潼人拒守三晝夜城陷與主簿趙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已百户孫世英皆死之

李精白子也會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據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因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約為兄弟改名嚴虛氏舉人牛金星唐動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議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三尺餘上識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自成猜忍好殺嚴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殺為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飼者不辨竟自取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竟復進註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之以相煽動民方被勒飼練飼之苦從自成者曰益衆矣

冬十一月南京地震

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饑人相食

辛巳 十四年春正月官軍追張獻忠于開縣敗績獻忠遂東犯

先是楊嗣昌駐重慶監軍評事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知左良玉跋扈不可使又慮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分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其歸路嗣昌不聽時嗣昌下令敢雖汝才累降則授官獻忠不赦擒斬者賞萬金將侯朔日自自堂皇至庖湄邊題有斬督師者賚白金三錢嗣昌賊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遂復戒期乃自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在縣東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杰迎戰士杰深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前部無關志乃密選壯士潛行箐谷口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如虎突圍出士杰與遊擊郭開皆戰死

嗣昌以襄陽為軍府餉金甲罷各數十萬皆聚焉每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憲王瞻墡按呂維祺本朝賜謚忠敬

抵興山絕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

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陽者喧言先帝困天下以肥王令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杈腹死賊尚書呂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及是賊大至總兵陳紹禹等入城守禦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詬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明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世子由崧裸而逃維祺被執不屈死同時以鄉官死難者待詔郭顯星推官盧克念知縣劉方奕皆洛陽人以舉人死難者洛陽張氏表高縣王翼明以布衣死者孟津孫挺生新安馬明山李登英賊既殺王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宮散金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枵定王橚十世孫急發庫金募死士與巡按高名衡沂水人及副將陳永福等固守自成攻之晝夜不克解去按呂維祺本朝賜謚忠敬

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嗣昌使者于道
取其兵符以二十八騎紿入襄陽城時襄陽未知敗
問合符信遂納之夜半火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
巵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
王常法同遇害參議張克儉字尚型
人遊擊黎民安金谿人留
等死之獻忠因得其所失妻妾
涤覽教諭曹惟禎與史吕維顯皆不屈死邑紳士确
難者則有訓籍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洪引徵行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五 三十
知縣馬綱申佚選教官段增輝舉人余容善諸生盧
詔德黃焯陳廷對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皆焉
賊死所修黨起忠賢麗名逆案
及是死節 盛以恒潼關衛人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鎮名注見前 聞襄陽洛陽皆陷憂
懼不食死以丁啟睿代為督師啟睿本庸才憚李自成
不敢討聞張獻忠在固始梢弱請專勦獻忠從之
夏五月范復粹罷
薛國觀罷後復粹為首輔御史魏景琦劾其與張四
太宗文皇帝以書諭祖大壽降大壽不答洪承疇調馬科吳三
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五 三十一
太宗文皇帝聞之親率大軍陳于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
承疇等懼以數千騎略陣旋敗走伺
大軍還則遣兵從後追襲相距百步我
太宗文皇帝復令轉戰張黃蓋率數人指揮布陣士卒望見
皆披靡王樸吳三桂等遂夜遁去
大軍往來截擊承疇等軍士皆奔竄四出自杏山迤南

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命順天巡撫楊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往援臨清運河涸京師大疫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于信陽獻忠自商城疾趨犯信陽（知州尚孝誌訓導李逢旭陳所聞邑進士張應商皆死之）羅山固始沁陽諸州縣羣盜附者萬計遂東犇略獻忠自瑪瑙山之敗心畏良玉及屢勝頗有驕色至是良玉追擊至信陽大破之降賊衆數萬獻忠被重創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江溢道絶官兵不能進獻忠走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為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盡所從止數十騎時羅汝才以先與自成合獻忠遂因以投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地非若所當留也因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罐子等勢復盛

九月陝西總督傳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軍潰于新蔡死之以汪喬年（字成里遂安人）為總督

自成陷河南勢大盛帝以故尚書傳宗龍總督陝西別勅保定總督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隸麾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穿塹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扶溝陷葉縣圍左良玉于郾城帝乃擢喬年為總督

召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

初延儒里居頗從東林遊善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羅喻義（字君常無錫人）等又皆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內慙而體仁益橫比體仁去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

昌等並以娟嫉構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俊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為然溥友吳昌時為文開近侍馮銓復助為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至是因興賀逢聖復召入閣溥等因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字映碧春芳五世孫第進士總兵猛如虎等帝皆忻然從之

冬十月癸卯朔日食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鏌總兵猛如虎死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陷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裒力竭遂被害參政艾毓初延儒捻惡已久其失勢內慙與萬安之夜望三台何典張海等乃欲以力撥相去萬其復收永榆之効真不啻廷人說夢真尤可怪者人品之貶奸邪退縱竟無猛烈而賊殊起廢何至以昌時等一二恣人交通內侍遂得援據升高大柄東林修仇者內有所交關于延儒乎何詆而當時所謂清流者亦可知矣

壬午十五年春正月起孫傳庭為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

李自成圍開封益急開封故宋汴都金人重築厚數丈賊用火攻法于城壞處實藥發當輒糜碎名曰放迸城土堅火迸皆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驅而去南陷西華尋屠陳州副使關永傑字人孟舉人王受爵字陳明知州侯君耀字成安人鄉官崔汭之庶邑人俱罵賊死歸德睢州寧陵太康數十郡縣悉被殘燬

商邱知縣梁以梓全家殲焉已復還攻開封為持久計詔釋傅庭于獄特召見獎勞甚至命督京軍赴援

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于襄陽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于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砦于襄陽自成解鄖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入城拒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惡諸生劉漢臣等助城守剽刖幾二百人時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帝方命孫傳庭救開封傳庭焦捏馳赴會喬年敗沒人龍潰入關中帝即命傳庭往代且密諭誅人龍傳庭至乃數其開城縱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而撫定其部曲

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廣城人）不能救吳三桂遣卒尾

大軍後復敗走會松山副將夏承德遣子為質約日獻城

大軍如期攻之城遂拔巡撫邱民仰（字長白渭南人）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關門勁卒盡喪錦州城內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下（大壽尋以病卒）帝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鶴吳三桂三桂時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擁雍三桂時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擁

三月魏照乘罷

照乘居位四年御史徐殷臣劾其嗜妾棄妻縱壻為奸諸醜迹照乘猶欲辨御史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復論之遂引疾而歸

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

請主和以紓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乞和我
太宗文皇帝宴勞有加禮仍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
陛陛後見彊事大壞于帝前述宗龍之言帝慙陛進
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謁陛陛言
新甲私告傳宗龍宗龍以語謝
上意主和于是言官交章劾陛帝怒其洩漏削籍去
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凡上其家偃佚以為塘報付
之抄傳于是言路譁然論劾新甲不引罪反謂已功
初帝密以和議委新甲手指往返
者數十皆成以勿洩一日馬紹愉
初帝恨孫承宗不用
逐詔下獄
尋棄市
五月以鄭三俊為吏部尚書
周延儒言于帝以老成名德不可輕棄請召三俊復
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
吉水人
以會推閣臣得罪
日宣等列蔣德璟黃景昉等名以上帝命再推復上
房可壯等三人大際不獲推者為流言入內帝深惡
之特御中左門召日宣及與推諸臣責日宣徇情溢
舉命錦衣官就冠帶就鞫扈臣皆股栗失色逾下日
宣刑部擬戍與推之臣亦有被罪者
德璟字申葆黃景昉字太衡俱晉江人
蔣即命三俊
代之延儒又請以劉宗周長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
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
石麒
字實庵
嘉興人
等皆復官布滿九列中外翕然稱延儒
為賢
延儒嘗偕同列燕侍帝語及黃道周時道周方
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
可用同列因請移戍道周近地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領之即日復道周官
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
貴陽
人
總督廬鳳軍務
初汴圍急督師丁啟睿及佐良玉往援獻忠乘間陷
亳州入英霍至是復糾別賊陷舒城據之
教諭楊廷
璧與在籍
編修胡守恒協力嚴守至三晝夜城陷被執
罵賊死
廷璧字荊璞江都人守恒字貞可
連陷廬
州通判隨典基經歷程元綬指揮趙
之璞皆力戰死
典基太和人
含山巢廬江無
為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起
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貴坐遣
戍至是禮部侍郎王錫袞
祿豐
人
薦其知兵周延儒力
贊之遂自戍所起用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以蔣得璟黃景昉吳甡並為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李日宣雖被譴德璟景昉甡三人已先有旨入

闇德璟等以日宣故叩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宜能安及是三人召對稱旨遂並入直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于朱仙鎮諸鎮皆潰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諸軍皆潰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在開封府城西北十七里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營高阜亦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而入貫東南門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戶皆蕩盡得脫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沒萬餘乃拔營去時涤傅庭方治軍關中帝以開封急

大清兵已克薊州留道南鄉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連下兗州等府几攻克八十八城魯王以派（荒王檀十世涤）自殺樂陵陽信東原安邱等諸郡王皆死（當是時嚴輔之弘望風迎走或獻金帛迎降其死于戰守及紳士之殉節者幾輔則霸州副使趙輝督守給事中周而濟同知丁師義鄉官參政李時府頹允紹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解職知府傅梅順德知府吉兆嘉趙州知州王瑞晃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定州知州唐鉉阜城知縣呂大成永清知縣高維盛無史李時正教諭郎養性鄉官劉維憲清豐故都王一貞鄉官部中李其氾等山東州臨清總兵官劉源清推官陳啟泰史目陳龍翔鄉官侍郎張忠崇衛少卿張振秀員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時闕內外並建二督又設二督于昌平保定又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布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留道南鄉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連下兗州等府几攻克八十八城魯王以派（荒王檀十世涤）自殺樂陵陽信東原安邱等諸郡王皆死（當是時嚴輔之弘望風迎走或獻金帛迎降其死于戰守及紳士之殉節者幾輔則霸州副使趙輝督守給事中周而濟同知丁師義鄉官參政李時府頹允紹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解職知府傅梅順德知府吉兆嘉趙州知州王瑞晃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定州知州唐鉉阜城知縣呂大成永清知縣高維盛無史李時正教諭郎養性鄉官劉維憲清豐故都王一貞鄉官部中李其氾等山東州臨清總兵官劉源清推官陳啟泰史目陳龍翔鄉官侍郎張忠崇衛少卿張振秀員

外郎邢泰告知縣尸仕天津參將賀東戍文州魯府長史俞起蛟副使王雒新如府都藩錫副總兵丁文明鄉官給事中范淑泰登萊僉事邢國璽萊陽鄉官宋玫沈迅臨淄知縣文昌時陽信知縣張子卿滕縣知縣吳良能疊縣知縣劉光先等並附注于此趙輝字黃如河津人周而澤振縣人丁師義楚雄人趙現慈路人顏允紹字廣明曲阜人姚汝明夏縣人陳三接文水人傅梅邢臺人吉孔祥洋縣人王端邑守服先江陵人陳廣心元城人王一統成安人唐鉦字陵川人徐應芳臨川人陳龍翔蕭山人俞起蛟錢塘人節藩錫字晉伯金壇人范淑泰字通也滋陽人邢國璽長葛人文昌時全州人吳良能益州人

閏月李自成陷汝寧前總督侍郎楊文岳等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自成并合羣賊先是馬守應擒老回回賀一龍擒革裏眼賀錦擒左金王劉希光擒李世王蘭蒼成擒亂世王號革左五營至是俱歸自成

攻汝寧總兵虎大威中礮死城遂陷文岳被執大罵賊賊縛之城南以大礮擊殺之兵備僉事王世宗字仲遼人知府傅汝為江陵人通判朱國寶成都人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汝陽知縣文師頤全州人等亦俱不屈死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遣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衆各數萬諸小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于是為極逮明年帝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為矣

下給事中姜埰字如農萊陽人行人司副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于錦衣獄尋遣戍

先是有造為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其言直達御前及是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切埰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獨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輩語乃騰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憝欲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將來誰復為陛下言天下事者臣區區之愚不獨為言官職掌更為朝廷清治亂之源也是時帝憂勞天下至黙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痛切而採顧反覆詰難若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埰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而時又有熊開元

明李國政日非說言競起往往造為異語以揆成人心如二十四氣之說浮誕不經妄為傳播原亦不成事體安能煽下書刺成自以當時言路賢勝莫以消除積習乃姑塚安加栲訊意欲激發前過疑君上之心逞臆恣陳語詞曲詰更非臣子立言之體委諫後以伸激詰名尚且無神國事從未有任私意以妄度上心可以謂之直者若能剖九之

請見聚言終于詞字裏白更不足供一笑矣

事開元欲論周延儒屢請召對及入見延儒同在不敢言一日帝御德政殿秉燭獨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帝不許帝疑開元意有所為詰問者久之開元但言小臣面奏而大臣皆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帝不懌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延儒慮其補牘陰令吳昌時沮之昌時開元令吳江時忻投士及奏上不更及延儒他事帝大怒命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素怨延儒令盡發延儒之隱以聞帝益怒甚令養性潛斃採及開元于獄養性懼商之同官不敢即奉命已而語洩有奏之帝者會帝意已漸解逮採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移刑部定罪已皆遣戍採宣州開元杭州方採開元下獄時或謂延儒當救不從而劉宗周以救二人削籍徐石麟又以救宗周罷去延儒竟無一言

於未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軍覆賊咸附乃脅崇王由榛簡王見澤六世孫使從軍陷荊襄諸郡殺湘陰王儼鈏遼王支屬遂犯承天焚獻陵陵中有肇慶山谷自成懼而止巡撫宋一鶴宛平人總兵錢中選留守孫壽崇宣城人有容于副使張鳳翥知府王機扶風人鍾祥令蕭漢宇雲濤南豐人等皆死之徇下旁近州縣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初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及是自成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晨以二十騎斬汝才于帳中悉并其衆于是謀以荊襄為根本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僭號新順王又以牛金星言勑設官爵名號置五營二十二將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有侍郎郎中等官要地設防禦史府曰戶州曰牧縣曰令崇王由榛等俱封伯官吏降者並授偽職自成每陷城邑令軍士毋得室處興悉聞畢布幕綿甲堅厚

天破不能入一兵伴馬三四匹冬則以稍藉其蹄剖人腹為馬槽見人輒銛牙思噬騰山巔直上水惟憚黃河岩淮泗渭則萬衆趨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臨陣列馬三萬名三採墻前者退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伴敗誘官軍步卒長鎗三萬擊一人得脫者獻忠也

二月乙丑朔日食

夏四月我大清兵北還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

時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延儒度不得已遂自請視師帝大喜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容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及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抃字彥清德化人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戰于螺山在懷柔北皆潰總兵張登科和應薦敗沒延儒偵大清兵已還乃言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遂歸京師

五月以魏藻德順天通州人為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藻德時官修撰庚辰殿試第一長于辨說應對捷給先是都城戒嚴疏陳兵事又召對稱旨帝意其有抱負遂擢至政府去釋褐甫四年也既入閣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

吳甡罷

初帝以襄陽荆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閒涕謂甡曰卿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甡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扼賊南下帝以所需兵多猝難得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甡奏言左良玉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而良玉�corr 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跋扈甚于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

而下窺伺甚易宜嵩顧非退守也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牲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撤備後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牲屢請帝曰徐之撤備則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周延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啟行胳德璟等譏牲畏賊遲回而兵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以關口不可無備請留之牲不得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駛行入直牲惶恐引罪遂許致仕既行陳演等復搆之徵至議罪遣戍金齒

周延儒罷

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掌錦衣衛事駱養性盡發所刺軍中事（養性本延儒所薦背延儒與中官結及是以軍中事與中官並發之）帝大怒責延儒蒙蔽推諉下廷臣察議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遼帝猶降温旨許馳驛歸（自延儒再相帝尊禮特重嘗于歲首日東向拜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論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駑無他材器當遼境悉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蹂躪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盡任其自敗而已性故貪黷會張溥已卒馬世奇以遠嫌不至左右無正言所信用惟吳昌時與門下客戚順董廷獻輩因緣為奸利故敗）

張獻忠陷武昌沉楚王華奎于江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等死之

獻忠方襲陷太湖聞左良玉避自成東下盡撤湖廣兵自從遂趨陷黃梅連陷廣濟蘄州蘄水入黃州黃民盡逃乃驅婦女剽城尋殺之以填塹又西陷漢陽武昌及旁近屬邑執楚王華奎籠而沉諸江長史徐

學顏守宜復永康人參將崔文榮海寧衛人俱戰死逢聖方家居載家人至墩子湖鑿舟沉之（妻范氏子甥明光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皆從死福王時追贈逢聖少傅謚文忠）賊乃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為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屠磯江踰月人脂米寸魚鱉不可食鸚鵡洲道士洑注俱見前）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偽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下令發楚邸金賑饑民靳

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時官紳士庶死節者通判李毓英武昌蘄經歷汪文熙迎

檢載良瑄及黃岡諸生馮雲路汪延陞江夏諸生明容
熊雯大治尸如翁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
栻等又巡江都司朱士鵬者城陷被執戟守罵賊賊
斷其兩手不死賊退令人縛筆于臂能作楷字招集潘
卒訓練如常李毓英固安人王良鑑霍山人曾栻
臨川人朱士鵬字玉節休寧人按賀逢聖本
朝賜謚
忠慤

六月雷震奉先殿

遣官告太廟敕羣臣修省

秋七月京師大疫

自二月至是月死者無算詔釋輕犯發帑療治痊五

城暴骸

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左良玉遂復武昌

獻忠既僭號武昌李自成在襄陽聞之忌且怒貽書
譙責會左良玉復西上偽官多被捕殺獻忠乃悉
衆趨湖南于是沔陽蘄黃漢陽諸州府皆反正良玉
乃乘間入武昌立軍府以駐師獻忠遂陷岳州欲渡
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珓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
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倚而逼長沙
巡按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奉吉王名慈焜見淡世孫惠王名常潤
走衡州長沙衡州繼陷吉王惠王桂王名常瀛俱走永
州獻忠乃拆桂王府殿材載至長沙造偽殿而自追
三王于永熙祚命中軍護三王入廣西身入永死守
城陷見殺獻忠又陷寶慶常德發故督師楊嗣昌祖
墓斬其屍見血欲攻辰州土司以兵塞辰龍關名在沅陵縣
乃移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歿其女再賊奪父屍還
城獲全遂東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諸府及

廣東南韶屬城官民盡逃時賊有獻計取吳越者獻
忠忌良玉在不聽乃決策入川中

冬十月李自成寇潼關總督猌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
安諸郡

當是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
與張獻忠存而自成在襄陽尤勁議兵所向從事顧
君恩言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
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此上策也自

成從之初滌傳庭之敗于柿園而歸也力主固守潼關控扼上游益募壯士繕罷積粟置火車三萬輛俟賊間而擊之適關中歲饑苦征繕士大夫日望其出關咸上章催戰帝亦屢詔趣之傳庭不得已率師東出抵寶豐唐縣至郟縣自成以萬騎迎戰大敗幾獲之會天大雨道濘糧車不進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乃分軍為三令白廣恩從大道高傑親隨從間道迎糧陳永福守營傳庭既行永福兵亦爭發不可禁遂為賊所躡至南陽傳庭還戰賊陳五重官軍克其三已而稍却火車奔騎兵亦大奔賊縱鐵騎踐之傳庭大敗自成空壁逐利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失亡兵罷輜重數十萬傳庭奔河北轉趣潼關傑廣恩從之賊遂至傑曰我軍家屬悉在關中不如徑入西安憑堅城固守傳庭曰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沸秦人尚為我用乎不聽已而自成攻潼關廣恩戰敗傳庭登陴見賊分兵從山後遠出其背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與監軍副使喬遷高定襄人同戰死賊遂陷華陰渭南知縣楊振死之鄉官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曰賊不絕口遂遇害企仲族子尚書居益子主事居業皆被執不屈加炮烙而死楊嗄高平人南居益字思受連破華商商雒道黃世清于盜海豫縣人臨潼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自成入秦王宮執秦王存樞愍王楨九世孫襲封接偽官授提督軍務孔目及妃劉氏元妃祝氏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尚絅自經死長安知縣黃悰死參政祝萬齡投繯死時傳庭妻張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黃絅字李復光州人章上絅曾指人吳從義字裕強浙江山陰人進士源博宇通一源清宇進一皆三原人王徵字葵心涇陽人祝萬齡咸寧人布政使陸之祺平湖人等之巡撫馮師孔字若魯原武人以下死者十餘人察使黃悰如縣楊振死之鄉官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曰賊不絕口遂遇害企仲族子尚書居益子主事居業皆被執不屈加炮烙而死楊嗄高平人南居益字思受連破華商商雒道黃世清于盜海豫縣人臨潼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自成入秦王宮執秦王存樞愍王楨九世孫襲封接偽官授提督軍務孔目及妃劉氏元妃祝氏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尚絅自經死長安知縣黃悰死參政祝萬齡投繯死時傳庭妻張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黃絅字李復光州人章上絅曾指人吳從義字裕強浙江山陰人進士源博宇通一源清宇進一皆三原人王徵字葵心涇陽人祝萬齡咸寧人布政使陸之祺平湖人等皆降自成屠城屠名城大吏未有降者自之祺始自成乃改西安曰長安稱永福等皆降永福以先射中自成左目拔去箭鏃故下自成折箭為誓招之乃降惟高傑以竊自成妻故走延安為李過所追折而東復渡西京踰商雒道閿兵渭橋鉦鼓震天地諸將白廣恩陳安城開馳道閿兵渭橋鉦鼓震天地諸將白廣恩陳

宜川河絶蒲津以守自成兵所至屬城風靡乃詣米脂祭墓向為官軍所發焚其墓遺眡自成乃築土封之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縣清澗曰天波府鳳翔不下屠之以偽檄誘降榆林亦不下自成大發兵攻之兵備副使都任宇宏若祥奇人督餉員外郎王家禄黄岡人里居總兵官王世欽尤世威世禄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為天下最賊遂乘勝降寧夏屠慶陽執韓王悳塘憲王松十世孫被執副使段復興字仲芳陽穀人一門死之知府董琬里居少卿麻禧皆不屈死移攻蘭州巡撫林日瑞字治元詔安人等亦皆死之同時死節者副將郭天吉總兵官馬爌中軍哈維新姚世儒同知藍奎鄉官羅俊傑趙官等進陷西寧甘肅于是三邊皆沒又遣副將渡河陷平陽殺熊通按通至降于賊并為賊說總兵周遇吉過吉斬之傳首京師周遇吉錦州衛人按滁傳庭益忠請尤世威益忠朝賜本朝

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李建泰曲沃人並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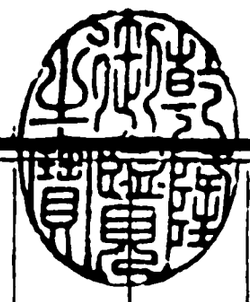
九月致仕命與岳貢俱以本官入直岳貢以督漕參議召對稱旨特授副都御史方岳貢陵城人

史故事閣臣無冠都御史者岳貢一人而已

十二月周延儒以罪逮至賜死

初延儒薦用侯恂商邱人范志完督師皆債事又任選郎吳昌時交通內侍把持朝局延儒既去山東兵事當繭祚太湖人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贓私巨萬交通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于中左門折昌時腥察其事皆有迹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人皆謂昌時致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提騎逮入京師時蒼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應熊先入冀為請帝知之應熊既抵京命之歸未幾應熊請老許之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及是志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錄監生臣吳嘉德

完昌時棄市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欽大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五百六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史部

明

烈帝

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崧稱帝于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攸殊率于歷朝代嬗時意多偏私曲徇進退失宜如綱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後即標元國號大書明年臣等學識凡猥嘗擬崇禎甲申即應仿沿前例欽蒙我

皇上折衷至義昭示大公

面諭臣等以崇禎十七年明統猶存仍當大書紀歲即福王

稱號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蕪湖被執始書明亡因以揭萬世之閫網祛百家之私議辨統系而必存

其實垂法戒而永著為程

睿製煌煌為自古史臣發凡起例所未有以視春秋謹嚴後先一揆臣等謹首登卷端用彰

盛美自是以次編排悉敬遵

宸表筆削洵非管窺之見所能仰測

高深于萬一云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于西京

自成僭稱王改名自晟國號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

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為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草檄傳布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云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徵重重民有偕亡之痛見者扼腕是日大風霾黃霧四塞有邱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倜儻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壽僭稱偽號逆天背理吾見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勦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決戰建泰曰卿若家曲沃富于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行數里建泰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携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字見元平度人同知邰宗元字景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方劒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衛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宜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石砫土官秦良玉馳援兵寡敗歸先是秦良玉自夔州敗歸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人蒙國恩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後城招土司猶無敢至石砫者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

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大唐王桂王弱嗣遊鴻苟延旦夕此正興衰之帝爲帝昱同例不可仍以正統爲之用以永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謹深深乎惕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爲臣民所繫屬而不敢墜悖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脫篆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陷佛圖闕注見前時四川巡撫陳士奇字平人津浦人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不可與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字質行宜興人知縣王錫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城臨晉潞安執潘世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寧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真定撤總督徐標臨清人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真定知府邱茂華與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浩亦與焉漢中來奔下詔罪已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

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言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遠行遂留京師周遇吉力戰死之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退守寧武賊踵至大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眞定

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知府侯君招汾陽縣劉必達供死之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參王棡十世孫賊脅入北京後不知所終巡撫蔡懋德字公

廣昌山人本朝賜謚忠恪等死之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永燁等自刎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妾趙氏妾陳氏參議閻躬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都司張宏業及妾趙氏子邂秀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遼東人趙建極河南永寧人毛文炳鄭州人閻躬中陵縣人畢拱辰宇星伯掖縣人孫康周宇魯伏安邱人范志泰廣城人張宏業忻州人遂連陷黎

不如而莊烈無
賊誠深咕危不
悟可哭亦可恨
也

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
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
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
執罵賊死　本朝賜　諡忠武　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
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
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
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
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自成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
自成
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不知瓖已降賊
歃血要與共守瓖訛言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
果疑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瓖開門迎降自成殺代
王傳燡簡王桂十世孫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
瑗擬地以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為忠臣
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　朱家仕河州人徐有聲金壇人李倬陝西人　至宣府杜勳蠙玉鳴
騶郊迎三十里外巡撫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登城誓守將
士皆散走嘿無應者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
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同時死難者
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寗龍罵賊死繫獄總
兵官董用文副將劉元卿屈死其他婦女
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
死義者十餘人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于平臺諭曰國
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
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
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
悅責其朋比罷之德璟移寓外城無何都城陷得逸
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賊亦尋至其
部下為賊內應城遂陷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
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建
泰竟
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俱為伯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
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
李守鍊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
輦重貨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
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
輒被勾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
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
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
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十八日自成設座彰儀
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
太監曹化淳等總之入內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為計
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陶宛平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
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
杜勳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總之下城勳顧謂曰吾輩

宮貴固在也又日晡化淳遂啓彰儀門賊盡入帝出
宮登煤山望見烽大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
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周奎田宏遇陝西人田
貴妃父時貴妃已卒第以劒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
太子於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後為奄獻于自成
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屈自成囚之宮中尋封太子
為宋王挾之西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絶而復甦至
本朝順治二年命前所選駙馬周顯復尚故主土
田邱第賜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斫
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陷鳴鍾集百官無至
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曰朕涼德薄躬上
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
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
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于側李自
成毬笠縹衣乘烏騅馬入承天門偽丞相牛金星尚
書宋企郊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家居降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
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
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

尋遷殽昌平州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
斬迷龍而封之一切簡率　田妃墓在鹿馬山妃前
此來葬

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景文贈
太保謚文忠　鳳翔字儀伯山陰人　左諭
德馬世奇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或言
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
別母斷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
經妾李氏朱氏並先縊死　本朝賜謚文肅　左中允
劉理順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僕
十八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
唁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居鄉多厚德何遽死罷拜
號泣而去　本朝賜謚文烈　理順字復禮杞縣人
撿討汪偉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
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
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死復投繯而絕偉欣然曰
是成吾志矣其屍于堂援筆書于壁曰日講官翰林
院撿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
本朝賜謚文毅　偉字叔度休寧人　太僕寺丞
申佳允佳允出近畿聞馬聞李自成破居庸闖流涕
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沅先書曰
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
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潛畦巨井急躍入僕號
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
傷也遂死　本朝賜謚端愍　佳允字孔嘉永年人
給事中吳甘來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
命詞盡取疏草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
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閣戶自經
本朝賜謚忠介　義梁字駿甫烏程人　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奉命守
西直門賊詐
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
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
書訣家人自經死　本朝賜謚
忠肅　麟徵字聖生海鹽人　右庶子周鳳翔都城陷或
有傳帝南幸者風翔想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攀入
而自成方據御座風翔至殿前大哭急趨左掖門出

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　本朝賜兆祥
謚忠靖章明謚貞孝　兆祥字允吉交河人　左副都
御史施邦曜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
曰若知大義毋阻我死遂仰藥而絕

本朝賜謚忠愍　邦曜字爾韜餘姚人　大
理寺卿凌義渠義渠聞難以
首觸柱流血
被面乃臥平生所閱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
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閣戶自經
本朝賜謚忠介　義梁字駿甫烏程人　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奉命守
西直門賊詐
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
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
書訣家人自經死　本朝賜謚
忠肅　麟徵字聖生海鹽人　右庶子周鳳翔都城陷或
有傳帝南幸者風翔想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攀入
而自成方據御座風翔至殿前大哭急趨左掖門出

申佳允佳允出近畿聞馬聞李自成破居庸闖流涕
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沅先書曰
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
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潛畦巨井急躍入僕號
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
傷也遂死　本朝賜謚端愍　佳允字孔嘉永年人
給事中吳甘來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
命詞盡取疏草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
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閣戶自經
本朝賜謚忠介　義梁字駿甫烏程人　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奉命守
西直門賊詐
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
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
書訣家人自經死　本朝賜謚
忠肅　麟徵字聖生海鹽人　右庶子周鳳翔都城陷或
有傳帝南幸者風翔想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攀入
而自成方據御座風翔至殿前大哭急趨左掖門出

賊亦不問歸至郤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
死　本朝賜謚文忠　鳳翔字儀伯山陰人　左諭
德馬世奇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或言
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
別母斷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
經妾李氏朱氏並先縊死　本朝賜謚文肅　左中允
劉理順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僕
十八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
唁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居鄉多厚德何遽死罷拜
號泣而去　本朝賜謚文烈　理順字復禮杞縣人
撿討汪偉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
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
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死復投繯而絕偉欣然曰
是成吾志矣其屍于堂援筆書于壁曰日講官翰林
院撿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
本朝賜謚文毅　偉字叔度休寧人　太僕寺丞
申佳允佳允出近畿聞馬聞李自成破居庸闖流涕
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沅先書曰
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
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潛畦巨井急躍入僕號
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
傷也遂死　本朝賜謚端愍　佳允字孔嘉永年人
給事中吳甘來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
命詞盡取疏草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
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閣戶自經
本朝賜謚忠介　義梁字駿甫烏程人　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奉命守
西直門賊詐
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
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
書訣家人自經死　本朝賜謚
忠肅　麟徵字聖生海鹽人　右庶子周鳳翔都城陷或
有傳帝南幸者風翔想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攀入
而自成方據御座風翔至殿前大哭急趨左掖門出

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　本朝賜謚恭潔

良謨字士亮鄞人時氏京師人　陳純德　奉命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及城陷慟哭作書別父母遂自經福王時謚恭節

純德字靜生零陵人　趙誤　巡視中城城陷罵賊被殺　兵部郎中

成德德聞帝崩慟哭持雞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縊繼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相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繯死閤門死難　本朝賜謚介愍

八　郎中周之茂　需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害

外郎許直　直聞帝崩一慟直曰不死厚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賊絕命報國處亦投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六　十三

詩六章閨戶自經死　本朝賜謚忠愍　直字魯若如皐人

視皇城京師陷慟哭急趨己廟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銓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錄並同日死　本朝賜謚忠潔　銓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

外郎寗承烈　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　承烈字養純大興人

顯　被執自經　顯松江華亭人　光祿寺署丞于騰雲　賊至語其妻曰我為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汙賊夫命服從容自經　騰雲順天人

自經成字孝成餘姚人　知州馬衆乾　居京師賊入犇妻子女五人並縊　凡數十人又布衣湯文璽者慟哭自縊書其末曰位非大丞相之位心賊徒見者皆歎其忠

勳戚則宣城伯衛時春　時春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　時

春潁六世孫　惠安伯張慶臻　都城陷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焚死福王時謚忠

武新城侯王國興　城陷自焚死　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弟昇之子　新樂侯劉文炳　文炳以孝純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蔑講明忠義賊攻西直門勢益急尼蔑踉蹌告文炳宜自為計時太后毋瀛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寫老不可俱爛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妻及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投井死弟文耀守外城城破奔還覓文炳死所大書牌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舉合命報國處亦投井人申湛然黃尼蔑亦俱宛平人　駙馬都尉肇永固　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柂旁曰此帝甥不可汙賊手舉刎自刎閣室焚死福王時謚貞愍　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　賊陷作絕命詞自縊死　千戶高文采　一家十七人皆自殺　等皆同時死　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為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一二百人又有宮人費氏者自投智井中賊鉤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給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旋見自成自成命中官審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費復給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刀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訴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

葬之越三日已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能七世孫）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誥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巡撫曰節度使其餘改者甚多）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拷掠取貲）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藻德與馬世奇家人泣曰我不能為若主分求死不得矣）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闗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戊

殿遂奔山西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闗聞京師陷猶豫不進

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闗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武英

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東攻山海闗以別將從一片石（闗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越闗外三桂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大略言聞明崇禎帝滅于流賊不勝髮指故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為喜悅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國讐可報身家可保）三桂復請速進兵遂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柵

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一片石至山海闗三桂開關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為識使之先驅遂入闗時賊衆皆多歷戰陣殊剽悍陣于闗內自北山亘海

大軍布陣不能橫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陣尾伺其氣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既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鬬圍開復

合戰良久

大軍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電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殘踏死者無算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

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時

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君宜簡出由是降者始愒多竄伏矣乃

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驟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偽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為後衛自成勒諸降悉取其金玉珠寶又出宮兵之後即書

五月

姚守號泣徒跣敗面流血走出京城門外

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

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窺邑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厥廡悉如典制並葵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尋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遑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乘方祚訖運移身罹禍窶豈非氣數使然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復厚是則

朝威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衆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有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已報至南京人心

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宗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倘安江南亦即遁威被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爾明之正統雖永亡而明之倘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加僭竊目之左袒也

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
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洵（穆宗孫潞簡王翊鈐之子）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
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
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
中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僉事雷縯祚（注見前）力持其議兵部
侍郎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而右都御史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詹
事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皆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
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之姪賢明當立）可法遂還南京
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
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二世孫）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
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
京魏國公徐弘基（達之十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宏圖（字研文滕州人）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
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
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

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可
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廟（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辦嚴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無
恩遽請榮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諮歎語侯史可法曰廣呵之于是僉小咸曰愊曰廣）
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
鳳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
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母
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
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

盟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
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
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人）並為東閣
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
等處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勳臣無入閣
例過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

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宏圖士英竝為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宗周閣京師陷方名蓁義旅討賊未發而福王立遂起故官徐石麒為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原官回部協理京營戎政莊烈帝令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都十八日而城陷至是召還餘皆遷擢有差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出師督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癸丑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辭請以總兵劉肇基字昌維遼東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人等隨征從之可法啟行即遣使訪崇禎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言風泗境中萬萊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愼終如始戰兢惕厲無時急荒二祖列宗必默祐中興若不思遠略咸斷不靈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許之時李自成棄京即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來悉擢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廌吉領其事幕府攝得侍人明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

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廂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騄棄城人推官湯來賀南豐人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為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啟門以進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兢以元勳通傑遂遇害鄭元勳歙縣人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營傑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骸骨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温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為具疏屯其衆于瓜州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臧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高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將營約兵獎王室諸將撓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玉為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為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條

為侯詹一子錦衣千户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字季春宜春人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蔽良王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跑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略盡其後歸者皆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扣擊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之意矣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為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宇宏吉浙江山陰人為蘇
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
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
顯吳縣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長洲人之家皆被焚刦常
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
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
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
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
室傑感泣曰傑聞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
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永樂功臣
尋八世孫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字見白
曲周人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
先是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
徐泗宿遷至安東沐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
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鄜周鄠平人為賊節
度使進逼淮上進士武陵人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間
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鄜

周慄走學禮竿鄜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縳
之縛慄徇諸市鞫八十概車送南京誅
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盧陵人為淮揚巡撫乃罷
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
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名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
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
城威福自擅敬遣義士具祭鷲者籍之部下劫掠村
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啓擬皇居與田仰日
肆歡飲士民憤怨時
山東鄒縣已歸我
大清王燮亦不能往
但遙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謚號

命謚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趙之龍欲傾高弘
疏糾駁尋
改曰毅宗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謚其祖母鄭貴妃
曰孝寧太后考福荌王曰荌皇帝尋改謚孝皇帝尊
廟
上嫡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
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敏文
寢園以建文配而述褒靖難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
氣命從之乃追復敏文太子廟號
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熞等為王并上景帝廟號曰
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為贈
謚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為李自成所
害乃追謚太子曰獻悼
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明召阮大鋮陛見

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覬以遣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宏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因薦大鋮知兵初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睠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隊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為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開平王遇春十一世孫等並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大理寺丞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亦各言逆案不可翻兆恒疏畧言先皇手定逆案艾劉羣凶第一美政今者大警未報乃忽召大鋮還之冕帶豈不上傷先帝宸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前尚書鄭三俊王命召甡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羣詬于廷指慎言及甡為東林當日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甡陛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黃尚書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衛何嘗不

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栗擬歸閫臣參敗歸言官不問妄欺臣以糾劾也使欺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逆哉史可法奉愼言疏爲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絕法紀恐驕弁悍卒夢輕朝廷即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宏圖等亦以不能

戰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甡亦竟不復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流寓蕪湖宣城間

至國亡後疽發于背戚勿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縯祚言欲立潞王事具前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既去沾得超遷南京口浙江入衛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銜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夫吳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爲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縯祚懷異圖面薦逆案張捷丹陽人鄒之麟武進人張孫振霍山人等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搆排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賦銀又請葉巡按不得拏訪追贓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士英指力糾大器等侯方域字朝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遷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橫刃傷民浙江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所鎮兵馬鎮兵與相擊遂有隙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

永綏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賜卹被難家民大悅

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救掠獲封當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殺然北征一雪此恥令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徵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間七說脩曾與突之內而遠以藩籬視之疏奏不省　熊汝霖字雨欣餘姚人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賄為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爾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莊田成張執中等泣愬曰上非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

黃澍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為敢言亦足梳老奸之魄福王聞言震動欲令避位未幾非一

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他事奪澍官　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當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偽命為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薦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訐澍逐復僑官削澍職　尋以朱盛濃楚府中尉言連澍良玉留澍不遣良玉令部將羣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素繼咸亦為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逐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嘗負行以免于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功各廕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　魯荒王檀之九世孫居處州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

明年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于紹興號魯監國順治三年六月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余煌侍郎陳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肯堂復迎以海居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于燕欲因是返匶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為陳新甲通使事見前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劻為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為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衛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高郵人命仍遵前諭懋第濒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關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讐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劒則思成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鄙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盡江而安衆遵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王永吉總督山東軍務暫駐河上料理戰守俟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懋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啓請身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至明

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
弟懋泰先為吏部郎降賊後歸我
大清授宮矢來謁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與從
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
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
按左懋第　本朝賜謚忠貞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
迎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
關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鴈台潰散走平陽以譎殺其黨李
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
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
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投偽官自保巖請率
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
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
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　賊衆俱解體
至是自成復遁歸西安遣別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
遠進略保寧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
畜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鋼鎖官吏坐賊即
鎖斬民益一雖者死西人大譽懼　張第元汾陽人

明以張有譽江陰人為戶部尚書

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高弘圖封還力
諫不聽益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俸
門為阮大鋮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為吏部侍郎捷因
欲用大鋮故亦以中旨起之　鷹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

明釋高墻罪宗為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聿
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　明年南京破聿
鍵方行次杭州
遇總兵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兵鄭
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定
議奉聿鍵監國閩六月遂自立于福州為天興府進芝龍鴻逵為侯觀生道周俱大學士
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為屢促芝
龍出兵以餉紐辭竟不行道周請自往江西閩帳復
以七月起行由廣信
出衢州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于是侍郎楊廷麟等請
聿鍵出江右總督何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
言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于十
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寧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
大清兵克紹興閩中大震鄭芝龍
航海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

大兵抵閩守蒲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焉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永祚仰藥死八月李鍵出走數日方至汀州

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興妃曾氏俱執執妃至九龍投于水李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金堡仁和人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嶺為浙閩通衢鄭為灼字天玉江都人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劉永祚字叔遠武進人九龍即九龍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為七閩最熊緯字文江南昌人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按黃道周本朝賜謚忠端

八月明設厥衛緝事官尋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六　三十八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公安人疏言厥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命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松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厥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蜀獻王椿九世孫及巡撫都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龍文光雒容人巡撫御史劉之勃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是年春莊烈帝命文光代陳士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太平王至漾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彊場渝喪誰為王守至漾言于王亦不聽　沈雲祚字子淩太倉人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刻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　文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引自投于浣花溪　功狀風人陳其永字石文崇仁人　僉事劉士斗字聘甫南海人張孔教字尊伯

生會稽人 蜀府左長史鄭安民 浙江人 成都同知方堯相字紹周人 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 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碎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其赤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萬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從遇害後賊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為屈遂並見殺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

命于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淑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刻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

封母妃弟鄒存義為大興伯 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費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言皆不納 高倬字枝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

前寧夏巡撫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為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

宋紀興之立廟社議者且議其不以恢復為心然猶不專為宮室安計也福王江左偷安雖側席惡勿憲不能固民心而激士氣乃數月之間一切日侈汲汲以繕宮殿購寶器為務其視興之

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米壽圖宛平人 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幕府監司守令者

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昆明人 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合

叅將楊展等所携潰卒得三萬人尋復敘州而副將曾英福建人 連敗賊軍聲大振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

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叅州叅將范文光內江人 松茂則詹天顏龍巖人 夔萬則譚宏譚詰一蘅遂移駐納溪注見前

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憚事皆在明年至順治三年我

大清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遇之畢節衛尋卒會舍

大兵北旋一蘅復駐江上為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據地自擅一蘅令不行順治八年

大清兵南征一蘅迎山中遘疾卒蜀中將士供盡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陳德于郾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為將軍馬士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贓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為河南巡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于士英

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出三傑喜過望及往謁其其杰其杰覘其賄故為尊嚴厲詞詰責詭為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遇諸寨皆閉門不出諸寨皆鏡吹迎送其杰悶過之其杰恚故譖之

士英竟調潛夫還以凌駟歙縣人代

明選淑女

時以毋妃命選淑女羣奄偕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哲王時死節本朝賜謚忠裕言中使四出搜卷凡有女子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

御史朱國昌臨安衛人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娶一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謚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謚世廕立廟于雞鳴山

賜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

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璽諸生許琰范景文等事具前

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趨古廟自經為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筆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炳等事具前文內臣一人王承恩鈺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麐妻祖氏事具前婦人九人成德母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鉉標副使朱廷煥孟章明徐有聲徐標事具前顧鉉成都人彭瑢永川人俞志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以副使分巡大名流賊陷城被執死武臣十五人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時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彭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時春事具

前紘臣東平王能八世孫肇建夏國公成十一世孫文明寧河王愈十世孫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漁鄧國公祿七世孫維藩鏜八世孫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裕德晟十世世孫光通守仁僉孫光燦與宸帝方正化張閎元筆太監時明故司禮掌印太監憲章閎元皆提督諸監局太監並殉難而之心家最富降賊拷掠死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鋐彭瑁愈志虞輩特為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事具前

登新昌人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鄞縣人郎中李逢申知縣鄒逢吉湖口人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謚時南北阻絕多未能核實也

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謚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具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謚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吕維祺諸臣謚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孫承宗鹿善繼劉熙祚等事具前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歷官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為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諜沈被害與同繫舉人吳鼎鉞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諜沈被害黎道憲字元白晉江人為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咱以官嚼齒大罵賊磔之健卒扶國俊等九人殉焉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

明封鄭芝龍為南安伯

尋命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帥舟師駐鎮江防守

明以阮大鋮為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鋮之召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折遲回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升八世孫薦起大鋮兵部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鋮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司農張有譽少宰張捷也未幾而大鋮司馬又繼之其為墨勒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鋮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鋮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為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鋮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斐將之任斐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欵圖已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關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嗥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逐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關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令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為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為母賻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宏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勛臣朱國弼（保國公永五世孫）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鋮進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器言前見文武交鬨既慚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larr不能寢弭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為亂階所得閹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辭之李國楨等所得大將則統總支離之倪寵王璞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孟陳啟新等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優勝之顯夫決無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為訓哉臣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幕崔�larr死無地終夜捫膺顧乞骸骨還歸鄉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鋮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蠅忠臣李國楨為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英士屬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鏌（新建人）者素無行士英啖以官使擊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為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萬安人）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

之統鑽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潮大俠日窺
南都聲息非謀逆則謀別戴
三庶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既連被誣戮屢
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
言徵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
思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為重士英
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
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
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
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爭論久之時不能
斷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既出
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西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
在史可法麾下後叛左

良玉良玉死
聲桓降于我
大清為南昌副總兵既而復叛附柱王由樅迎曰廣以
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傑家池死傑家池在新建縣
西北傑家樓下
本朝賜謚忠確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以大讐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
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
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
因進四策一曰擾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
請進圖江北以鳳陽駐親征之師一日重
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偽逃可斬一曰慎簡
以肅軍情分別各師封賞孰當孰濫一曰核舊官
以立臣紀受偽官叛逃者宜分別定罪命納其言宣付史館而馬士英
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
疏劾士英大略言陛下龍飛淮
陴徵勞晏默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
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
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
置若罔聞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專
伊始即有內臣處九德之命士英不待辭其責惟陛
下首辯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
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慮河以南別開
幕府與士英相特角京營提督擁
寢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斷
優旨答之而促
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
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
統鑽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墻所在欲以罪宗處
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
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
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情
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
事具前
士英以統鑽言為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
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
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鼎錯之自為

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
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刦乘
輿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
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録
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示傑傑曰我輩武人
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
由是氣沮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鋮
進用宗周復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
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王綱毋以主
恩傷臣紀一曰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一曰端治
術毋以刑名先教化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亦但優旨報聞而已明年
杭州破宗周不食死六月
本朝賜謚清介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
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更非
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
治餉無人才優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
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

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槓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
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
祿為閤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
之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
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
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為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
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
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傑後勁而澤清尤狡
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
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
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祥趾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
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
京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捕斬之
明逮前浙江巡撫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鋮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
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
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勳慈谿人等布列要路浙

江巡按御史左光先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鍼世讐又
嘗首劾士英大鍼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
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姚孫榮索賄不得誣其結
黨謀逆都遂反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執之
姚孫榮桐城人至是光先已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鍼因坐以
激變逮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疏救士英大鍼并恨
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
不食尋縊生泗中而死破彪佳即
水朝賜諡忠惠

明史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省庭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之堂
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天公甄別擬莊元辰鄞縣人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
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鄞縣人給事中陸朗上元人有
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
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訐石麒耳鼎亦兩疏劾
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士英
擬嚴旨不許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值權奸用事
擬嚴旨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

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
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明
大軍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吾大
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本朝賜諡忠譲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
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亮
黨為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鍼憾甚及見北
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
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偽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

光時亨桐城人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鑾陽人從弟項煜等以諸人
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
入輒復其官縉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
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
士英主之即授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
李維樾言縉彥闔門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
侯黠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畀賊臣
士英等勿恤也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
可法言北都之變吾子皆當有罪若

明末北都當流賊伯猷時自揚鞭天命諸臣外有自污偽命者後聞賊已奔逃而南京監國後爾當懲千退此等假與衛末若仍以侍閒與辭曲為宥宥即屬與於逆惡之尤然在馬阮恢邪即不惜以引類呼朋私行挺拔其於與已之旅又恃得借題報復以修睚眦舊隙即解學龍所定差書六等亦不無輕重失倫排一渦萬之與惟史可法論南北諸臣大義最為嚴切彼倖處南都安閒之局不知學自刻責而于焦頭爛額之人反吾相詰甚至矣極立之舉濫賞功恤然以為得計閒可法之言亦可

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繆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風督未能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詢者臣等罪也乃鈇鉞未加且思榮養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察纔之宜散秩閒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污當置不問其逃避從也

明大學士高宏圖罷

初阮大鋮入見以宏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宏圖顧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鋮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叛東林東林拒我耳宏圖因慫恿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鋮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謝陞朝端疏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而死 本朝賜謚忠貞

明鳳陽地震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即王坤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

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斬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聞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

我

獨放包
尽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眾世之留好柔近日之小慊爰整兵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勲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思有加耕帝不驚秋毫無

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勤於戡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謀彰我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兹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即夫闖賊但為明朝

崇耳未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公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儻為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前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勒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禄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仲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彦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

宵圖利之靴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窠舍晉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幸思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

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晏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子曾有學望焉記有之布腹心行明明赦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盡意

可法旋遣人答書

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師遄使問訊吳大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陰詆于莫逐也誠以大兵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從天而降也猶讀再三之除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夏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民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敢為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地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悞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極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搖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為世世者

之戒亦奚足詡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東南之甲立剪九罪南極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搖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為世世者大行皇帝之戒亦奚足詡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東南之甲立剪九罪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謙再三推乞監國三推乞監國之後乃即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以十五日正位南都臣民伏闕屢請始以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欽停盛事大江湧出梓樹數十萬章勸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列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遂成為我先皇帝后發喪輯寧黎且罷雖髮之令未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錄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竟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爭謹于八月葬治筵筵遣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

使猶師兼欽請命鴻裁速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
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
言之然此又為列國君免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
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
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睽大一統之
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
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
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微欽蒙
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譬未前之日亟正位號綱目
未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
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揩幸其光
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
知而況熱血志士安與吾搶攘可坐視乎今痛心
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頑鉤蛇忠
臣流涕頓足而
嘆無能為惟有
一死以報國是
不大可哀乎且
可法書語初無
詬誶不經之言
雖心折于席玉
而不得不強辭
以辯亦仍明臣
尊明之義耳余
以為不必辭亦
不可辭故書其
事如右而可法
之誓兵命開鎮
于後夫可法即
捐之丈夫祥而
亦不可得復命
余之于內閣册
庫乃始得焉卒
讀一再悟可法
之孤忠冥福主
之不惠有如此
臣而不能信用
使推奸擠其肘
而卒致淪亡也
夫福王即信可
可法其能守長
江為南宋之偏
安與否猶未可
知而況熱血志
堂無深謀遠慮
使兵頑鉤蛇忠

欽定四庫全書

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
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
貴國昔在先朝夙承
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
丹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
貴國萬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體仰在此一舉若乃乘
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幀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
以刦終為賊
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漢池不忍盡戮勠力用貽
悞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為念廟堂之上
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
竊以為天亡逆閩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撝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謀知捲上而秦
方圉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代乞堅同謬之誼全始終之恩合
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敖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照燭千秋本朝國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
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牣野之盟則未
敢知之丈夫祥而生
會矢之不殺

欽定四庫全書

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
廟無涕可揮身踞大義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
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
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陛下實照
鑒之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
自成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
一萬五千時九江總兵袁繼咸為馬士英等所惡因
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繼咸又
艦機九江會事葉士彥截買材木士彥封還其檄繼
咸劾之士彥同年御史黃耳劾亦劾繼咸且言繼咸
嘗勒左良玉玉去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上
疏明與繼咸無隙耳劾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
益為良玉創制朝廷
矣 葉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松柏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獻忠既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修

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 用江北麟
左右丞相王國麟江夏鎮龔完敬為尚書養子孫可
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與
鎮完敬尋以小過封剔死脅川中士大夫受偽職前
布政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 江夏鎮南
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伸
敘州人吳宇英廣元人
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
都民于中園殺各衙籍軍九十八萬偽官朝會呼冀
數十下殿冀所襲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
創生剝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 將卒以殺
人多少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郡義兵並
起獻忠憤怨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樹成拱云 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鎔其城率衆出川北又
欽盡殺川兵偽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我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降
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
大兵中矢墜馬滿伏積薪下撟出斬
之 鹽亭魏縣令屬四川潼川府
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閻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
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閒封為經畧中
原計時諸將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 在清河
縣東北
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

我

令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岸 可
偏安者恢復之遲步未有志在
也大變之初黔黎澒泣紳士悲哀猶不聞及關陝討賊之
騶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
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
詔不聞遣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賸外憶臣等迎駕時
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詔孝陵則淚痕滿袖
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恥先皇帝死
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
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
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
斷腥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瞞賞臣恩恢復無期
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
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
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
曾無功足錄臣子登極詔蠲特特加恩一款刪除不
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令恩外加恩紛紛未
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
插特武夫有所激勵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
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
切報罷朝夕之慾術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
典禮萬不容已者亦祭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
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到意在
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華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
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神武不殺表不省時諸鎮位
秋已崇成逡巡無進師意可法梅之語其容欲斬已
及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四人頭為任事不忠之戒
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諮疏循還諷詞聲
淚俱下閒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大清兵入宿遷

我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鶴鎮聞報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復分兵援輸豐沛等縣皆降（可法以間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驄泣曰君以為誠有是事即此史公蚊用也歲將暮防河軍資應裕算此特為叙功稽算地耳楊士驄濟寧人）

明命榷酒稅

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縣試分上中下戶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

暴斂益甚民間困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明逮治前昌平巡撫何謙寬山（人）等

御史沈宸荃（慈谿人）言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先帝拔永吉為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彥典中樞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大笑不止坐客楊士驄泣曰君以為誠有是事即此史公蚊用也歲將暮防河軍資應裕算此特為叙功稽算地耳楊士驄濟寧人

士驄閩故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即此史公蚊用也歲將暮防河軍資應裕算此特為叙功稽算地耳楊士驄濟寧人

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卧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彥釋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榿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由榔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號永歷會大兵克廣州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不從奉由榔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大兵向肇慶由榔復走之桂林又走武岡柳州會大兵東還由榔旋迈桂林順治五年南昌總兵金聲桓等叛降于由榔復遣肇慶順治六年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死之尋入桂林大學士瞿式耜亦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封為秦王順治八年遣兵至南寧殺其大學士嚴起恒等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曰益寧定國至乃奉由榔走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妻子降于我

大清順治十五年
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榔走永昌順治十六年
大兵克雲南由榔走騰越定國敗于潞江由榔走南甸
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
豬陘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
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
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
緬甸以靖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我
大清命定西將軍豫親王多鐸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
諭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
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猝發撤兵而緬酋莽猛
白霍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密使人防守誘其從
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
五人九月三桂及受星阿率師會于木邦遂趨
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遂趨
緬十二月次舊挽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請兵百

人進蘭旬江濱為打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三桂
軍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雲南嚴起桓浙江山陰
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地明設守禦所今為南籠府
屬貴州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按何騰蛟謚忠誠毅
式郊謚忠宣
俱本朝賜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墻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
國太康人為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
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
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
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
南撫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已而
大兵別有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鄧州可法傑
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
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宜遂投鞭問渡乎況彊弱何
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厲之而已卒不
應

明命馬士英閱兵

將大閱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
度荒酒漁色閹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
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鋮嘗以
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佑興宴
宮懨然不樂韓贊周請具故王曰梨園殊少生者賛
周泣曰奴以陛下或
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毀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為劉
廷元霍維華等訟寃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

復令刪定刊行吏部尚書張掞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因盡追賜卹典贈詹祭葬謚者徐大化等二人贈詹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微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　徐揚先江寧人章光岳臨川人袁宏勳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袁繼咸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宜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

有狂僧大悲自稱潞王為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鋮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同書史可法高宏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為大鋮訟冤修好矣大鋮憾不釋亦列馬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廷臣皆旬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乙　福王由崧弘光元年　是年五月我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明亡　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廕仍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可法為督師行不張益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燈索酒報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諛旨鼓下之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遞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令鼓人仍擊四鼓可法瘖咽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免　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倣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為叛書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一人　史部員外郎宋企郊庶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獻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陞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愉討劉世芳　嶙然高程人振聲米脂人上獻石首人志陞華容人世芳膚施人　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　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光昌　侍真字光昌浙江人　三等應降擬贖者七人　翰林院修撰兼部給

事中陳名夏等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禮部主事王孫蕙等孫蕙無錫人五等應徒擬贖者十人通政使參議宋學顯等六等應杖擬贖者八人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等餘姚人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十九人少詹事何瑞徵等瑞徵信陽人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給事中翁元益等元益上海人又已經錄用者十人兵部尚書張縉彥等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出其罪拱乾桐城人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

諸臣皆侯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諭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後周鍾光時亨既死大鋮等即傅其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實未嘗正刑辟也賊西行實未嘗正周鍾等被戮事俱詳後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帥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故與傑有怨嘗上書詆傑為賊故傑恨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款于我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為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巡撫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國始郊迎毀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為屈服狀傑心輕定國遂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為定國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

傑為賊故傑恨之

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杰等至適走傑醉臥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奈順多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止數十人定國偽徵欲起為二妓所挈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奔考城尋走降于大清軍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所之勿引兵去曲從直遵東人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為右都御史皆阮大鋮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為兵部侍郎總督開歸防勦軍務

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為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遂馳之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為提督代統其衆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撫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為贊士英喜即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經略開歸防勦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改命劉良佐防歸德

我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我大兵兩道追躡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至賊勦連破走之自成至湖廣衆尚五十餘萬是為我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寧蒲圻至通城竄于九宮山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為村民所困自縊死或曰陷泥淖中村民擊之朐中鉏死時我

大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偽趙侯偽襄南侯及偽汝侯劉宗敏等皆斬之其兄子過皆諸賊即奉自成妻高氏降于唐王聿鍵未幾亦死　蒲圻晉縣通城宋縣今俱屬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鋮為兵部尚書

命大鋮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大鋮雖掌中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沂水人為文選濁亂銓政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為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于官糾者免薦者于其謬誕如此　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決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躐授左都督銜蟒服趨事總督袁繼咸請以陳麟鄧林奇為總兵大鋮索賄始給勅印諸白丁隸後輸重賂立齊大帥時人為之語曰職方賤如拘都督滿街走　林翹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刼太子慈烺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勲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卯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偽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昺高陽人尚穆宗女延慶公主姪孫王之明曽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河間人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夢箕穆虎鞫于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衆論譁然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絶倫理黄得功即抗疏爭之疏畧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諭徇者多抗顔者少即明自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燬得功原疏以絶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為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畧節諭之而已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北都之變李自成刼太子慈烺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勲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卯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偽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昺高陽人尚穆宗女延慶公主姪孫王之明曽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河間人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夢箕穆虎鞫于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衆論譁然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絶倫理黄得功即抗疏爭之疏畧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諭徇者多抗顔者少即明自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燬得功原疏以絶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為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畧節諭之而已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為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于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與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使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

我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闕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郾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歸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駉及其從子潮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奪其樂板磯為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黄澍匿其中軍與諸將曰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踌

踏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衆以報已怨名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為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突擁權事事為難逆寒先帝手定士英首綱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又蔡死士伏皇城誅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偽損盛德復引用阮大鋮睚眦殺人借三案為題几平生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衰足解體曰今皇太子至校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思寸磔士英大鋮以謝先帝乞立

肆士朝傳首抒憤）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艘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鋮劉孔昭率兵會黄得功趨上江堵禦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不聽良玉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刼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良玉部將擁去眡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忠義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發前禮部郎中周鑣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

先是馬士英以鑣縯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為姜曰廣私黨令朱統鑽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罪應族誅而請以鑣從坐阮大鋮亦與鑣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蕪湖人）王懽等連疏詆鑣縯祚至比縯祚為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搆陷鑣縯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鑣實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時亨而賜鑣縯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鋮輩急殺之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徵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時召對羣臣大理少卿姚思孝（歙縣人）御史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謨（南通州人）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籍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

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為疏駐軍候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繼咸別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

夢庚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為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尚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在繁昌縣西進拒夢庚于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鋮等日虛張捷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辦賊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虜過天星感良玉恩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建陽鄱縣獨池州不祇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為流賊時矣如先帥未命何撤其軍迎夢庚求輕舸迫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遂引兵絕江去諸將乃誠遷軍而

大清兵克泗州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

之可法初聞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名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殁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

大清兵克泗州

我

大軍自歸德起行頓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楚橋遁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

我

持不許十八日

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

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扶營出降城中

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 舊城西南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 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死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 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于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 劉肇基率所部梅花嶺 梅花嶺在

三百人巷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 青州人 馬應魁 字守 卿貢池人 莊子固 字憲伯遼東人 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赴水死 及 自縊死 知府任民育 著緋衣安坐堂上就殺 同知曲從直王纘爵 鄞人 知縣周志畏 亦鄞人 羅伏龍 新喻人 姚運使楊振熙 臨海人 縣丞王志端 孝豐人 吳道正 餘姚人 字憨人 上海人 庶吉士吳爾壎 崇德人 皆叅可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 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扶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 時福王命

劉澤清往援揚州而澤清已潛謀輸款我

大清惡其反覆檄誅之 按史可法 本朝賜謚忠正

五月我

大清兵渡江

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

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鎮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叅礮石以為獲勝也日奏捷已丑夜

大清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驟至悉潰蘇松巡撫霍達 長安人 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逵等縱兵大掠遁還閩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震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馬自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遁馬士英以黔兵自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時黃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伏者得功泣曰願效死士英道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拒守士英攻殺之遂走杭州阮大鋮亦自上江逃至未幾

大兵至杭州潞王常淓開門降士英與大鋮俱走嚴州

大兵勦湖賊擒士英誅之大鋮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僧仆石上死

我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款勳戚自魏國公徐州爵宏基之子駙馬都尉齊贊元尚光宗女遂平公主之子

靈璧侯湯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宣府人封福王由崧以降靖國公黃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登舟欲渡江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船狹港時傷臂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入總兵結束前

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
忽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
箭刺吭死 本朝賜謚忠桓其妻聞之
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 田雄遂挾福
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為布政使以應天府為
江寧府分徇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
王師遂進平浙江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張姚仁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七 史部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唐王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

臣等謹案明自北都淪覆宗社已墟洪惟我

國家應

天順人光宅區宇薄海中外咸歸正朔福王以敗亡餘燼偷息

金陵首尾纔及一歲我

皇上垂同覆載念其尚有疆域堪恩可從建炎南渡偏安之

乙酉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七

按唐桂二王本末四卷係續入之書謹照附錄之例未入大卷

例

特命於輯覽明紀末分注附編書法前代史家偏陋之習大公至正洵足上配麟經垂訓萬古至唐桂二王閏統已無足重輕然一民草莽苟延尤不足登諸記載乃蒙

聖誤指示等於宋昺晉曷之流離海島謂事蹟尚有可稽宜著其危亡窮蹙之形以益凜夫天命難諶之戒且當時遺臣故老苦苗鬧踣死如飴貞心不貳亦宜詳加闡錄毋使湮沒無傳太哉

王言仁至義盡用示有邦之圭臬而立臣道之大防至公至平更從來史策所莫及臣等祗遵

諭旨謹案

實錄紅本及明史列傳所載參以王鴻緒史稿諸書採摭編次

本朝紀年大書提綱凡

國家底定鴻模與二王竊據事實俱分條系月臚敘其下務求確核以訂傳訛至其時殉節諸臣均已於乾隆四

十一年紫
恩賜諡令隨時隨事各加詮次擬其大者咸著於篇而逐一
恭載
賜諡庶上副
聖天子表章忠義之盛心而與勝朝殉
節諸臣錄亦可以互相考證云　夏六月我
大清兵克杭州故明唐王聿鍵明太祖八世孫唐端王碩
熿之孫世子弘域之子
奔福建
時
大兵已定南京故明鎮江守將總兵官鄭鴻逵等擁衆
還閩沿道焚掠
大兵進徇常州蘇州皆下之蘇州鄉官右庶子徐汧作
書戒二子肅衣冠投虎邱新
塘橋下死舉人楊廷樞聞變遁跡入鄧尉山中尋受唐
王命為檢討時四方弄兵者咸指目楊廷樞當事
者執廷樞好言慰之廷樞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涇洲
寺　徐汧字九一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汧廷樞俱
諡忠節　明
留兵二千駐蘇州大軍悉趨杭州故明潞王
常淓　明穆宗孫潞簡
王翊鈐之子
方流寓于杭諸臣聞福王見執
請常淓監國不受不數日
大兵至常淓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計率衆開門
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　字漢石　崑山人　臨安知縣唐自綵　達州

籍江陵人　邵武同知王道焜　字昭平　錢塘人　皆死之　時監司及郡邑長吏多遁竄獨咸建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見執死自縊與從子偕豫逃山中有言其陰部署為變者遂被捕獲與偕豫同死道焜投繯死　諡忠愍　自綵　諡忠節　嘉興已歸附而士紳屠象美等復
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竟絕粒二十三日而卒
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
都御史祁彪佳行人陸培　字纪庶　錢塘人　亦先後殉節死　宏圖
逃野寺中絕粒死彪佳紿家人先寢端坐池中死培以絙授三僕從容自縊死　宏圖
投繯死　故明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應天巡撫右僉
家設祭　賜諡忠惠
宗周　賜諡忠介其門人殉義者有諸生王毓蓍
字元趾會稽人方宗周絕粒未死毓蓍上書曰願先
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弔毓蓍之友勸以陶淵明
故事毓蓍曰不然吾輩辭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
死為愈各故交奏樂歡飲酒罷携燈出門投柳橋下
死舉人祝淵字開美海寧人方葬毋趣工人速竣還

集衆據城拒守

大兵還攻之半月而破故明吏部尚書徐石麒死焉 石麒時移居鄞外聞大兵至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豈宜苟活復入居城中城破朝服自縊死

賜謚忠毅 賜謚時唐王聿鍵以被赦出高墻 聿鍵先於崇禎禁錮 福王命移居廣西平樂府行至杭州遇 鄭鴻逵偕義勤王得罪及户部侍郎何楷 字元子 溏州人 户部郎中蘇觀生 字宇霖 東莞人等遂奉以入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七 四

臣等謹案明自崇禎之季流賊攻破京師我

國家誕膺

天命敢拒顧行終膏斧鑕實所自取我

皇上擴天地為公之量

念其各忠所事踣死如鈲在當日

六師所屈不得不行逆命之誅而事後追恩究無悃

於疾風勁草即其潛除草澤從容引決者亦為克

盡綱常

特沛恩綸曲加崇奬俾一體易名以勵臣節伏請勝朝

殉節諸臣録内其在唐桂二王時効節者計得專

謚八人通謚三百十四人 十有一人祀忠義祠者二百三

涯典亟加湔洗普被

褒闡隆施實從來史冊所未有臣等纂次二王本末謹

採摭諸臣節槩尤著者艦具簡編其所得

賜謚隨條恭載以昭

聖天子大中至正之盛心俾天下萬世共凜然於

教忠之義訓云

故明兵部尚書張國維等以魯王以海 明太祖九世孫肅王壽塘之 于 稱監國於紹興

時浙江屬郡多歸降寧波惟一同知治府事已齋國

籍迎附故明刑部員外郎錢肅樂 字布麟 鄞縣人力議拒守

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 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 王 之仁大興人崇禎時太監王之心之弟 之心之子 殺招撫使於江上與兵部尚書張

國維等舉兵紹興給事中熊汝霖 字雨殷 餘姚人 僉事孫嘉績 字碩膚 餘姚人等自餘姚應之國維自迎以海

於台州以海即日赴紹興用方逢年 逢年 安人 崇禎 問大學士 議

稱為魯監國以國維為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督師江上畫錢塘而守 以熊汝霖 孫嘉績為右僉都御史錢肅樂為右副都御史並督師防江 總兵官方國安 貴陽人 亦自金華至與王之

仁等皆加封爵國安荆國公之仁武寧伯鄭遵謙義興伯張鵬翼永豐伯樹木城於緣江要害聯合諸營為持久計時之仁國安兵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而肅樂兵貨富室助餉不能繼恒缺食汝霖戰亦屢敗國維督兵連陷富陽於潛會王師至閩維來拒戰于草橋門敗退遂不敢出

閏六月故明禮部尚書黃道周等以唐王聿鍵稱號於福州

鄭鴻逵等擁唐王聿鍵至閩道周與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南安伯鄭芝龍等奉聿鍵稱監國鴻逵請急正位不然無以厭衆心諸臣皆以監國名正侯出關建號未遲而擁立者豔推戴功不數日即定議稱號於福州改年隆武以福州為天興府即布政司署為行宮大赦進芝龍鴻逵為侯鄭芝豹鄭彩為伯兵事機宜悉芝龍為政以天興建寧延平興化四府為上游汀州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為下游各設撫按議簡戰守兵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閩浙兩粵之餉不支其半

乃請預借兩稅一年令羣下捐俸勸紳士輸助徵府縣銀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閭里騷然遣給事中楊廷麟期入粵督餉參遲誤官數十員提問無一至者廣開事例偽優僕隸並列冠裳拜詔官府鞭撻鄙里晉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為職官挺立而語互毆于庭不可制小民不勝其擾

臣等謹案唐桂二王雖明之支派然唐王本疎族桂王亦神宗庶孽當宗邦淪覆草竊踐阼苟延旦夕實不成其為國乃仰蒙聖訓謂其流離失據正與宋之昺昰竄身閩粵者事例相同凡國史傳之書偽者概令更正茲奉詔纂次二王本末又蒙特筆改書稱號其諸臣仍書所授原官仰見大聖人執中權度進退予奪一出千古之大公而非向來史家拘陋偏私者所能窺見萬一云

唐王聿鍵以黃道周為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餘授官有差

唐王聿鍵素重道周學行禮敬備至時台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為首輔又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何楷為戶部尚書郭維經字亦修江西龍泉人為吏部侍郎蘇觀生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設諸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至者多俯流聿鍵亦厭而罷其事尋起拜觀生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鄭芝龍鴻逵兄弟

横基一日聿鍵賜宴芝龍以侯爵欲位道周上道周與爭衆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聿鍵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捷之）聿鍵將郊天芝龍兄弟稱疾不出何楷言禮莫大於郊二勳臣不陪祀無人臣禮聿鍵奨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鴻達扇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不為所容請告去途遇盜截其一耳則芝龍使部將楊耿為之也

秋七月我

大清兵定江西

先是

大兵至九江故明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江西巡撫曉昭（遂寧人）棄南昌走瑞州列城望風奔潰故明益王由本（明憲宗六世孫益敬王常遹之子）在建昌與布政使夏萬亨（宇元禮鹿山人）副使王養正（宇聖功泗州人）知府王域（宇元壽松江華亭人）推官劉允浩（掖縣人）南昌推官史夏隆（宜興人）等舉兵拒守（南昌諸生鄒思銘集其僚數十人為庠兵後城破俱死）閱三日有客兵為內應城即破由本奔旗塘佛舍尋歸唐王聿鍵于福州萬亨等械至南昌俱死之（萬亨等五人俱賜謚烈愍）新城知縣譚夢開迎降民潛導守關兵殺之夢開黨與民互相殘殲月不靖唐王聿鍵以李翔（邵武人）為新城知縣翬殺餘黨率民兵出城拒敵

大兵自間道入城民兵皆散翔與御史徐伯昌（新城人）俱死之（翔伯昌俱賜謚節愍）

大兵進克袁州廣信（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興自經於萍鄉官舍廣信同知胡甲桂見執自經死時興福清人甲桂字秋鄉宮山人俱賜謚節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贛縣見執死知縣梁于渼死之于渼字奧化人贛縣見執于渼俱賜謚節愍）會故明益宗永寧王慈炎拾建子峒士兵數萬復陷建昌入撫州考功主事揭重熙（宇祝萬臨川人）文選主事曾亨應（宇子翕臨川人）皆舉兵與相犄角南贛巡撫李永茂遣副將徐必達扼泰和未幾戰敗永茂奔贛州慈炎亦以糧盡退報建昌

大兵追獲殺之（曾亨應一日方宴客死者二十餘人亨應迎石室其從弟指大兵至突起

永之遂見執并執其長子筠亨應爾筠曰勉之一日千秋無自負筠曰諾受刑先死釋亨應縛諭之降不答遂殺之又總兵王坤參將賴明標游擊蕭奠邦都司江世任副將林引等俱見執死亨應上達坤明標奠邦一貴有聲欽世任引俱賜謚列愍節愍江西諸郡皆平惟贛州未下適唐王聿鍵手書至贛加左庶子楊廷麟兵部尚書修撰劉同升宇晉卿吉水人國子祭酒廷麟同升乃與永茂集士大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協謀舉事立忠誠社抬致四方之士各率家丁自賫糧入社者幾三萬人

唐王聿鍵遣其大學士黃道周以兵出江西

唐王聿鍵好學通典故然國勢衰微兵食困乏政歸鄭氏諸大帥多選懦觀望聿鍵不能有所為鄭芝龍鴻逵屢薦其私人為清要官聿鍵不從以是懷怨望

大清遣御史黃熙允晉江人抬撫福建熙允與芝龍同里芝龍使通款聿鍵屢促出兵輒以餉詘辭道周知芝龍終無意出閩乃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羣帥聿鍵給空劄百函以七月二十二日啟行僅齎一月糧以虛

聲鼓動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聿鍵以周定初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啓兆恒為兵部侍郎萬文瑛為兵部員外郎監道周諸軍胡奇偉為湖東副使與兵科給事中胡夢泰同守廣信定永豐人文瑛亦南昌人奇偉進賢人夢泰字友鑑鉛山人道周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迎頗響應

八月我

大清兵克松江

先是南京既亡列城俱下而州縣多聚兵自保者嘉定士民推左通政侯峒曾字豫瞻給事中震暘之子為主與進士黃淳耀字蘅生等誓死固守江陰諸生許用亦倡言城守以典史陳明遇主兵出戰不勝乃請前典史閻應元宇麗亨通州人已遷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陰入城屬以兵事

大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而松江在籍兵部右侍郎兩廣總督沈猶龍字云升僭中書舍人李待問字存我羅源知縣章簡字坤能等亦募壯士數千人守城會吳淞總兵官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總兵官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猶龍聯絡二帥而忝將侯承祖字悅

玉金山衛人世襲指揮使守金山衛遙相應援

大兵至嘉定峒曾乞師於志葵志葵遣游擊葵祥以七百人赴之戰敗而遁外援遂絶城中矢石俱盡天雨城圮

大兵入峒曾等並死之峒曾拜家廟奉二子元演元濬命詞自縊死其弟淵耀從之舉人弘錫周董用圓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俱死之峒曾浮耀並賜謚忠節至是

大兵進取松江志葵蛰敗于春申浦城遂被圍未幾而破猶龍出走中矢死待問守永門簡守南門俱見執死之猶龍賜謚忠烈待問賜謚節愍

大兵遂攻金山承祖與子世祿猶固守城破巷戰踰時父子俱死承祖見獲說之降曰吾家食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以死報國哉遂殺之世祿中四十矢見獲同死焉承祖賜謚忠烈志葵蛰亦就執至江陰城下令說城中人降蛰不語志葵說之志迄不應

大兵悉衆攻圍四面發大砲城中死傷無算堅守自如

八月二十一日

大兵從祥符寺後城入衆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用及中書舍人戚勳守伯屏江陰人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斬之應元賜謚忠烈愍賜謚節愍時崑山人亦誠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用為知縣縣人共執殺茂材推前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為主與貢生陶集璜及僕封知縣周室瑜諸生陶琰陳大任等共舉兵大兵至迎戰敗還遊擊孫志尹戰歿城破佐才縱民出走而已冠帶坐帥府見殺集璜投東禪寺後河死室瑜琰大任同死之事在是年七月又有故明瑞昌王誼汸者結衆謀犯江寧事洩與經畧常爾韜總兵楊三貫吳合章等俱死又有崇陽王考率兵來寇欽縣為我兵所敗其總兵閻士英鄭鵬遠俱見執死又高安王常淇與監軍道江于東等據婺源之小坑遂唐王聿鍵以黃景昉呂大器路振飛守仲含江人俱為大學士

初振飛總督漕運謁明陵陽皇陵唐王聿鍵方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捕治其尤甚者以私錢助之而上疏乞縣寬罪宗竟得請聿鍵甚德之及稱號福州即拜振飛左都御史振飛赴召道拜文淵閣大學

士至則大喜與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鍵拿
每責犀臣怠玩振飛因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
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
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
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犀臣庸下而過於督責
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者皆
臣下所甚憂也其言曲中鍵之短云 櫻嘗為福
建參政力保鄭芝龍芝龍感次骨薦之拿鍵起為工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而移張肯堂
於都察院拿鍵所置閣臣至多前後機三十人然不
令票旨皆拿鍵親為之 時肯堂請出駐舟師由海道
抵江南倡義旅而拿鍵由仙

霞趨浙東與相聲援拿鍵乃加肯堂少保給勅印便
宜從事擢文選郎中朱永祐為吏部右侍郎福州推
官徐孚遠為兵科給事中從行二人皆肯
堂里人也鄭芝龍懷異心陰沮之不成行
故明靖江王亨嘉 靖江王守謙十世孫 自稱監國唐王拿鍵執殺之
亨嘉 世封桂林聞南京破招集諸蠻起兵自稱監
國謀僭號合廣西巡撫瞿式耜 字起田常熟人 式耜拒不往
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詞亨
嘉下梧州執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救印初式耜
議立桂王常瀛子安仁王及唐王拿鍵監國式耜以
為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為亨嘉所囚乃遣
使賀拿鍵因乞援拿鍵喜而亨嘉為兩廣總督丁魁
楚 永城人 所攻勢窘乃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合
邦傳共執亨嘉械送福州發為庶人殺之拿鍵封魁
楚平粵伯留鎮兩廣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以晏日曙代之式耜不入閫退居廣東
魯王以海遣兵犯杭州敗還
魯王將方國安王之仁自富陽渡江犯杭州總督張
存仁遣將督兵迎擊斬首四千級其餘衆尚據富陽
大兵進敗之松閘頭追奔二十餘里斬國安子士衍初
馬士英擁殘兵渡江欲謁魯王以海以海諸臣方拒
之乃投方國安軍尋復與國安聯兵謀窺杭州為
大兵所敗溺江死者無算士英國安乃聚衆江東赭山
杭州朱橋范村等處所在肆掠
大兵進勦國安水軍數萬盡殲焉
九月我

大清兵入湖廣流賊李自成竄死其衆降於唐王聿鍵

初李自成既走陝西

大兵攻潼關偽伯馬世耀迎戰敗死潼關破自成遂棄西安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

大兵兩道追躡連戚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河九江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者八當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虛無人自武昌成屯五十餘日衆尚五十餘萬改江夏曰瑞符縣尋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七　十六

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宮山是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而自率二十騎畧食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脫自縊死或曰村民方爭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鋤死剝其衣得龍衣金印驟一日村民乃大驚疑為自成也將大軍遣識自成者驗其戶杓與靳獲自成兩從又偽遣侯偽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獲偽汝侯劉宗敏偽總兵左光先等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軍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衆無主議歸故明湖廣總督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

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長沙人不知其歸降也懼甚擄偏沅巡撫傅上瑞武定人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

死於賊一也何避焉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律偵之以千人獲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益懼二南蒙化人騰蛟與監軍荊西道僉事章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七　十七

字于野松江華亭人謀遣部將萬大鵬等往撫致騰蛟手書白之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旗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搖旗拍其黨袁宗第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歸騰蛟驟增兵十餘萬未幾自成兄子錦即李過改名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七　十八

功復擁衆三十萬驟至澧州乞降故明湖南巡撫堵允錫字仲紘無錫人議撫之騰蛟亦馳檄至允錫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犒軍皆踴躍拜謝允錫即軍中宴之尊以忠孝大義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將軍也汝不可負前部田見季劉汝魁等亦降堵公天人唐王聿鍵大喜加允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其軍手書獎勞錦等皆賜名授官號其營曰忠貞置之荊州校錦前部左軍一功右軍並排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封高氏貞義夫人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騰蛟慮赤心跋扈他日過其營諭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悅戒其子毋忘何公

赤心自是無異志允錫亦深相結倚以自強然赤心書疏猶稱自成先帝稱高氏太后云自成亂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廟社其衆數十萬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聿鍵疏但言元兇已徐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已功聿鍵拜騰蛟東閤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騰蛟固辭封爵不允令規取江西

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徽州

先是徽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推官溫璜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台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寧金聲糾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璜與相掎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職方郎中尹民興字宣于時流寓涇縣監紀推官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等多聚兵應之聲乃遣使通表唐王聿鍵聿鍵授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道軍聲遣兵取旌德寧

國諸縣會故御史黃澍降於

大清導

王師間道襲破之執聲至江寧聲語門人江天一字文石歙縣人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一從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總督洪承疇諭降天一詬詛明莊烈帝諭祭承疇文以褒之遂與中軍吳龍及聲弟經亦死於旌德應箕見獲死祖德退還山中

大兵攻拔其寨不降磔民興走免唐王聿鍵以為御史事敗卒于家家死諸生

舉兵者有寧國麻三衡字孟璿宣城諸生吳漢超復舉兵連陷句容傑水高淳溧陽太平諸縣夜襲之于等亦俱敗死布政沈壽蕖字景山都督有孫

寧國兵潰城中按前事者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見曰前事者我也割其腹腸長三寸

璜猶嚴兵自守黃澍復以城獻璜闔門死之璜趙蹕村合先刀其長女語妾茅同殉茅匿其幼子逸竄衣卹璜以刀戕其僕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不殊絕粒五月以手自扶其創而死

賜謚忠節邵祖德溫璜俱

陳有功萬全余元寅俱

雲從俱

賜謚節愍

唐王聿鍵遣使於魯王以海魯王以海不受

唐王聿鍵使給事中劉中藻福安人頒詔浙東時求富
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以海下令將返台州熊汝霖獨
出檄嚴拒不納張國維馳疏上聿鍵略言國當大變
凡為高皇帝子
孫臣庶所宜同心併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閩者
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
朔鞭長不及悔莫可追臣老矣豈
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于其間哉聿鍵乃台中藻還
自是閩浙如水火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十

臣等謹案唐王假息閩海魯王竊據紹興其地正
居咽喉乃不能同心協力各圖擅地竊號稱尊而
其臣又復懷狹私心自分畛域一則拒其使命一
則戮及使臣彼此猜嫌竟成水火以敗逃窮戚之
我

大清兵攻吉安還屯峽江

先是

大兵屯泰和故明副將徐必達戰敗楊廷麟乃大享士
於贛州城西與劉同升乘虛復取吉安臨江唐王聿
鍵命加廷麟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劍便宜從
事是月

大兵進攻吉安必達迎戰大敗赴水死必達贛詒節愍
東援兵至

大兵還屯峽江聿鍵台南贛巡撫李永茂為兵部右侍
部右侍郎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台朝紱還以劉同
郎以張朝紱代甫任事復擢萬元吉兵
升代之元吉至贛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撫

十二月唐王聿鍵自福州駐於建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十一

時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浙中
諸將請出衢州蘇觀生以事權悉為鄭氏所握請聿
鍵出贛州聿鍵遣觀生先行赴贛州募兵以當櫻鄭
芝龍留守福州司轉餉十二月聿鍵發福州駐建寧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聿鍵擢來
賀戶部侍郎然兵食匱乏人心離散迄不能成軍也
唐王聿鍵督師大學士黃道周兵敗於婺源死之
道周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其將程嗣聖陣亡道周見執諸軍潰走
大兵追至開化總兵嘗德黃光輝副將蔡璋龍勝陳辰
等俱死嗣聖德光輝璋勝辰俱賜謚節愍道周至江寧幽別室中
從容著詩文數卷閒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
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
之幕下士中書賴雍平和人蔡紹謹龍溪人考二人姓名紅木作雍
類纂謹兵部主事趙士超閩縣人廣信通判毛玉潔六合人
考毛玉潔紅本作毛至潔遊擊朱家第等皆死之廣信尋亦為大兵所破胡

夢泰自縊死萬文英赴水死周定初胡奇偉及部司
劉芳伯黃國治參將謝良才王之樞監紀官李奇徐
千如縣楊時秀兵部員外郎戴伍倘守備陳壽陳傑
總兵江天衢推官王象乾胡佩遊擊胡接輝廣信同
知胡嘉柱等俱死之唐兆恒奔懷玉山聚衆數千
人自保已進犯閩化縣兵收殺於陣擄撫州事同知高
飛鶚遣人悵印走訹唐王聿鍵而身守城死焉飛
鶚字克正長樂人道周　賜謚忠端雍給謹士超
玉潔家第俱　賜謚烈愍夢泰文英定初奇偉芳
伯國治良才之樞奇時秀伍倘奇傑天衢象乾佩接
輝嘉柱俱　賜謚節愍兆恒　賜謚忠烈時唐王聿鍵又以大學士傅
為給事中搢重熙所劾或又言其嗜酒乃許致仕久
之
大兵至冠死之冠寓居閩人泰寧汪龍家亨龍執以
獻有司不屈俟于汀州血清地久而猶
鮮汀人歎其忠冠　賜謚忠烈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春正月唐王聿鍵遣將分道出兵不果行
鄭芝龍知物論不平不出閩無以弭衆議乃請以
鄭鴻逵為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右先鋒出江西築

壇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各擁衆數千號數
萬既出闕託候餉仍駐仙陽鎮不行鴻逵駐仙陽鎮處有上
書言事者嚴禁仙霞閩
不聽四方偏人入聿鍵檄催孔亟不應彩行百里而還稱餉
缺留如故時芝龍已通款于我
會魯王以海道都督陳謙
朝事鍵不知也
入芝龍與謙有舊以書招之謙入見
謙陛下聿鍵大怒下謙于獄芝龍疏救不聽有御史
錢邦芑者為聿鍵言謙與芝龍交不急除恐有內
患聿鍵即命缺謙或以告芝龍芝龍曰刑人于市必
過我門我且命停刑願以我官贖時
鍵命移謙別所斬之芝龍奔赴哭極哀由此快快不
悅益懷異志矣
邦芑鎮江人

二月唐王聿鍵移駐延平
聿鍵決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為聲援鄭芝龍不欲
聿鍵行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聿鍵不得行遂
駐延平吏部司務王士和（宇萬育金谿人）疏陳時政闕失凡
數千言聿鍵命刊賜文武諸臣且召士和入對嘉獎
備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聿鍵以事殺建陽知縣旋蠲卻武知府）
吳炎焯推官朱健曾櫻刀救不聽人情惴恐原任兵
部郎中王期昇御史彭遇颙自浙中適至聿鍵加期
昇總督遇颙僉都御史路振飛等封還內降謂遇颙
依附馬士英期昇在太湖奉未盛徵稱通城王派餉
苛虐不可用聿鍵乃止
三月唐王聿鍵遣使勞魯王軍於紹興
魯王以海復遣柯夏卿曹惟才聘於唐王聿鍵聿鍵
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卿手書報以海（曰吾無于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終致于王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無分彼此）遣僉
都御史陸清源（平湖人）齎餉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士
方國安縱兵盡奪其餉留清源軍中（後國安收清源自沈于江清源諭忠節賜）且出檄數聿鍵罪張國維歎曰曲在我矣
時以海兵力孱弱武將橫甚競營高爵請乞無厭兵
部尚書余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尸尺土未復
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
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
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
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　煌字武曾會稽人

大清兵克吉安遂圍贛州
楊廷麟自吉安赴贛將朝唐王聿鍵以萬元吉代守
吉安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江陵人居正之孫）調雲
南兵及抵江西而南京已破因退還吉安廷麟留與
共守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功而元吉約束甚嚴
諸將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張安者汀
贛間峒賊四營之一驍勇善戰為廷麟招降有取撫
州功且招他營盡降唐王賜名龍武新軍元吉以安
等為足恃也蔑視滇粵軍滇粵軍解體然安卒故為
賊淫掠自如廷麟遣援湖西所過無不殘破至是
大兵攻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先往湖西不時至城
中不戰清城遂破元吉退屯皂口檄諭贛州極言雲

南兵棄城罪其衆遂西去

大兵進至皂口元吉不能禦退入贛城

大兵乘勝進圍之唐王兵部侍郎劉士楨促新軍張安

赴援安宵遁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雩都召

新軍來救戰於梅林再敗廷麟乃散其兵入贛與元

吉憑城守 給事中楊文驄元吉門生也奉使往湖南

撫剿遠生自出城召其將張琮於雩都贛人曰撫軍

迫矣恕焚其舟拘其妻子俄遠生率琮兵至贛人乃

大悔遠生憤甚渡河再戰皆敗見獲復逃歸援軍皆

不敢前會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 大兵為解

圍屯於水西未幾圍復合城中拒如初時贛囚守久

唐王聿鍵獎勞之賜名忠誠府加元吉兵部尚書文

文山右僉都御史命郭維經為吏兵二部尚書兼右副

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

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允募兵八千人入贛州與廷麟

元吉同守時東鄉安仁貴溪瑞州餘干萬年諸郡縣

俱聚兵送應閩中 大兵分道進勦先後克撫

斬故明文武官甚衆其死于衆鄉者有副將傅鼎

余將黃勝都司文而武守備劉威振等在安仁則有

余將傅鼎乾都司徐德守備洪士邦等在貴溪則有

總兵陳輝汪碩畫副將汪洋監紀知縣庾汝健等在

瑞州雞公嶺蒙山一帶則有都司莊祖泰諜舒奇諜

將吳性等在餘干萬年則有副將黃英都司敖高泰

等 姚奇允守有僕錢塘人自傳潛龍以下十六人

俱 賜

謚 節愍

夏六月戊

大清兵克紹興魯王以海遁入海

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等以五月二十日抵杭城會

王以海諸軍列營錢塘江東岸綿亘二百餘里艤舟

江上以待

大兵未具舟楫不能渡忽江沙暴漲水淺可涉二十七

日

大兵策馬徑渡方國安盡棄戰艦拔營走紹興劫以海

南行江上各營聞報一時俱潰走六月一日

大兵入紹興國安決計獻以海來降遣人守之會守者

病以海得脫至台州航海走命張國維防遏四邑圖

後舉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三章赴

水死 國維為諡忠敏 兵部尚書余煌等皆死之 煌赴水舟人拯赴之

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大理少卿陳潛夫走山陰化

龍橋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職方主事高岱偕其

子財侯入海死兵部主事葉汝蕃與妻王事同死禮

部侍郎陳函輝從以海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峯山

投水死諸生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沛江張若正

潛夫字元

清錢塘人岱字魯瞻汝恬字衛生俱會稽人孟輝字木叔臨海人煌潛大孟輝俱　賜諡節愍　賜諡忠節岱汝恬俱

大兵進克金華督師大學士朱大典闔門死　大典賜諡烈愍

時以海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從之至舟山守將黃斌卿不納乃浮海至廈門遂走南澳　方國安方逆年俱來降尋以蠟丸書通閩捷得誅死阮大鋮在方國安軍亦偕謝三賓宋之普等赴江干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偪仙石上死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聿鍵不許僉大兵勦湖賊士英與吳易俱僉發斬之事具　國史而野乘載士英過台州山寺為僧為發尋得其與大鋮通閩疏斬之延平城下大鋮方逆

山自觸石死仍僇屍云　吳易字日生吳江人與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駉自炳吳福之等聚兵長蕩唐王聿鍵授為兵部尚書魯王以海封為長興伯大兵至俱被獲死總兵程梶沈茂職方主事倪造監軍道朱世昌通判馮時敏評事馮一鶚與易等俱死時太湖中阻兵者甚衆有鎮南伯金公玉安撫許耕奇徐明道參將李世忠總兵王元宸火宏弼田希成毛濟宇何知吳任蘭落鎮汪碩德參謀陸美初副將施子昭及朱大定曹辰沈君晦等俱先後被獲死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方遁跡為僧魯王以海授以兵部尚衍郎銜潛謀結太湖兵舉事事敗獲乘間赴水死勘梶茂遂倩世昌時敏一鶚公玉耕耕奇明道世忠元宸宏弼希成濟宇任蘭碩德美初子龍俱　忠昭賜諡節愍

鄭芝龍假言海寇入犯須往備禦拜疏即行盡撤兵

回安平鎮守閩將士皆隨之仙霞嶺二百里間遂空無一人　臣等謹案魯王竊據紹興方時錢塘為天險及大兵壓境

天心助順江水斷流頃刻畢濟不數月浙閩盡平與元兵至臨安江潮三日不至者神應尤異至張國維等援立監國擁戴旁支稱名本為不正乃以其抒忱効命亦得崇

恩錫誼同荷表章臣等編纂唐桂二王本末謹以魯王諸臣事實隨條附載俾天下後世咸知

聖代褒忠之典甄錄無遺

資為至公且溥云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克衢州

唐王聿鍵巡按金衢二府兼視學政御史王景亮　侯官人字武衢州知府伍經正　安福人推官鄒巖忠　江陵人皆不屈死魯王以海所遣鎮將張鵬翼及伯吳凱總兵項鳴斯等亦死之江山知縣方白　宣城人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闔城被誅若輩可迎附遂封其印冠帶自縊死　景亮經正巖忠白凱鳴斯俱賜諡節愍鵬翼諡烈愍

初楊文驄走處州唐王聿鍵以在鎮

江時與之有舊拜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至是聞衢州告急命興誠意伯劉孔昭共援衢

大兵至文驄不能禦退走為追騎所獲與監紀職方主事孫臨（字武公桐城人）俱不降戮死（臨贈諡節愍文驄贈諡忠烈大鵬贈諡烈愍廷臨贈諡節愍）

八月我

大清兵克建寧

鄭鴻逵駐閩外聞兵至徒跣疾走三日而抵浦城唐王聿鍵聞之削鴻逵爵

王師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遂從容過嶺長驅直入

然

大兵入閩者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不必仙霞嶺也唐王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閩務鄭為虹（字天玉江都人）巫還浦城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無何城破為虹與給事中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並死之（為虹故浦城漢奸大鵬其鄉名為御史部民相率乞留乃令以御史巡閩尋擢巡撫鄭芝龍步將奪民舟為梁為虹叱責之芝龍訴於

大清兵克延平

唐王聿鍵奔汀州我

聿鍵聿鍵為諭解乃已至是殉難暄亦俱為（暄贈諡烈愍廷臨贈諡節愍）大兵所獲死之

閩中自鄭芝龍去後羣情益離沮唐王聿鍵視朝命臣曰吾賴諸卿擁戴越在海陽布衣蔬食曉夜焦勞正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惟恐負卿等立君之意非內侍出一箋示羣閩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令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令綿衣衛官對衆焚之卿等宜無負初終也唐王聿鍵決計赴贛何騰蛟亦遣郝永忠（即郝搔所改名）來迎將至韶州會仙霞關敗問至聿鍵遂以八月二十一日自延平啓卒出走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延平知府王士和居守猶載書十餘篋自隨抵順昌開追兵且至騎而奔數日方至汀州延平警報疊至士和召父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鑕衆泣士和亦泣退入內署謂友人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

為從容正衣冠閉戶投繯死士和賜謚節愍

大兵遂克延平

臣等謹案唐王自擅號福州不能裁抑鄭氏以致
厝日甚上下離心遽我

王師深入閩南寸土寸金無地可以潛踪乃當汀劍崎嶇
瘴土不暇猶載書篋以自隨此與梁湘東王之焚
書江陵稱文武道盡者
如出一轍尤可嗤鄙也

我

大清兵至汀州獲唐王聿鍵福建平

唐王聿鍵在汀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七　三十三

大兵奄至從官奔散聿鍵與妃曾氏俱就執給事中熊緯閩難俞

赴過福州謂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為我採毒草來與大兵死之總兵官都督僉事胡上琛俞還

妾劉氏共飲藥酒而死熊緯字文江南昌人

賜謚烈愍胡上琛福州衛人世襲指揮使

賜謚

節愍曾氏至九瀧投於水聿鍵死於福州陽曲王臧渡西河王盛洚

松滋王演溪西城王通簡等俱死

故明總兵姜正希率兵二萬復來

襲汀州乘夜登城

大兵擊敗之斬萬餘級又破總兵師福於分水關入崇

安縣巡撫楊文忠見執死文忠賜謚節愍遂襲克福州唐

王禮部尚書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等並死之通政司馬思理自縊死太僕少卿王瑞栻遯之山中有欲薦令出者乃拜辭家廟從容入室自經死兵科給事中郭符甲戰敗身被數創死馬思理長樂人郭符甲晉江人俱謚忠節愍王瑞栻字聖木永嘉人與曹學佺俱謚節愍

大清兵克贛州

冬十月我

大軍駐福州分兵徇漳泉諸郡縣相繼下閩地悉平鄭

芝龍自安平奉表來降其子成功名成功初名森唐王聿鍵賜以國姓改

芝龍既入朝成功與鄭鴻逵鄭彩等各率所部叛入海

大兵營逼虔元吉指為空營兵民從

大兵營中至者言軍勢甚盛輒叱為間諜斬之贛州受

用命晉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隔河

故明總督萬元吉素有才望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

圍既入諸道援兵道集元吉部將江起龍率師數千
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
師三千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
楚亦遣兵四千揚廷麟又收其散亡得數千

諸

將欲戰元吉欲待水師至并力而中書舍人袁從鶚（一作來從鶚卿州人）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南昌人）兵部主事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募水師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主事王其宏（安福人）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稍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令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大兵闖水師將至即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於是兩廣雲南軍皆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會閩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守者亦疲甚

大兵用嚮導夜登城鄉勇猶苍戰黎明兵大至城上發砲砲炸城遂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歎曰為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水死楊廷麟走西城投水死（按紅本作城上殺死）郭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姚奇允自縊於文廟楊文驤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絕粒而死（維經贛縣明汲發祥琦昂霄嗣武諡忠節廷麟元吉文驤俱贛人王明汲金壇人萬發祥新喻人林琦閩縣人曾嗣武寧都人劉盃詡劉應試俱安臨人胡纘桐城人塗君鼎建昌人馬觀鵬順德人朱永威汀州人於斯昌黃岡人程必進松陽人龍嘉震太和人姚生文仁和人吳世安歸安人期生葉觀象必進嘉震生文世安俱贛人諡節愍其宜遂球從鶚明汲發祥琦昂霄嗣武諡亨盃鈞應試國球永威斯昌俱贛人諡忠節廷麟元吉文驤諡節愍）

一時同殉者太常寺卿管湖西兵備僉事彭期生（宇觀我海鹽人）而下凡數十人期生冠帶自縊死賊方主事周珋不屈磔死龔棻王其宏不屈就戮鄉官盧觀象盡驅男婦大小入水乃自沉死舉人劉日佺偕母妻弟婦子姪同日死參將陳烈數刀戰衆以其弟已降于

清廷之烈益奮勇疾鬬及見執其弟勸之降不聽顧謂贛人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乃就俘又通判涂君鼎副總兵馬觀鵬參將朱永威兵部主事於斯昌訓導程必進中書龍嘉震湖東道姚生文推官吳世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八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一

大清

丙戌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冬十一月故明兵部尚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等以桂王由榔明神宗孫桂王常瀛次子稱號于肇慶初桂王常瀛卒于梧州長子安仁王由授襲封未幾病卒由榔當嗣爵會唐王聿鍵敗死赴至粤中故明總督尚書丁魁楚侍郎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與舊臣吕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来賀董天閎朱治惆周鼎瀚方以智朱容藩林佳鼎程源等議所立乃共推由榔桂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于無君吾兒仁柔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益堅遂以十月十四日稱監國于肇慶以魁楚大器式耜並為大學士魁楚兼兵部尚書式耜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進爵有差未幾聞

大兵已破贛州司禮太監王坤即王肇基崇禎朝監餉宣府大作威福屢為言官所劾福王時奔南京福王敗復入閩唐王聿鍵棄不用又入粤事由榔命掌司禮監遂擅政事　倉

陷危餘燼而堅持故局雖國亡而其焰未熄禍猷所鍾遂與明一代相為終始其亦可為歎息痛恨者矣

故明大學士蘇觀生等以唐王聿鍔稱號于廣州丁魁楚等之將立桂王由榔也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輕之且欲專定策功慮其以舊相居已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非兩榜叱辱之觀生慍甚適唐王聿鍵弟聿鍔嗣為唐王者與大學士何吾騶自閩浮海至南海闕捷先番禺梁朝鍾首倡兄終弟及議觀生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曹道唯總兵林察等擁立聿鍔改年紹武就都司署為行宮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騶等秩擢捷先吏部尚書旋與元鏡應華道唯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招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與肇慶相拒時倉卒舉事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市人傳以為笑

桂王由榔遣兵攻唐王聿鍔不克

桂王由榔遣給事中彭耀順德人主事陳嘉謨齎敕往諭唐王聿鍔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宗支倫序及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詆蘇觀生諸人觀生欲與共事魁耀殺之嘉謨亦不屈死耀嘉謨俱賜謚節愍即日發兵攻肇慶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由榔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帥兵赴三水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羣盜詐降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亂作全師皆覆佳鼎同僉事夏四教赴水死佳鼎四教俱賜謚節愍時肇慶大震瞿式耜視師峽口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師呂大器辭官入蜀遂以化澄為尚書赴李永茂為大學士未幾亦罷

臣等謹案桂王竄跡嶺南據手掌之地勢尤危窘聿鍔本唐王親弟誼出本支乃當望風瓦解之時為同室操戈之舉而為之臣者方各挾其主以為奇貨爭城奪地攻戰逾時此與燕崔盧彭燈陳嘉謨等銜命出使抗詞被殺雖律以大義念其臨難捐軀不失臣節竟得一例褒恩賜謚褒錫仁至義盡史冊以來實所未聞也

十二月我大清兵克廣州擒唐王聿鍵廣州平

蘇觀生既敗肇慶兵意自得務粉飾為太平事而委任閹捷先及梁朝鍾捷先小有才便筆札朝鍾善談論浹旬三遷至祭酒有楊明競潮州人者好為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閒可十萬即特授惠潮巡撫又有梁鑾者妄人也觀生才之用為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鑾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處其詐稱留聽之鑾故死逐自縊明日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衆如是者三鑾俱死觀生走梁鑾所問計鑾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抳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為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搏戰兵精者皆西出倉猝不能集觀生乃自縊死觀生走梁鑾所問計鑾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抳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為大兵已迫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衆如是者三

梁萬爵字天若番禺人新城知縣廖翰標龍門人等皆死之朝鍾問受赴池為隣人救出自剄不死俄何言劉子衡名三子訓以死節朝服北向拜家廟先赴井死妾莫氏及其妻各繼之有小婢見之亦赴井死萬爵赴水死翰標自縊死朝鍾萬爵翰標俱子衡賜謚節愍賜謚節愍聿鍵方事閱射急易服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縋城走為追騎所獲饋之食不受曰我四王俱死何吾騶及應華等悉降

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繯而死周益遠等二十

桂王由榔奔梧州

由榔司禮太監王坤用事銓政軍務任意顛倒數以內批授官由榔諸臣爭之不聽給事中劉嘉疏劾坤幾得罪瞿式耜力救乃免及是聞廣州已破肇慶大震式耜請駐峽口坤不從以朱治憪為兩廣總督守肇慶趣由榔出走以二十二日乘輕舟上西峽遂奔

我大清兵至順慶流賊張獻忠伏誅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等潰走川南

獻忠據成都遣僞將軍分屬各府州縣川中民盡乃謀窺西安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故統川兵聞之率一軍逃會

大兵至漢中進忠來奔乞為鄉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

大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

大兵擒獻忠出斬之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其黨僞平東將軍孫可望僞安西將軍李定國僞撫南將軍劉文秀僞定北將軍艾能奇僞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俱潰走川南時故明川中諸將競擁兵自固

聖明指示以可望定國等身為賊黨其所稱平東安西等號皆獻忠僞授自應重加貶絶書賊書僞以正其罪至二王及其臣子荷蒙

聖慈裁度未可遽從僭僞之例故君則正其稱號臣則

曰以原官尺寸褫衡其存書法

深仁

大度等量兩儀彼指瑯琊為僭晉卒梁益為僞朝者豈

足詬於

建中之極則乎

丁亥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肇慶桂王由梧奔桂林

大兵自廣州向肇慶總督朱治惆棄城去由梧走平樂

由梧既西走瞿式耜道趨赴由梧已越梧州而西

大兵入肇慶遣別將徇高雷二府進取梧州巡撫曹華

迎降由梧欲走依何騰蛟于湖廣丁魁楚王化澄皆

棄由梧去 化澄走浔州魁楚走岑溪輜重多舳艫相連屬為大將李成棟追獲魁楚遂降成棟

與自隙歸其家數百人殺之魁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莫保尚欲人求活耶并殺之 惟式耜

及吳炳 宜興人時為由梧兵部侍郎 吳貞毓 字元聲宜興人時為由梧戶部尚書 等

從乃由平樂抵桂林 湖南副使陳象明以徵餉在廣西聞廣東地盡失檄調王兵與陳邦傅連營東至梧州榕樹潭遇死之 陳象明字麗南東莞人 賜謚烈愍

大兵戰敗 以

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同式耜入閣辦事 以智不至 遣使

勞何騰蛟趣其兵入衛徵四川文安之 冀陵人 雲南王

大清兵克平樂桂王由梧奔全州以其大學士瞿式耜留

守桂林

大兵襲平樂克之浔州相繼破由梧大恐會武岡鎮將

劉承允以兵至全州王坤請赴之瞿式耜極陳桂林

形勢請由梧堅守 略言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能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 由梧不聽自請留守許之進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劒便宜從事以

麾下焦璉為總兵 初由梧為張獻忠所執璉率衆擊城上破械出之由梧病不能行璉負之以行由梧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為參將至是進總兵

侯守昭平由梧遂走全州

四川賊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入貴州

孫可望等率衆入黔故明布政使張耀字融我三原人急言於巡撫米壽圖宛平人請發兵民守禦壽圖以衆寡不敵難之俄賊衆突至貴陽耀率家丁乘城拒擊與寧知縣吳子騏字九達戶部主事劉琯同知楊元灝等亦以鄉兵扼賊賊來益衆子騏等戰敗被執死城遂陷賊執耀說之降耀大罵不屈遂與家屬十三人同見殺壽圖出奔沅州可望等陷安平僉事曾益拒守力屈死陷平壩衛戶部郎中譚先哲寧前兵備參將石聲和俱鬬門殉難犯定番州鄉官顧人龍率人民拒守殺賊甚衆城破大罵而死　張耀　賜祀　忠義祠

三月我

大清兵攻桂林

由榔既出奔桂林尼其甚其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撫御史孝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澍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瞿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由榔令民部右侍郎丁元華代盛濃御史會可藻代延泰未赴而大兵已薄桂林以騎數十直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公署式耜即令焦璉拒戰甚力而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既而劉承允所遣援桂兵五千人在城與璉兵主客不和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璉兵亦出城

赴黃沙鎮城幾破者數矣會大兵東還桂林始獲全

四川賊孫可望定國等率衆入雲南先是雲南土官沙定洲王弄山長官司沙源之子作亂逐故明黔國公沐天波黔寧王沐英裔孫以總兵官世鎮雲南盤踞會城傳檄州縣吳兆元不能制許為寶雞人說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定洲至畏

知紿與結盟而乘間清野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東俱響應定洲聞之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賊懈輒出擊殺傷甚多定洲築長圍困之迄不能下至是孫可望等聞滇亂兼程趨滇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復仇定洲之亂天波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故可望假復仇以為名民久困沙兵喜其來迎之定洲解楚雄圍去禦於草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巡按雲南御史羅國獻方按部曲靖與知府焦潤生俱被執可望欲降之國獻不屈搆至昆明自焚潤生亦不屈死都司經

歷徐興方署師宗州事集士民固守及賊入署道與大罵賊令出迎其將道與擲酒盂擊之罵不絕口遂被殺　羅國獻嘉定州人焦澗生上元人修撰訪子徐道與睢州人國獻　賜謚忠烈澗生　賜謚節愍道與　賜謚忠義祠　而定

以桂王由榔命募兵雲南可望至壽琳知不色張益益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脅之降不從繫他所使人訪以官亦不從從容題詩於壁或以詩報可望遂遇害　壽琳魯府宗室文克

州　賜謚節愍

等率兵西出畏知禦於啓明橋兵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為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紿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畏知因要以三事不用獻忠偽號不殺百姓不擄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畧定大理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歸　時永昌推官王

運閉攝監司事通判劉廷標攝府事方發兵守瀾滄而天波已降可望諭兩人以印往兩人堅不予永昌士民聞賊所至屠戮泣請納款紓禍兩人慰遣之既去兩人相謂曰衆情如此我輩惟一死自靖爾晁夕運閉先自經廷標閉之曰我老當先死王公乃先我耶遂沐浴賦詩三章亦自經可望等重兩人死節求其後或以運閉弟運閎對即聘之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兄弟可異趣耶吾死若收吾骨與兄合葬遂蹈

入江死　運閉字子朗夾江人廷標字霞起上杭人俱　賜謚節愍運閉　賜謚忠義祠　而定

國之徇臨安者與定洲部目李阿楚力戰破其城殺城中官民七萬八千餘人盡掠子女而回所過無不屠戮　姚安陷姚州知州何思舉人席上珍不屈死舉人金世鼎自殺晉寧陷知州冷陽春殉節死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哲助陽春城守亦殉難呈貢陷知縣夏祖訓死之富民陷貢生李開方率壘子同死其友諸生王朝賀掩埋訖即自經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偽職為賊杖死兵科給事中廖復亨楚雄舉人杜天祉亦先後死之　冷陽春石汗人夏祖訓嘉興人何思舉陳昌裔廖復亨俱　賜謚節愍冷陽春　賜謚烈愍席上珍等俱　賜祀忠義祠　於是迤西八府以畏

知在軍得保全而迎西之殺與獻忠同悕可望遂據

我

大清兵克長沙

始唐王聿鍵既死故明總督何騰蛟在湘陰厲兵保境如平時桂王由榔進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至是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等帥師下湖南桂王總兵王進才故守益陽聞之退保長沙與狼兵將覃遇春關揚言乏餉大掠而去并及湘陰

大兵進逼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湖南巡撫章曠亦走寶慶

大兵遂克長沙湘陰

日至是聞

大兵將至承允揚言瞿式耜已通降款遍由榔即日發全州移居武岡改曰奉天府張先璧欲與承允為難伏兵邀於路由榔南渡河浮橋斷獲免先璧遂大掠新寧承允請救諭解久之始去自是由榔政事皆決於承允矣

桂王由榔遣兵犯荊州敗走

由榔令李赤心等攻荊州月餘

平浪先璧擬勒右將軍承允怨及長沙既失承允遂奏解騰蛟兵柄名之入朝先璧奏劾承允專擅騰蛟反和解之會聞先璧捉兵至寶慶承允謀又請命騰蛟督諸鎮兵駐衡州

大兵來援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衙聲言就食湖南劉承允懼為赤心所併計非堵允錫不能禦乃加允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便宜行事允錫疏請得給空勅鑄印頒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專

桂王由榔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以兵犯廣州敗走初邦彥見桂王由榔於肇慶擢兵科給事中遣齎勅還諭蘇觀生邦彥聞使臣彭燿被殺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及

大兵已定廣州列城悉下邦彥乃潛謀起兵有余龍者本萬元吉所募兵未行而贛州失龍等千餘人無所歸聚甘竹灘為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桂王總督朱治恂招降之未幾譟歸而唐王所置廣西巡撫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人）亦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陷東莞城籍前尚書李覺斯等貲以犒士奉表桂王由榔由榔進家玉兵部尚書尋為

大兵擊破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死）邦彥見粵西危急說龍乘閒圍廣州而己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且移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為然邦彥遂與龍聯兵犯廣州圍其城龍卒故無紀律

大兵自桂林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邦彥亦却歸（大兵以廣州之圍誤出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孥過之為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忠臣義不顧妻子既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陷順德無何

大兵至龍戰死應芳被執赴水死龍再戰黃連江亦敗歿

大兵攻家玉於新安（時西鄉大豪陳文豹等皆死李覺斯怨家玉甚發其先墜毀其家廟盡滅家玉族市井為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遁得衆數千復陷龍門博羅連平長寧歸善諸州縣還屯博羅）邦彥乃棄高明收餘

五月我
大清兵克衡州
故明總兵盧鼎方從何騰蛟駐衡州而張先璧兵突
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騰蛟走祁陽又
間道走辰州騰蛟脫還走永州甫至鼎部將復大掠
鼎走道州騰蛟與督餉侍郎嚴起恒浙江山陰人走白牙
市
大兵遂克衡州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衡長沙黃朝宣張先璧劉承
欽定四庫全書
允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董英馬進忠馬士
秀王允成盧鼎皆閻鎮湖南北故時稱十三鎮十三
鎮大抵李自成餘黨
及左良玉舊將也
至是皆自為盜賊衡州守將黃
朝宣來降
大兵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尋進克永州以一知府
守之故明副將周金湯莆田人知城內虛夜鼓譟而登
知府出走金湯復陷永州
魯王以海遣兵犯崇明
以海既航海走南粵復走長垣以熊汝霖為大海士
封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阮進
蕩湖伯遣兵犯海口鎮東據之連陷海澄漳浦諸縣
王師旋復漳浦以海所置知縣洪有文死之至是遣
其總督水師兵部右侍郎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率舟師北
窺崇明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舟艦所沙為
大兵所執諭之降不從戮死洪有文沈廷揚賜謚節愍
六月桂王由榔名其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入武岡尋遣
騰蛟在白牙由榔密遣中使告以劉承允專恣罪
欽定四庫全書
令入武岡除之騰蛟乃以兵事屬章曠而走謁由榔
於武岡由榔及其太妃皆名見承允由小校以騰蛟
薦至大將稱門生已漸倨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允
大怒言先調黃朝相張先璧軍皆章曠親行今乃折
箠使我遂馳至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子走訴騰
蛟騰蛟遣曠行承允乃至騰蛟為請於由榔得封伯
且與為姻承允益驕至是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
請用為戶部尚書專領餉務由榔不許由榔名騰蛟

圖承允騰蛟固無如承允何也騰蛟無兵由梧命以
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還賜銀幣命
羣臣郊餞承允伏千騎襲騰蛟印選卒力戰盡殲之
騰蛟乃還駐白牙（章曠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擁兵閙警輒走抑鬱而卒）
臣等謹案明季巡撫姑息將校結為師生互相黨庇以致軍法玩墮劉承允因何騰蛟亦稱門生其後跋扈而騰蛟竟不能制益積獎相沿蝗習之入人者深也
騰蛟之忠蓋有所不免終至名侮長奸亦可知矣
秋七月桂王由梧遣兵陷平樂梧州諸郡
由梧大學士瞿式耜遣總兵焦璉連取陽朔及平樂
陳邦傳由賓州取潯合兵陷梧州於是廣西全省地
復為由梧所據由梧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式耜
請由梧迓全州又請還桂林皆不許
魯王以海以兵犯福建敗走
以海遣兵犯漳州復率鄭彩阮進等犯福州敗還旋
襲據連江進陷長樂永福羅原寧德諸縣
八月我

大清兵克武岡桂王由梧奔柳州
時
大兵克常德寶慶直趨武岡城外馬吉翔挾由梧倉卒
走靖州命其大學士吳炳分道護由梧世子走城步
吏部主事侯偉（公安人）從之既至城已為
大兵所破遂被執（炳至衡州不食自盡於湘山寺偉時亦死之炳）
賜謚節愍劉承允以武岡降參將謝復榮戰死兵部尚書
傳作霖冠帶坐堂上承允力勸之降不從戮死（作霖安鄭
賜謚忠節偉時）
有殊色就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
死復榮　賜謚烈愍作霖　賜謚忠節
由梧遂自靖州奔
柳州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太監龐天壽率舟師迎由
梧會天雨舂屬內豎狼籍泥淖中饑餓無人色性供
張儲峙皆備由梧喜封性商邱伯以天壽掌司禮監
時從官皆不至隨行者惟馬吉翔各部諸司事皆吉
翔一人掌之由梧進吉翔爵為侯
桂王由梧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以兵犯廣州敗死
子壯家居九龍村桂王由梧稱號授為東閣大學士

兼兵部尚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會
大兵入廣東子壯止不行及張家玉陳邦彥與新會王
興潮陽賴其肯等先後舉兵子壯亦以是月聚兵九
江村兵多蜑戶善鬼善戰乃與邦彥約共攻廣州結
故指揮使楊可觀為內應子壯先至駐五羊驛事洩
可觀等死將引退邦彥軍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
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

十

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
大兵也陣動
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陣
歿邦彥奔三水會故御史麥而炫（字章閣高明人）陷高明迎
子壯以故主事朱實蓮（字子潔南海人）攝縣事而清遠指揮
白常燦亦以城迎邦彥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
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
軍最強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

我

大清兵克永州

時

大兵盡定湖南地何騰蛟趙印選胡一青奔還桂林嚴
起恒劉湘客等亦至城中止焦琏軍騰蛟率諸將助
守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衆萬餘至與琏兵欲鬬會
宜章伯盧鼎兵亦至騰蛟為調劑桂林以安乃與瞿
式耜議遣琏永忠鼎印選一青分扼興安靈川永寧

義寧諸州縣使各自為守

九月桂王由榔走象州

初狼兵將覃遇春率衆淫掠瞿式耜名至桂林斬之由榔之走柳州也遇春妻子迎訴由榔復以其子鳴珂為總兵領父部曲至是鳴珂聲言復仇與柳州守道龍文明相攻殺文明走鳴珂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由榔南走象州

冬十月魯王以海遣兵陷福寧州

唐王聿鍵舊將涂登華守福寧以海遣其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國公錢肅樂致書曰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並在海上張陸並在舟中乎登華遂以城附於以海以海復遣其兵部右侍郎林汝翥福清人文選員外員林垄字子野汝翥同邑人以鄉兵犯福清戰死垄殁于陣汝翥就執諭降不從繫之舟金屑而死汝翥謚忠節垄賜謚烈愍

大清兵克黎平

故明總兵蕭曠本武昌諸生為劉承允偏裨何騰蛟令管黎平叅將事及承允降令降將陳友龍招曠曠不從已而城破曠死之友龍遂盡劫騰蛟眷屬以去

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沅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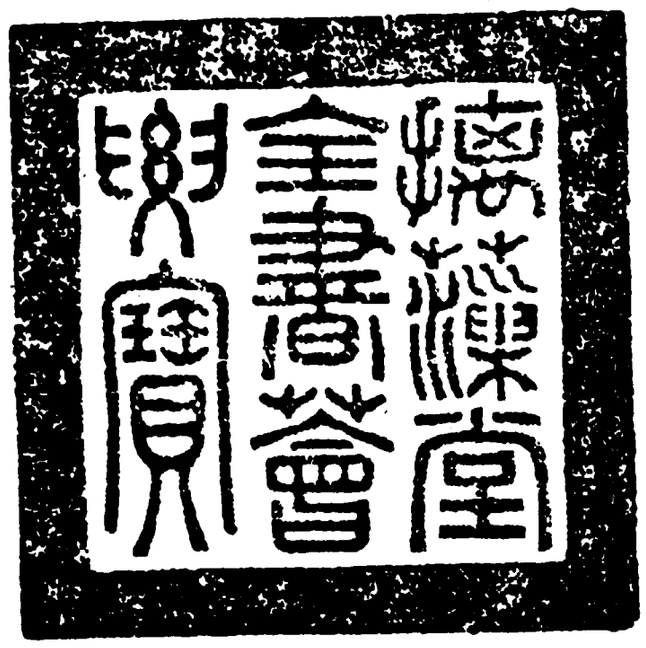
故明貴州巡撫米壽圖死之壽圖賜謚忠節偏沅巡撫傅上瑞出降踰年與劉承允並誅死

我

大清兵攻全州

大兵既定湖南進攻全州灌陽何騰蛟率焦璉郝永忠

盧鼎趙印選胡一青等五將合力守拒大戰全州城
下會
大兵解圍去桂王由榔以為騰蛟等功加騰蛟太師與
焦璉並進爵為侯封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
我
大清兵克梧州
故明總兵陳邦傅在梧州遣舟師將犯肇慶遇
大兵游騎輒驚潰
大兵泝流追擊徑上梧城邦傅不知所為急遁還潯州
大兵遂入梧州
十二月桂王由榔還桂林
由榔在象州聞梧州復破欲走南寧瞿式耜等力爭
乃以是月初五日還桂林以嚴起恒為大學士與式
耜王化澄同入閣何騰蛟仍出督師
我
大清兵克全州
郝永忠駐全州有言陳邦傅將襲其輜重之在會城
者永忠即撤兵馳還桂林盧鼎從之焦璉不知其故
亦倉皇走平樂人情危駭守全諸將議遣使請降監
軍御史周震力爭不可衆怒曳出斬之震
謚忠節 賜全


嚴藻堂
金書畫
印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九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二

戊子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春正月總兵金聲桓叛以江西附于桂王由榔

聲桓本左良玉部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九

王師南征聲桓自九江率衆歸附令與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聲桓計殺體忠以其黨王得仁代之得仁亦闖部神將所稱王雜毛者也江西既平授聲桓總兵恃衆驕恣江西撫按每裁制之聲桓得仁心快快快嘗遣其客雷德復通款于桂王由榔以聲桓妻子在京師未敢發會有以兩人陰事告巡按御史董學成者聲桓得仁懼適其孥亦自京師至反謀遂決以是月二十五日閉城門部勒全營圍學成官署殺之

并及副使成大業執巡撫章于天於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學士姜曰廣入城以資號召遣人奉表由梧由梧封聲桓昌國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統兵陷九江揚言將窺江寧或說聲桓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先攻贛不然且伺我後聲桓從之立召得仁還與并力犯贛以宋奎光守南昌賊圍贛州

大兵守禦甚固久之不能拔聲桓乃令得仁往緩章貢上下而引兵踰嶺犯雄韶

故明朱容藩僭稱監國于夔州尋敗死

時四川地尚附于桂王由梧容藩本明宗室奉由梧命為總制而李乾德楊喬然江爾文又先後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諸將亦皆擁兵自雄由梧總督尚書樊一蘅令不行惟保叙州一郡會廣西危迫川中相傳由梧已死容藩遂偽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于夔州稱制封拜御史錢邦芑傳檄討之堵允錫以湖南地失無所歸由貴州走蜀見容藩

責以大義曉譬利害其黨頗散由梧命其大學士呂大器代王應熊督師四川大器至涪州過將軍李占春營具言由梧無恙容藩乘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為然李乾德亦檄諸鎮致討容藩窘乃北依譚詣兄弟以兵攻石砫土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魯王以海遁居琅琦島

時以海竄居海島鄭彩專柄與其大學士熊汝霖有隙遣兵潛害之并害汝霖幼子又殺其義興侯鄭遵謙皆投屍海中

汝霖賜謚忠節遵謙賜謚節愍以海以錢肅樂為大學士

二月我

大清兵至靈川桂王由梧奔南寧

郝永忠在桂以不得鈔掠惡城外團練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瞿式耜招撫難式耜力調劑永忠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由梧即夕西

走式耜力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無大恐若播遷不已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不聽由榔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言俟督師還背城借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為策則何地不危反覆數百言由榔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為泣下沾衣嚴起恒曰明日當議之迨夜半由榔已行甫出城永忠即大掠捶殺太常卿黃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矯何騰蛟令箭乃得釋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

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亦自永福至民心粗定由榔自象州走南寧故少詹事朱天麟寓居安平土州由榔名為大

三月我

大清兵攻桂林

大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進襲直抵北門何騰蛟督焦璉胡一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

大兵乃還駐全州城獲全時桂王由榔在南寧瞿式耜遣使慰由榔及太妃起居由榔始知式耜無恙為之泣下

我

大清兵克興化遂盡復魯王以海所陷諸州縣

魯王以海自航海後數遣兵擾閩境先後攻陷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軍勢頗盛至是

王師進討克興化城以海大學士朱繼祖及參政湯芬長樂建寧諸郡縣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鄔正幾御史林逢經俱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破守將王祈苍戰不勝自焚死正幾逢經恩及俱

字方侯嘉善人給事中林眉字小眉莆田人知縣都廷諫杭州人等並

祈謚烈愍 賜謚忠節芬烈愍眉廷諫俱 賜謚節愍 賜謚繼祖

死之 凡以海所據地一時盡復以海不敢更犯

閩乃謀窺浙東 時沈宸荃意家從以海于海外以海擢為大學士錢肅樂在舟中以鄭彩專恣憤嘔血聞連江破以頭觸牀而死故相葉向高會孫進晟葬之福清黃檗山中肅樂 賜謚忠

節

夏四月提督李成棟叛以廣東附于桂王由榔

成棟本高傑部將以徐州總兵來降從

王師平粵用為提督成棟不樂受總督佟養甲節制常

懷異謀及是金聲桓誘之同反計益決是月十一日

黎明成棟令其兵集教場聲言索餉欲為變成棟請

養甲出城撫輯養甲至衆兵呼噪劫之以叛遂傳檄

各屬遣使附于由榔廣西巡撫耿獻忠聞之亦舉梧

州叛降由榔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襄平伯以獻忠為

兵部尚書　初拒就獲不屈竊軍中至是脫歸由榔以為大兵破廣州推官張孝起謀以兵

吏科給事中張孝起吳江人

五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全州

時金聲桓李成棟相繼叛

大兵在湖南者姑退何騰蛟乘間復陷全州遣保昌侯

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等

進攻永州

我

大清兵圍南昌

時征南大將軍都統譚泰等師師討金聲桓連克九

江南康饒州諸府進薄南昌而令別將搜參源青嵐

諸道薄西山未下營血刃已數百里

大兵遂圍南昌聲桓兄成功密約來降宋奎光諜知殺

之

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裹土塞之得不破報至

贛聲桓等大懼撤兵急回贛人掩擊亡其大半至南

昌中伏大敗于七里街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壁

不出其部將請戰不聽遣所署江西巡按吳尊周乞

師于桂王由榔尊周盡匿敗狀但盛誇其強由榔喜

以尊周為總督

大兵見聲桓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屬

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掘濠載版起土城自是

內外耗絕王得仁自軍敗後不復親督陣方娶武都司女為繼室繡旆親迎金鼓喧還睽者皆

望而大駭莫疑為王雜毛娶綿也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大兵所得因以餘暇畧定諸郡縣麟桓等但守空城而已時獨重熙傳鼎銓皆聚兵應麟桓由梧以重熙為兵部尚書總督江西兵鼎銓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重熙以萬餘人犯邵武敗還鼎銓往援麟桓亦敗走死之傳鼎銓字維衡臨川人余應桂大兵克郁昌督師尚書余應桂賜謚忠節

六月桂王由梧至潭州

李成棟請由梧入贛州由梧將赴之瞿式耜請還桂棟至者曹華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白誇降附功氣陵朝士自廣西從由梧至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皆自恃舊臣詆斥曹耿等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化澄及李用輯堵允錫萬翔程源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棠正發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結李元允元允方握政柄彭年等倚為心腹攬權殖貨勢甚張時人目為五虎彭年嘗論事由梧前語不遜由梧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救行

力爭由梧乃駐肇慶成棟進謁由梧拜成棟大將軍以其子元允為錦衣指揮使封南陽伯成棟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由梧名式耜式耜顧留桂林終不入然聞政有闕失必具疏力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由梧雖褒納不能盡從也時由梧諸臣各樹黨從成棟至者曹華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白誇降附功氣陵朝士自廣西從由梧至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皆自恃舊臣詆斥曹耿等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化澄及李用輯堵允錫萬翔程源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棠正發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結李元允元允方握政柄彭年等倚為心腹攬權殖貨勢甚張時人目為五虎彭年嘗論事由梧前語不遜由梧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救行

秋八月桂王由梧至肇慶

瞿式耜處李成棟挾由梧自專如劉承允事復上疏

而西君臣莫安在由榔變色大恐之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傳權可獨擅也令堅疏陳八事劾邦傳十可斬吉翔及中官龐天壽大學士起恒化澄與焉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堅與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恒吉翔天壽無已太妃名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擬諭嚴責堅等天麟為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等益怒不止由榔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

冬十月李成棟犯贛州敗走

李成棟駐南雄盡率部衆及崗蠻土寇號稱百萬度嶺犯贛州以救南昌營柵未立會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等出擊大敗之成棟單騎走斬首萬餘級俘獲無算成棟退屯南康縣李成棟忌佟養密請除之桂王由榔命養甲祭其父桂王常瀛于梧州遣盜邀殺之自沙洲

十一月桂王由榔遣兵復陷湖南州縣

何騰蛟遣曹志建等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遂為所陷未幾桂王由榔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陷寶慶別將陷衡州馬進忠陷常德王進才李赤心高必正等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靖州荊門宜城諸州縣湖南地大半復為由榔所據騰蛟議進兵長沙瞿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由榔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至湘潭桂王由榔督師大學士定興侯何騰蛟禦之由榔總制堵允錫與馬進忠有隙令李赤心高必正爭進忠所取常德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焚營潰湖南州縣為一空赤心等所至見皆空城旋棄走東趨長沙騰蛟時駐衡州大駭乃令允錫向江西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

邀赤心入衙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設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絶食七日乃殺之諸軍遂散赤心等走廣西（騰蛟賜謚忠誠）

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朱天麟等官

陳邦傅訐金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為己監軍朱天麟因擬諭譏堡堡憤丁時魁乃鼓言官官十六人詣閣訐天麟至登由榔所居殿大譁棄官擲印而出由榔方坐輿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遂辭位由榔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由榔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初時魁等謂所擬出嚴起恒意欲入署毆之是日起恒不入而天麟獨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并逐其弟為行人兩子為御史中書舍人者天麟移居慶

聖諭仰見我皇上大公彰瘅燭照癘遺抒忠盡節者雖阻兵犯順而猶曲予開揚若迷退無據之徒縱窺保首領而猶一舉情理之平所谷餘維嚴亦必追加誅殛是非褒貶以維風教正人心垂訓萬世者至深且切矣

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等伏誅

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約來降大兵因以厚陣佯攻得勝門礮聲聞三百里聲桓等悉衆赴之而奇兵已從進賢門登雲梯而上城遂破聲

桓中二矢赴池水死生擒王得仁及宋奎光劉一鵬

郭天才等皆伏誅故明大學士姜曰廣投僕家池死

瑞州臨江袁州諸府皆平日廣賜謚忠確

二月我

大清兵至信豐李成棟敗死

成棟再度嶺犯贛州不能克屯兵信豐

大兵既定南昌沂流援贛直趨信豐成棟兵敗諸將欲

拔營歸成棟不可天久雨吾諸將議事去者已大半

成棟命酒痛飲既大醉左右挽之上馬渡水水漲人

馬俱沈三日後見成棟植立水中始知其死諸營皆

潰

大兵追至南雄城下雨還桂王由梧以杜永和為兩廣

總督駐廣州代成棟鬧可義守南雄可義尋死以羅

成耀代之命瞿式耜以留守督師蕪江楚各省兵馬

三月我

大清兵克衡州

魯王以海大學士劉中藻既陷福寧旋移駐福安固

我

大清兵克福安

魯王以海大學士劉中藻既陷福寧旋移駐福安固

守不下至是
大兵破城中藻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死時以
海已盡失閩地鄭彩見事勢窮蹙遂棄以海去張名
振阮進奉以海遁居南田劉中藻賜謚烈愍
夏四月孫可望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既得雲南故明在籍御史臨安任僎議尊可望
為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與朝通寶錢而李定國劉文
秀故可望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為下可望以事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九 十六
榔在肇慶李錦等並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
定國演武場欲以威衆孫李益有隙可望聞桂王由
相制議遣使奉表楊畏知亦素以尊主為言乃遣畏
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
封由榔大學士嚴起恒給事中金堡等皆持不可畏
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上公而畀劉李
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
皆列侯遣大理寺卿趙昱為使加畏知兵部尚書龔
兵部侍郎同行時堵允錫駐梧州先是允錫至肇慶
李元允由榔不悅丁時魁金堡又論其喪師失地由榔因令其總統兵馬移駐梧州允錫嘗賜
空敕得便宜行事昱就與謀允錫念李赤心等不足
恃欲遂結可望為強援矯命改封平遼王易敕書以
往允錫尋至潯州自恨發病卒武康伯胡執恭者慶國公陳邦傅
中軍也守汜城州與雲南接亦欲自結可望言於邦
傳先矯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
傳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齎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九 十七
可望大喜郊迎七何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
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偽也執恭亦曰彼亦偽也其時
桂王所封寶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
知及執恭獄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犯南安敗走
桂王由榔遣兵度嶺犯南安別分兵兩路窺信豐逼
崇義
大兵會擊奪其木城大破之

八月我
大清兵定湖南
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帥師克辰州進攻
寶慶王進才馬進忠等戰敗遁去分兵定沅州靖州
守將皆望風棄城走至永州周金湯熊兆佐等立柵
大松橋拒戰敗之下其城復克黎平府郝永忠奔永
從縣
大兵躡其後永忠返戰擊破之永忠攜妻子潛遁
九月魯王以海遁入舟山
以海以七月中至健跳所
大兵圍之會阮進救至得解去時張肯堂方以私財募
兵海上以海貽肯堂書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
至是以海遂遣張名振阮進合軍討斬黃斌卿入居
舟山以肯堂為大學士吳鍾巒為禮部尚書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南雄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韶州桂王由榔奔梧州
是月六日
大兵下韶州由榔聞庾闕不守大懼急登舟走梧州加
馬吉翔兵部尚書與南陽伯李元允督守肇慶瞿式
耜馳疏請留不聽陳邦傅詔由榔梧州以其將茅守
憲率兵入衛
二月桂王由榔下其給事中金堡等獄
堡等既連逐大臣勢益橫戶部尚書吳貞毓等欲排
去之畏李元允為援不敢發會由榔走梧州元允留
肇慶陳邦傅適遣兵入衛貞毓郭之奇萬翔程源乃

合諸給事御史劾表彰年劉湘容丁時魁蒙正發及
堡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由榔以彰年有歸
附功免議下堡等錦衣獄杖之大學士嚴起恒跪由
榔舟力請留守大學士瞿式耜七疏論救皆不納命
法司定議堡以語觸時忌與時魁並謫戍湘容正發
贖配追贓由榔再名朱天麟天麟疏言年來百爾揣
則何地可退當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採甲胃臣亦
抽峒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畧嶺北湖南為六軍倡若
銑責栗疑以為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時
大兵日逼由榔不能從但名天麟入直進官而已

我大清兵圍廣州

時李赤心已死養子來亨代領其衆推高必正為主
大兵圍廣州桂王由榔命陳邦傳與必正東援邦傳故
與李元允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
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士司會來亨等調兵土
司遂相警殺必正怒而歸邦傳駐清遠馬吉翔駐三
水俱不敢進廣州城守久李元允弟建捷拒戰甚力

由榔封為安肅伯

我大清兵克全州

平南王孔有德帥師征廣西會志建戰敗
大兵入龍虎關馬進忠復敗於瓜里走入武岡桂林大
震百姓苦諸鎮鈔掠競迎
王師長驅入全州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
青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敢出

我大清兵圍廣州

大兵遂入嚴闕無一禦者
夏六月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嚴起恒官尋名還
起恒潔廉遇事持平與馬吉翔龐天壽共患難久無
所忤五虎憾起恒誣為邪黨及五虎得罪起恒反力
救吳貞毓等惡之乃請名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恒給
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由榔不悅奪
德復官起恒力求罷由榔輓留之不得放舟竟去會
鄖國公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其力以傾起恒言朝

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為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反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為奸必正見由榔乃力言起恒虛公可在請由榔手敕邀與俱還孫可望復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可望欲眞得秦封不受景國公命遣使至梧州問故由榔始知矯詔事瞿式耜上疏請斬胡執恭不納馬吉翔議封可望激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江安人給事中劉堯珍鎮雄人等助之且請郤所獻白金玉帶時高必正尚在梧州因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蕩覆北京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得封益怒秋九月孫可望率兵至貴州

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匡國公皮熊走清浪衛追執之奪其兵又遣白文選攻破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刎死降其衆二十餘萬張先璧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勢益強

孫可望遣兵據嘉定

初桂王由榔遣李乾德入蜀自巡撫進尚書經畧川湖雲貴軍務乾德察諸將惟袁韜最勇悍可用乃說之攻佛圖闕取重慶亡何諸將大會韜以位高坐李占春上占春怒并怒乾德欲襲取之乾德占星氣有異走匿山谷間占春襲韜不克搜乾德船取其箏而返尋還之諸將益相猜韜及武大定久駐重慶食盡乾德說嘉定楊展與大定結為兄弟資之食已而乾德利展富擄韜殺之分其貲蜀人咸不直乾德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為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劉文秀度金沙河出黎州趨嘉定韜大定大定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韜大定大

敗悉被擒嘉定陷乾德以其父死於流賊也曰吾不可再辱驅家人與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乾德忠節賜謚升德節愍）秀兵復東譚宏譚詣譚文盡降乃遣盧名臣下涪州占春敗走于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於王師文秀遂據蜀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廣州

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廣附于城外為砲臺水環其下

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杜永和偏將范承恩約內應次砲臺之水

大兵籍薪徑渡遂得砲臺是月二日克其城承恩來降我

大清兵克桂林桂王由榔留守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等死之

王永祚胡一青俱以領餉入桂林榕江一帶皆空壁大兵益深入是月五日式耜檄趙印選出城為戰守計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纓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適兵部侍郎總督諸路軍務張同敞（同敞以式耜薦為總督有文武才每出兵輒躍馬為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之）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為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盡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為君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一老兵侍式耜令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桂王由榔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達旦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不從令為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兩人雖異室聲息相聞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閱四十餘日將

就刑式耜從容肅衣冠南向拜訖與同敬並死同敬
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式耜賜謚忠烈
桂王由榔奔南寧
由榔至潯州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由榔亟解維
衝雨而去陳邦傅在清遠飛帆先歸邀劫從官于藤
江殺部郎潘駿觀童英許王鳳等由榔踉蹌至南寧
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
大兵由灌陽至平樂桂王由榔征西將軍朱旻如臨桂人
固守城破旻如殺其妻子自刎死焦璉方往禦鎮峽
闖闖之遂走梧州旻如賜謚烈愍
我
大清兵克平樂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春二月我

大清兵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
總兵許爾顯克肇慶及羅定州徐成功克高州線國
安馬蛟麟克梧柳二州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允安
肅伯李建捷自肇慶走南寧尋請出靈山收高雷兵
復擾廣東郡縣
孫可望遣兵至南寧迎桂王由榔遂殺其大學士嚴起
恒等
由榔走南寧見事急乃遣編修劉荃封孫可望封
可望仍不受楊畏知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眞可望不
聽李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先遣
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千迎由榔九
儀直上嚴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嚴起
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當有隆恩若專問此
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于江遂
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歙縣人張載述涇縣人追殺兵部
尚書楊鼎和於嶺嵩關皆以阻封議故起恒鼎和俱賜謚忠

節冕珍霖載述倶賜誄烈愍朱天麟力勸由榔從可望請赴雲南諸臣以起恒被殺皆不可乃命天麟經畧左右兩江土司而真封可望為秦王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由榔因留為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人立祠以祀畏知賜誄忠節

三月我

大清兵克嘉定

劉文秀既據蜀旋還雲南劉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戰敗挾曺勛遁走

守雅州至是

大兵南征文選鎮國戰敗挾曺勛遁走

王師遂入嘉定桂王由榔巡撫川南僉都御史范文光

賦詩一章仰藥死巡撫川北僉都御史詹天顏兵敗于右泉就執不屈死總督尚書吳一蘅時已謝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遘疾死范文

夏四月桂王由榔遣其大學士文安之督師四川為孫可望所阻不果行

安之應由榔召至梧州從赴南寧以

大兵日迫而雲南又為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念川中諸鎮兵尚強欲結之為援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由榔從之加安之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劒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宏譚詣譚文黨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安之齎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遣兵伺於都勻邀止安之追奪光興等敕印留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復赴貴州將趨謁由榔可望誣以罪戍之畢節衛

秋八月我

大清兵克舟山魯王以海遁入海

都統金礪劉之源總督陳錦提督田雄等會師討舟山以大艦乘潮出洋至蛟門魯王以海遣阮進拒戰

敗死進　賜謚烈愍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定西侯張名振兵部尚書張煌言奉以海航海去屬大學士張肯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

大兵掘地道破其城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二子婦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賦詩自經一時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鍾祥以下凡二十一人　大帥召向中不赴發兵捕之以哀經見大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從容曰前則辭官今就戮爾遂死之禮部尚書吳鍾巒弟常往來普陀山　大兵至寧波鍾巒慷慨謂人曰昔仲連死璠禍吾以諸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乃急渡海入舟國衛之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仲連者鍾巒弟子李應昇君常者鍾巒友馬世奇也左都督張名振部上海朱永佑安洋將軍上元劉世勳通政司會稽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兵部郎中江陰朱義時戶部主事福建林瑛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長洲顧中堯中書舍人蘇州蘇兆人工部所正鄞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順天顧明楫諸生福建林世英內官監太監劉朝俱不屈死開國毋瑛明楫妻皆同盡錦衣指揮王朝相聞城破護以海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窆之自刎其旁　賜謚忠穆鍾巒　賜謚忠烈向中志寧　賜謚烈愍遵儉養時瑛用楫元萬年珍開國中堯兆人仲明俱　賜謚忠節　賜祀忠義祠　賜謚烈愍

舟南日山颶風大作其大學士沈宸荃沒於海　宸荃

九月我

大清兵克潯州

定南王孔有德率師駐賓陽遣總兵線國安等分路畧定廣西郡縣桂王由榔慶國公陳邦傳在潯州宣

國公焦璉兵敗走武靖邦傳邀與俱降璉不從邦傳殺之函其首遣使以潯南之地及所部兵來降　璉賜謚烈愍

冬十一月魯王以海遁居金門

以海舟次巖頭鄭成功移之金門禮待頗恭以海既久之張名振亦卒成功事以海益懈以海積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　張煌言自以海死後散遣部曲遁居懸畚

為大兵所執諭降不從戮於杭州煌言賜謚忠烈

十二月桂王由榔奔廣南孫可望既移駐貴陽議移由榔自近挾以作威其將掌塘報者曺延生甚由榔大學士吳貞毓言不可移黔至是大兵盡定廣西諸府南寧危迫由榔召諸臣共議有請走海濱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可望堅主赴黔貞毓入言不敢決元允疏請出海由榔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諸臣議終不決亡何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由榔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二將報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司追騎相距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龍英抵廣南歲已暮矣

於西坂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九

大學士朱天麟扶病追從由榔以明年四月始抵廣南病篤不能入見卒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十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三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春二月孫可望劫遷桂王由榔于安隆所

可望遣兵遷由榔入居安隆所改為安龍府可望

歲以銀八千兩米百石為供從官皆取給焉宮室庫

陋服御粗惡守護將承可望意無復人臣禮由榔不

堪其憂時馬吉翔掌戎政龐天壽督勇衛營俱諂事

可望惡大學士吳貞毓不附己令其黨冷孟銑吳象

元方祈亨交章彈擊且語孟銑等曰秦王宰天下我

具啟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二司大權歸我公等

為羽翼貞毓何能為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主事胡

士瑞進賢人擁戴秦王士瑞怒厲聲叱退之他日吉翔

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

拒不從吉翔譖于可望杖殺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

盡委吉翔天壽於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江西人員外

郎林青陽新寧人蔡縯九江人主事張鵬寧國人連章發其

奸謀由榔大怒兩人求救于太妃乃免

夏五月李定國犯湖南

定南王孔有德率輕兵出河池向貴州以

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入犯使李定國馮雙禮

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魯於武岡以

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出叙州白文選由遵

義出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言於由榔封定

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陷之

我

大清兵襲桂王由榔總督尚書揭重熙於廣信殺之

先是金聲桓既伏誅江西諸軍盡散獨總兵張自盛

衆數萬走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鎬刻期竊發

兵部侍郎傅鼎銓亦往來兩家軍中自盛掠邵武戰敗就擒鼎銓為廣信守將所執繫南昌獄諭降不從死事在順治八年至是重熙率數十人赴大鎬於百丈磡適大兵偵得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重熙覓死具不得日整衣冠拜呼祈死及就刑昂首受刃顏色不改大鎬尋亦敗死自是江右之阻兵抗命者盡矣重熙降流賊初節有虧欽定四庫全書

六月我

大清兵克高雷廉瓊諸府

我

大兵自雷州進抵廉州遣將攻欽州靈山桂王由梧南陽伯孛元允為土兵執送軍前不順命與弟建捷俱斬于市遂克瓊州杜永和来降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右僉都御史張孝起走避龍門島島破就執不食七日死孝起賜謚忠節

欽定四庫全書

秋七月孛定國陷桂林

孛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

大兵遇於全州不利定國薄桂林驅衆来攻城遂陷定南王孔有德自經定國獲陳邦傅及其子曾禹去其皮而殺之傅屍安隆桂王由梧御史孛如月勸孫可望不請旨擅殺勦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傅惡謚以懲不忠由梧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名如月入諭以謚本褒忠無惡謚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由梧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憤甚極口大罵其人遂剔其皮斷其手足及首實草皮內紉之懸于通衢如月東莞人

欽定四庫全書 賜謚烈愍

兵犯廣西郡縣梧州柳州相繼陷又遣白文選攻陷辰州總兵徐勇戰歿

冬十月孫可望遣兵犯四川

可望遣劉文秀等入四川進據成都大兵退守保寧文秀等悉衆来攻直薄城下連營十五里

大兵迎擊大敗之斬其將王復臣

十一月我

大清兵擊敗孛定國于衡州

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帥師南征次湘潭馬進忠等遁去

大兵遂進去衡山縣三十里擊退其衆薦程趨衡州方列陣定國兵已至

大兵奮力衝擊定國兵敗走斬獲無算敬謹親王自率精騎追之遇伏歿于陣定國乃收兵退屯武岡

我

大清兵擊敗孫可望於寶慶

大兵偵知之自永州迎擊與馮雙禮等遇於周家坡雙禮營山頂據地險與

大兵相拒可望帥前軍乘夜至與雙禮合明日率衆下山來犯

大兵分路奮擊可望大敗斬馘甚衆可望遁還貴州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

夏孛定國犯廣東

孫可望憾孛定國益甚然以其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乃與馬寶由懷集犯廣東攻圍肇慶

大兵自廣東來救敗之四會河口定國移兵犯平樂陷之府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遇害又攻高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春二月孛定國自湖南遁走廣西

大清

定國既連陷楚粵諸郡兵力益強不復稟孫可望約束可望忿甚會定國敗于衡州可望使人召之赴沅州議事將以為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至是定國率馬進忠等犯永州定遠大將軍多羅貝勒吞齊等帥師自衡州進擊未至定國已遁度龍虎關而去遂入廣西時

州廉州雷州諸府亦俱為所陷
秋桂王由榔遣使於李定國
先是由榔在安隆塗葦薄以自蔽日食脫粟窮困備
至而前御史任僎中書方于宣等屢勸進於孫可望
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等官 可望初欲設六部翰林官應人議其僭乃以范
鏞馬兆義任僎萬年策為吏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寵屢勸可望僭號可望令侍由榔入黔議之由榔久駐安隆可望乃自設內閣六部官以文安之為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為用走川東依劉體仁等以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 七
其舊由榔聞之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為國曰聞立太廟定朝儀改印文為八疊盡易
李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密下一救令統兵入
衛若等能密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鵬蔡縯胡
士瑞曾疏劾馬吉翔龐天壽宜可與謀由榔即令告
之五人許諾引以告大學士吳貞毓貞毓曰主上憂
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
行乃令佯乞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乾昌 晉江人 撰予
定國救主事朱東旦 四川人 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春三月孫可望遣人刼桂王由榔
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
馬吉翔之出使也在道微知林青陽密救事遣人至

甲辰 我

李定國營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敕狀吉翔驚駭啟報孫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赴南寧逮之會張鑄胡士瑞李元開善化人以由榔親試蔡縯徐極朱東旦及御史林鍾湖廣人以久次皆予美官龐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忌甚與其黨郭璘方謀陷之而鍾縯極鑄士瑞亦知事洩倉皇劾吉翔天壽表裏為奸由榔見事急即下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馳赴貴陽告可望而鄭國亦已械吉翔至安隆與諸臣面質貞毓謝不知國怒因挾貞毓直入由榔所居迫脅由榔索主謀者由榔懼不敢正言謂必外人假敕寶為之國遂努目出械貞毓并允元鍾縯元開極鑄士瑞東旦蔣乾昌及太僕少卿趙賡禹永州人御史周允吉錢塘人朱議㴶南昌人員外郎任斗墟鄒縣人主事易士佳廬陵人繫私室又入由榔所居擒福祿為國而出其黨冷孟銓蒲纓宋德亮朱企鋘等迫由榔逮具主名由榔悲憤而退翊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臣免衆不勝楚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縯厲聲曰今日縯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知否縯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惑國盜寶矯詔為罪報可望可望請由榔親裁由榔不勝憤下諸臣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纓德亮孟銓企鋘蔣御曦等謂國曰此輩盡當處死倘留一人將為後患於是御曦執筆佐辰擬旨以鑄福祿為國為首罪凌遲餘為從罪斬由榔以貞毓大臣言於可望罪絞諸臣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安隆北闕之馬場已而青陽逮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貞毓允吉議㴶斗墟士佳俱賜謚忠節青陽鑄士瑞東旦鍾允元乾昌賡禹

冬十月李定國陷高明

李定國兵猝至陷高明進圍新城城中糧盡殺馬為食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率師往援次三水

靖南將軍珠瑪喇等亦至合兵進擊敗之于珊州斬其副將一人既抵新會定國據險以拒大兵奮擊奪其山礮獲甚衆定國大敗遁去

乙未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李定國走安隆以桂王由榔奔雲南

大兵至南寧李定國戰敗將由安隆走滇孫可望偵知之使白文選促由榔移駐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因以情告由榔曰榔曰姑遵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共奉由榔自安南

衛走雲南時守滇者為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秀數怨可望遂私迓定國迎由榔入滇居可望署中由榔封定國晉王文秀晉王文選鞏昌王尚禮等皆封公令文選還黔慰諭可望可望銜其貳於定國也悉奪所部兵騶之軍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遽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李定國走安隆以桂王由榔奔雲南

大兵至南寧李定國戰敗將由安隆走滇孫可望偵知之使白文選促由榔移駐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因以情告由榔曰榔曰姑遵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共奉由榔自安南

衛走雲南時守滇者為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秀數怨可望遂私迓定國迎由榔入滇居可望署中由榔封定國晉王文秀晉王文選鞏昌王尚禮等皆封公令文選還黔慰諭可望可望銜其貳於定國也悉奪所部兵騶之軍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遽

桂王由榔以其文安侯馬吉翔入閣辦事

李定國既奉由榔至滇即捕馬吉翔及其家人令步

丁酉 我

將靳統武收繫將殺之吉翔曰媚統武定國客詣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於定國而徵為辨寃定國召吉翔入謁即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曰詔定國客令說定國薦已入內閣遂與定國客蟠結盡握中外權龐天壽亦復用事定國與劉文秀時詣二人家光禄少卿高勳字無功紹興人御史鄔昌期都匀人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倖之門恐滋奸孽復蹈秦王轍疏上定國文秀遂不入朝吉翔激由榔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國客金維新走告定國曰勳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即偕文秀入救乃復官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秋九月孫可望以兵攻桂王由榔于雲南與李定國戰可望敗走遂降于我

是年春由榔遣張虎送可望妻子還黔可望遂舉兵反由榔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部下諸將皆願歸李定國馬進忠等說可望請以白文選為大將可望從之乃留馮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統諸軍前行李定國劉文秀帥師禦之是月至三坌河與可望夾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遣張勝馬寶由尋甸問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戰方合其將馬惟興先走一軍亂解可望狼狽奔回定國恐會城有失遣文秀追之而自引兵先還遇張勝于渾水塘擒而殺之馬寶亦歸定國可望至貴州馮雙禮紿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人心已散遣其將程萬里赴大軍納款可望行至沙子嶺總兵揚武追襲幾殆賴大兵馳援方免可望遂挈妻子至長沙來降雙禮截其子女玉帛與文秀同歸雲南由榔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陽王惟興等進爵為公

臣等謹案孫可望本獻忠餘孽既乃臣事桂王邀
求爵命而又稱兵挾制反戈相向　所
以窮盛來歸跡其反覆不常實為險賊之尤
昔當日因其新附量行封賞近史館以可望列傳進

大清

戊戌　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夏五月我

大清兵平貴州

寧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平西大將軍
平西王吳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將軍趙布泰等由廣
西分兵三路入黔時劉文秀已死李定國使劉正國
揚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隘以防蜀馬進忠守貴州會
其將王自奇闢有才貳於定國定國自將擊之楚師
自鎮遠入定國不及援粵師亦盡下南丹那地獨山
諸州會於貴陽進忠遁去貴州平

六月我

大清兵克遵義

蜀師至三坡劉正國拒戰大敗自水西奔回雲南
大兵遂克遵義初李定國既敗孫可望兵自以為無他
患武備盡弛高勣與郎官金簡進諫曰
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酣歌滿舟之中熟寢
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于兵事胡泄泄如此定
國懇之桂王由榔語頗激由榔欲杖二臣以解之諸
臣多爭不可移時未決而三路敗兵至定國始遑
引謝二臣獲免　金
簡字萬藏山陰人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入雲南李定國敗走桂王由榔奔永昌

時三路
大兵俱集貴州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至軍會于平
越府之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扼雞
公背圖侵貴州使白文選守七星關立營窺遵義以
牽蜀師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由水西直取烏撒文
選懼棄關走霑益州粵兵至盤江敵據險沈船不得
渡泗城土知府岑繼祿獻策從下流潛師宵濟遂入
安隆定國使其將吳子聖拒戰潰走定國以全軍據

雙河口

大兵擊之破其象陣又連敗之羅炎涼水井定國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撤寨遁歸桂王由榔將出奔行人任國璽福建人獨請死守由榔合諸臣議定國等言行人議是但前途尚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冉圖恢復未晚也由榔遂走永昌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雲南桂王由榔奔騰越

是月三日

大兵自普安州入雲南省城永昌警報日至由榔復走

騰越

二月我

大清兵克永昌桂王由榔奔緬甸

白文選自霑益追及李定國定國留之斷後至玉龍關

大兵追擊之文選戰敗由右甸遁走木邦

大兵克永昌渡潞江定國設伏於磨盤山

大兵覺之分精甲先蹂伏處定國不能支退走騰越遣

大兵覺之分精甲先蹂伏處定國不能支退走騰越遣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從由榔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多恐遣劫奪促由榔夜走南甸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統武棄由榔仍歸定國由榔抵囊木河是為緬界緬人勒從官盡去兵器方許入境至蠻暮土司緬人以四舟迎之從官皆匿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於緬甸昆明諸生薛大觀聞由榔入緬甸數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遂與其妻及子之翰夫婦偕赴城北黑龍潭死其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二十 十七

女抱幼子從之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同日赴火死

夏五月緬人置桂王由榔于赭硿以兵防之

初由榔至井亘其羣臣沐天波等謀奉之走戶臘二河不聽緬人邀大臣過河面議以冊寶視神宗時差疑以為假天波出黔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由榔日發井亘行三日至阿兎阿兎者緬酋所居城也又救闕上無得納漢兵是月四日緬復以舟迎由榔明

五日至赭硿始知前陸行者盡被緬人掠為奴多自殺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硿置草屋居由榔以竹為城從行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緬人嗤

秋八月我

大清兵定四川

初李赤心養子來亨等久竄廣西其衆食盡且懼大兵進討率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十

將王光興譚宏等附之衆猶數十萬桂王由榔大學士文安之因率來亨及劉體仁袁宗第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宏譚詣殺譚文諸將不服安之欲討二人二人懼率所部降於

大兵諸鎮遂散安之亦卒至是

大兵進取川南克敘州馬湖二府總兵杜之香降成都

餘黨聞風逃遁

大兵追至新津斬溺無算全川底定於是獻忠餘孽之

擾蜀者亦盡矣

桂王由榔令其黔國公沐天波以臣禮見緬酋

緬俗以中秋日大會摩蠻其酋欲誇示諸國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過河令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告衆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主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益大任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餘姚人）劾奏之時麗天壽已死李國泰代掌司禮吉翔復與表裏為奸一日吉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桂王由榔不應明日吉翔國泰合奏由榔怒以御賓擲下吉翔即磬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悖如此任國璽集宋末大

臣賢奸事為一書進之由榔吉翔恨之由榔覽止一日國泰即篇去國禮又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燃眉當思出險吉翔不悅即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忽然曰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耶

臣等謹案桂王倚任宦豎寵用王坤龐天壽復蹈北都覆轍至緬地流離託身無所而李國泰猶代天壽掌司禮監與馬吉翔表裏為奸在若輩宵人惟知縱情網利取快目前遑顧其主而桂王受制厚閟至於流播蠻方尚不知悟明代宦寺流毒積漸之勢遂至此極亦良可浩歎耳

大清兵克沅江

冬十一月我

桂王由榔之走永昌也道過沅江土知府那嵩與其子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由榔既走緬甸李定國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在木邦就之謀與文選計不合定國乃引兵自孟定過耿馬抵猛緬孟艮不附定國移兵滅之據其地遣使號召諸土司兵嵩亦於沅江起兵應之至是

大兵進討城破嵩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土民亦多巷戰死嵩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九月白文選攻緬甸不克

文選自木邦至錫箔所至縱兵大掠進攻阿瓦索桂王由榔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酋所居文選急擊之城且破為緬人所紿退兵十里城中備禦復固反為所敗文選乃引兵赴孟艮會李定國定國復同文選赴阿瓦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夏五月李定國白文選會兵攻緬甸不

桂王由榔久居赭硿從官資用盡竭錦衣趙明鑑謀竊其世子以出為馬吉翔等所阻李定國以三十餘疏迎由榔俱不達白文選復密遣人告由榔言不敢速進者恐有他害必得緬人送出為上策由榔即以

書答之文選乃陰造浮橋將迎由榔為緬人所覺事不果至是定國文選會兵阿瓦使人入緬求由榔緬人不許以衆兵與定國戰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擊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然終不肯出由榔定國文選復議以舟師攻之遣人於上流造船為緬人所燒定國文選移兵洞烏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

秋七月桂王由榔從官盡為緬人所殺

時緬酋弟弒兄自立欲盡殺由榔諸臣乃遣人告由榔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呪水馬吉翔李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凡殺四十二人吉翔國泰及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維恭綏寧伯蒲纓將軍魏豹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鄧士廉禮部侍郎楊在御史鄔昌期任國璽光祿少卿高勳兵部郎中金簡等預焉　天波賜謚忠節維恭豹士廉在昌期國璽勳簡俱賜謚節愍吉翔纓雄飛以朋奸悞主不予謚惟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由榔所居其左右被殺及自縊者不可勝數惟存由榔與其眷屬二十五人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至緬甸緬人執桂王由榔獻之於軍前

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等帥師征緬兩路進兵於十一月初八日會師木邦孛定國先奔景線白文選據錫箔馮江為險

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復奔茶山總兵馬寧等率偏師追之及於猛養文選降

大兵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由榔吾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是月初一日

大兵至緬城緬酋懼初三日遣數十人至由榔所連坐擁之去遂并其眷屬送軍前

大兵凱旋明年四月由榔死於雲南六月孛定國走死猛臘其子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等俱來降

臣等謹案征緬之役愛星阿分路督師吳三桂實主其事當時三桂叛形未著方以擒渠服遠為功臣等編纂初稿以三桂兇狡不終削其姓名但書愛星阿等仰惟

皇上神謨燭照親加指示謂三桂悖亂性成爾時已包藏禍心其統兵臨緬傳諭孰送由榔不足為三桂之功轉足以正三桂非果能戮力本朝也正欲藉我天威盡剪明宗枝葉而李定國白文選又皆其比肩委質之人勢難並立亦因此盡事殲除而後可以營窟滇南不虞後患然時方鼎革宿將猶存未敢顯然肆逆也迨中朝素有威望如睿親王鰲拜諸人者相繼淪沒然後三桂惘然自以為無一人能制其死命遂假撤藩之事乘機背叛此三桂之畜奸已非一日正與曹操司馬懿之用心相似而其逆蹟先露於握兵征緬之時彼既不能盡忠明代又不思效節本朝反覆狙詐實千古亂賊之尤正宜據事直書用彰元惡臣等恭聆

宸諭炳若日星真足礪姦回既死之魄明春秋誅隱之義謹闡繹

訓詞詳悉錄載以正罪狀俾千萬世永為定案云